二叶亭四迷小説集

石坚白 秦柯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本书根据《二叶亭四迷全集》（岩波书店版，1953年）第1、6、7卷选譯。

二叶亭四迷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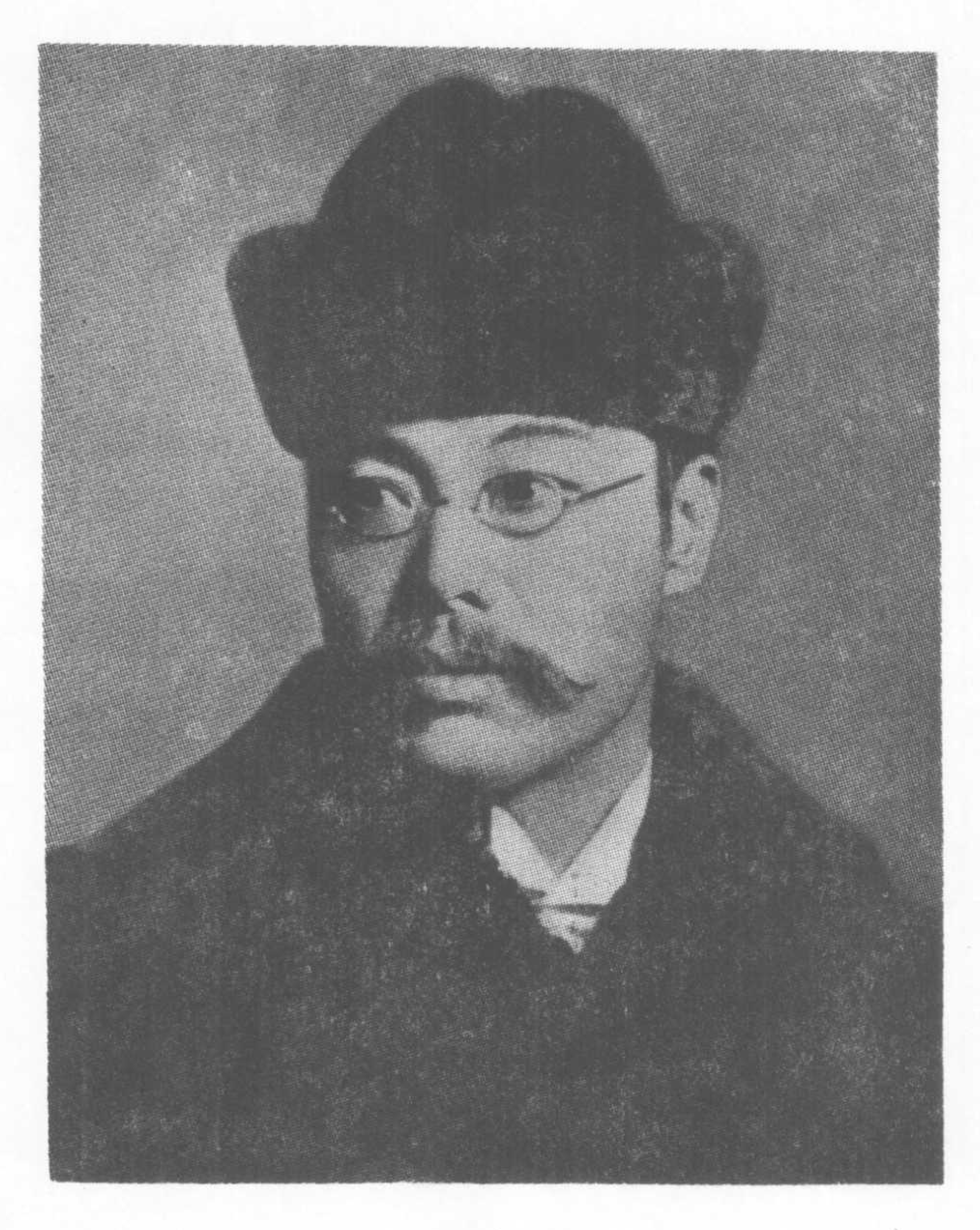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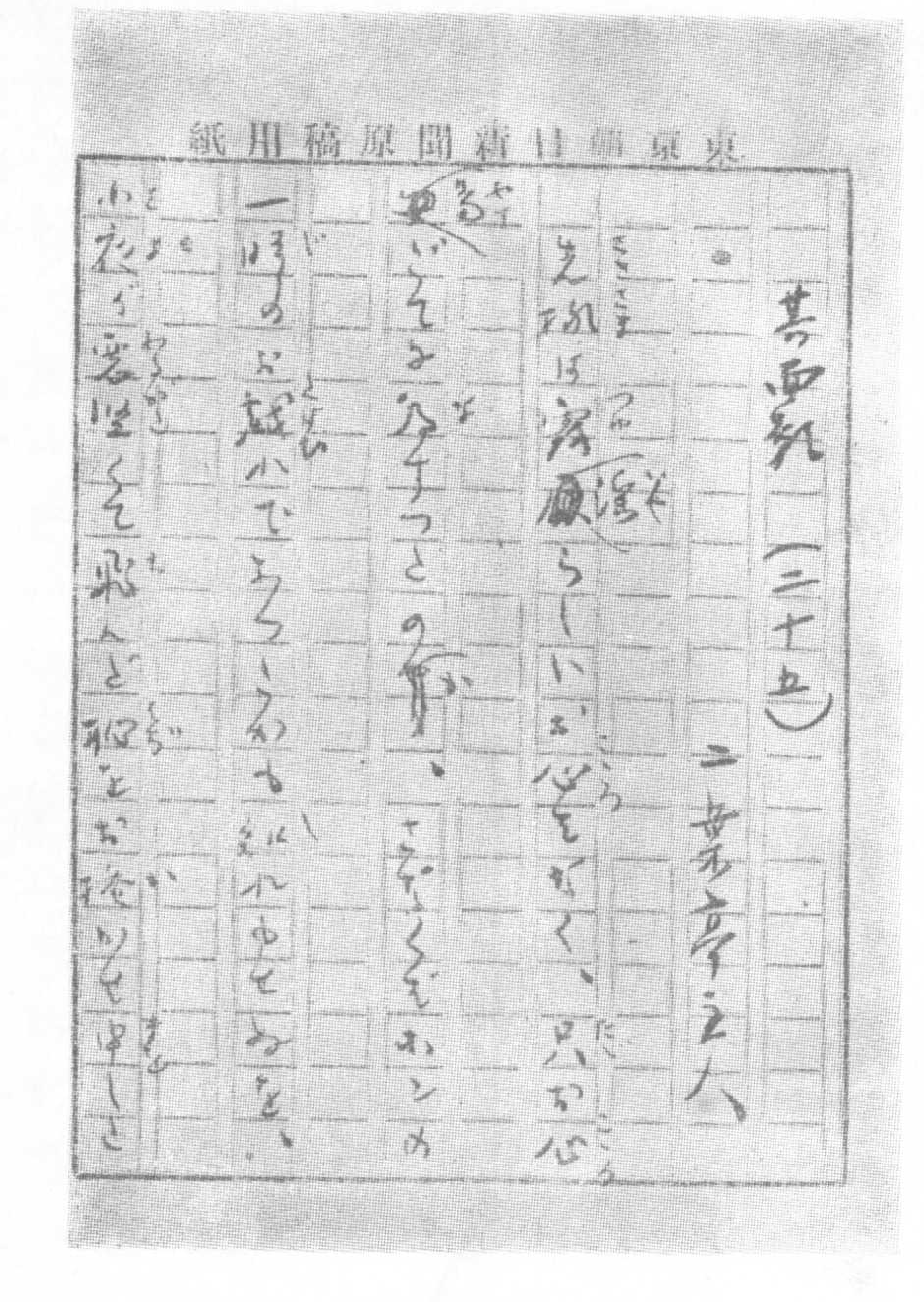
书号1649　字数324,000　开本850×1168耗 $\frac{1}{32}$　印张14 $\frac{13}{16}$　揷頁3

1962年1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4）1.45元



二叶亭四迷


東京朝日新聞原稿用紙

其面影（二十五）　二葉亭主人

作者手迹

前　言

二叶亭四迷原名长谷川辰之助，生于一八六四年，即明治維新的四年前。他的父亲原是封建領主的家臣，明治維新后当地方小官吏。二叶亭四迷早年受过长期的汉文教育，因此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熏陶。一八八一年，他考入东京外国語学校的俄語科，目的是想作外交官。但是，在学习期間，他逐漸对文学发生了兴趣，这主要是由于俄罗斯的优秀文学作品給了他强烈影响。他讀了果戈理、萊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的作品，同时还接触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論家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論著。这样，使得他不但从具体作品中对十九世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具有明确的理解，而且还受到当时最先进的文学思想的洗礼，从而为他后来成为日本近代文学重要的先驅者之一准备了条件。

二叶亭四迷在二十二、三岁时，也就是在他写作第一部作品《浮云》前后，他的进步思想就已經表現得相当显著了。这从同他一生的文学事业关系最密切的友人、日本近代資产阶級文学的开拓者坪內逍遙的回忆录中，可以得到証实。坪內逍遙在《柿之蒂》里提到两人在青年时代的友誼，指出二叶亭四迷当时对俄国文学已經具有很高的造詣，他的人格也深受俄国文学的感染。他对人生和文学的认眞的态度，以及对文学与人生和社会的关系的深刻理解，使坪內逍遙甚为感动。二叶亭四迷在晚年的回

忆性质的談話笔記《我半生的懺悔》里說："对我来說，我并不象一般文学家那样爱好文学，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毋宁是从文学上来观察、剖析、預測俄罗斯文学家所处理的問題——俄国的社会現实。"他又在《作家苦心談》里說："可能是由于国家的具体条件和日本不同吧，俄国的一些重要的小說家都具有一种国士之風，內心充滿着救世济民的宏大的經綸……因此，俄国的小說家在小說中通过不同的人物来表現时代精神。"又說："小說家的职責是要道出人生的眞諦。"

从二叶亭四迷以上这些表白，我們不难看出他主張文学必須反映現实，必須反映时代精神，必須担負起指导讀者认識人生、认識社会的重大責任。他当时的这种主張，对日本文学来說，是先驅者的声音。因为在明治二十年代初，統治日本文学界的不过是披着近代文学外衣的肤淺的所謂写实主义文学，在这种文学作品里，作者不是根据对实际生活的观察，更不是从現实中提炼出事物的本质加以集中、概括，用以反映人生、指导人生，而是将作者的主观产物加以雕琢，以追求形式的美，追求形式上的"深刻描写"。当时的硯友社文学集团就公开提出"小說是以贏得讀者眼泪为宗旨的"的口号。由此可見，二叶亭四迷在当时对文学能够提出那样严肃的要求，是多么难能可貴了。

二叶亭四迷不但对文学抱有积极的主張，而且还用創作实踐来貫彻他的見解。一八八七年，他发表了被公认为日本近代批判現实主义的开山作品《浮云》。但在資本主义社会里，一个人尽管有过人的才能，而資历淺、年紀輕，就会遭到社会上的种种刁难。二叶亭四迷的最初經历就是这样的。他写成《浮云》以后，由于书肆老板不肯接受出版，他只好借用坪內逍遙的名字，自己的名字却只能排在扉頁的小角落里。这事使一向正直

的他感到非常痛苦。在日語里，"二叶亭四迷"的发音与"死掉了最好"諧音，作者用这笔名来表示自己憤激的心情。

《浮云》发表后，当时虽然得到一部分有識之士的好評，但总的說来，人們却未能象后来那样从时代意义上来理解这部作品。二叶亭四迷对日本当时的文学界到处充斥着以游戏态度写作的、对人生毫无积极意义的作品抱有强烈的不滿，他曾經憤激地說："文学不是大丈夫的終身事业！"

在这样的情况下，二叶亭四迷在創作《浮云》的中途，就再也写不下去了，結果《浮云》成了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在《浮云》发表以后的二十年間，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他作过"官报局的翻譯員，陆軍大学的語文教师，海軍部的編輯，外国語学校的俄語教师"等等，而最后，在日俄战爭前后，他当了朝日新聞社的記者。他受到报社的慫恿，又恢复了創作生活，写出了两部富有社会意义的作品《面影》与《平凡》。

在他离开文学界的二十年中，他虽然不断更换职业，为生活奔走，但他并沒有完全离开文字工作，他从創作《浮云》时起，就断断續續地从事着俄罗斯文学的翻譯。他翻譯过屠格涅夫的《幽会》（《猎人笔記》中的一篇）和《邂逅》（即《三个会面》），以后还譯过同一作者的《单相思》（即《阿霞》）和《浮萍》（即《罗亭》），以及果戈理等人的作品。他的翻譯，不但向日本文学界介紹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著作，同时由于他第一次使用清新的日本現代口語，巧妙地傳达了原作的風貌，所以深受当时文学界的贊賞。二叶亭四迷的这些翻譯作品与他創作的《浮云》，在日本文学史上，同被认为是开辟日本現代白話文学的先驅，对日本現代文学語言的形成，功績很大。

一九〇八年，二叶亭四迷作为朝日新聞社的特派記者被派

到帝俄的首都彼得堡。他在那里只停留了一年，一九〇九年即因病回国，并死于归国的船上。

纵观二叶亭四迷的一生，首先使我們注意的是十九世紀俄国优秀的現实主义文学給他以极大的影响，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信奉者。他不象当时許多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日本知識分子那样，毫无批判地接受西方文化，甚至专吸收其中的糟粕；更不象另一些知識分子那样，只是生吞活剝地模傚西方。他努力根据本国情况，把优秀的东西移植、培育在自己的土地上，使它生根結实。他首先着眼的是日本社会現实，并运用他那为俄罗斯文学所培养起来的对現实的洞察力，来深刻观察日本的現实。

二叶亭四迷对于創作方法，也有他的独到的見解。他在談到《浮云》的写作情况时說："至于《浮云》是否有模特儿，不能說沒有。但模特儿不过是聊供参考而已，并不是照样子去临摹。……自己的头脑里对当时的日本男女青年的傾向具有某种模糊的、抽象的看法，为了使之变成具体的东西，究竟应該采取怎样的形象，当我为此进行构思的时候，我就联想起自己曾在某处会过某人，在自己过去熟悉的人中，有人和自己的想法多少有些关联，于是就以这人为藍本，創造出一个典型。"①

由此可見，二叶亭四迷的創作方法，正是典型化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在他以后的日本近代文学中，有很长一个时期不被重視。作家們不是沿着典型化的道路，写出富有社会意义与批判精神的作品，而是相反，在所謂"客观怎样就描写成怎样"的口号下，把日本近代文学带上了具有濃厚的自然主义傾向的道路。

① 見《我半生的懺悔》。

因此，二叶亭四迷的开創性的現实主义創作方法，在日本文学的发展上，其意义是很大的。

《浮云》第一編发表于一八八七年。我們要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就必須把它同时代联系起來看。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維新的結果，封建"幕府"政权被打倒了，代之而起的是天皇、地主阶級与資产阶級的联合政权。当时日本人民为了打破这种現状，曾經进行了多次抗爭，其中最突出的是在一八七四年到一八八四年間掀起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运动，在日本历史上称为"自由民权运动"。但是，正如許多日本进步历史家所指出的，这次运动具有濃厚的改良主义色彩。最后，在一八八四年，在几次农民武装暴动之后，这个运动終于为統治阶級所彻底鎮压了。明治早期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失敗，标志着日本天皇专制政体的确立和稳固，标志着日本人民被迫走上漫长而黑暗的軍国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民的一切自由、一切生机都遭到无情的压抑。他們只能按着統治者为他們布置好的"忠君爱国"、"灭私奉公"的道路，走上最后毁灭的深淵。二叶亭四迷的《浮云》正是在"自由民权运动"彻底失敗、日本近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已为反动統治阶級所强制規定的时期写成的。

二叶亭四迷并未参加过"自由民权运动"，但作为一个深受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熏陶的作家，作为一个对当时日本社会抱有批判态度的小說家，他不能不深刻感受到"自由民权运动"失敗后日本社会的窒息气氛，不能不对这种窒息气氛产生强烈的不滿。《浮云》所反映的就是在天皇专制政权压抑下，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既找不出变革現实的方向又不屑向現实妥协的那种迟疑、苦悶、悵惘、憤懣的情緒。

处在日本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怎样对待現实是每一个有良心的知識分子所面临的問題。有一种人，毫无廉耻，向反动統治阶級卖身投靠，这种人根本不存在什么苦悶的問題，他們出卖了灵魂，换得眼前的"富貴"。在二叶亭四迷的作品中，我們不断遇到这种人，如《浮云》中的本田升、《面影》中的叶村、《平凡》中的小狐三平，这些正是被那些正直的知識分子所最鄙夷的人。另有一种人，他們对現实也抱有不滿，企图反抗或的确也进行了一些微弱的反抗，但現实的压力是如此沉重，他們終于在自伤的悲歌声中向現实投降，森鷗外的《舞姬》① 的主人公就是最显著的典型。再有一种人，他們既不肯与現实妥协，又无力突破現实，因而深深地陷入苦悶中，这种軟弱无力的、但对現实又持有批判态度的人物形象，正是二叶亭四迷这三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他們成为日本文学中"多余的人"的典型。

《浮云》中的主人公內海文三，具有日本近代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許多鮮明的性格特征。他过的是典型的小市民生活，是明治社会中的一个小人物，他胸无大志，只想在現实中安分守己地生活下去，把老母接来侍奉，和阿势結婚，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这就是他仅有的、小市民的卑微願望。但即使他这一点小小願望也不免为明治社会所粉碎。为什么內海文三的下場注定要如此呢？因为尽管他抱的願望很小，与人无忤，但他毕竟对明治社会持有微弱的批判态度。他不肯作天皇专制机构的忠实奴才，不肯象本田升那样出卖自己的灵魂来逢迎上司，因此他被明治官僚机构排挤了出去。他的学問、他的正直都不能帮助他改变这种遭遇。这就是《浮云》中所反映的基本矛盾。从这个

① 森鷗外的《舞姬》发表于1890年，描写一个知識分子企图反抗天皇专制主义对他的压迫，但最后向反动势力妥协的故事。

基本矛盾出发,引伸出无数的冲突。依靠小额高利贷及地产投机过活的嬸母家的小市民的环境,卑鄙无耻、向反动統治阶級卖身投靠的本田升,都对他投来了无情的訕笑与侮辱,迫使他对現实妥协、投降。他支撑下去,并求助于他所寄予希望的阿势——“新思想、新时代的女性”的象征。这个为明治資本主义上升期所豢养大的“新”女性,似乎应該热情地支持他的反抗,成为他的知己,但实际上却与他的希望恰恰相反,阿势在表面上是一个具有反封建精神、尊重个性的人,其实只不过是个淺薄、輕浮、沒有思想的女人——一句話,和她母亲并无不同。对阿势这个“新”女性寄以无限希望的文三,在这样的現实面前,不能不感到迷惘了。这正是当时日本知識分子对現实的幻想的破灭。作者通过阿势这个形象,典型地反映了日本近代資本主义社会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的肤淺性,而这是与日本社会所保留下来的濃厚的封建主义互为表里的。在这种后退不能、前进又无所依托的情况下,留給主人公的就只有迟疑、苦悶、懊恼、迷惘的复杂感情了。作者通过内海文三的命运,通过一个对現实持有微弱的批判态度的知識分子所遭受的迫害,暴露、批判了日本近代資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缺陷及天皇专制政权对人民的压迫,《浮云》这部作品的眞实意义就在这里。

二十世紀初叶,日本文学界出現了繁荣时期,島崎藤村的《破戒》(一九〇六年)、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一九〇五年)和《哥儿》(一九〇六年)这些批判現实主义的作品相継出現了。二叶亭四迷这时重新拿起笔来,在一九〇六年写了《面影》,第二年又写了《平凡》。

《面影》中的主人公小野哲也对現实的态度是眞摯的,他既

不逃避，也沒有采取嬉笑怒駡、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和《浮云》中的文三一样，希求能实現自己的一点渺小的願望，和自己所爱的人結合。但是日本社会尽管較之《浮云》所描繪的又过了二十年，却仍然不能滿足他的願望。《面影》有力地答复了《浮云》所遺留下来的問題：意志薄弱、行动无力的知識分子，在天皇专制主义重压下必然失敗的下場。小野哲也这个主要人物，在天皇专制主义的另一象征——养子制度的封建束縛下，經常徘徊在妥协与叛逆之間，遇事迟疑不决，被小夜子評为“意志不坚，用情不专”，而最后終于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所爱的人。作者对这种为明治社会所造成的、沒有实际行动能力的“多余的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的。二叶亭四迷在《面影》中塑造了一个比較新型的女性——小夜子。虽然在她身上也还殘留着一些弱点，但是她毕竟是个外柔內剛，敢于爱、敢于行动的人。她不象阿势那样徒有新思想的皮毛，骨子里并未摆脫靠男人过日子的观念。她懂得独立生活的道理，敢于有自己的信念，而且敢于把它付之于实际行动。所有这些，都賦予这个人物以嶄新的面貌。与《浮云》中的淺薄的阿势相較，她具备了新一代的女性的一定典型意义。

作者对現实社会的厌棄和不滿，在《平凡》中表現得更为强烈。这里，作者描写的同样是一个在明治社会看来可有可无的“多余的人”，一个“平凡”的人。作者描写了这个“我”在幼年时代眞情的流露，如他对一只狗的眞摯强烈的爱，随后又描写了这只狗的横死。这一段有关“我”与小狗的描写，在艺术技巧上是被人推崇不置的。作者在作品中憤慨地写道：“我十分后悔，我为什么沒有訓练小花，使它瞧見人就认为是恶魔，并且一生瞪大了眼睛警惕着这个世界？”这正是作者在《平凡》中对日本社会所发出的激越憤慨的声音。全书貫穿了这种悲憤的調子，作者通

过它对明治社会的教育制度，对明治社会的专横无理的官吏，对風靡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对文学界的虚有其名的所謂“大家”，对資产阶級庸俗享乐的生活，发出了无情的諷刺与嘲笑。最后，作者对理想与人生也发出了同样的怀疑，认为只有那不对任何事物追根究底、任凭情欲支配的“平凡”人要高出一筹。这种放棄对理想、对人生的追求，势必把人带到反理性主义的泥坑里去，把人带到旁观者和絕望的境界里去。这正是知識分子在与反动势力作孤立搏斗之后所极易陷入的情緒。

二叶亭四迷这三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騎在人民头上的官僚的憎恶，对卖身投靠于統治阶級的知識分子的憎恶。作者本人也說：“那部作品① 的中心思想是由于我讀了俄罗斯小說，对俄罗斯的官吏非常厌恶，結果把这种感情适用到日本来了，我非常討厌日本的官尊民卑，小說就把这点作了中心思想……”② 作者对官僚的厌恶实际上就是对当时整个日本社会的不滿。因为官僚机构是天皇专制主义支配下半封建的日本近代社会的集中表现，它构成了天皇专制主义政权的支柱，起着压制一切反抗、强迫人民无条件服从的作用。在这种官僚机构的压抑下，日本人民的政治生活失掉了一切生机。作者把批判的鋒芒朝向日本官僚机构，朝向統治阶級压迫人民的机器，对此，我們必須充分予以估計。其次，作者在这三部作品中，刻划了向現实投降、死心塌地为反动統治阶級效忠的种种人物。《浮云》中的势利小人本田升的諂上欺下的嘴臉，《平凡》中小狐三平及其一家人的刻毒的行徑，《面影》中叶村幸三郎甘为大資本家作

① 指《浮云》。

② 見《作家苦心談》。

爪牙的卑污的灵魂，所有这些，都是作者无情地暴露与鞭撻的人物。作者自己也說："在新思想界，象文三这样的人物当然算是进步的，但我认为在現在的日本，为数众多而且飞黄騰达的仍然是本田升这类人。"① 作者对資本主义社会的癥結洞察得愈是深刻，他对这些反面人物的暴露与抨击也就愈加激烈。

二叶亭四迷的作品中，除了对日本社会的批判、暴露之外，还成功地塑造了日本近代社会中为天皇专制主义所排挤出去的知識分子——"多余的人"的形象。作者生前虽曾对日本下层民众表示过关心，但由于时代及阶級局限，使他沒能进一步与人民大众发生联系。因而他的几部創作都是以知識分子为題材，描写他們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所受的压抑。尽管如此，在他的創作的底流中，仍然反映着当时民众对天皇专制主义政权統治下的黑暗社会的强烈不满，为日本現实主义文学开辟了道路。

今天，日本的社会仍然是人剝削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特权官僚机构仍然继續存在着。所不同的是，日本知識分子的处境早已不同于《浮云》的时代，也不同于《面影》、《平凡》的时代。在战后日本人民对反动統治阶級所进行的英勇斗爭中，日本共产党——工人阶級的先鋒队为日本的知識分子开辟了广闊的道路。今天，我們通过閱讀日本明治时期优秀的批判現实主义文学作品，可以了解到日本人民长期斗爭过来的足迹，更加认清日本反动統治阶級的形成、发展和衰亡，加强我們对当前为了爭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而向美帝国主义和它所役使的反动政府进行轰轰烈烈的斗爭的日本人民最后必获胜利的信心。

刘 振 瀛 1961年11月

---

① 見《作家苦心談》。

目　次

浮　云

《浮云》序言

在这个百花争艳，一切都在进步的时代，只有文章一道依然抱殘守缺，故步自封，不知改革。至于模仿那些文理不通的詞句而自命不凡的，也不見得高明。我认为这个問題，只有言文并用方能解决。想到此处，便迫不及待地涌出一股改良文風的热忱。可是在匆忙之中，茫茫然找不出一个方向，只好依賴神祇的保佑和春屋先生[①]的帮助，在朦朧的月下摆一方殘硯，接些甘露，研墨濡毫，象驟雨一般信笔直书。不料一片无法阻拦的浮云，偏偏把那皎洁的明月遮得暗然无光，以致写成了这样晦澀得不知所云的小說。惊愕之余，书此序言附于卷首。

明治丁亥初夏　二叶亭四迷

① 日本小說家和剧作家坪内逍遥（1859—1935）的别号。

第一部

第一回　举止奇怪的人

寒風凛冽的旧历十一月只有最后两天了。就在这二十八日下午三点钟的光景，从神田的城門，絡繹不絕地涌出来一股散乱蠕动的人群，他們虽然都很留心自己的仪容，可是，如果你仔細地对他們观察一番，眞是形形色色各有不同。先从胡須来說，就有短胡、連鬢胡、絡腮胡，旣有昂然翹起的拿破仑胡，也有象哈巴狗須子似的俾斯麦胡，此外还有往下垂着的八字胡、狸鼠胡以及一些稀稀落落的胡子，眞是各式各样，濃淡不一。除了胡須以外，就是服飾上的一些区别了。有些人穿着白木屋百貨店做的黑色西服，配上一双法国式的皮鞋，据說这样打扮的人差不多都是些酒色之徒。次一等的穿著，虽然并不十分合体，却是些用英国斜紋呢做的西服，登着一双硬帮帮的皮鞋，再配上长得拖地的方格西服褲。这些穿戴一眼望去虽然馬上可以知道都是从旧貨攤上买来的东西，但是穿着这样衣着的人却都得意洋洋，流露出一副“我旣有胡子，又有衣服，还有什么可求的呢？”的神气，端着十足的架子，恰似被火烘弯了的枯枝一般挺着胸膛往回家的路上走。嗬，这有多么令人羡慕啊！跟在这些人后面陆陆續續走出来的，大半都是些头发斑白、弯腰駝背的人，在軟弱无力的腰上，冷冷

凊凊搭拉着空飯盒，脚步蹣跚地走回家去。尽管已經老朽了，却难得他們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他們都是职位低微的人，可以穿日本服上班，这种打扮的人，的确令人同情！

当路上行人已經稀少的时候，有两个青年边走边談地从同一个城門里走了出来。一个大約有二十二三岁，脸色不大好，七分蒼白三分发黄，却长着两道清秀的眉毛和一双銳利的眼睛；他虽然长着一个通天笔直的鼻子，可惜嘴长得有些不美，不过总是閉得严严的，即使站在画鋪的門前，也不会張着大嘴露出呆相。也許因为下巴颏太尖、顴骨太高，瘦得太厉害的緣故，面孔好象有些严肃，显得很难令人接近。尽管长得并不丑陋，但是总有些令人可怕的地方。他的身材細长，虽不太高，可是因为他身体消瘦，所以很可能被人們起一个"钟賊"①这样难听的外号。他穿着一件久历寒暑、带有皺痕的灰地白点的厚呢西服，戴着一頂絲繖帽箍的寬沿黑呢帽。另一个人要比这个年长两三岁，是一个胖瘦合度的中等身材的人，长着一副白皙的圓脸。从他那好看的嘴和清秀的眼睛来看，虽然不失为一个美男子，但是面貌却不够端庄，显得有些鬼鬼祟祟地，好象不是个正派人。他身穿一件黑呢短礼服和一件同顏色的坎肩，褲子是用一种讲究的条紋呢做的，衣服穿得很瀟洒，一頂圓頂卷边的毡帽，深深地扣到眉际。他左手插在衣袋里，右手不住地耍弄着一根細手杖，对着那个高个子說："不过，如果說科长眞的能信任我們，那也是势所必然。你看，虽然說局里有四十多个职員，从表面上看好象人很多，可是，实际上，不是些弯了腰的老头，就是些百无一用的蠢才。我这样說也許是自吹自擂，在这些人里，要說年輕、念过些

① 日本人常給高个子的人起綽号叫"钟賊"。钟就是指消防队的警钟，因为它被挂得很高，所以只有高个子才能偷。

洋书而且还有些才干的，也不过就是咱們这两三个人，所以如果説科长器重我，也是势所必然。”

“不过，你看看山口！他办起事来比誰都能干，可是他不也是照样給撤职了嗎？”

“那个家伙可不行，他是个傻瓜。”

“为什么？”

“不管为什么，反正那家伙是个傻瓜，从前些日子他对科长說的那些話来看，他越发是个傻瓜了。”

“那本来是科长不好，自己吩咐错了，反而那么蛮不讲理！”

“那一次也許是怨科长吩咐的不合理，但他竟敢頂撞上司，那簡直是胡来。你說，山口算什么，不就是个下屬嗎？他既然是个下屬，科长吩咐的事，管它合理不合理，只要唯唯諾諾地奉命执行不就算尽到責任了嗎？可是那个家伙反而竟教訓起堂堂的科长来了……”

“不，那不能算是教訓，只是請他注意。”

“你可眞替山口辯护啊，噢，到底是同病相怜哪！哈哈哈哈……”

高个子的人斜着眼睛瞟了中等身材的人一眼，閉上嘴不說話了，談話也暫时停止了。当他們拐进錦町，走到第二条横街拐角的地方，中等身材的人突然站住說：“不过，你这回被撤了职眞是又可悲又可賀呀。”

“为什么？”

“为什么！以后你可以从早到晚一直厮守在情人的身边了啊！哈哈哈哈……”

“什么，别胡說八道！”

說完，高个子的人脸上閃出一种跟他那副面孔不相称的微

笑，只說了声“再見”，两个人就分了手。高个子的人独自朝着小川町走去。他脸上的微笑逐漸消失，脚步也随着越来越沉重，最后竟低垂着头，象爬虫蠕动一般，无精打采地往前走着。当他走了二三百米远的时候，就突然站住，望了望四周，突然往后退了两三步，拐进了一条横街，走进了从拐角数第三家的一个有格子門的二层楼的房子里。让我們也跟进去看看吧。

这个高个子的人穿过了二門，走到廊沿上去，这时候从旁边的屋子里有人嘣的一声把紙門拉开，走出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从她那个蒜头鼻子和那張紅紅的胖脸来看，就可以知道她的身分了。

“您回来啦。”

她說完話不知为什么还用舌头舔舔嘴唇。

“嬸母呢？”

“剛才和小姐一起出去了。”

“哦。”

高个子的人說完就順着廊沿往里走，从廊沿尽头的楼梯上楼去了。这是一間六鋪席的屋子，有一个壁龕和三尺寬的壁橱，三面是墙，只有南面是紙窗戶。悬挂在壁龕里的画的边沿已被虫蝕，壁龕里的花瓶里插着的几枝翠菊有些开敗了，叶子已經枯萎。在屋子的另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張旧桌子，桌子上的笔筒里歪歪斜斜地插着毛笔、鋼笔和牙刷；在一块赤間石的硯台的旁边放着牙粉盒。在桌子旁边放着一个上下两格的书橱，书橱上摆着一盏小洋灯。桌子下面放着一个缺边的吸烟用的小火盆，里边扔着些划过的火柴梗。此外，席子上鋪的毛毯、衣架上挂的袷衣和柱子的釘子上挂的手巾，这些东西从陈旧的程度上来看都是用过多年的了，不过还陈設得井井有条。

高个子的人慢吞吞地换上了和服，他本想把脫下的衣服叠起来，可是一咂嘴他就給塞进了壁橱里。正在这个时候，那个紅紅的脸、膀寬腰圓、骨骼粗大、肌肉丰滿的、生理学上的美人咚咚地跑上来，把手里拿着的一封信往高个子的人面前一放，說："剛才来了一封信。"

"哦，是嘛，从哪儿来的？"他說着，就拿起信来看了看："啊！是家里来的。"

"我和您說，今天眞想叫您看看小姐的打扮哩！她里面穿的是一件花格的黃色平紋綢衣，外面罩着一件非常好看的带花道的綢衣。她梳的是平素梳的投島田髻①，头上戴的就是前些日子从出云屋买来的簪子，是这样的……"她說着，还特意用手比划着。"……薔薇花的簪子！那眞美极了！……我也想要那么一个腰带扣子，可是……"她說到这里有些不高兴起来，可是又接着說："小姐虽然一向都說自己不化妆，可是今天一定是偸偸地擦了点粉。要不然，不管她长得多么白，怎么会那么……我在家的时候，也总爱擦上一层厚厚的粉，可是自从到了这里，除了新年，平素就沒有擦过。本来也不是不可以擦，只是受不住太太的譏笑，有一次她竟当着客人的面就說：'阿鍋擦了粉，活象煤球上了一层霜……'这太挖苦人了。喏，您說是不是？我就是长得再丑，也不該这样挖苦人呀！"

如同她的对头就在跟前似的，喋喋不休地說得面紅耳赤。高个子的人从一开头就是一忽儿把信拿起来看几句，一忽儿又把信放下，显得很不耐煩。这时候他也只是用鼻子哼着，不大理睬那个女人。这位生理学上的美人越发鼓起她那本来就要脹破

① 日本妇女发式的名称。

了的两腮，气鼓鼓地走下楼去。高个子的人目送着她的背影，这才象松了一口气似的，赶忙拿起信来看。信上写着：

吾儿知悉，日子过得这样快，眼看着天又冷了，不曉得你的景况如何，眞是思念得很！我近来覚得忽然老得挺快，不仅头发已經斑白，而且神思也越来越迟鈍，虽然明明知道年底就可以到你那里去，但总是心急，天天数着日子，希望你能及早来接我。本月二十四日是你父亲……

他讀到这里，不知不覚信就从他的手里掉了下去，他交叉着胳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回　奇特的初恋（上）

暫时被我們叫作高个子的那个人，本名叫作內海文三，他原是靜岡县人，父亲在旧幕府时代当过差，吃过俸祿。自从幕府瓦解，王政复古①，万民归順的明治盛世，他就一直蟄居在故乡的靜岡，一时成了一个苟且偸生的人。他就这样終日无所事事地一天一天混了下去，正如俗語所說的“坐食山空”，不久手中的积蓄就漸漸耗尽，这时候他虽然抓耳挠腮地着起急来，可是鳥失双翼，已經是一点力量也沒有了。两臂空有着眞阴派②劍术的本領，但是不会拿鋤使鍬；在言談交际上呢，由于矯揉造作地庄重慣了，一时旣不能低三下四地說出个“是”字来；要挑起担子来吧，又怕玷辱了門庭，惹人家耻笑。于是馬不停蹄地到处奔走，好不容易才在靜岡藩的吏官处里找到一个职务，眞是高兴非常，

① 指1868年德川幕府把政权归还給日本皇室而言。

② 日本劍道的一个流派，由柳生宗岩創始，也叫作柳生派。

不过，到头来也只是个腰里带着飯盒子上班的小差事。这样虽然还不能把他从困窘的境遇中解救出来，但是可貴的是他却能把他那仅有的一点点积蓄，毫不吝惜地都用在他的独生子文三的求学上。天天早晨一起来，就叫他带好飯盒打发他去上学，放学一回来，立刻又叫他到附近的私塾去念书，弄得他沒有一点閑工夫。这种情形对别的孩子来說，原是十分难于坚持的，可是也許是由于生性好靜，宜于讀书，文三倒是很痛快地去上学。不过，有时候在路上遇上同学們捉蜻蜓，一时高兴起来，不免跟着同学們一玩就玩到天黑，于是不得不偸偸地从后門溜回家去，但这毕竟是少有的事情，一般說来，还是个肯用功的，一来二去他对学問开始感到了兴趣。对于那些过去沒人督促就連摸都不肯摸的书本，現在也能主动地去閱讀，学业也逐漸有了进步，别人对他不住地称贊，父母自然也高兴，眼瞧着儿子成长起来，連自己年紀越来越老都忘却了。这样春去秋来，文三就在十四岁那年的春天，順利地考完了盼望已久的毕业考試。正在欢欢喜喜的时候，父亲突然患了感冒，又引起了别的病，再加上連年的劳累，一下子就病倒了。尽管吃药、燒香、許願，凡是人們所說的方法都用尽了，可是并不見效，終于到了絕境，就在他临死的时候还是念念不忘文三的事，就这样最后結束了他的一生。被撇下的妻儿的悲伤，实在是无法用言語形容，尽管嘴里說着："唉！不論怎样悲愁，也沒有用了，"这样的話，眼泪却早已沾湿了衣袖。好容易算是把这个万事皆空的遺体送到香火院去火葬，化成了一縷淸烟。文三家里自从失去了掙錢的人，生活自然越发困难起来。积蓄本来就不多，因为药費、办丧事等等的花銷，現在更弄得所余无几了。文三的母亲原来是一个比男子汉还剛强的女人，貧困并沒有把她压倒，她在缺柴少米的日子里，抽出一些时間茹苦含辛

地給人家縫着每件三厘工錢的衬衣，苦苦掙扎的結果，湯也罢，粥也罢，好歹总算能勉强糊口了。父亲还在世的时候，文三就多少知道了一些家中的困难，不过当时他的年岁太小，还以为父母可以跟自己一輩子，即使有时候出于他的一点孝心，說些"我将来要这样，要那样"的不象是孩子能說的話，感动得双亲流下泪来，但他終归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就象是水上的浮萍随波漂蕩一般一天一天地过了下去。自从父亲死后，他亲眼看到无依无靠的母亲的辛劳，在他弱小的心灵上感到了忧虑和悲伤，头一次尝到了人生的辛酸，好象是大梦初醒。他想："今后如果自己能去当个听差什么的，即使对母亲不能有多大帮助，至少自己还可以养活自己。"他把这个主意向母亲商量了一番。就在这个时候，眞是天无絕人之路，住在东京的叔父答应照管文三。于是他就流着眼泪离开了静岡，从此就到东京投奔了叔父。这正是明治十一年①，文三十五岁那年春天的事。

文三的叔父名叫园田孙兵卫，是文三亡父的胞弟。为人忠厚慈悲，性情也很耿直，人緣虽然很好，可惜就是缺少魄力。自从維新以后他就馬上棄武就文，撥弄算盘做起生意来了。因为沒有經驗，起初总是亏本，今天賠，明天賠，越賠越多，最后終于賠得債台高筑。正在这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他脫出了穷困的重圍。如今多少也算有了些积蓄，旣买了地，还放了些零星錢吃利息。把家擱在东京，自己却在横濱当某咖啡館的老板。虽然不是十分富有，但还算得上家道小康。留在东京操持家务的继室阿政，原是一个女用人，后来才和他勾搭上的。虽然据阿政自己說，她原是个象样的官宦人家的小

---

① 1878年。

姐，这却有点不大可靠。总之，她精明能干，能說会道，不論是收地租或催利錢这一应家务事，她都能独力承担，眞是一个分毫不让人的女人。要說她的毛病，就是好喝酒，举止輕佻，而且还不願意作針綫活。本来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可是人們总是好說别人的坏話，邻近的人們常在背后指着她說："这个娘儿們，大概是好色蛇脱生的吧！"① 夫妇倆有两个孩子，姐姐叫阿势，当时只不过是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弟弟叫勇，是个抹鼻涕的頑童（如今他在某学校寄宿，不在家）。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凡事只要能順从嬸母的意思，就不会发生什么齟齬。可是，文三除了在內心里把嬸母旣当作主人，又当作母亲那样毕恭毕敬地侍奉着以外，偏偏是个不会献殷勤、逢迎人的人，嬸母总討厌他不机灵。每当这种时候，他就不免深深地思念起自己的生身父母，不由得暗自落泪。尽管如此，可是他还是勉励自己，咬着牙忍耐下去。并且在做杂活儿的余暇，到附近的私塾里去念书，文三就是这样暂时度过了那凄凉的岁月。有一天，文三在私塾里听到某学校招考官費生的消息，因为大家都在談論着这件事，于是他就想："不論如何我也要試一試。"应試的結果僥幸被录取了，接着就搬进了学校的宿舍，又能領到官費。直到昨天为止，虽說是住在自己叔父的家里，可是寄人籬下就得受人支使，处处还得仰人鼻息，而今天却已經能够摆脱一切束縛，可以专心致志地念书了。他高兴得心花怒放，直乐得都要跳起来了。但是，当学生也要过一段艰苦的日子。他不象别的少爷們那样闊气，能从家里寄錢来，所以連一文錢也不敢随便花，而且他根本也不想乱花錢。他心里想的，只是要使无依无靠的母亲安心，要报答叔父照管自己

① 好色的意思，多半指女人說。

的恩情。他爱惜一分一秒的时間，刻苦用功，所以学业突飞猛进，每次考試，总是名列前茅。教員們都贊美他是个难得的好学生。但是，这样一来，可就引起了同学們的不滿。那些平素放蕩懶惰惯了的少爷們，由于不服气和嫉妒，不免对他百般刁难，可是文三却絲毫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一天到晚，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埋头讀书。岁月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多年的苦讀，終于获得了一張毕业文凭。从此他又回到叔父家里寄居，并且也开始想尽办法托人，希望謀个一官半职。但是那时候謀职眞是难如上青天，半年过去了，还是一筹莫展。在这一段期間文三眞是受尽了嬸母的冷嘲热諷，飽尝辛酸滋味……最初，嬸母还多少有些顾忌，只說些旁敲側击的話，到后来竟变本加厉，最后，她的話变得象用鮮松叶燒辣椒冒出来的烟一般辛辣。起初，文三还捏着鼻子忍受了一个时期，后来因为这股烟实在太厉害，就感到有些忍不住了，可是文三依然归咎于自己无能，終于又默默地忍下去了。因此，經人介紹到某部去当一名办事員的时候，他高兴极了，如同一步登天似地松了一口气，不过，剛一上班，他却感到很奇怪。他領到調查文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往四下里环視了一下，有的装模作样地歪着脑袋在写什么文件，有的瞪大了眼睛全神貫注地在那里核对，还有的嘴里叼着笔杆忙忙碌碌地翻弄着帳簿。在这形形色色的人們当中，面对着文三的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正皺着眉头、眨巴着眼睛不停地打着算盘，突然停下来，用手指按着算盘珠，嘴里嘟囔着："嗯，六五七十二……不对，不对，嗯，六五……"他揚起臉来，恰如天下安危就在此一举似地臉上流露着犹疑不定的神气，呆呆地張着嘴，从眼鏡上边一个劲儿地盯着文三的臉，提高了嗓門說了句："噢，八十二呀！"說完又一心一意地打起算盘来了。文三瞧着这种滑稽样子实在

可笑，忍不住笑了笑。可是仔細一想，笑人的和被笑的，两个人的境遇并沒有多大差別。想到自己傾注心血，廢寢忘餐学来的本事，就用在这样庸庸碌碌的工作上，心里不免感到了无限悲伤和惆悵，不由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可是又一想，不能这样，于是改变了念头，当天就开始了工作。头四五天，一看到对面的那个老头，免不了叹息一会儿，但这也无非是因为到了新环境的原故，日子久了，习以为常，也就感不到有什么苦楚了。从这个月开始，文三每月給家乡的老母亲寄点錢去，母亲也高兴了；逐月分期还清了欠下叔父的債，嬸母也痛快了；当年年底又升了一級，正式成了委任官；去年夏天回到闊別多年的故乡去省亲等等，这些令人高兴的事情一多起来，从此就再也不愁眉不展了，寿命也象是延长了似的。在这里面却有一段艳事，在叙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們稍微了解一下孙兵卫的长女阿势的小傳吧。

阿势生长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她有个天性特别喜欢孩子的父亲孙兵卫，还有个对别人刻薄，对自己的孩子却疼爱異常的母亲阿政，所以她自幼就被当作掌上明珠似地寵爱着，不管說什么，沒有不依从她的；天长日久，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一个驕纵任性的姑娘。她七岁就开始按照父亲的意思上了小学，母亲又按照自己的爱好叫她学习清元[1]的三弦。阿势天生有些小聰明，虽然是囫圇吞枣，却記得挺快，可以說是学、艺兼优。这就使她母亲乐得眉开眼笑，逢人就大吹大擂地夸耀着自己的姑娘，直說得唾沫横飞。正在那时候，邻居新搬来了一戶作官的人家，一家四口，有妻子也有女儿。因为是邻居，免不了見面寒暄，两家的大人漸漸熟識了，跟着两家的女儿也就亲近起来，几

---

① 清元节的略称，江戶浄瑠璃的一种。

乎天天都是你来我往的。邻家这个姑娘，比阿势大两三岁，性情十分温柔嫻靜。因为父亲是个落魄的讀书人，所以尽管她还是个孩子，也非常好学，而且学得很出色。上了年紀的人尙且免不了要模仿别人，何况象阿势那样生性浮躁的孩子，自然也就很快受到那个邻居姑娘的熏染，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样样都学着那个姑娘。她立刻扔下三弦不学，坐在桌子前面，捧起书本用起功来了。阿政一向是不喜欢讀书这种死板板的事儿的，因为心爱的女儿高兴，也就听其自然了。当阿势小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邻家的那个姑娘已經到芝区的某私塾① 去念书。阿势忽然也想跟着去入私塾，死乞白賴地央求，甚至連說梦話的时候都鬧着要去。起初父母还拿着家长的威严斥責她說："你年紀那么小，尤其还是一个沒出息的女孩子家，竟想要上私塾，眞是岂有此理！"后来阿势拿出她那惯用的絕食办法，嘴里还嘟囔着說："連上私塾念书都不成，活着簡直太沒有意思了！"就这样整天不是无精打采，就是連哭带鬧。父母看見她这个样子，終于軟了心腸，說："既然你眞想去，那就去吧！"于是就把一切事情都托付邻家的姑娘照料，迫不得已地叫她进了私塾。那已經是两年以前的事了。

阿势上的那个私塾的塾长，原是一个从包銷报紙起家的"女英雄"。她是一个"一飯之恩不偿，睚眥之仇必报"的狠毒的人，只要誰不称自己的心意，就要想尽办法来陷害人。在父母跟前一向象蛤蜊似地总挺着胸脯任性惯了的阿势，在别人面前就象蝸牛似地縮成了一团，由于受不了这个女人的折磨，就百依百順地对她献起殷勤来。也許正因为阿势原来就是个性情浮躁的女孩子，容易沾染上坏习气的原故，所以她很快地就变了一个人，

① 当时日本的私塾也有外語或其他科学課程。

这样不知不覺地就和邻家的姑娘逐渐疏远了。自从她开始学习英語以后，越发学得胡鬧起来，衣服換上了洋装，唐人髻①也改成西式发髻，脖子上系着一条圍巾，忍受着别扭戴上一副眼鏡，尽管别人譏笑，她却自鳴得意，完全变成了一个不知檢点的人了。可是，在去年年末，自从那个"女英雄"說是被聘去当教員离开私塾以后，她身边的那些淘气姑娘們，也就一个个地离开私塾，剩下的也沒有几个人了，因此阿势也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家来。可是她又不肯直說，只是借口汉学大致学得差不多了，就在今年春末，樱花将謝的时候，离开了私塾回到了家里。

前面讲过，当文三剛到东京的时候，她还是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子，腰上系着一条窄窄的带子，成天地玩着布娃娃。也許由于小孩子的早熟的心理，竟把大人对她說的那句"那个人就是給你找的丈夫"的笑話，当成了眞話。起初还羞羞答答地不大自然，但是青梅竹馬，两小无猜，两人很快地就熟識起来，不久更亲热得連吃块点心都要两个人分着吃，这还是当年的事。自从文三搬入某学校宿舍以后，彼此見面的机会很少，难得有时候在一起待上半天。今年寒假阿势回家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待了十来天，不过这时已經和孩提的时候不同了，年龄也都不小了，文三凡事都怀着一种客气而有些疏远的心情，就沒有亲密地談过一次話。虽然如此，当阿势回私塾后的头两三天，他又好象失去了百年的知己一般，心里总覺得有些凄凉，不过，日子一多也就漸漸淡漠下去。如今想不到又生活在一个家里，有时候听到她几句亲暱的話，虽然并不是那么受寵若惊，但总有些象过新年一般，不由得感到心情愉快。家里又多了一个人，显得热鬧一些，

---

① 日本少女发式的名称。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可是奇怪的是，每次当文三和阿势坐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和平常有些不同。这时候他总是意外地规规矩矩起来，直挺挺地、目不斜視地装出一副一本正經的神气。好象魂不守舍、六神无主一般，覚得周圍的一切东西仿佛被一层薄薄的輕烟籠罩着，浮沉在虛无縹緲之中，若隐若現。而在这些东西之中，唯独有一个东西，即使不故意去看，也要在眼前出現。象这样的感情，直到現在还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自从夏初阿势請他教英語以来，文三也不象过去那么拘謹了，两个人有时候也談起日本妇女的現状、西式发髻的优缺点，以及男女是否应該交际等等問題。奇怪的是，过去在意識上一向并沒把文三当作男子来看，总是信口开河、高談闊論的阿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文三面前逐漸变得沉默寡言，端庄起来，处处都流露着女性的温柔。有一天，当文三看見阿势忽然摘掉了眼鏡，取下了脖子上的圍巾，他覚得奇怪，就問她这是为什么，阿势回答說："不是你說过这些东西对健康人有害嗎？"文三禁不住莞然地笑着說："那眞太好了！"說完又笑了。

自从阿势变得安詳稳重以后，相反地，文三倒坐臥不宁起来，上班的时候，不住地思念着阿势，总是急着盼下班。回家以后，能看見阿势还好，如果看不見，就无精打采起来。有一次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爱上了她"，不由得臉就羞紅了。

自从阿势回家那天起，也許文三自己不覚得，在他的心里的确象是生了个虫子。只不过当时这个虫子还小，不占地方，在心里待着也沒有什么妨碍。当它蠕蠕蠢动起来的时候，整个世界就仿佛集中在一起，他好象是脫离了人世，走向极乐世界；又好象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里，置身在奇花異卉、和風香气之中，似睡非睡蒙蒙矓矓地听着那漸漸飞远的蜜蜂的嗡嗡声，感到了一种

无法形容的快乐。但是这个虫子，不知什么时候成长壮大起来了。在他怀疑“是不是爱上了她”的时候，这个虫子已經变成了一个“情願相虫（从）”的大虫，在心里爬来爬去的……如果被她无情地拒絕了，那就无法得到它渴望吃到的那个香餌，这个大虫也許会餓死。但是象那連綿不絕的悶人的黃梅雨，若有情似无情地欲下还停，把人弄得半死不活，連大虫也受不了这种苦痛，会在肚子里輾轉翻騰，使人肝腸欲断……誰料最初的欢乐，竟会变成眼前的苦痛。文三偷偷地留心观察着嬸母的神色，也許是他的心理作用，他瞧着嬸母仿佛是知道这种情形，她却故意装作沒看見。他常想：“如果是这样，就等于已經得到了嬸母的默許……还不如索性把話說明白了……”但又覚得：“說出这样极关重要的話，如果遭到拒絕，那就无法挽回了。”于是他又赶紧打消这个念头，抑制住心猿意馬，就让这条虫子悶在肚子里苦恼着。……已經到了紧要关头，請讀者再往下看吧！

第三回　異常奇特的初恋（下）

在今年仲夏的一个夜晚，文三散步归来，嬸母阿政从傍晚出去办事还沒回来，女用人阿鍋大概洗澡去了，也不在家。只有阿勢的臥室里点着灯。最初文三只是信步登着楼梯往上走，走了两三級，突然站住了，心里象是在想着什么似地退下了一級又站住了，想了一想，又退一級……这时候突然心情一变，正想要往楼上走的时候，忽然听見阿勢从屋里問道：“誰呀？”

“是我。”

文三答应着，縮了一下肩膀。

“我以为是誰呢，原来还是文哥。……实在太寂寞了，进来說会儿話吧。”

“哎，謝謝，不过，等一会儿再說吧。”

“你还有什么事嗎？”

“不，倒沒有什么事……”

“那不是正好嘛，喏，你来呀！”

文三犹豫了一下，就从楼梯上走了下来，来到阿势臥室的門口，只是站在那里，并沒往屋里走。

“請进来呀！”

“哎，哎……”

文三一面回答着，可是仍然站在那里犹疑不定，似乎象又想进去又不想进去的样子。

“怎么今天晚上你倒客气起来了？”

“因为，只有你一个人……覚得有点……”

“喲，你怎么能說出这个話呀！那是多啫啦，說懦弱的人决貫徹不了自己的意志，那是誰說的呀？”

阿势說着，就側着她那美丽的头，嫣然一笑。文三被阿势臉上泛起来的微笑吸引到屋里去，一面坐下一面說：

“你这么一說，我倒沒話可說了，不过……”

“搧一搧！”阿势說着，拿出一把团扇递給了文三，“不过怎么的？”

“哎，不过，人言可畏呀！”

“这个，反正別人总要說长道短的，只要我們純洁，說长道短又怕什么呢！你想，旣然要打破两千年来的习慣，多少总免不了要忍受一些苦楚的。”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一听到閑言閑語，也眞叫人心里不痛

快。"

"誰說不是呢！我和你說，前些日子，連阿鍋还一点規矩也沒有地說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話来嘲弄我呢。后来，我因为覚得太討厌，明知道对她說什么，她也不会懂，可是，我仍然試着对她說了一些社交公开的道理。你猜怎么样，她說我說的話里，掺杂着不少汉語，她簡直听不懂我說的是什么……眞的，沒知識的人可眞沒办法。"

"呵哈哈哈，这可太可笑了。……可是我覚得怀疑我們的还不只是阿鍋一个人，就連嬸母一定也……"

"媽媽嘛，媽媽反正是个下流人，所以她总說些怪話逗弄我。不过，每次都被我說得她无話可說，似乎也不怎么好意思了，近来已經不大說了。"

"咦！逗弄过你？她都說了些什么呀？"

"她說……如果眞的那样亲热，还不如趁早和你……(有点不好意思說出口的样子)結婚得了……"

文三一听这句話，凝視着阿势的臉，不由得心里噗咚一跳，阿势却若无其事地說下去："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責难沒有受过教育的人。就說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能說她們多么有学問，可是也都受过普通教育。就在这些人里，你說眞正能懂得西洋思想的，二十五个人当中，也不过只有四个人。就是这四个人，也只是在私塾里讀书的时候这样，等到一离开了私塾，也都被父母强制着，不是嫁了人，就是招了女婿。現在还能說这样話的，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想起来眞叫人失望。不过，最近得到你这样一个知心朋友，我又充滿了信心。"

文三輕輕地行了一个礼說："纵然你說的是奉承話，我听了也高兴啊。"

"喲，这可不是奉承話，是真的啊！"

"要是真的我就更高兴了，不过，我总怕作不了你的知心朋友。"

"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作我的知心朋友啊？"

"說起为什么来，那就是我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我，所以，作知心朋友还……"

"是嗎？但是我可覚得非常了解你啊！你有学問，品行端正，孝順父母……"

"所以我說你不了解我。你說我孝順父母，我幷不孝順，在我来說……还有比父母……更重要的人……"

文三一面結結巴巴地說着，一面却把头低了下去。阿势有点莫名其妙地打量着文三，說："比父母还重要的人……比父母……还重要的……人，比父母还重要的人，我也有啊！"

文三抬起他那低垂着的头說："咦，你說你也有？"

"对了，我也有。"

"誰……是誰呢？"

"幷不是人，是眞理啊。"

"眞理！"文三感到渾身发抖，咬着嘴唇，半晌沒有說出話来。过了一会儿，忽然长叹了一声說："啊！你眞是清白、純洁的人……比父母还重要的是眞理……啊，你眞太純洁了。……不过感情这种东西，实在是一种奇怪的东西，它能使人愚蠢，能使人又哭又笑，团过来揉过去地捉弄人。即使恍恍惚惚地感覚得到受了它的捉弄，却又不能克制它。唉，就連我自己也……"他稍微沉思了一会儿，又激动地說："可是，我不能死心，……无論如何也死不了这个心……阿势，因为你自己是純洁的，我这样和你說也許你还不能理解，可是我有一个比眞理……比眞理还更重

要的人。自从去年年底一直到現在，这半年来，我的感情就为她所左右，不管是睡着也好，醒着也好，也忘不了。尽管我有比死还难过的痛苦，可是对方却絲毫也不体諒我。如果她对我无意呢，我也能够死了这个心，可是，……”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可是又不断地說些什么我相信你呀，說什么我們是知心朋友呀，我……更是……无論怎样也死不了这个……”

“啊喲，月亮！簡直象从竹丛里升起来一样！你看！”

清爽的明月，从院子一角那十几株細竹的竹叶里露了出来。月神的无穷的力量把那万里无云的蒼空映照得一片清光素色，皎洁的月色晶瑩如滴。起初月光穿过邻家的竹籬，照进了院子，逐漸又照上了廊沿，射进了室內，把盆景的水面映照得金光瀲灩，窗前風鈴的玻璃照得玲瓏如玉，給賞月的人平添了一番景色，却弄得孤灯微弱无光，終于照到了室內的墙壁。每在一陣凉風过处，搖搖晃晃地垂在籬笆上的葫芦影子，就婆娑起舞，百合花叶上的露珠，立刻象螢火一般四散飞落。微風吹动着花草树木，沙沙作响，不断地扰乱人的心弦，不大的工夫風停树靜，四下里就悄无声息，只有檐前草丛里的唧唧虫声而已。尽管眼前的景色如此宜人，但这两个滿怀心事的人却毫沒有留意，只有阿勢心不在焉地說，“啊！多么美丽的景色！”

說着，她不知怎地笑了笑，仰起头来故意装着賞月。文三偷偷地看着她的側臉，她的眼睛、鼻子和嘴还是和平常一样美丽，在她那被月光映照得微微发白的瓜子臉上垂着两三綹头发，用扇子搧得在頰边摆来摆去，眞是凄艳絕倫。文三不停地打量着，这时候她那凄艳的臉，徐徐地轉了过来……那双水灵灵的眼睛滴溜溜地一轉……恰和文三的目光碰在一起。她抿嘴一笑，用那象春笋一般的纖纖細指握着一把团扇，遮着樱桃般的嘴，露出

一种羞答答的样子。文三的眼睛突然閃爍着光芒說：

"阿势！"

他的声音有些顫抖。

"哎！"她輕輕地回答着。

"阿势你也太，太……殘酷啦。我象这……象这样儿……"

話說到半截儿，文三就用手捂着臉再沒有說下去。只見照在墙上的影子不住地顫抖着。只要往下再說一句……只要再說出一句話就可以鴛盟永締了。自从他爱上这个近在咫尺的人儿，她的倩影，朝朝暮暮縈迴在心头，牵腸挂肚，欲罢不能。但是对方的心理却令人捉摸不定，又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只好自己一个人愁眉不展，滿怀心事，鬧得坐臥不宁。要想摆脫这个相思之苦，关鍵只在这一句話……能說出这一句……只要說出这一句……这句話还沒有說出……就在这当儿，外面忽然响起了嘎拉嘎拉开門的声音。……文三吃了一惊，和阿势对看了一下就驀地站起来，立刻从室內跑出去了。这一天晚上就这样过去，别无可談。

第二天早晨他們两人才見了面。文三比阿势显得更难为情，一句話也沒說。夏天的公务十分繁忙，因为不放暑假，所以他一早就匆匆地上班去了。到了中午回来，在楼下的起居室吃过了午飯，回到楼上臥室，說了声："啊，好热！"正打开窗戶想風凉一下，阿势叭嗟叭嗟地跑上楼来，她問了两三处不懂的英文。問完了以后已經沒有什么事了，可是她仍然在那儿徘徊不去。待了一会儿她一边低头玩弄着鉛笔，一边說："你，昨天晚上怎么啦？"

沒有回答。

"好象是說我太殘酷，生了挺大的气，我什么地方殘酷了呢？"

她笑盈盈地仰脸望着文三，文三急忙把臉扭了过去，說："你明明知道还問什么呢？"

"喲，我可眞不明白呀！"

"不明白，就不明白吧！"

"这可眞怪呀！"

从此以后，每当阿势和文三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是抓住这回事，故意用一些挑逗的話追問文三。后来，她甚至說："你再不說，我可要隔肢你啦！"但是性格死板的文三，却一向不会趁着說笑把事情敷衍过去。每当文三一本正經地坐在那里，先笨拙地开口說出自己的口头語"那么……"，然后想要郑重其事地訴訴自己的衷腸的时候，阿势却又忽然指东說西地說："你看，那儿飞来个鴿鷹！"故意打岔，装作不懂。文三看着这种情况，想要不理她，她却又脉脉含情地頻送秋波。文三被弄得实在有些心煩意乱。但是，当他从表情上，看出她的內心已經充满了无限濃情的时候，眞是又高兴，又感激，把一切煩恼和忧思都忘得干干净净，就連生命也不顾了。不知什么时候連魂灵儿都从泥丸宮里飞上了九重天，眞是高兴得坐臥不安，不停地在室內徘徊，有时候吐吐舌头，聳聳肩膀，有时候想起来笑一陣，作着奇怪的手势，乐得簡直要发狂。可是，一到阿势的面前，他却又老誠持重起来，从来不作什么猥褻的举动。有时候正在高高兴兴地笑着的时候，文三突然閉上眼睛，任凭說什么，也閉口不言，这时候阿势就笑着說："你要是再那么一本正經，我可就要……"說着就去隔肢他，可是文三却把她的手推开，激动地說："唉，我們的感情还是不得不作习慣的奴隶，阿势，請你下楼去吧！"因而往往惹得阿势生气起来。……可是，也許是因为日子长了，久而生厌，她近来不那么打鬧玩笑，逐漸沉靜下来，再也听不見她的大声欢笑了。而且最近

还时常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看她跟文三說話时的那种无拘无束的样子，却不象有意就此甘心放棄文三。

唉！眼望着就要怒放的爱情的花朵，事出意外竟受到寒霜的摧殘，使这个糾纏着的情絲越发复杂起来！弄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終无着落。难道这是月下老人的恶作剧嗎？这个初恋也未免过于奇特了。

自从文三到某部工作以来，轉瞬間快两年了。他平素节俭，积蓄了一些錢，所以他覚得长期叫年老的母亲孤独地过着穷困的生活，未免不孝，他打算在今年年底把母亲接到东京来，成立一个家庭，并且要……他在信里把这个意思透露了一半，母亲万分高兴。因为她还不知道文三已經有了阿势这样一个目标，就以母亲的慈爱心腸，馬上給儿子回信說："作老人的当然盼望你早些选擇一門合适的亲事，也好早日抱孙子。要在东京安个家，无論如何也少不了一个支撑門戶的媳妇。既然要娶亲，这里正好有一个亲戚家的二女某某，性情温和，容貌也不錯，我认为非常合适，你看娶这个姑娘作妻子如何？"并且連象片也寄来和他商量。文三看見这封信，不由得皺起眉头，感到十分为难，順便就把这桩事情对嬸母阿政說了。嬸母一听，也很为难。原来最初在阿势从私塾退学回家的时候，孙兵卫就曾和阿政說过："我們既然有阿勇这个儿子，阿势早晚得嫁出去，你看把她嫁給文三怎么样？"那时候阿政并沒肯定地表示什么，只是含含糊糊地擱下了。以后阿政看見阿势和文三两个人非常亲近，也就有了意。如今孙兵卫对阿政說："他俩那么亲近，倒是一桩好事，不过，他俩都还年輕，要是作出不規矩的事来，可就不好了，你可得經常看着呀！"阿政却不以为然地回答說："什么，不要紧，就是亲近些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两个人早晚还不是到一起嘛！"因此她对他

俩那种亲暱的样子，故意装作沒看見。現在听到文三談到信里的話，她自然要感到为难。文三却一反素常的态度坚决地表示說：“正如媽媽說的那样，要在东京安家，当然得娶个妻子，可是如果糊里糊塗地娶个自己不了解性情的人，也未免有些冒昧，我不打算答应这桩亲事。”嬸母阿政听了这番話就笑逐顏开地頻頻点头說：“对呀，对呀，不管你媽媽多么滿意，要是不合你的心意，将来免不了不和。你把这事告訴了我，那太好了。其实，关于你的婚事，你叔叔也有一个打算，今后你媽媽来信，不論說什么，一定請你先和我說一声再回信。早晚你叔叔会对你談什么話，因为他有打算……好了，就这样吧。可是，你媽媽要娶的那个姑娘長得什么样，把那張象片拿来让我看看。”文三一听說要看象片，就有些难为情地說：“啊，那个象片嗎，象片……沒在我这里。剛才，那个……势妹……拿去了……”

在这种情形下，不論是母亲或是叔父嬸母，虽然目标各有不同，却都一样等待着今年年底的到来，而大家所关心的文三（把話头轉到第一回），今天却出乎意料地……被撤差了。思想陈旧的人，一定要說这是命中注定，无可奈何的事！

第四回　說不出的苦衷

那一天，尽管已經漸近黃昏，到了五点钟的光景，可是，还不見嬸母和阿势回来，一直等着也沒个完，所以文三就独自吃完了晚飯，走到二楼廊沿的尽头，把身体倚在丁字栏干上，眺望着漸漸暗下来的天空。这时候，夕阳已經西沉，家家戶戶的房脊上还留着殘暉，晚霞把西边的天空染成了一片淡紅色。东边的天空，是

一片清爽的淡藍色，仔細望去，影影綽綽在太空中还嵌着两顆宵星。隐隐約約从傳通院傳来晚钟声，四下里响起了暮鴉奔巢的喧噪。太阳已經落下去了，四周漸漸昏暗了。这时候再仰望蒼空，那殘留着的余暉已經不知什么时候消失得干干凈凈，变成了一片藍色的海洋。无数的繁星仿佛眨眼似地閃爍着光輝。剛才还望得見的邻家的庭园，已經籠罩在蒼茫的夜色里，黑暗得如果沒有徐徐的夜風吹动，就連树木也难以看清。但是，庫房的白墙毕竟因为还是白色的，所以仔細看去还能辨别出来……忽然听到屋檐的近处有鳥儿振翅而飞的声音，回头一看……虽然沒有什么东西遮住眼睛，也只是一片昏暗而已。

即使是沒有什么心事的人，在这秋天的黃昏里，一般也要感到哀愁，何况文三的处境，正象断了綫的風箏一般，只是随風飄蕩，不知要落到何处，前途茫茫，浮沉莫定！自从父亲死后，十年来他在冷酷无情的人海的惊濤駭浪中，拚命挣扎着，好容易才漂进了这个宦海，可是波濤依然不停，他早就預料到迟早要变成一叶孤舟，毫无倚傍。說起来这就是一个平凡的人的可悲的地方，他一向处慣了逆境已經不知其苦，于是竟把希望寄托在沒有指望的事情上。他想，今年年底，得把母亲接到东京来享几天晚年之乐，既然要回家乡，自然沒有空着手回去的道理，于是他就想給亲戚們带点什么礼品：給他們点錢好呢，还是带点什么东西好呢？这些算盘尽管打的如意，但是，人的命运却无法断定，往往是事与願違。黃粱梦醒，才知道又走上了穷途末路……

西边突然倏地亮了起来。文三从恍惚的梦境中醒来，远远地望去，邻家的二楼忘了关門，在露出来的紙門上，映着一个人影……那个人影看着看着就脹大起来，变成了一个龐大的怪物……不一会儿，灯光突然一灭，又是一片漆黑。文三深深地叹

出了一口气，回过头来俯視着自家的院子，院子里栽滿了花草树木，凄凉的虫声唧唧不已，树干从黑暗中直挺挺地露着半个身子，被鑲着玻璃的紙門里透漏出来的灯光一照，恰如向室內張望的小偸儿。……夜風吹得院內的树木沙沙作响，一陣凉風刮到文三臉上，使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他赶紧站起来，回到室內，在黑暗中摸索着点上洋灯，支起一条腿，两只手重迭地放在膝盖上，茫然若有所失地楞了一会儿，……他回手拿起身边的水壶，倒了一杯白开水一口气喝完，然后枕着胳膊仰面躺下，凝視着照射在頂棚上的圓圓的灯光，臉上泛起了一絲微笑，可是笑着的嘴漸漸閉上了，不知不覚地臉上又堆起了愁容。

“怎么办呢？既然不能一直瞞下去，就不如今天晚上嬸母回来就一鼓作气地說出来。可是，嬸母一定要不高兴……沒有錯，一定不高兴……可是如果老是顾虑这些，几时是了呢。这既不是向人家借錢，一点也沒有什么可耻的。咳，今天晚上就說吧……不过……当着阿势可有点說不出口啊！万一嬸母当着她的面說出一些譏誚的話可不好办，最好趁她不在的时候再說。趁她不在的……时候……为什么，为什么說不出口呢。堂堂一个男子汉，怎能以一时的失意为可耻！这也太胆怯了！这算什么，今儿晚上一定說。当然，即使她嘴里不說，可是，她似乎已經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明年的春天了，現在驟然听到我被撤了职，一定要感到失望。但是，即使失望，她决不是那种馬上就会变心的肤淺的女人。况且她和一般女人不同，她是受过教育的，不要紧，不必顾虑这些。絕对不必。就連嬸母……可是嬸母怎样呢？嬸母是那样的人，一听到我被撤了职，說不定馬上就会打消她原来想把阿势嫁給我的主意，說不定会强迫地把她嫁給别人，可是即使弄到那样的地步，自己又沒有和她明确地訂婚，就沒有理由

說不成。……唉，无聊，无聊，不論怎么想也是无聊。可是到底为什么把我撤职了呢？我眞不明白。这也不是自己过于自負，我并不見得是一个无用的人呀！况且所留下的人，也并不見得是什么特別有能力的人呀！这样看来，还是因为我沒逢迎科长才被撤职的！……这个科长眞是岂有此理，科长当然是不好，被留下的那些东西也实在太卑鄙了。为了微不足道的一点薪金，不惜卑躬折节，簡直和奴隶一样，实在是卑鄙极了……但是，……别忙……以前也有过被撤了职，不久就复职的人，明天也許会接到复职通知书……不……不可能。誰要这种复职通知书？！即使眞来了，也要把它退回去。不管誰說什么，也要断然拒絕。不过，这样是不是欠考虑呢，如果接到复职通知书，还是去复职吧！？……唉，眞糟糕，我太糊塗了，竟捉摸这些虚构空想的事，眞是个糊塗虫。与其这样胡思乱想地想这些，还不如想想眼前的事，嗯……想到哪儿了？……对，把撤职的事情告訴嬸母……嬸母一定要滿臉不高兴……不过不說也不成，索性今天晚上就对她說……不过当着阿势的面……豁出去了！当着她的面也沒关系，对嬸母說……但是如果嬸母当着她的面不三不四地責备我呢……管它呢，沒关系，对阿势說，不，不是阿势，是对嬸母說……一定……一副不高兴的臉……带着一副不高兴的臉說……不三不四地說……啊！脑子乱了……”

他一面想着一面来回地搖晃着脑袋。

轆轆的車声，跑到房前突然停住了。嘩啦嘩啦开格子門声。嘁嘁喳喳的人声。啊，回来了！文三坐起来，心里卜卜直跳。他用手支撑着身体剛要站起来，又坐了下去，剛要坐下，又想要站起来。腰部虽然是动作自如，但是內心里却不住地想：“說出来吧？可眞說不出口！”老是拿不定主意，所以不能够立刻站起

来……他猛地站了起来，已經走到楼梯口，可是忽然又站住了。他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語地說："亥，說吧！"于是匆匆地下了楼，走进了里屋。在里屋的一个长大的火盆旁边斜坐着一位四十来岁的女人，身体略瘦，肤色微黑，長得身材苗条俐落，可是令人感到有点潑辣勁，虽然有了年紀，却是風韵犹存。头上梳着往上卷的头发，身上穿着一件带花格子的絲制夹袄，外面套着一件竪道的罩衣，腰上系着一条单結式的黑綢子面、八段錦里子的腰带，嘴里叼着牙签，略带醉意地斜着身子坐在那里，这人就是阿政。她看見文三走进屋来向她問好，就說："喏，我回来了，太晚了。"

"今天都上哪儿去了？"

"今天，本来是想从須賀町到三筋町一带去走走，但刚一走到須賀町，說是不远的地方，有个艺人……叫什么来着，艺人……"

"亲睦会。"

"对了，对了，說是有亲睦会，阿濱姐非要我同她一块儿去不可，我以为要是新富座，也不过半里来地，还可以去，象那种叫什么珍木会还是叫亲睦会的，我却一点都不想看，可是，阿势……"說到这里她咕噜地打了一个嗝儿。"因为阿势非要去不可，我就勉强陪着她們去了。我还以为亲睦会大概就是象話剧一类的玩艺儿，結果原来是一种高尙的杂耍园子。文三，下次你也去看看吧，門票才五角錢。"

"哦，是嘛，等多咱我也去一次……"

話說到这里稍稍停頓了一会儿。文三心里想："早晚也得說，不如趁着阿势不在，干脆說出来算了！"刚打定主意要开口……正在这时候，只听到廊沿上叭噠叭噠一陣脚步声，接着背后的紙

門就刷地拉开了。他回头一看……正是阿势。这个十八岁的妙龄姑娘，一副瓜子臉，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和那竪起来的柳叶眉，分外动人。一張樱桃小口，嫣然含笑，眞是嫵媚无比，却不显得些許輕浮。亭亭玉立，苗条的身材，纖細的柳腰，确是婀娜多姿。如果进一步要求的話，前額和后頸的发际仍然有些美中不足。不管怎么說，“一白遮百丑”，她那雪白細膩的皮肤，完全不象那个肤色淺黑的母亲，眞是美丽非凡。漆黑光亮的头发一股脑儿往后梳成个西式发髻，头上只戴着一个薔薇花的发簪，既沒擦口紅，也沒抹粉。身上穿着絲綢的裌袄，腰上系了一条友禪緞面紫綢里的腰带，并沒有特别地裝飾打扮，看来确是别具風格，决不是只靠庸俗的人工修飾所可比拟的。文三曾把她比作是“衣通姬穿上小町的衣裳”①，也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不过她的确也是个十里挑一的美人。她进屋以后，对文三嫣然一笑，輕輕地点了点头，安詳地走到火盆旁边，慢条斯理地坐了下来。

不知为什么文三一見到阿势，心情突然又发生了变化，把剛到嘴边的“撤职”两个字又咽了回去，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气。心想：“等一会儿再說吧！”

“媽！我渴得受不了，您給倒杯茶吧！”

“是啦！”阿政答应着走到碗橱那儿一看，就說：“哎呀，茶碗都弄得这么髒……阿鍋！”

应声跑来的，正是那个面頰紅紅的女人。她接过了杵到她那朝天鼻子尖上的髒茶碗，扭着屁股退了出去。一会儿把它洗干淨又拿上来，斟上了茶。然后，她們就开始評論起今天晚上所听的歌曲，母女俩滔滔不絕，說个沒完。文三虽然要談他被撤职

① 衣通姬是日本允恭天皇的妃子；小町即小野小町，日本古代女歌人；都是日本古代有名的美人。

的事，却沒有插嘴的机会，迫不得已只好勉强在那里听着，白白地耗費着时間。这时候两人的話鋒又漸漸轉入評論淸元的謠曲和长歌① 的优劣上来了。

“因为媽自己会唱淸元，所以就总說它好，我看还是‘长歌’好。”

“长歌要是岡安倒也挺好，惟独松永只是一板一眼死板板地沒什么意思，比較起来还是淸元有味儿。”說着就用中音唱起她常唱的淸元謠曲来了。

当年四谷初相逢，
一見鍾情情絲动，
这眞是三生石上前生定。

唱罢还滿不在乎地說：“多好啊！”

“我就討厌这个詞儿这样沒有品格。”

“又来了，哼，你旣不是个道学先生，总是品格、品格的，我看那才眞是討厌呢。”

“可是，人要以品格为重呀！”

“哼，你旣然那么有品格，为什么总想吃獪杂碎呀?!”

“咦？我什么时候說过那样的話？”

“你說过，就在前天晚上說的。”

“尽瞎說。”阿勢嘴里这样說着，也自覚理亏，于是就大笑起来。

这时候阿政突然把臉轉到文三这边，說：“那个，今天出門的时候，你媽来了一封信，你看見了沒有？”

“啊，眞的，我还忘了呢。……嗯，我媽信上說，不另外給您写

① 原文作“长唄”，配合三弦、笛子等唱的一种歌曲。

信了，叫我代她向您問好。"

"是嘛，謝謝，你媽身体还好嗎？"

"是的，托您福，很結实。"

"那比什么都强，也許現在正盼着年底哪！"

"信上說，她每天数着指头盼着哪。"

"可不是嘛，到可愛的儿子身边来当然是高兴的。有一种不尊重父母的人，母亲还沒說上两句話，就頂撞起来，就是想夸她好，也夸不出口来。文三你是个孝順儿子，所以你媽也就格外惦念你。"

她斜着眼睛看着阿势，发着牢騷，諷刺着說。阿势显出一副"这一套又来啦"的神情，就把臉掉过去了。文三不好表示什么，只能嘿嘿地笑。

"还有，信里对上次那桩事又說什么了嗎？"

"是，又提到了。"

"怎么說的？"

"信里說，如果怕不了解性情，就趁着年底回家的时候，見面好好看看再决定吧，可是……"

"媽，什么事？"

"嗯，那个什么，前几天不是也跟你說过嘛，就是关于你文哥的……"

阿势独自連連地点着头。

"喃，信上是那样說的嗎？嗯……你叔父能够早点回来就好啦……对了，前些日子不是也和你說过嘛，关于你的婚事，你叔父也有个打算……并且我也知道这桩事，今天我告訴你也可以……"說到这儿她稍微想了一下。"什么时候回信哪？"

"已經回信了。"

“啊，已經回信了，今天？”

“是。”

“哎呀，文三你可眞是的，你先和我說一声再发就好了！”

“不过……”

“已經发出去了也就算了，你怎样答复的？”

“我說，現在还不是談婚姻的时候……”

“呀，你那样說，不是更叫你媽不放心了嗎？与其那样……”

“不过，因为我还沒对您說哪，所以……”

“好了，好了！你听我說，你与其那样說，还不如就說：‘叔父說另有主意，等仔細商量好了再說’；或者說：‘在这边已經有了人，’……”

“媽，您那么說，文哥在这边眞地有了人嗎？”

“哎，不管有沒有，先这么說，他媽就放心了……不作父母是不懂得这种滋味的呀，把一个孩子撫养成人，不知道要費多少苦心呢！就拿阿势这个叫人操心的孩子来說，也不能老摟在怀里不嫁出去呀。想起来眞叫我操心，前些日子我还对她說：‘你也該出嫁了，不应該总象个孩子似的，将来如果能象媽媽一样，嫁到这样一个舒心的家里还好，如果万一嫁到一个有婆婆的家里，你試試，那就不能这样任性了。現在就应該明白这一点。’我是因为怕她到別人家里去受苦，为她打算才和她說这番話的。可是，我这么一說，文三，你猜她怎么說？你听听，她說：‘哼，我有我的打算。嫁不嫁有我的自由。’我就說：‘那么，你是想不嫁人嗎？’她說：‘对了，我就这么过一輩子。’你听听多么新鮮。文三！你說，又不是个尼姑，哪有一輩子不找男人的呢！”

这些話并不是完全沒有影子的話。四五天以前，在責备阿势的时候，阿政曾用她那尖嗓門儿叨嘮着說：“这是和你說的正

經話，不是和你說着玩儿呢。看你多大了！你已經十八岁啦，十八九岁的姑娘，是該出嫁的时候了，你太不懂事，我眞盼你赶紧嫁人，到了婆家尝尝厉害婆婆的滋味，到那时候你就知道爹媽的好处了。”就因为說了这些話，娘儿俩还頂了几句嘴。阿政現在說的完全是重复那番話。

“說起来呢，还是她成熟的晚哪！我們在她这么大的时候，已經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早就交上个男朋友啦……”

“又說那些沒正經的話。”阿势皺着眉头說。

“哈哈哈哈，可不是，那时候可眞淘气极了。这孩子虽然看着个头长得那么大，可是就因为总关在家里，什么也不懂，到什么时候都得叫人操心！”

“所以我才討厌媽呢，稍微喝点酒，就連老少的分寸都不顾，老說那样話。”

“嘿嘿，这眞是炒豆倒被豆崩了，你有挑大人毛病的工夫，还不如好好看看自己的毛病哪，眞沒意思。”

“哎嘿嘿嘿！”文三笑了笑。

“眞的，她就这样不把大人放在眼里，不管告訴她什么，这位小姐也絕不能順情順理地听我們的話，文三你这回要彻底地好好給她讲点道理，你說的話她还許能听。”

阿政說着又瞥了阿势一眼，正在这时候，从紙隔扇那边傳过来阿鍋的声音：“那样的腰带扣儿……扣儿……”

三个人吃惊地互相看了看，阿政說：“啊，阿鍋說梦話哪。”于是三个人大笑起来。

阿政抬头望了望挂钟，說：“哎呀！已經十一点了，怪不得阿鍋都說起梦話来了，快点睡覚吧，睡覚吧，熬得太晚了，明天早上該难受了，好啦，文三，剛才提的那桩事，明儿再和你慢慢談吧。”

"是，我也……我也有話要向您說，也等明天……那么祝您晚安。"

文三道完了晚安离开屋子，剛走到楼梯跟前，后面問道："文哥，你那儿有今天的报紙嗎？"

"有。"

"你看过沒有？"

"看过了。"

"那么，借給我看看。"

說着阿势就跟在文三的后面上了楼。文三把放在桌子上的报紙拿起来递給阿势。

"文哥。"

"啊？"

阿势只是笑着不作声。

"干什么？"文三問了一句。

"前儿天那張象片，今天还給你一晚上吧。"

"为什么？"

"喏，我怕你太寂寞呀，哈哈哈哈。"

阿势一面笑着，一面象逃跑般地跑下楼去了。文三望着阿势的背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越发不好說了。"

过了一个来钟头，文三才鋪好被子躺下，可是睡不着，翻来复去地回忆着过去，又推想着将来，越想越兴奋，眼睛也就越合不上了。心里虽然想"这可不行"，于是沉下心去，使勁閉上眼睛，装作睡着了的样子，但是，这样也还是混不过去，不得已只好唉声叹气地輾轉折騰着。就在这样思前想后还沒入睡的当儿，鸡已經叫了一遍，两遍，天快亮了。等到心想"今天晚上索性不睡了"

的时候，才昏昏沉沉地合上了眼睛。剛才还在眼前隐約地看見白发蒼蒼的母亲，忽然生出灰白的胡須……变成了科长的头。这个令人可怕的滿臉胡須的头，象水車似地旋轉了一会儿，使人眼花繚乱，漸漸地又变小了，……不一会儿又变了样……不知在什么时候，变成了头上插着薔薇花发簪的——阿势的——头……

第五回　难打的如意算盘

文三从梦里被女用人喚醒了，他茫然地轉过臉来一看，早晨的太阳光已經斜照到紙門上。剛想到“哎呀，可睡过时間了……”紧接着“撤职”两个字就涌上了他那苦悶的心头。……他无可奈何地翻身起来換上了衣服，連被子也顾不得叠，就把牙刷往嘴里一塞，鼓着腮，把那条旧毛巾往腰带的前边一掖，慌忙地走下楼去。也許是听到文三的脚步声了，从里面屋子里傳来阿政的声音：“文三，你还不快一点，可要晚了！”这句話虽然并沒有什么刺耳的地方，可是文三的心里却不禁噗通跳了一下，一时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幸而这时候文三嘴里含着牙刷，就含含糊糊地說了几句連自己也不知是什么話就支吾过去了。文三匆匆地洗完臉，就到屋里坐下吃早飯，因为心里难过，連筷子都动得慢了，每天吃三碗飯，今天只吃了两碗就再也吃不下了。平素吃完飯总是把餐盘往前一推了事，今天却輕輕地把它挪过一旁，他居然变成了这样小心翼翼，覚得好象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了。

文三吃完了飯，沿着廊沿来到后面屋子，悄悄地往里边一瞧，屋里只有阿政一个人，阿势不在。近来阿势每天清早总要到駿河台附近去学英語，文三心想大概今天已經上学去了，他忐忑不

安地走进屋来。这时候阿政正在擦拭火盆，一見文三的臉色，立刻停住了手，显出一副惊訝的神情。这也难怪，因为文三这时候的臉色太难看了。蒼白頹丧，又象难过，又象怨恨，又象羞愧，那种复杂的表情簡直无法形容。

“文三，怎么了？臉色那么难看。”

“沒什么，不过……”

“那就快点儿走吧！你看，都八点了呀！”

“那个，还沒……对您說呢……在昨，昨天……被……被……”

他呼吸急促，流着冷汗，臉色漲得通紅，无論如何也說不出口来；沉默了一会儿，重新一鼓作气地說出来：“……被撤职了。”——說完，立刻把头低了下去。

阿政听了，不由得“唉呀”了一声，手里攀着抹布，身子往后一挺，茫然地望了文三好久，才把抹布使勁一扔，向前促了促膝，說：“啊，撤职了，……哎呀，为什么呢？”

“为……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是……裁……裁員……”

“哎呀呀呀，这可眞糟，哎呀，叫人家撤职了呀，这可眞糟！”阿政显出一副大失所望的神色，停了一会儿又說：“既然撤职了，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也沒有別的办法，只好告訴我母亲再在老家住些日子，我想另找个差事。”

“找差事？要是那么容易找到，倒沒問題，要是找不到可就又得飽尝过去那种苦头啊……所以嘛，我也不是沒說过，总让你上科长家去串串門儿，連嘴唇都磨破了，你总是任着性子不肯去，所以才鬧成这个下場呀！”

“倒也不見得就是这个原因……”

“哼！一定是这么回事。不然的話，就說是裁員吧，也不至于无緣无故地把你随便撤职呀……难道說，你干过什么該撤职的坏事儿嗎？”

“沒有，我沒犯过什么錯誤……”

“你瞧，是不是？”

两个人都沉默了好久。

“那个本田先生（这个人将在第六回里詳述）怎么样了？”

“他沒撤职。”

“哦，他沒撤职。运气好的人眞是事事順当！就是因为他为人圓滑，聪明伶俐。并且听說他还常常到科长家去，这次沒被裁下来一定是这个原因。所以，你要是听我的話，經常应酬着点科长，也許这次就不会被裁了。你总是不听人家的話，才鬧成这个結果。”

“也許是因为这个，不过，无論怎么怕撤职，我也作不出那种卑鄙的勾当……”

“作不出来？哼！少說那种倔强話吧！正因为你那样想，才得罪了科长。你好好想想，就連本田先生那样的人还怕撤职，千方百計地去逢迎科长，何况你这样的。这么說也許是有点什么似的，可是和本田先生比起来……那你就更应該去了。尤其是，如果只是你一个人，你尽可以象屋頂上的風标似的，只顾清高，挨餓不挨餓，随你的便，可是你还有个媽哪！”

阿政瞧見文三一听說“媽”这字就沮丧起来的样子，就显出一副“这回可抓住小辮子啦”的面孔，一边用长杆烟袋敲着鋪席，一边說：“說起来，你媽可眞太可怜了！你拍拍良心好好想想，你媽居孀这么多年，如今只依靠你一个人，如果听了这个信儿，还

不知道要怎么难过呢！她也并不願意一个人在老家过那种吃苦受累的日子，这都是为了盼望你能发迹才忍耐着的呀！如果你稍微有点体諒老人的心腸，就該不管怎样痛苦或者討厌的事，也得忍耐着点儿，哪怕是多么艰苦也得立志上进呀。但是，你怎么样呢？却竟說什么‘我可不願意拍馬’啦，什么‘那种卑鄙的事我可不能干’啦，等等任性的話。要是弄得連你媽都无处安身，这不是跟着你倒霉嗎？你自已情願吃苦那倒沒有什么，可是，你媽不是太可怜了嗎？”

阿政得理不让人，狠狠地斥責着文三，文三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响。

“咳！你媽正在那儿愉快地盼望着今年年底呢，如果听說你被撤了职，說不定要怎么伤心呢，瞧着她那么大的年紀，还得过操心日子，实在是太可怜了。”

“太对不起我媽了！”

“当然啦！二十三岁的人了，連一个媽都奉养不了。哼！可太丢人啦。”

阿政說着，装模作样地把臉一板，嘴里吐着烟圈。文三臉色阴沉地瞪眼盯着阿政的側臉，剛想要說什么……可是心情一变，打算莞尔一笑，但臉上表現的却是一副苦笑，用一种說不出是顫声还是笑声的声音說：“嘿嘿嘿，眞沒有臉見人，不过……已經这样了，也沒有办法。”

“你說什么？”

阿政一边說着，一边慢慢地把臉掉过来。不知什么时候她气得額上青筋暴露，象蚯蚓一般，横眉立目，嘴都歪扭了。

“你說什么来着？‘已經这样了，也沒有办法。’誰让你这样的？誰給你搞得撤了职？还不都是你自已倔强才招来的嗎？并

且也不是沒囑咐过你，让我操够了心，到現在撤了职不但不覚得丢人，还說什么：'已經这样了，也沒有办法。'未免太不知趣了！这就是瞧不起人，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也許要罵我'鬼老婆子'，'臭老婆子'，把我看作外人，可是我覚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你的嬸娘呢。要是外人，你撤职也好，不撤职也好，还不是不关痛痒，誰爱管你的閑事！我們虽然沒有血統关系，总有家族关系，既然是嬸娘和侄儿，可就不能象外人那样。况且，自从你十四岁那年春天，从家乡到这儿以后，多少年来，从头上到脚下，都是由我这个女人家一手照料的。这么說你心里也許覚得討厌，我可把你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哪！虽然有阿势、阿勇两个孩子，我可絲毫沒分远近，难道你不知道嗎？一直到今天，我沒有一天不在盼望你順利地发迹起来，早点把你媽接到这边儿来，我就是这样期待着的呀！一听說你撤了职，我当然不痛快。因为不痛快，才覚得这可糟了，才說出什么'将来怎么办'，什么'你可怎么对得起你媽'这些話。我沒把这个看作是外人的事儿，又是伤心又是着急，处处替你担着心。按理你就应該說'都怨我不听嬸娘的話，如今被撤职了，实在太对不起人了'等等认錯的話，你不这么說也沒关系，我也不想听。可是，不听人家的話，被撤职了，你反倒象沒事人似的，說什么：'已經这样了，也沒有办法'！这叫什么話？怎么能說得出这种話来呢！……唉！我眞多余操这份心，我还以为无論如何也是亲侄儿，才关心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可是，人家心里却看得連屁都不如！"

"不！不是那种意思，我嘴笨您是知道的，心里倒是想到了，可是……"

"不！我不听你那一套。沒錯，你把我当成了外人，把我当个臭老婆子……我原来还不知道你是个这样不誠实的人，还总

想，文三也不能总这样一个人过下去，等明年他媽来了好好商量一下，現在虽然还沒說准是誰，可是也得选个相当的給他成个家。这可和別人不同，文三娶亲，我怎能袖手旁观，总得好好地祝賀一番。近来每天每日这个那个地盘算着：那条博多[①]腰带要怎样翻改，这件縐綢的小袖[②]找人怎样重做。誰想到你被撤职了，撤职还好說，可是你竟不覺得难为情，沒事人儿似的說什么：'已經这样了，沒有办法'……算了，算了，我也不說了，不管我怎么說，也把我当外人看，眞是白費話。"阿政嘴里一連串地說着尖酸刻薄的話，尽情地发着脾气。隔了一会儿接着又說："既然这样，昨天晚上就应該說一声'因为什么什么被撤职了'，不就完了嘛！你不說，我做梦也想不到你被撤职呀。我还想飯盒子里的菜总不换样，你一定吃膩了，你那么勤勤懇懇地去当差，这点事情我总应該替你想着，今天打算給你炒鸡蛋，可是阿鍋又炒不好，沒办法只好麻煩点，我亲自炒了，給你装上飯盒……唉！偶尔献一回殷勤又出这种事儿……操这份心眞叫多余，人家又沒求我……阿鍋！"

"嗳！"

"把文三的飯盒倒出来！"

女用人阿鍋从紙隔扇外边探出那副横寬的臉来，"咦"的一声現出一副惊異的样子。

"告訴你吧，我們文三昨天被撤职了呀！"

"哎喲！"

"到底能干的人和一般人不同，哼！"

---

① 日本福岡市东华部的地名，該地所产和服腰带类似我国織錦，但质地坚硬。

② 穿在大袖礼服里面的小袖衣服。

沒等她說完这句話，文三的臉色已經变了，他猛地站起身来，三步两步地从屋子里走了出去，回到自己屋里，憤然坐在桌前，紧紧地咬着牙，眼泪扑簌簌地落在膝上。好久，文三才掏出手絹来擦净了雨点般的眼泪……眼泪虽然可以擦掉，可是擦也擦不掉的是胸中的苦恼。他思前想后，越想越覚得又悔又恨。一听見自己被撤了职，馬上就变了心的这种卑鄙勁儿，不管怎样想借詞掩飾，也会被人看穿的。虽然如此，想忍受当然还是可以忍受过去的，但是，拐弯抹角地当面罵人是个窩囊廢，說得一文不値，实在是忍无可忍。現在也顾不得考虑为什么嬸母要那样嘲罵自己，心里只覚得悔恨气憤，象刀割的一般。文三憤憤地想："好！你旣然这样待我，我也会对付你。我把你当作嬸娘，才任凭你随便地乱說。算什么呀！如果断絕了关系，就是外人，对外人还有什么客气的……媽的！干脆搬到公寓去，給你点顏色看看……"当他正这样暗自思忖着的时候，眞是奇怪，阿势的倩影忽然浮現在眼前。"慢着！要是搬出去的話，她呢……"想到这里文三有些消沉了。但是……忽然間又想到嬸娘那副可恨的嘴臉，又气憤起来。"媽的，就是留我我也不在这儿了！"这是从来沒有过的果断，文三这样一横心，就一时一刻也待不下去了。一想到这是寄居的地方，就覚得这个房間也討厌了。想到这并不是自己的东西，連那个破了边儿的吸烟用的小火盆也覚得不順眼了。一看钟已經十一点了。"馬上收拾东西，今天一定要搬到公寓去。"——这样一想，心里也跟着忙起来。"媽的，就是留我，我也不在这儿了！"他嘴里不住地这样叨咕着，急急忙忙地收拾起东西来了。他拉开抽屜找东西，忽然里面放着的一張年过五十、白发蒼蒼的老妇人的照片映入眼帘，他不由得凝視着照片呆住了。这是老母的照片，大家都知道文三生来是孝順的。

当他瞧着母亲的照片，想到自己含辛茹苦，忍受艰难，在这个浮沉不定的人世中挣扎，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平素无时不在鞭策自己，鼓励自己。如今文三瞧着母亲的照片，又引起了日常的感情，不由得怅然若有所失。可是当他一想起婶娘那副可恨的嘴脸，就又气愤起来，攥着拳头，咬牙切齿，自言自語地說：“媽的！留我，我也不在这儿了！”正想要继續收拾东西，忽然听到女用人在楼梯口喊着“开飯了！”的声音。叫了两三声，文三拿着架子，故意不理，怏怏地从楼上下来，带着吓人的满面怒容。当他把里間屋子的紙門拉开一瞧……阿势在这儿呢，阿势……剛才只顾生气，阿势的影子一晃就过去了，并沒留在心上。現在突然接触到她那含情脉脉的目光，看着她那温柔可爱的微笑……堵塞在文三心里的那些郁悶、恼怒，就冰消瓦解、云飞雾散一般，消失得干干净净了。自己也奇怪起来，剛才为什么要那样？因为心情的轉变，心灵深处的喜悦和感激，不知不觉地要微笑起来……可是他却一下子把这种心情压下，內心里尽管微笑着，脸上却怒气冲冲地坐在飯桌前边。吃完了飯，文三回到楼上还想继續收拾东西，可是只觉得泄了气似的，再也不象剛才那样坚决了。尽管嘴里悄悄地說着：“沒什么！”可是仍然鼓不起劲来。于是又重新在心里說着：“沒关系！”摆出一副精神奋发的样子来，咬紧了牙关，心想：“既然下了决心，就不能改变……去他媽的，就是留我，我也不在这儿了！”

可是，如果搬出去那就得抛棄她。想到这里，文三似乎又有些頹丧了。他又产生了难舍难离的心情，觉得撇开阿势未免太可惜了，不能这样做，可是又不願意向婶母道歉。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弄得心乱如麻，七上八下。不过从这时候起就是沒人留他，自己似乎已經有意留下来了。“先收拾起来再說吧！”他又开

始收拾起来，可是因为心里一面琢磨着事情，一面收拾着东西，所以就分外地費时間，一直到两点钟，才好容易把东西收拾完了。他剛剛松了一口气，就听見有人咯吱咯吱走上楼梯来的脚步声。不用看着人，只听着脚步声他已經知道是誰了，他把头轉了过去，方才压下去的微笑又重新出現在臉上。上来的正是阿势，她一瞧見文三，也露出了微笑，把屋子打量了一下，說：

"嗬！收拾得眞整齐呀！"

"因为弄得太乱了。"

文三顺口回答了这句話以后，連自己也覚得很奇怪，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撒謊。阿势坐下来，并沒有显得怎么惊訝的样子說："方才媽說文哥被撤职了。"

"昨天撤职的。"文三的神情完全和今天早晨不同，現在好象顾不得那些了。"实在是慚愧得很，但是我认为事情已經这样，后悔也沒有用了，今天早晨对嬸娘說了……还挨了一顿申斥。"說完，咬着牙把头低了下去。

"我也听說了，可是……"

"嬸娘虽然沒有明說，暗含着說我都二十三岁了，連个媽都养活不了，沒有出息。"

"我也听說了，可是……"

"不錯，我本来是沒有出息的，我虽是沒出息，虽然說是嬸母和侄儿，不过，当面被罵成窝囊廢，就算我不生气，也未免太……"

"那是我媽不对。方才我媽还覚得自已得理了似地对我說呢，我和她爭辯了一陣，不过，媽似乎听不懂我的話，只顾发脾气，沒知識的人可眞沒办法。"

照例又是那句老話。文三猛地把低着的头抬了起来，說：

"啊！你和你媽爭論来着？"

"嗯！"

"为了我？"

"嗯，为你辯解了呀！"

"啊……"說着，文三又把头低下去了，似乎有什么东西叭噠一声落在腿上了。

"你怎么了，文哥？"

阿勢这样一問，文三才抬起头来，微笑着，可是眼泪汪汪地說："沒什么……我太……太高兴了……正象嬸娘說的一样，二十三岁的人，連媽都养活不了。你还为我这样沒出息的人辯护，和你媽爭論，实在太……"

"跟她讲道理她也不懂，还发脾气，眞沒办法。"阿勢显得有些得意的样子。

"嗳，我还不知道你能那么……关心我，我还瞞着你呢，更覚得慚愧了！唉，眞慚愧！旣然这样，我就全都說出来吧！本来我想要搬到公寓里去住。"

"公寓？"

"本来想要搬的，可是，現在不能这样办了。为了袒护我这个外人，竟和亲媽爭論起来，你能这样关怀我，就是叫我搬出去，我也不能搬了，……不过，要是这样，就得給嬸娘去道歉……"

"不要理她！那种沒知識的人爱說什么就让她說去好了。"

"不，那样說不过去，一定要道歉。不过，阿勢！你对我的好意，我实在太感激了，可是你也不要再和嬸娘爭論了，为了我，让你变成一个不孝順的女儿，我也于心不安。"

"阿勢！"阿政在楼下叫着。

"啊，嬸娘叫你呢！"

"沒关系，什么事也沒有。"

“阿势！”

“你答应一声吧！”

“阿势，阿势！”

“嗳！……嘖，眞討厌。”說着，她就站起身来。

“剛才这些話，可別告訴嬸娘。”

文三一面說着一面摆着手，阿势只是点点头沒有說話，就下楼到后面屋里去了。

母亲阿政早就气得两眉倒竖，迫不及待地等在那里，当她一眼瞧見阿势，就把一肚子气話象連珠炮一般一齐都放出来了。

“阿……阿……阿势！我那么叫你，你就听不見嗎？又不是个聾子，听見有人叫你好歹也应該答应一声……究竟有什么事到楼上去，啊？有什么事呀？”

尽管阿政声色俱厉地申斥着，阿势却满不在乎地說：“倒是沒有什么事儿……”

“沒有事为什么还去？方才那么告訴你，今后再不許象以前那样总到楼上去，你还不明白嗎？又不是狗鬧春，有事沒事总想往文三跟前湊！”

“从前上楼去就成，以后去就不成了，这太不近情理啦！”

“呸，眞糊塗！过去的文三和現在的文三不同。你不知道他撤职了嗎？！”

“咦！撤职又怎么着？莫非文哥見着人还能下口咬嗎？嘿——是嗎？”

“什……什……什么？你說什么……喂，阿势！你太豈有此理了，你簡直是愚……愚……愚弄你的母亲呀！”

“我可沒愚……愚……愚弄您，嗯，我这是讲理！”

阿政一听阿势反脣頂撞，臉色立刻变了，把手里拿着的长杆

烟袋往鋪席上一摔，說："可眞气死我了！"

阿政气得咬牙切齿。阿势只用眼角瞟了母亲一眼，就揚着脸若无其事地站起来从屋子里走了出去。

如果有人把这件事当成母女間的爭吵，那就未免辜負这位女英雄的本意了。这怎么能說成是母女爭吵……并不是那样不道德的事儿。値得我們庆幸的，这正是成为日本文明的一个因素——新思想和落后的旧思想的冲突。請注意往下看吧。

当天晚上文三毅然向嬸母道了歉，可是受尽了百般的刁难，費了許多唇舌……阿政翻来复去地把早上說过的那类尖酸的話，更刻薄地說出了一大堆，就連阿势沒把母亲看在眼里的事儿也都归罪于文三，狠狠地难为了他一頓。可是无論对方說什么，文三却始終抱着万事都請原諒的态度，以致阿政的气头有些平息下来，文三剛剛想到总算沒有問題了，可是她忽然又抓住文三的話碴，鬧得比以前更凶，看那气焰万丈的神气，这股怒火好象不能熄灭似的。可是，經文三再三地道歉，眞是掬尽了西江水才把这股火焰澆得漸漸小下来，变成了嗆人的余烬，最后才勉勉强强地熄灭下来。文三这才松了一口气，心想在这儿待得时間长了总是凶多吉少，趁着她还沒变卦，不如赶快走开为妙。于是匆匆地說了几句应酬話，就站起身来往外走去。文三剛剛走了两三步，就听見阿政在屋里故意抬高嗓門自言自語地說："唉！本想这回可以把这个累贅赶出去了，誰知还是背到身上来了。"

第六回　左右为难

秋阳斜挂在树梢，院里梧桐的影子长长地映在地上，正是下

午三点钟左右，阿政一个人呆呆地倚靠着长火盆，側着身子坐着，拿着火筷子在灰上随便划着字母，似乎在想什么心事，脸上悶悶不乐的样子，不时深深地叹息着。正在这个时候，有人把外面的格子門嘩的一声拉开，不等人让，就一直走了进来，从紙門外边把头探进来，說了声："午安！"

打招呼的这个人，似乎在哪里見过，原来他就是文三撤职那天，和文三一起从神田城門走出来的那个中等身材的人。看样子今天好象已經下班了，穿着秩父①地方出产的条紋綢家常裌袍，上面罩着南部地方出产的縐綢外褂，在半旧的博多腰带上系着怀表表鏈，手里拿着一頂土耳其式的帽子。

"喲！我以为是誰呢，可眞是稀客，这一陣子可老沒見你来啦！請进吧！光我一个老太婆，你不願进来吧？呵……呵呵呵。"

"很好……'很好'也不象話，啊哈哈哈……我說，內海在家嗎？"

"在家！"

"那么我先去看看他，回头再来报上次的仇，你准备着点儿！"

"还不是报不成仇，反而賠本儿！"

"也沒准儿！"

說完这些令人不懂的話，这个中等身材的人就上楼去了。

趁着这个人还沒回来的当儿，本应該先讲一下他的小傳。但是，他是誰的儿子，受过什么教育，有什么經历，他过去的事情，都蒙在霧里几乎无人知曉。据說他在幼年就丧失了父母，虽然不是完全无依无靠，却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亲戚家住几天，那个朋友家过一陣，到处漂泊。有人說他曾在衙門里当过杂役，又

---

① 在埼玉县西部，以产絲綢品著名。

有人說他沒当过，众說紛紜。这都是些傳言，並不可靠，暫且把它放在一边不提，仅就眞实可靠的来說。他是东京人，出身于极微末的士族[①]家庭，这是看过他的履历表的人讲的，这些倒不是假的。他名叫本田升，比文三早两年进了某部，自从当上了未入流的官吏[②]以来，一帆風順，很快地就当上了委任官。現在是个委任六等官，还是个单身汉，生活相当舒适。

升是个所謂精明强干的人物，他不但有些小聰明，而且也很喜欢显示这种小聰明。他能說会道，說起話来滔滔不絕，可以和走江湖的街头艺人去爭上下。因此他就不免信口开河，不知不觉地說起大話来。尽管他有些小聰明，无所不知，却无一技之长，也就难怪人們要說他生性狡猾，对人沒有长性了。

升为人非常和气，善于逢迎，对初見面的人尤其会奉承，无論是对女人或是对老年人，他都能迎合对方的心意，从来不得罪人。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在亲近之后，他就漸漸地不那么和藹了，对人趾高气揚，傲慢无礼，遇事不是挖苦，就是嘲笑。如果有人气急了和他爭吵，能說得过的，他就立刻反駁，說不过的，当面虽然置之一笑，但是过后他一定报复……說一句粗野的話，他能向人脸上抹狗屎。

話虽如此，升还是个精明人，他很会逢迎科长。这位科长大人不愧是个喝过西欧的水的人，似乎非常反对"大老爷作風"，經常极口責难同事們的妄自尊大。可是他自己，却是个有名的好发脾气的人。一不如意，就是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瞪起眼睛，大发脾气。說起来，他是一个专門压制自由思想的人。最可怜的是那些委任官們，一个个暈头轉向，不知如何来逢迎他才

① 日本明治維新以后，称維新以前的武士的后裔为士族，現已廢止。

② 原文为等外官，日本旧官制分委任为六等，次于委任六等的就是等外官。

好。唯独升却毫不含糊，不仅是动作、声音，就連咳嗽的样子、打噴嚏的方法都模仿科长。他模仿得眞是維妙維肖，宛如科长本人在眼前一般。所不同的，只是科长大人在人面前笑的时候总是“啊哈哈哈”地笑，升却要因人而異，对某些人就嘿嘿地笑。每当科长有事向他問話的时候，他总是赶快站起来，装模作样地歪着脑袋听，听完之后滿脸陪笑，恭恭敬敬地回答。总之升是对长官敬而不远，狎而不瀆，事事都迎合着长官的心意，从来沒違抗过一次。不但如此——这一点特别要紧——升有时候还故意在科长面前議論别的科长的缺点，含而不露地烘托出科长的好处，所以科长认为“这小子有出息”，就特别賞識他。但是同事們却沒有一个人說他好。在升看来这都是由于“同行是冤家”，才不說他好。

总之，升很机伶，每天都按步就班地上班。办起事来挺能干，别人干一天的工作，他毫不吃力地半天就干完，并且沒有半点为难的样子。可是他只喜欢干面子活。对待勤杂人員却总是装腔作势地呵叱着。他下了班就回公寓，换好衣服馬上就到什么地方去玩，很少安安稳稳地待在公寓里。到了星期天据說是为了請安就跑到科长大人的府上去，有时候陪着科长下下圍棋，有时候也給科长去办些私事。前些日子科长太太說想要养个哈巴狗，升一听立刻就記在心上，不几天的工夫，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一只哈巴狗送給科长太太。科长瞧着这个哈巴狗說：“这个哈巴狗的脸儿怎么这么怪呀！”升就随着說：“是的，这个哈巴狗的脸儿眞是有点儿怪！”可是太太从旁說：“不过人家都說这样洼脸的哈巴狗最好呀！”升也随着說：“可不是嘛，太太說得对！都說哈巴狗是这样洼脸的好。”說着，殷勤地用手輕輕地撫摸着哈巴狗的脑袋。但是，天长日久不免也有疏忽的地方。有一次因为一件事有些触怒了科长，据說升为了这件事，有一两天愁得連

飯都吃不下去了。可是不久，升首先緩和了太太的火头儿，然后又治好了老爷的肝气，自己的心情这才舒暢了，眞是个很有手腕的人。

升住的公寓离文三的住处很近，所以升常常到文三这儿来玩，尤其是自从阿势回家以后他就来得更勤了，隔不上三天准来一次。最近和起初不同，不是肆无忌憚地对文三說些难听的話，就是数說着同事們的短处，然后就自吹自擂地說："瞧我！"或者又信口开河地說什么："在社会上正正經經地做事就是不成。"不过这只是偶尔的事情罢了。他来了多半还是在楼下屋里和阿政耍貧嘴，有时候斗紙牌胡鬧一陣，然后叫飯館送来醋魚飯饒什么的，大請其客，这一点分外中了阿政的意，很受她欢迎。也許有人会吃醋，担心他会不会过分地中了阿政的意，不过，四十多岁的人了，难道还能……那么阿势呢？……嘘——有脚步声，莫不是升来了呀?!……猜着了。

"內海这个事儿，可眞是想不到，太不幸了，方才去安慰安慰他，他正在发愁呢。"

"理他呢，那是自作自受，应該叫他发点愁！"

"那倒也是，不过也够可怜的了，要是早知道这样，也許还能想个办法，不过……"

"他說什么了吧？"

"什么？"

"关于我唄！"

"沒有，什么也沒說。"

"哼，你也靠不住，和那种人交朋友，还不是一鼻孔出气。"

"倒不是一鼻孔出气，眞的沒說。"

"是嗎？"

說着話的当儿阿政已經沏好了茶，从小壁櫥取出点心来請升吃，让阿鍋去叫阿势。往常这个时候也要叫文三来的，可是今天并沒叫他，阿鍋覺得有些奇怪，就問道："楼上呢？"阿政答道："管他呢，要是要喝茶……不用叫他！"这就叫作woman's revenge（女人的报复）。

"怎么，吵嘴了嗎？"

"要是吵嘴还好，我受了欺負啦，我叫文三欺負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說，本田先生你听听，是这么回事……"

阿政就把昨天怎样被文三气着了的情形，添枝加叶絮絮叨叨地讲起来，簡直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絕，理直气壮地說得活龙活現，連平素心里所臆測的也一股脑儿地都发泄出来，口气里带着很自然的抑揚頓挫，时急时緩，运用自如地玩弄着言詞，大有不把黑白顚倒誓不罢休之势。可怜的文三竟被她說成是世間罕見的恶棍了。正在这时候，阿势手里拿着一本《女学杂志》① 一边讀着一边走进屋来，連笑容都沒有，微微向升点点头。母亲一边說着話一边斟上茶，她毫不客气地接过来，喝了一口就放下了，板着面孔又拿起那本《女学杂志》来看着。有升在座的时候阿势一向就是如此。

"就是这么一个經过，本田先生，你說說是誰有理。"

"那当然是內海不对！"

"你还不知道，还有帮着文三和我吵嘴的呢！"

"喲！我可沒和您吵嘴！"

"还沒吵嘴呢……把我气得……气得要死，我又是个軟弱无

① 1884年由近藤賢三等創办的妇女杂志，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場，主張男女平权，为当时的妇女所爱讀。在1901年停刊。

能的，人家又有文三那么个撑腰的，我哪能敌得过，只好暗自憋气罢了……”

“哎喲，您可眞能瞎說！”

“不是瞎說，是眞的呀……无論怎么說，这有多么奇怪呀?！本田先生，你說哪有帮着别人反过来和把屎把尿的亲娘吵嘴的啊！本田先生，你說对不对？自从呱的一声落了地，一直撫养到現在，多不容易啊！都說有了孩子总得操心，我这个女儿到今天不知道让我操了多少心。这样操心費力把她撫养大了，似乎連半点恩情都沒有。近来只要一說她，还沒等說第二句話，她就說些难听的話頂撞你。也不知什么地方缺了德，让我生了这么个别扭孩子，想起来我眞是太伤心了！”

“看人家不出声您就得了理，說成那个样子，也太叫人忍不住了。我也不是三岁的孩子，父母的恩情我还懂得呀。不过，道理……”

阿势实在急了，剛說到这里，升就摆着手止住了她的怒火，說：“啊，我明白了，你什么也别說了，好了，明白了，”然后又对阿政說：“不过，伯母！这回您可鬧了个錯誤，这可不象您这个聪明人办出来的事，她当然要不高兴您的。您想，您和內海吵嘴，他們旣然有那么……个关系，当然阿势小姐不能置之不理呀，哈哈哈！”說完一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阿势狠狠地瞪了升一眼，可是沒作声。阿政只是苦笑了一下，也沒言語，显見得有些冷場。

升停了片刻接着說：“这是說着玩儿呢！总之伯母实在太不知足了，有阿势小姐这么个好女儿还……”

“还好呢……，”

“本来好嘛！您要再嫌不好，那么您看看别人家的女孩子，

象阿势小姐这么大的，要是長得这么漂亮，早就把学問什么的抛在脑后，不知道要怎么胡鬧啦，簡直学不出好来。可是阿势小姐眞不愧是伯母敎养出来的好姑娘，人又漂亮，品行又端正，沒有半点輕佻的地方，只是一心一意地用功，不用說汉文，就連英語……現在你学什么呢？”

“《民族的力量》和《世界史》……”

“哦！《民族的力量》。《民族的力量》实在是一部很深奥的书，就連男人念不懂的也很多。那么年輕，又是女孩子，就能讀这种书，眞是难得。这么說也許有点不礼貌，街坊們都用‘青出于藍胜于藍’这句話来夸奖您这位小姐的呀！再說要是輕佻起来，尽給父母丢脸，又有什么办法呀！可是正因为阿势小姐这样要强，連伯母都叫人家羡慕呀。您說是不？不一定給老人捶腰捶背就算是孝心，能叫父母受人夸奖也是孝心哪！应該高兴的地方，伯母偏偏还不满足，說这个說那个的，这就是不知足，您太不知足了呀！”

“什么呀！她要是再听說点，哪怕我被别人再駡两句也沒关系，但是这孩子不听話，一点也不知道体諒老人，太气人了。”

她眯縫着眼睛瞧着女儿，这也是一种瞪人的方法。

“对，趁着您高兴，我再告訴您一个好消息吧！我今天升了一級。”

“咦！”

阿政扭过头来，带着吃惊的样子，对升看了好半天，說：“您又有好消息了……嘀……这可眞是大喜呀！”她郑重地行个礼，抬起头又說了一句：“嘀！这是个喜事……”

阿势一听升“又有喜事”了，立刻也露出了惊疑的神色，脸上現出一些紅暈。这可眞是个怪事。

"升一級的話，薪金呢？"

"只多五元錢。"

"喲，多五元也很好啊！那么說原来是三十元，又长五元……"

"媽可眞是的！算人家的收入……"

"嗯，长五元成了三十五元，太好啦，这眞是太好啦！你要知道，現在就是放高利貸的，一个月拿三十五元錢也不那么容易呀……三十五元……有能耐的人毕竟是不同啊！所以，我平常也总对这孩子說，本田先生和咱家文三不同，虽然年輕，可是人却聪明、伶俐、和气……"

"請您别給我戴高帽子了！"

"这不是戴高帽子，实在的呀！又和气又会說話，相貌也好，就是一样美中不足，在錢上太小气点，呵呵呵！"

"哈哈哈！这可眞是捧得高高的，又摔个重重的。"

"先不談那些，这回总該請客了吧！是上新富剧場呢，还是上市村剧場呀？"

"哪儿都成，可是得您花錢！"

"哎喲，那还有什么意思！"

于是大家又一起大笑起来。

"这是說着玩的。看戏的事以后再說，怎么样，后天到团子坂去賞菊好不好？"

"看菊花！？嗯，賞菊也要分个三六九等，要是到犬川飯館吃飯的話，那就敬謝不敏。"

"那个館子也有它的拿手菜呀。"

"不会光給豆腐吃吧？"

"哪能呢。"

“真的，咱們去吧！”

“去吧！去吧！”

“阿势，你去不去？”

“賞菊去嗎？”

“嗯。”

阿势是生来就喜欢游逛的，正中下怀，觉得去賞菊真是个妙事，不过，立刻答应去，未免显得太輕率，就稍微客气了一番，才答应去。过了十几分钟，升走了以后，阿政自言自語地說：“本田先生真令人佩服，那么年輕，每月就能拿到三十五元的薪金。看起来，咱們文三簡直是个笨蛋，沒有出息，二十三岁的人啦，不用說养不了老人，連自己也弄得沒有个安身之处，怎么能不叫人討厌。”

“可是本田先生却沒有什么学問呀！”

“哼！总是学問学問的，能有出息，那才是学問哪！連个安身的地方都找不到，只会念那么一点书，根本也不中用。”

“那是他的运气不好，有什么办法呀！”

阿政目不轉睛地看着正在說話的女儿的脸，說：“阿势，你真的沒和文三訂过什么約嗎？要是訂过，你就說訂过，要是瞞着不說，对你反倒沒有好处呀！”

“您又那么說……昨天我那么对您說我沒訂过，您还不明白嗎？啊！您还不明白嗎？”

“呸！又来了！沒有就沒有好了，也用不着那么着急呀！”

“那您尽疑心人家嘛！”

話停頓了一会儿，媽媽和女儿似乎都在想着什么。

“媽！后天我穿哪件衣服去呀？”

“哪件都成。”

“嗯……里面穿常穿的那件，外面穿什么呢，还穿常穿的那件黄八丈① 的？”

“还是穿那件縐綢的吧！那件你穿着很合身。”

“不过那件太不雅致啦！”

“不雅致嘛……”

“唉！这个时候要是有西装可就好了……”

“那就嫁一个有本領的丈夫，西装也好，什么也好，都让他給你做唄！”

阿势凝視着母亲的脸，露出惊訝的神色。

---

① 黄地带褐色或茶色条紋的綢子，最初出产于东京都所轄八丈島，后来别的地方也仿造。

第二部

第七回　团子坂賞菊（上）

星期天，这是一个稀有的晴空万里、微尘不起的好天气。日历上是旧历九月初旬，公历十一月二日。这正是一个游山玩水的好季节。

园田这一家人，为了去賞菊，从一清早就作着种种准备。阿势嫌她出門穿的那件新衣不合适，她的焦躁惹得阿政发起脾气来。梳头的人来晚了，也怨阿鍋沒有安排好。什么本来很好的万古瓷①的茶壶也碰缺了口啦，什么壁橱里的研鉢也自己滾了出来啦，正鬧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偏偏来了客人。这个客人又是一坐下就不走的人。阿政曾加强語气說："我們正准备要到团子坂去呢！"也毫无效驗。客人依然稳稳当当地坐着不动，令人又膩煩，又焦急……但是，出乎意外地总算順利地应付过去，客人不久也就走了，梳头的也来了。一切准备停当，到了十一点多钟的时候，家里也漸漸靜了下来，有时候发出愉快的笑声。

文三現在是个失意落魄的人，哪里还有观賞菊花的閑情逸致。要是用花来比喻的話，升恰似春天盛开的樱花，而自己却象

---

① 一种日本瓷，紅土色地，画着带有外国風味的花样。

背阴地里雕零的芒草。他想，既然争不过他，又何必自討沒趣。由于境遇的变迁，文三变得别扭起来。前天升去邀他的时候，既然斬釘截鉄地拒絕了，那就不管别人怎样高兴，这都是别人的事，跟他无关，应該能够若无其事地处之泰然。可是他又放不下这条心，无論是听到或看到人家兴高采烈地忙乱着，都要回想起过去的自已，心情就象黄梅时节的天空一般地阴郁，不住地长吁短叹，感到万分无聊。

眞是无聊！文三想起昨天阿势問自己"你也去嗎？"的时候，自己說"不去"以后，阿势只是毫不在乎地說了一声："是啊！"——这件事使他感到非常难过。文三本来希望阿势能极力劝自己去，如果自己坚持不肯去，就希望阿势这么說："要是不和你一起去，我也不去了。"

"但是，这幷不是嫉妒……"

文三不知想起了什么，这样自己替自己辯解着，可是覚得好象什么地方有些不舒服……心里很不踏实。

既不願意去，又不願意待在家里，心里充滿了无限的煩悶和焦躁，望風捕影地自己生气。又好象有什么紧急的事，又好象沒有什么事；要說沒有什么事吧，又好象是有；眞是坐立不安，无論如何这顆心也平靜不下去。

文三因为心緒不宁，心想看看书也許可以解解悶，順手由书架上取下来一本书看，但是怎样也抑制不住心緒的不宁。他皺着眉头，凝視着书本硬看，把开宗明义的第一章的头一行反复地念了几遍，还不知道說些什么。可是从楼下傳上来的阿势的笑声，却偏偏格外听得那样清楚。那个笑声竟盘旋在耳边久久不去。文三咂了一下嘴，气得把书扔在一边，气哼哼地用手支着腮，伏在桌上，定睛凝視着一个地点……一会儿又挺直了身子，象是

清醒过来了似的。

"如果她們不去了呢……"

文三剛要脫口而出，忽然一回味，連忙閉上了嘴，又吃惊又狼狽，終于气得罵了一声"畜生"，揮动着拳头自己威吓着、抑制着自己，可是心灵深处却有一个什么东西在捉弄着……还是……

可是，好象沒发生什么枝节，升一点钟左右就来了。今天升特意穿上了和服，里面穿着褐色的綢褂，外面罩着一件黑斜紋綢的外褂，扎着一条很讲究的腰带，照例打扮得非常洒脫，升咚咚地一直走上楼来，連个招呼也不打，毫不客气地就盘腿坐了下来，仰着头，态度傲慢地斜眼瞧着文三說："怎么啦？脸色那么难看！"

"有些头痛。"

"哦！是不是受了老乞婆的气啦？哈哈哈！"

他一說話就叫人不痛快，文三心里虽然有点生气，因为他生性怯懦，什么也沒說。

"怎么样，說什么也不去嗎？"

"算了吧！"

"眞頑固啊……請你去为什么不去呀！啊哈哈哈！只好这样自己笑，不管說什么人家也不听呀，啊哈哈哈！"

又象說笑話，又象漫罵，說着語意双关的話，不大的工夫，从楼梯口忽然傳来了阿势的声音："本田先生！"

"什么？"

"車已經来了，沒有什么事儿也該……"

"那就走吧。"

"那么請你快一点儿。"

“喂，阿势小姐！”

“哎。”

“有一位要能和你坐一辆車就可以去，你願意不願意？”

沒有回答。只听見吧嗒吧嗒往外跑的脚步声。

“啊哈哈哈！連話也不說就先跑了，眞是可爱！”

他就用这句話向文三告辞，站起身来下楼去了。文三目送着他的背影，感到万分痛苦，說了声：“混賬东西……”

这句話的声音，还在嫋嫋未絕的时候，今年春天到向島①看櫻花时阿势的丰姿就忽然涌現在他的眼前，也不知道他要作什么，猛然站起身来，瞪着眼睛四下里打量了一下，然后看了看吸烟用的小火盆，但又改变了主意，坐回原地，非常不愉快地駡了声：“混蛋！”

这是文三在責备着自己。

下午虽然微微地有点風，天气却越发好起来了。特别因为是个星期天，团子坂一带挤滿了賞花的人。看哪！来了，来了！有梳西式发髻的，有梳島田髻②的，有梳銀杏髻③的，有梳圓髻④的，有梳蝴蝶髻⑤的，也有把头发扎在头頂上，再梳成发髻的。担任某某会干事的、活妖怪似的太太也来了；把那芝麻粒大的一点可怜的智慧全都用在两只脚上，一个劲儿地蹦蹦跳跳走路的洋装小姐也来了；看孩子的乳母，做飯的婢女也来了。穿一身华丽的服装，足以作一夫多妻制仍然存在的証据的女人也来了。呀！还有还有！有剃成光头的，也有梳分头的，也有平头的，也有梳着旧式发髻的；过去称为大人老爷，現在称作官員，将来应該叫

---

① 东京市的地名，以櫻花著称。

②、③、④、⑤ 都是日本妇女发式的名称。圓髻是已婚妇女所梳的发髻，蝴蝶髻是少女所梳的发髻。

作"人民公僕"的那些被人尊敬仰慕为天之驕子、幸运的寵儿、人上人、男中魁元的官老爷們也出現了；也有豪商富賈，也有販夫走卒；也有不顾身家专門寻衅惹事、早晚要飽尝鉄窗風味，袒胸露臂的政客；連阿猫阿狗都来了。形形色色的面孔，种种不同的发式和打扮，衣香鬢影，紛然杂陈，千态万状，眞是不胜枚举。再加上附近道路狭窄，就显得格外拥挤。在这样拥挤的人群中，也眞有好事的人，被这种乱紛紛的場面引誘得飄飄然了。住在这附近的小戶人家，也有人手里糊着火柴盒，眼睛只顾望着来来往往看菊花的人群，而顾不得看花了。世間的事眞是形形色色，景象万千。

再談談团子坂的景况。一向倚仗招牌来引誘客人的許多鮮花店，門首插着招攬客人的旗帜，被秋風吹得翩然飞舞。在几个临时办起来的曲艺場門口招攬客人的叫喊声，此起彼落响成一片。出出进进的人群把曲艺場的門口挤得水泄不通，只瞧見拚命叫喊着的卖票人脸上的表情。什么时候都是这样平淡无奇。你就是进里边去看也是如此，幷沒有什么新奇的玩艺儿。

菊花这种花，本来无論它是冷冷清清地一枝也好，或者是成千上万枝湊在一起也好，要順其自然生长得茁壮茂盛才值得观賞。象这里这样把菊花毫不爱惜地用人工做作出来，眞是令人扫兴！把那在百花雕零以后儼然傲霜的黄菊白菊，不管好坏湊在一起扎成个人形，正如哄孩子的木偶穿上浆洗得摸到哪儿都发硬的衣服一般，的确是索然无味。看着这种寒傖相而有意見的，恐怕千人之中也不过一两个人而已。所有的人看起来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眞令人討厌——只当哪位老人一面瞧着这种加工的菊花，一面发着这样的牢騷吧。(讀者会說)什么呀！眞沒有意思！

閑話休題，言归正傳。

轆轆地飞駛的两輛洋車，突然停住了。从車上下来男女三人，正是我們熟識的升和阿势母女。

升穿的服装前边已經描述过。

阿政身穿鼠灰色細条紋的綢衣，系着一条黑緞子寬腰带，黑縐綢的內衬衣領上，綉着金綫花紋，打扮得很俏皮。

阿势身穿一件小袖黃八丈綢衣，系着一条藍灰地綉着金綫花紋的織錦寬腰带，当然里面照旧穿着合身的紅色縐綢衬衣，上面配着淡黃色的衬領，衬領上也綉着金綫花紋，寬腰带底下露着粉色的縐綢带子，一句話，打扮得很高雅。

可是，引人注意的不是她的服装，而是她的态度。头发虽然梳的是平常梳的西式发髻，却費了一番工夫，是叫作什么式的一种梳法，头上插着一个很大的薔薇花型的发簪。并沒有濃妆艳抹，只是淡淡地略施脂粉，更显得丰姿美丽。

那些爱管閑事、好吃醋的人們，挤眉弄眼地談論着："是情人，不，是夫妇！"升偶尔听到这些話的时候，直乐得眉飞色舞。他为了故意在人前卖弄，强拉着母女两个这儿那儿地逛着鮮花店，也不管旁边有人听，他还是照例喋喋不休地說着一些无聊的笑話。

阿势今天非常高兴，宛如出籠的小鳥一般，不但是說話，就連走路的样子，身上的一切动作，也都显得非常活潑洒脫。听着升在耍貧嘴，阿势不住地笑着，但是这并不一定是因为升說得可笑她才笑，纵然在升不說話的时候，她也高兴得笑逐顏开。

阿政对于用菊花做的各种模型，并不十分感覚兴趣，只是說："可眞好看呀！"用眼睛四下里打量一下而已。可是相反地当她瞧見有和阿势年岁不相上下的女孩子，却仔細地端詳着人家的容貌、身段。首先看人家的面貌，然后看人家的衣裳，再看人

家的腰带，从头上直看到脚下，等人家走过去以后，依然不住眼地瞧人家的后影，再看看人家的腰带，看看头发，然后再用斜眼横扫阿势一下，就若无其事地板起面孔来。真是个有怪毛病的人。

这三个人，最后到了坡下的鲜花店，他們一家一家地看着，走到一个花房前边站住了。他們看見那里摆設着一个用菊花扎成的人，升說它的面貌很象文三打呵欠时的样子，阿势听着覺得非常滑稽，就用袖子掩着臉靠在栏杆上笑起来了。旁边站着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听見阿势的笑声立刻轉过头来，惊愕地从眼鏡上边凝視着阿势。弄得連母亲都責备道："叫人笑話！"

阿势好容易止住笑，抬起头来，臉上还殘留着笑意，当她举目往旁边一瞧，升不見了。她不禁說了声："咦？"用眼睛往四下里找着，这时候只見阿势的臉忽然沉了下来。

升正在后面的一个花房前边，把腰弯得象弓一样，冲着一个穿西装的紳士后背不住地鞠躬，但是那个穿西装的紳士，却象不理会有人給他行礼似的，仍然背着臉站在那里，任凭升三番五次地行了好半天礼，才好容易把他那满是乱蓬蓬的連鬢胡子的、死板板的臉轉过来，冷冰冰地望着升的臉，帽子也不摘，只是高傲地点了一下头。这时候升又立刻深深弯下腰去，嘴里好象在說些什么，并且接二連三地鞠躬。

同紳士一起来的两个女人，一个梳着所謂"当代阿初①"式的大圓髻，另外一个是梳着西式发髻的肌肉丰滿的妙龄少女，一个賽一个地宛如出水芙蓉。无論从两个人的面容上看，或是从丰姿上看，很象是姐妹俩。升先向梳圓髻的女人行礼，然后又給

① 阿初是日本净瑠璃《加賀見山旧錦繪》中的人物，足利家的侍女尾上的使女，曾为受辱于岩藤而自杀的主人复仇。

梳西式发髻的小姐行礼。小姐慌忙側着身子还礼，一下子飞紅了脸。

他們在那里站着談話。因为距离相当远，又加上人声嘈杂，听不清他們的談話，只見升嘴角上挂着微笑，有时候还一面用手比划着，在不住地說着什么。一会儿，升好象說了一句什么可笑的話，那个紳士忽然張开大嘴聳动着两肩，哈哈大笑起来；梳圓髻的女人也在嘴角上聚起皺紋笑起来了；梳西式发髻的小姐也嫣然一笑，赶忙用衣袖掩上了嘴，低下头偷瞧着升，眼角上流露着笑容。升似乎受寵若惊，得意洋洋，滿脸堆笑地等紳士笑完，又接着讲起来。他好象完全忘掉了阿势母女还在等他。

阿势旣不看那个紳士，也不瞧那个妇人，只对那个梳着西式发髻的小姐，一心一意地、目不轉睛地瞧着，别的地方都顾不得看，甚至于屏住了呼吸，連母亲和她說話她都沒答理。

一会儿，阿政看到紳士和他同行的人們似乎要往这边来了，于是她就急忙拽了一下正在望得出神的阿势的袖子，慌慌張張地往外走去。走到屋外在路旁等待着，不一会儿升也跟在那个紳士的身后，从里面出来，走到出口的时候，他又弯着腰对每一个人道别，小心地、殷勤地說完之后，这才分手。一个人剛往这边走了两三步，脸上忽然露出好象想起了什么似的神色，往四下里瞧着。

“本田先生！在这儿哪！”

听見阿政这样招呼着，升才赶紧走过来，說：“哎呀，让你們受等了！”

“方才那位是誰？”

“就是科长！”升說完不知为什么，嘻嘻地笑着，又說：“沒想到他們今天也会来……”

“那个梳圓髻的那位，就是科长太太嗎？”

“对了！”

“梳西式发髻的呢？”

“那位呀，那是……”說到这儿，升回头瞧了一眼，說：“那是太太的妹妹……可比在家里看着漂亮多了。”

“漂亮固然是漂亮，打扮得也眞好！”

“今天虽然打扮得象个小姐，可是在家里却穿着粗糙的衣服，当丫环使喚着。”

“学問怎么样？”

被阿势这么突然地一問，升突然一楞，說：“嗯，学問……可也沒听說有什么学問……也許有吧？她是前些日子才到科长这儿来的，我对她的事还不大清楚。”

阿势一听，眼角上立刻露出冷笑，轉过头去看着正要走进土坡的半腰上鮮花店的那位小姐的后影，然后用手輕輕地摸了摸腰带，就板着脸再沒說什么。

坐上等在坡路下面的洋車，三个人从这里又奔向了上野。

坐上洋車之后，阿政对阿势說：“阿势！你也象方才那个姑娘那样，好好地化一下妆来就好了。”

“我可不願意抹那么厚的粉。”

“咦！？为什么呢？”

“怪討厌的。”

“哪有的話，十几岁的人一点也不显得討厌。那样化妆起来不知道要好多少哪，显得特別好看。”

“哼！旣然认为那么好，媽就自己那么打扮吧！人家不願意的事，您偏說好啊、好啊的，媽可眞奇怪。”

“我认为那样好，才告訴你的，你倒对我說起这种話来了，你

这孩子才真奇怪哪。”

阿势似乎认为再沒有反駁的必要，就一声不响了。从这时候起，阿势虽然不是悶悶不乐，也不是意气消沉，可就是默默无言，母亲再搭訕着和她說話，她也不理不睬，情形有些不妙。可是到了上野公园的时候，她又有說有笑地恢复了常态。

上野公园里已經是滿园秋色。到处聳立着蒼松翠柏，枝枒交錯，树叶重叠着，蒼郁葱翠，眞是沁人肺腑。那些樱杏桃李等等，不管是老树还是小树，都已經枯萎雕零了，現出一片凄凉景象。唯有躲在树木之間的一棵山茶树，枝头开滿了花，孤零零地，好象是在盼望着找个伴侶。楓树的叶子有的已經紅了，有的还沒紅。随着季节的变迁，鳥儿的叫声听来都有些悲戚、凄凉……一陣秋風过处，吹得樱树哆哆嗦嗦，飄下了許多枯叶；散在草坪上的枯叶好象活了一般飞舞起来，互相追逐着，忽然又象約好了一般一齐伏在地上。滿目蕭条的秋色，当然不能和蓬勃的春意相比，可是这种凄凉景象却也別具風味。无論是到团子坂去的人，或是从团子坂回来的人，都要从这里經过，所以到处都有人影，还可以听見少女們的欢笑声。

因为阿势說想要散步，所以三个人就在教育博物館前边下了車，信步向前走着，走过了石桥，到动物园前边的时候，就吩咐車夫們先到观音堂下边去等着，他們离开了洋車，一直往前走去，穿过了聳立千尺、高入云霄的松林，来到了东照宮的旁边。

这时候恰好有人从东照宮的后門跑出来，嘴里喊着加上一个前置詞(日本的)的英語："Let us go on!"(走!)原来是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胖得和小肥猪一样，穿着一身海軍呢制服，后脑勺上歪戴一頂有鍍金校徽的圓頂制服帽，回过头来对着一个同伴——也穿着同样制服的少年說："我可有点餓了!"

“我也想吃点什么。”

“想吃，可是……”那个少年正在叨唠着的时候，忽然瞧見了阿政。“呀！……”

“哎呀！阿勇……”

話还沒說完，少年已經跑过来，慌慌張張地給升行了三四个礼，漲紅了脸說：“媽媽。”

“瞧你慌里慌張的！”

“我回家去了……—問阿鍋，說家里只剩下文哥了，所以我……我就……”

“你考完了嗎？”

“啊！考完了。”

“考得怎么样？”

“先別問那个，媽，我跟您有点事……”

他意味深长地瞧着母亲。

“有事你就在这儿說吧！”

少年斜着眼睛，看了升一眼，說：“您到这儿来！”

“哼！你那点事我早知道啦，又沒零錢了吧？”

“不是那个事儿。”

他說完又斜眼看了升一眼，立刻漲紅了脸，很不自然地大声笑起来，生拉硬扯地拽着母亲往那边杉树底下走去。

升和阿势信步往前走去，不知不覺地走到了东照宮的后面。这正是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日影已經西斜。树木的影子斑斑点点地照在古庙的墙上，不忍池的水面好象魚鱗一般蕩漾着波紋。眼前可以俯瞰到巨大的瓦房頂象翅膀一样向两旁伸展着，这可能是賽馬場的房頂。被土堤遮着瞧不見車馬，可是还能听到轔轔的車声。

阿势停住了脚步，站在一棵大朴树下，把撑着的旱伞放下来，往四下扫了一眼，嫣然一笑，望着升的脸突然說："剛才那位很漂亮呀！"

"啊，剛才那位？"

"就是那位科长的小姨子。"

"哦！我以为是說誰呢……嗯，倒是很漂亮。"

"你說比在家里还漂亮，所以……你，你也……"說着阿势眼角和嘴边上滿含着笑容，凝視着升，又呵呵呵地笑起来了。

"糟糕，让你钻了空子。可眞得小心点儿，沒想到你有这一招儿，可眞大意不得。"

"我看那位小姐也似乎有点儿……一行礼就漲紅了脸，呵呵呵呵。"

"啊，这眞是一股勁儿地进攻啊！好，你等着瞧吧。"

"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嘛！"

"可是，不管那位小姐有多么漂亮，和那个人一比……总还……"

"哎喲！别往下說了！"

"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嘛！"

"呵呵呵，你馬上就报复。"

"眞的，先别說笑話……"

正說到这里，一个模样象是官吏的人，手拉着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走过来，用好奇的眼光定睛看着升和阿势，从他們身边走过去了。

升接着說："先别說笑話，不管她怎么漂亮，对那个姑娘我也沒有那种心，当然人家也沒有那种心。"

"就是因为沒有那种心，所以才那么聚精会神地看……"

“你听我說，不要說那个姑娘，不管看見多么漂亮的，我也不会动心的。因为我已經有了一个心上人了。”

“哎喲，是嗎？那可眞是一件大喜事。”

“但是，一点也沒有什么可喜的，所謂‘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为了看这个心上人，每天每天硬着头皮到她家去。可是她呢，象挺討厌我似的，連句話也輕易不肯說。”他說完故意用眼睛凝視着阿势。

不知阿势是懂了他的意思，还是沒懂，只是微笑着說：“那么，你这个心上人可眞不象話，呵呵呵呵。”

“不过提起来还是怨我，因为人家实际上已經有了一个心目中的丈夫。并且……”

“現在有几点钟啦？”

“我心里虽然覚得不应該这样怀恋人家，可是我又总不能打断这个念头。近来連作梦都常常梦見她。”

“喲！眞討厌……咱們上那边去看看吧！”

“好容易想出一个办法来，請她一起出来玩玩，虽然費尽了心思，可是也不过一起走走而已，她身边总跟着一个嬷嬷，不能够尽情地談心。”

“嬷可眞是的，也不知干什么去了。”阿势說完回过头来，往后面瞧着。

“偶然得到一个好机会，把話說出来了，可是她又装糊塗。想起来眞叫人失望。”升抱怨地說着。

“你别跟我开玩笑好不好。”說完阿势微微地笑着，轉过头来，板起了面孔。升有些沮丧了。

“你把这当成笑話，可眞沒有意思了，你知道我一直到說出这些話来以前，心里是多么苦恼。”升叹息着說。

阿势望着地面，默不作声。

“我虽然說出这番話，并不是让你不顾情义，来达到我的願望。只要从你的嘴里說出‘你死了心吧！’这样一句話，也就可以使我断然从今天以后再也不見你了，怎么样，阿势小姐？”

阿势仍然是默不作声。

“阿势小姐！”升一面說着一面抬起头来，目不轉睛地凝視着阿势。

阿势有些局促不安，忽地漲紅了脸，用剛剛能听得見的小声說：“你尽瞎說。”說完深深地低下了头。

“哈哈哈哈哈！”升突然大笑起来，阿势吃惊地抬起头来看着他。

“哎呀！討厌……眞討厌，本田先生可眞坏透了，你那么一本正經地吓唬人家……”

阿势既不是悔，又不是恨，似乎是有些难为情地微微一笑。

“别鬧了。”

阿势忽然听見由后面傳来这样的声音，吃惊地回过头一瞧，母亲一面往腰带中間塞着錢包，一面向这边走来。

“看样子交涉似乎很难办呀！”升說。

“让你受等了。”阿政說完，瞧着阿势的脸說：“你怎么啦？脸通紅。”

被媽一問，阿势的脸更紅了，說：“是嗎？走热了……”

“本田先生你听听，那个孩子可尽乱花錢，眞沒办法。头几天，在考試以前，要去了一块錢，还不到十天就花光了，又向我要錢，要是在家我就不給他了……”

“那都是些假話，媽就是爱給他零花呀！呵呵呵呵！”阿势很勉强似地高声笑着。

"别説了！你懂什么……要是在家我就……不給他了，可是我因为是在街上就給了他五毛錢，可是他还説只那么一点不够，向我要一块錢。这样給起来还有完嗎？說什么我也沒答应，他这才勉强把錢接过去。可是又說什么后天和同学們一起在飞鳥山开个什么餛飩会……"

"呵呵呵……"阿勢又笑起来了，这回好象是眞正可笑。

升不住地点着头說："是运动会！"

"也不知道是什么运动会啦还是什么面条会，还向我要五角錢，我叫他明天回家来取，說什么他也不答应，到底把錢要走了。这还不算，你听有多么气人。我問他：'明天回来不？'他說什么：'錢到了手就沒有事了，等錢花完再回来。'……"

"媽，学生的运动会会費最多也不过是一两角錢呀！"

"咦？一两角錢……哎呀，那么說，又让他多拐了三毛錢哪……"阿政說着，凝視着升。

可能是因为看到她这副傻相，升和阿勢都同时笑起来。

"呵呵呵！"

"哈哈哈！"

第八回 团子坂賞菊（下）

自从阿勢母女出去以后，文三的心情好容易才平靜了一些，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桌旁，交叉着胳膊，深深地垂着头，郁郁不乐地沉思着。

文三总是放不下心，惦記着阿勢。尽管他想："为这点小事苦恼太不值得。"但是，他仍然放不下心。

文三一直认为，凡是相爱的两颗心，都是同心一体的，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就是想把它孤立起来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心在高兴，另一个心也随之高兴；这个心悲伤，另一个心也随之悲伤；这个心快乐，另一个心也随之快乐；这个心痛苦，另一个心也随之痛苦。嬉笑怒罵互相感应，欢悦煩悶莫不相同；眞是灵犀相通，心心相印，其間旣不发生絲毫齟齬，也沒有任何抵触。可是現在文三的痛痒，阿势却漠不关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簡直是莫名其妙，文三无法理解阿势对自己漠不关心的心理。

如果不是互相爱慕，那么自从阿势和文三亲近以后，她不会連言談动作都改变了，也不会一反过去的那种輕佻，变成一个非常嫻靜的女性；如果不是互相爱慕，也不会在今年夏天那一夕情話里，主动地消除了彼此間的拘束，甚至还眉目傳情，无拘无束地談話，有时候还若有所思。

如果不是互相爱慕，当嬸母談到文三的婚姻問題时，阿势也不会特意借着談笑来試探文三的眞心，并且当文三和嬸母鬧别扭的时候，也不会袒护这个形同路人的文三，而去和生身的母亲爭吵。

"这决不是一种妄想，她一定爱我……可是……"

但是，这个自己的意中人阿势，这个在內心里誓同生死的人，这个脉胳相关、气息相通、同心異体的人，对于旣是堂兄、又是最好的朋友、也是未来的……丈夫的文三那郁郁不乐的心情却漠不关心。文三說不去，她也不来劝他去，不仅滿不在乎地，若无其事，反而还陪着那个因为文三討厌、自己平素也說討厌的升那样的人，出去游山逛景……

"莫名其妙，眞是莫名其妙！"

文三就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情况下，采用了想象和辨别两个办法，从各方面来分析自己所担忧的、阿势为什么会对自己冷淡的原因。文三认为这里面可能有什么原因。不錯，一定是有什么原因。但是总弄不清究竟是什么。文三就更鼓起勇气，把全副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去分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却象个丈二的金剛，摸不着头脑。文三不免漸漸地焦躁起来。于是“胡思乱想”这个淘气鬼也跑来跟着凑趣了。“是这么回事呢，还是那么回事呢？”他陷入了完全不眞实、毫无根据地猜疑的境地里。文三也不見得看穿了这是不眞实的，是猜疑，但也不見得沒有看穿，只是茫然地抓住这些东西，一会儿混合在一起，一会儿又把它摊开，費尽了心机硬把它变成事实，似乎这个事实已經摆在面前一般，使文三尝尽了无限焦急苦悶的滋味。可是，后来又忽然醒悟过来，这才明白完全是梦想，是猜疑，完全是杞人忧天。在气憤之下又把这些虛假的东西打个粉碎。可是还沒等松完这口气，却又抓住这个虛假的东西当成了眞事；于是又把它打破，打破了却又去想，想完了又打破，打破了再想，想来想去始終得不出个結果来，始終陷在一种进退不得、无可奈何的境地。但是，退一步看，却在冷淡中蒙蒙矓矓地看到一种什么东西。

文三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已經筋疲力尽。現在不但已經沒有再进一步深思的气力，而且心情也沮丧了。于是他閉上眼睛抱着头躺下，舒展一下五官七情，他想哪怕是一瞬間也好，不論什么是非曲直，荣华富貴，无論是嬸母、阿势，还是自己，要把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尽量从这种苦恼煩悶中解脫出来。他一动不动地靜靜地躺着，屏息着呼吸，象死人一般躺了好半天，忽然又一跃而起。

“万一被本田……”

他剛說到这里，就不敢再說下去，好象在寻覓什么东西似的楞楞地向四下里張望了一下。

究竟这种疑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呢，还是从地里生出来的呢？或者是由文三的多心病虛构出来的呢？这种疑心虽然是忽然而生，不期而至，恍恍惚惚地无法測知其由来；但是无論怎么說，那么焦急苦悶，深思熟慮，依然沒能捉摸清楚的所謂“冷淡”之中所包括的那个东西，現在似乎感到并不費力就探索明白了，文三不由得毛骨悚然。

但是，这并不是她的眞实感情，这既然不是她的眞实感情，就不能輕易置信。回忆起阿勢过去的一举一动，如果加以仔細地观察，更找不到有那种痕迹。不錯，阿勢还年輕，心情未定，意志也可能还不够坚强。可是，“有志者不在年高，无志者空活百岁”，在文三的眼里，阿勢是一个有些女豪杰气概的新人物，是一个性情爽朗、可敬可爱的少女。就从这一点来說，纵然也許有时候会被那假仁假义的伪君子或那貌似光明磊落的假豪杰所欺騙迷惑，但是，总不至于那么簡单地被升这样卑鄙輕薄、禽兽不如的人所迷惑。正因为如此，她平素才对文三亲近而对升冷淡，尊重文三而鄙視升。爱情是由于相敬而生，旣輕視而又被其迷惑，这是不能够理解的事情。

“如此看来，也許不会有什么吧……可是……”

可是，依然有不可解的地方，心情还不能舒暢起来。文三虽然赶紧把头搖了几下，可是仍不能打破这个疑团。这个“可是”，这个无孔不入、渺如尘芥的“可是”，比眼中之釘还要碍事，比地平綫上卷起的滚滚風尘还要可怕。

不錯，实在是可怕。想到这个“可是”后面还不定暗藏着多少勾当的时候，文三就覚得非常可怕。心里想要趁着它还沒有发

生作用的时候赶快把它扑灭，可是，越是想要扑灭它却越发难以扑灭，而且这片滚滚的風云越来越大，好象立刻要刮起一陣猛烈的颱風。实在令人焦急……

家里来信了，这是一剂最好的消愁良药，文三象餓虎扑食一般，一把抓过信来，撕开信封故意大声地念起来，念到中途……忽然默默思索起来……又念起来……又沉默下去……又思索起来……終于仰天哈哈大笑起来。

“我怎么搞的，連阿势都怀疑起来了，哈哈哈哈。等她回来，把話都告訴她，一笑了之，怎么能怀疑起阿势来了，哈哈哈。”

这最后的一陣大笑，竟把滚滚的風云完全吹散了，可是信里写了些什么，却一点也沒弄清楚。

文三忽然清醒过来，又沉下心去念起母亲寄来的信，原来这封信是自己告訴母亲被撤职的那封信的回信，本来想，老母亲可能在信上自叹命苦，发些牢騷，可是在信里一点也沒有这种字句。老母亲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在字里行間看得出她的心胸豁达。可是也看得出她毕竟还是有些失望，信后有一段好象是临时想起来的話，用淡墨添写着：

> 我这样告訴你，你也許会覺得好笑，自从接到你信的当天起，为了你能早日恢复工作，我就求神拜佛，发願断茶①，希望你也能本着这种心願，从速寻找工作。

念完，文三把信放下，默默地交叉着胳膊。

連嬸母都瞧不起自己；到底是母子，老母一句牢騷話都沒說，而且还发願断茶来鼓励自己，想到老母这种慈爱，文三心里

① 按日本風俗，为了求神佛保祐，发願在某一期間或一生不喝茶，叫作断茶。

怀着感激涕零的心情，可是，却不知为什么竟沒有滴下半点泪来。他只顾盼着阿势的归来。

“該死！媽这么样关心我，我还尽想着阿势……太不孝了。”

他激动地責备着自己，阿势回来以前他本来不想出門，却故意耍性子說：“这就去托人找事。”可是，心里却加上这么一句：“趁着阿势沒回来的时候出去。”他气哼哼地吃完晚飯就从家里出去，匆匆忙忙地到番町去找他的朋友去了。

他这个朋友姓石田，是某学校的英語教师，和文三是师生关系。文三到某部做事，就是这个人介紹的。

据說这个人曾在英国留学，会些英語。据他自己說，他在英国是学經济的，而且学得很好；归国后本来是可以用經济学做一番事业的，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他暂时（已經七八年的工夫）只是当英語教师。

他在英国的学者中有很多朋友，并且和那个有名的赫伯特·斯宾賽①也曾有过一面之交，但是这已經是七八年以前的事了，現在就是再見面恐怕也互不相識了。——这是他自己說的。

无論怎么說，究竟不愧是留过学的人，他对英国的事情非常清楚。例如：参議院和众議院的巍峨雄偉的建筑，倫敦市街的繁华，車馬的华美，西餐的菜譜，衣服杖履以及日用百貨的名称等等，凡是街头巷尾瑣瑣碎碎的事情无一不曉，既会玩扑克牌，又能尝出紅茶的好坏，既会自己卷紙烟，又会用一只手擤鼻涕，但对日本的事情却一竅不通。

对日本的事情虽然是一竅不通，可是他本人却从来不在乎这个。不仅如此，他对一切事物只要看到是“日本的”，就用鼻子

---

① 斯宾賽（1820—1903）是英国資产阶級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哼一声，給吹到九霄云外，自己却心安理得。

这个人虽然还在壮年，却象老年人一样，完全靠着追忆自己的过去而生活着。逢人就一定要談他留学时期的得意事迹——本来这个人除此以外也沒有什么談話材料。

知道他的人对他有种种的議論。有的說他“懶惰”，有的說他“厚脸皮”，有的說他“自高自大”，有的說他是“吹牛专家”，这个最后的評語，无論他的新知旧交都会一致举手，異口同音地說：“对！”

“但是人倒很厚道，还算不錯。”有人这样談論着。这个批評非常正确，也許可能就是因为他很厚道，才这样懶惰、厚脸皮、自高自大和好吹牛皮。这样說，也許有人又要說：“正是因为他旣懶惰又厚脸皮，旣自高自大又好吹牛皮，所以看起来才象是很厚道。”然而不管怎样說，文三还是认为他很厚道。

到他家一看，正好他在家，于是就把詳細情况一一說了，托他帮助找工作。文三說完他就說：“好！我一定照办！”滿口应承下来了。文三心想：“因为人厚道，所以才滿口答应了；相反地也許因此不能尽心来替我想办法。”想到这里，不禁暗自叹了一口气。

“如果是在英国的話，你一个人的問題怎样都好办，可惜这是在日本就不那么簡单了。你别看我这样，我在英国的时候朋友多着哪，象那个《泰晤士报》的职員某某，还有……”

說着他就把留在他的記忆中的朋友的名字一个一个地說出来。文三已經不知听过多少遍，听得耳朵都长了茧子，但是也不好意思說：“这些話我都听过了。”只好装作头一次听的样子。啊，多么令人焦急和煩躁。文三抑制着这种情緒，整整地听了两个多钟头。虽然說这并不是听他的廢話的酬劳，但是在文三临走

的时候他說："有些报紙的翻譯稿件想請你帮忙。我去把稿件要来，后天你来取吧！"

文三听罢向他道謝。

他接着說："哼！报紙嘛……日本报紙和英国报紙一比，簡直象是小孩子的报紙一样，太糟了……"

文三赶紧又重新說了一番告辞的話，匆匆走出門外，这才喘出了一口气。

文三一心一意地想快点見到阿势，赶快把自己的一些不必要的顾虑說出来，赶快让她知道自己的心地清白。匆匆地回到家来一看，阿势不在家。問过阿鍋，才知道阿势回来了一趟，又洗澡去了，文三不禁感到有些扫兴。

文三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里把灯点上，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如坐針毡似地等待着，大有一刻千秋之感。正当他望眼欲穿的时候，外面响起了格子門的响声，从廊沿上傳过来一陣溫柔的說話声，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一会儿阿势就在他眼前出現了。只見她那平素烏黑光亮的头发湿潤潤的，比天鵞絨还要美丽；晶瑩如玉的肌肤，带着桃花一般的緋色，面頰泛起了一层淡淡的紅暈。虽然有些地方显得好象不稳重的样子，但是只看她那嫣然一笑，文三也就顾不得論长論短了。他早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凈，只顾嘻嘻地憨笑着說："回来啦！团子坂热鬧嗎？"

"人太多了，天气又好，又是个星期天。"一面說着，阿势一面跪坐下来，两手掩着脸說："唉，眞难受，人家越不願意，本田先生偏要让人家喝酒。"

"嬸娘呢？"文三这样問道，他好象沒有听見阿势在說些什么。

“从澡堂出来又去买东西……本来他自己已經醉得够劲儿了，我說我不能喝，他还說我帮你喝，說着就咕嘟咕嘟地喝，那才眞是牛飲呢！結果竟醉得象一摊泥似的。”

文三一听，滿面的笑容就消失了一半。

“把我們送回家来以后，更不象話了，簡直鬧起来沒完沒了。媽也不好，說什么今天晚上你們可以随便一些，这样他更得意了，鬧得更凶了……呵呵呵呵！”阿势想起来覚得好笑。“那个人可眞沒規矩呀！”

文三完全收斂了笑容，憤憤地說：“那样倒挺有趣吧！”說完皺起眉头来。

阿势好象还沒有察覚似的，默默地好象想什么事，不一会儿似乎是想起了什么，又笑起来，說，“那个人可眞沒規矩呀！”

文三本来打算把自己那种多余的担心全都說出来，心情愉快地一笑了事，表示出自己純洁的心情，使阿势……阿势……相信自己，然后自己也可以放心了；但是他的这种想法到此已經是完全落空了。升硬劝她喝酒，說不能喝，他又帮她喝，这倒不奇怪，送进家来以后，又开起玩笑来……如果被道学先生听到，也許会說，不該放纵他們調笑，但这是酒后的事情，一时的玩笑也情有可原。总之在阿势的話里也沒有什么值得責怪的地方。但是文三却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阿势說話时的这个神气。文三心想：“象升这种禽兽不如的东西，还有什么值得兴高采烈地‘本田先生，本田先生’地讲来讲去的呢！”心里越想越生气，越覚得别扭，越发不明白阿势的心情了。文三低着头默默地在心里这样思忖着。

“你怎么不高兴啦？”

“沒有什么不高兴。”

“是嗎？我还以为你又在想阿留小姐（可能是文三母亲打算給文三訂婚的那个姑娘的名字）了，才那么悶悶不乐呢！呵呵呵呵……”

文三惊愕地凝視着阿势的臉，待了一会儿，忽然叹了一口气。

“呵呵呵呵，又叹气了，还是叫我猜着了！对吧！呵呵呵呵，猜着了，你就不作声了吧？”

“我沒有那么逍遙自在，今天接到我媽的信，我媽說她惦記着我这种遭遇，現在她发願連茶都不喝了……”

“伯母断茶了？！呵呵呵呵，伯母还是老一套啊！”

文三用眼角瞟了阿势一眼，显得有些不高兴的样子說：“你也許覚得可笑，可是我一点都不覚得可笑。想起来，尽管說是一时倒楣，可是由于我不能上进，让老母也跟着操心，我万分地……难过，并且嬸娘还……”

“我媽又說什么了？”

“沒說什么，但是从那以后，始終对我板着臉，心情不愉快，况……且……况且……”

“况且你也，”这句話已經說到嘴边，又覚得怎么也說不出那种嫉妒的話来，于是話头一轉接着又說：“我想无論如何也要赶快找个职业，方才还到石田家去托他来着，可是这也不一定靠得住，实在是……把我难住了，如果光是我一个人痛苦，还沒有什么，为了我找不到职业，鬧得大家不安，实在是太不好了。”說着就悄然頹丧起来了。

“嗯！可不是嘛！”

一直高高兴兴的阿势，終于被文三的心情感染着也显得沉悶起来，怪不带勁儿地、默默地待了一会儿，后来輕輕地打了一

个呵欠說："啊！困了，我要去睡覺了，祝你晚安。"說着輕輕地点着头，站起身来，又忽然停住了脚步，"啊……文哥，你认識那个科长的妹妹嗎？"

"不认識。"

"是嗎？今天在团子坂我見着了，年齡也就是十六七岁，漂亮……倒是挺漂亮，不过梳着西式发髻，还擦了那么厚的粉，都快要掉下来了……要是淡淡地化一下妆就好了，擦得那么厚就显得挺不雅观……哎呀，可真成！我又說起沒完了，明天見。"

阿势說完又点点头，下楼去了。

阿势在廊沿上遇到剛回来的母亲。

"阿势！"

"嗯。"

"什么'嗯'，你又上楼去了？"

阿势带着"又来了劲儿啦！"的表情，一声不响地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了。

阿势一回到屋里就赶快换上睡衣，倒在被窩里瞧了一会儿当天的报紙……报紙忽然从手里掉了下来。是睡着了嗎？其实不是，她睁着眼睛，可是静悄悄地一动也不动，过一会儿嘴里念叨着："为什么那么不活潑呢！"心里也这样想着，忽然把两腿伸开，微微一笑，探起身来赶快吹灭枕边的油灯，枕好枕头，翻了两三次身，一会儿就安安稳稳地睡着了。

第九回　二心不定

今天是十一月四日。又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可是心

情郁悶的文三从一清早就悶在屋子里发愁。原来，昨天吃早飯的时候，文三把自己前天到番町那位先生家里去托他找工作的事，詳細地对嬸母叙述了一遍，可是嬸母却只是冷冷地“哼”了一声，当作耳旁風似地沒有理睬。这件事直到現在文三还覚得很不舒服。

下午一点钟的光景，阿勇回来了，跑到文三的屋里来玩。阿勇带着那种未經世故的乐天勁儿，从角力、坐着摔跤，体操，音乐，和管理人的爭吵，征討炊事員的义举一直談到考試的情况，以及对留級的辯解，凡是心里偶然想到的事，也不管他那种幼稚的想法对不对，尽管拙嘴笨腮，他却偏偏拚命地說个不停，他根本也不在乎人家回答不回答。起初，文三还待理不理地和他搭訕着，可是到了后来他也厌倦起来，任凭阿勇愛說什么就說什么，自己在心里只是悬想着阿势的事和自己的将来，一面偶尔所答非所問地搀杂着叹息声回答着。两个人正在这样說着話的时候，阿势忽然走上楼梯，脚踩在楼梯上，光把脑袋探进来，喊道：“阿勇！”

“所以我和他們爭論，你說那有多么不合理啊！竟要按着年級的高低排列划船的順序……”

“阿勇！你的耳朵是木头的嗎？”

“我不是問你‘干什么’了嘛！”

“把綻綫的地方給你縫上，你倒是把衬衣脫下来呀！”

阿勇一边脫着衬衣一边說：“要按着年級的高低来决定，我认为，按着年級的高低来决定划船的順序太不合理啦！你想船是……”

“你怎么还不快点脫呀！人家在这儿等着哪！”

“你忙的是什么？太沒礼貌啦！”

“誰沒礼貌？……你瞧！这么一說，你更磨蹭起来啦！可眞急死人了！你再不快点，姐姐就不管了！”

“你要是那么說，那么你知道‘Bridle path①’那个字嗎？你懂得‘I was at our uncle's②’这句話嗎？‘I will keep your③……’”

“你別說啦！”

阿势急忙制止着阿勇，可是，她側着耳朵听了一下，忽然脸上現出笑容高兴地說：“一定是本田先生来了！”說着她就急急忙忙地跑下楼去。

“喂！姐姐，你把衬衣拿去呀……喂……太不象話啦，說着就走了。这家伙近来太臭美啦，方才我还跟她吵了一架。一个女人还打算印什么园田势子的名片，我說，印个阿势也就挺好了，她还气得要命。”

“哈哈哈哈！”一直在默默地沉思着的文三，突然故意狂笑起来，当然并沒一点点可笑的地方。可是，这个少年雄辯家却以为自己受到了夸奖，說：“印个阿势已經就挺好了，一个女人家太臭美啦！”

他一边說着，一边得意洋洋地下楼去了，文三交叉着胳膊默默地沉思着，忽然間仿佛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站起身来只換上一件外褂，一只手拿着帽子就往楼下走去。

拉开里边房間的紙門一看，果然是升来了，并且他还是傲然地盘腿坐在火盆旁边；阿势就坐在他的身旁，不住嘴地在說着什么。少年雄辯家光着膀子披着上衣，聚精会神地歪着头剝着蒸白薯的皮。阿政象煞有介事似地把針綫盒摆在前边，笨手笨脚

① 英語，意思是：“不通車的馬路。”

② 英語，意思是：“我在舅舅家里。”

③ 英語，意思是：“我要替你保管……”这句話不完整。

地縫着衬衣。

升一看見文三，眼睛馬上一閃，就算是打了个招呼。阿势也回过头来看了一眼，脸上流露着“我还以为是誰呢！”的神气，显得挺冷淡，赶紧又把头轉了过去；一面說着：“眞的嗎？”她歪着头，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升的脸。

“当然是眞的！”

“騙我可不成！”

听着别人的談話摸不着头脑，是很不舒服的。文三对嬸母說了一声：“我到番町去一趟。”

他剛要站起身来走出去，升就說：“喂！內海，有点話和你談談。”

“我正急着要走呢……”

“我也急啊！”

文三用力往下瞧着，升往上瞧着，两个人都瞪着眼睛，形势非常不妙。尽管如此，文三終于勉勉强强地坐了下来。

“不是别的事。”升冷笑着开始說。

阿政忽然把手中的針綫活放下，惊異地看着升的脸。

“不是别的事，今天在部里，人們傳說上次被撤职的那些人，有两三名可以复职，我联想起科长說的話，这也許是眞的。我想，你这一撤职，伯母当然不用說，就是阿势小姐也……”說到这里，他斜着眼睛瞟了阿势一眼，微微地一笑。

阿势故意噘出下嘴唇，把嘴閉得紧紧的，翻着眼睛瞪着升。不！只是假装瞪着而已。

“阿势小姐也非常担心，以你的境遇来說，还不是那种可以賦閑的人，如果能够复职，不是求之不得嗎？如果这个消息是眞的，就应該趁着人选还沒决定，先向科长疏通一下，如果你現在

不好直接去見科长，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替你斡旋一下，你的意見怎么样？”

“你的好意……我很感謝，不过……”

文三說到这里，就止住不說了，但是他那覺得为难的心情是藏也藏不住的，自然而然地就流露在脸上。瞧着文三躊躇的样子，升已經猜透了文三的心思。

“你不願意嗎？不願意我也不勉强替你斡旋，一切随你的便，不过……打肿脸充胖子，我看应該适可而止了！”

文三一听这話，气得脸色都变了……

“你說那些話沒有用！”阿政从旁插嘴說：“我們的文三多么清高啊！哪能做那样低三下四的事呀！”

“哦！是嗎？那太好了。啊呀！我太冒失了，哈哈哈哈！”

文三一听，脸上立刻就气青了，全身不住地顫抖起来，咬牙切齿地攥着拳头，怒目瞪着升的側脸，恨不得猛扑过去，把升痛打一頓……但是又突然改变了心情。“哦……”

大家鬧得很僵，誰也沒有再說話。阿勇嘴里塞滿了蒸白薯，不住地嚼着，呆呆地望着文三，阿势也詫異地望着文三。

“阿势在瞧着我……就这样窩窩囊囊地走开，也实在不甘心，眞想反駁他几句！設法說几句无伤大雅的諷刺話，說些能把升給气死的話，揭破那副丑嘴脸，臊他一番……”文三只在心里焦急，可再也想不出什么厉害的話来。一瞧阿势，还在凝視着文三……文三不禁有些发慌了。

“就是这些嗎？”文三不知不覺地脫口說出这句話来，連自己也覺得自己說話的声音都变了。

“什么呀？”升說。

文三又輸了一招，蒼白的臉刷的一下紅起来了。

“还有事嗎？”文三說。

“什么事？……哦！事情呀！你說事情，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对，就是这么些。”

实在是再也待不下去了，文三默默地行了一个礼，猛地站起身来走出屋去。剛走了两三步，就听見后面哄堂大笑起来。文三气得渾身直抖，臉也青了，狠狠地盯着里边房間，仿佛釘在那里一般佇立着，一会儿才醒悟过来，悄然地走出門去。

文三极力抑制着悔恨、惋惜、难过和忍无可忍的憤怒，这些无处发泄的怒火，猛烈地在他胸中燃燒起来，簡直使人五內俱焚、肝腸欲断。

文三受了羞辱感到忿恨万分。直到最近两三天以前，他和升的官职等級虽然略有高低，但是彼此却同为一科的科員，既沒有什么好坏之分，也沒有什么强弱之別，但是現在就被这个禽兽不如的升侮辱了，的确是侮辱了。可是和他有什么仇恨呢？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

本来文三有怨恨升的理由，升却絲毫沒有怨恨文三的理由。但是升毫无道理、无緣无故地，象有什么侮辱人的特权，把他瞧得一文不値，把他当作猫狗一般看待，而且还当着嬸母和阿势的面嘲笑、羞辱了他。

所謂部里傳說有复职的可能，以及“联想起科长說的話云云”——旣然这是升嘴里說出来的，也实在难以置信。纵令这些事都是眞的，那个一向不关心別人疾苦的升，竟能說出与自己无关而替別人說情的話，首先这就令人莫解。

假定退一步想，就算他完全是从朋友的眞心出发而提起这件事来，也可以换个說法。但是升却认为一旦离开宦途的人，就是孤苦伶仃、穷途末路了，竟极不礼貌地說：“如果能够复职，不

是求之不得嗎？”

这也姑且不論。科長旣是升的科長，那么也就是文三的科長，可是升却把科長当成他自己一个人的科長，到处科長長、科長短地讲着，誰也沒求他，就說什么：“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替你斡旋一下。”无疑地这都是由于升覚得获得了科長的信任，其实这种信任狗屁不値——就象主人給奴僕的信任一样。还得意洋洋地到处显示。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覚得不錯，在自己家里炫耀，也就象在空房里耍棒子一般，碍不着别人，文三也沒有什么可說的，也不至于生气，但是他仗着这种狗屁不値的信任来欺負人、輕视人、嘲弄人，甚至侮辱人，这实在叫文三忍无可忍！

升竟敢当面粗暴地說出：“打肿臉充胖子，也該适可而止！”

打肿了臉充胖子！誰打肿臉充胖子啦！况且有什么可以打肿臉充胖子的呢？

只办一些瑣事，瞧着科長的顏色，阿諛諂媚，低三下四地做出比叫化子还要可怜的样子，好容易才混到三十五元錢的恩賜……这又有什么光荣？纵然有人来請，文三也不肯做出那种卑鄙的事。这种卑鄙的行徑被阿政那样愚昧无知的妇人捧上天，就以为沒有比自己更能干的了，自高自大起来；并且还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意，文三洁身自爱，不肯低三下四地求他，他就认为这是文三因为嫉妒而生出来的不服气的心情，并且偏偏在阿势的面前說：“打肿脸充胖子，也該适可而止了。”眞令人恼恨、生气。并且又当着阿势的面羞辱人，实在令人可恨。

“而且是任人随意地凌辱着，連手也沒有还。”

似乎哪里傳来这样奇妙的声音。

“对，沒有还手。尽管沒有还手，并不是不能还手。”文三憤然地分辯着。“我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有血性，有胆量，我并沒

把升放在眼里。不过，当时如果一不小心向他动手，就越发墜入他的圈套，只有尽情受他的玩弄而已，尤其是在女人們面前……所以我才压制住了难以忍受的气忿。”

不了解这种心情的阿势，表面上看来虽然很聪明，但毕竟是个不懂世故的女孩子。那个象粪里的蛆一样骯髒，为了利益，甚至連人屎都能去尝的、不知廉耻的升，对文三尽情地加以嘲笑、玩弄、侮辱，文三却毫不反抗，厚着脸皮一走了之；她看到这个，会不会认为文三太沒出息，太懦弱了呢？……纵令阿势不这样想，文三也觉得在阿势面前太不光彩，太丢脸了……

“升！这都是你惹起来的，你等着瞧吧，看我怎么对付你！”文三激憤地咬着牙，揮着拳头，忽然把眼睛一瞪。被瞪的恰好是从他身旁走过的一个巡警，巡警停住了脚步，惊訝地上下打量了一下文三，然后一言不发地又往前巡邏去了。

文三突然一惊，好象从梦中醒来一般，楞楞地往四下里一瞧，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已經站在靖国神社的牌坊旁边了。心里一想，果然还模模糊糊地記得，自己确曾走过俎桥，走上了九段坂的坡路。于是他走进了神社，在左边已經雕零的櫻树林中，背着双手，皺着眉头，这儿那儿地徘徊着。本来想上石田家去，从后門出去不远就到，可是現在因为心里怒火正旺，只好在这里散散步，消消气再去。

“不过，仔細一想，阿势也令人可恨，”文三一面徘徊着，一面暗自发着牢騷，“她眼瞧着自己的……人，被本田那个畜生羞辱着，她連一点气忿的样子都沒有……若无其事地瞧着我……并且我剛一走出来，她就和别人一起大笑起来。”殘酷的回忆，使他毫不寬恕地补充了一句：“是的，是大笑了……从这一点来看，她越发象是变心啦……”

文三心里这样想着，无精打彩地在一棵樱花树底下的一張塗着油漆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与其説是坐下，倒不如説他象摔了一个屁股墩似地摔在椅子上。文三交叉着胳膊，深深地低垂着头，一动也不动，靜悄悄地沉思着，好久好久，猛然抬起头来。

“莫不是他先要使阿势厌煩我……然后使她屈服給他……因此才故意对我……故意地在阿势面前对我……这么説来，他那种説話的态度，那种……看阿势的眼神……这、这、这絕不能就这样完事……”

文三想到这里不由得脸上变了顏色，驀地站起身来。

可是，怎么办呢？

文三打算用一种特别办法显示一下自己非凡的大丈夫气概。“文三也是个男子汉，有血性，有胆量，过去人家不論对自己説什么，都一笑置之，全是出于寬宏大量，并不是因为懦弱。”他想一声不响地用实际行动使升胆战心惊，使嬸母醒悟过来，如果阿势已經对自己厌煩了，也可以借此挽回她对自己的感情。并且……并且……自己也想相信自己……确实有胆量。但是，怎么办呢？

痛痛快快地把所想到的完全都説出来，然后就断然和他絕交……不行，不行，升的嘴的确很能説，舌战对文三来説并不是上策，但是，可也不能訴諸武力呀。

“究竟怎么办呢？”

文三几乎要説出口来。他心里这样想着，又一下子坐在那張椅子上，翻来复去地想着，足足有一个多钟头，靜悄悄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喂！內海！”

有人从头上这样叫他，同时肩膀上也被人拍了一下。文三

吃了一惊，抬起头来一看，不知是什么时候一个穿着磨得油光发亮，并且带着两三个窟窿的西服的人，喝得醉醺醺地站在自己面前。这是从前的同事山口，在本书第一回中已略微提过，他也是被撤职的人們当中的一个。

"呀！我以为是誰呢？一向未見。"

"哈哈哈哈，一向未見呀！"

"你挺高兴啊！"

"对啦，高兴，不过，不喝酒可不成！自从那天以后，已經五天了，每天都是大醉而特醉。"

說到这里，从他胸里发出来咯咯的怪声，好象是証明他真地喝了酒。

"你怎么又这样 despair① 起来啦！"

"并不是 despair，不过你看，不是叫人太难过嗎？我們究竟有什么不好，把我們都撵出来了呢？为什么把那些廢物都留下了，而他們又有什么长处呢？我很想問問这是什么理由。"

他激动着，沒头沒脑地嚷叫起来，从他身旁走过的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园丁看見他那副样子，脸上露出了冷笑。文三似乎感到有些难为情。

山口接着說："不用說是你，就拿我来說，在工作方面……"

"小点声說吧！小心别人听見。"

听文三这样一說，山口忽然放低了声音說："这样說也許可笑，要是做起事来，我觉得也不次于剩下的那群家伙，你說是不是？"

"本来嘛！"

---

① 英語，意思是"自暴自棄"。

“对吧！”山口談得很高兴。

“可是就因为我們沒在工作以外的工作上下工夫，就把我們撵出来，你說这有多么气人呀！”

“气人倒是气人，但是不管你怎么說也沒有用了！”

“沒用虽然是沒用，你說这不是太气人了嗎？”

“告訴你一件事，这是本田說的，未必可靠，据他說，可能有两三个人复职，你听到这个消息沒有？”

“沒听过，咦！有两三个人能复职？”

“两三个人。”

山口立刻閉上嘴，似乎在想什么，待了一会儿带着有些絕望的神情說：“就是有复职的，也不会是我，我是不成的，科长恨上我了，沒指望。”然后默默地想了一会儿，又說：

“不是听說本田又升了一級嗎？”

“对，对。”

“会做工作以外的工作的人毕竟是不同啊！象我这样耿直的人，无論如何也干不了那种事儿。”

“誰也干不了。”

“那个小子一定很得意吧。”

“自己得意倒也沒有什么关系，他还欺負人，眞叫人生气。”

文三說过之后，虽然觉得不应該說，但是已經追悔不及。

“咦！欺負人？什么事，什么事？”

“啊，就是……”

“什么事儿？”

“本田今天劝我到某人那儿去拍馬，我觉得太岂有此理，一口就給拒絕了，他竟轉弯抹角說我是‘打肿了臉充胖子’。”

“你什么也沒說嗎？”山口气哼哼地凝視着文三。

“我本来想揍他一顿，不过，又一想和那种东西一般見識，也未免太小气了，所以我就沒理他。”

“所、所、所以說你不成，你总是那么老实。”山口說完苦笑了一下，然后又忿忿地瞧着文三說：“要是我的話，当場我就揍他了。”

“要想揍他倒很簡单，不过也不能过于粗暴了。”

“粗暴又怕什么，那种东西如果不时常管教管教他，就把他慣成毛病了。这是你，要是我的話，早就揍他啦。”

文三沉默不語，不再和他爭辯，停了一会儿問道：“可是，你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山口忽然想起什么来了似地說：“哦……在头条胡同里有我一个亲戚，我想趁着酒意到他那里去借几个錢。那么我要失陪了，改日到我家来吧！再見！”

山口只顾說自己的話，連对方和他道别的話也不听，就匆匆地往便門走去。文三望着他的后影，心想：“連这小子也說起我懦弱来了。”

第十回 敗即胜

文三到了番町的朋友家，主人不在，就从家人手里要来翻譯稿件，又从原路往回走，当他到了組桥的时候，已經是万家灯火了。文三因为不願意听人家說他被撤了职，口袋里沒錢，这么晚回家連飯都沒吃。他在这些不关紧要的地方爭气，走进了一家卖牛肉鍋的飯館。

这家飯館象是开張不久，門面装修得挺好，到里边一看，可

就完全不同了。客人倒也不少，因为女招待員不熟练，显得手忙脚乱，管賬的也把賬算錯了，菜上得也太慢。文三要完了酒肉，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經过再三的催促，好容易才拿了上来，却放在后来的人的桌上。最后文三眞的气急了，竟狠狠地和他們爭吵了一番，憋了一肚子气。好容易吃完了飯，付了飯錢，連飯館的人說的"您走啦，再見！"都沒心听，匆匆地走出門外，这才象脫了一場災难似的松了一口气。

文三带着几分酒意，一边瞧着路旁的夜市，一边慢慢地在神保町的街上蹓躂着，心里的煩躁也漸漸消失了。这时候他早已經把升羞辱他的事忘了，把阿势高声大笑的事也忘了，把山口触到他痛处的話也忘了，把在飯館所遇到的不愉快的事也忘了。只有吹在臉上的夜風，使他感到一些凉意；不过这种心情也沒能保持多久。

到了家，文三随便把格子門拉开，一进門就听到里边屋子里嘰嘰嘎嘎的大笑声，側耳細听，笑声里面还搀杂着升的声音……升似乎还沒走。文三不由得停住了脚，心想："如果他再敢无理，那就和他拚了。"他这样想着，心里就不住扑通扑通地跳起来。他伫立了一会儿，拿定了主意，摆出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往廊沿上走去。

文三往里边屋子一瞧，只見杯盘狼籍，升的背上貼着一張圓圓的白紙片，正在那里晃来晃去。阿势和阿鍋两个人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的，只是不見阿政。他們瞧見文三回来也沒有理睬。文三問了一声："嬸娘呢？"也沒有人搭腔。文三气哼哼地走过去，忽然听到屋里的說話声。

升："啊！这是誰干的？"

阿势："啊！不是我呀！啊呀！是阿鍋，呵呵呵呵。"

阿鍋："啊呀，是小姐，呵呵呵呵。"

升："不管是誰，你們俩一样。好！先收拾这个胖的。"

阿鍋："啊呀！可不是我，呵呵呵呵，啊呀，您可别……啊呀，太——太！"

他們这样大声地吵閙着，一会儿听到啪嗟啪嗟的脚步声，一会儿又听到呵呵大笑声，一会儿又听到阿势不住嘴地嚷着："撓他！撓！"

文三被这种吵閙声吸引着，不由得站住了脚，他剛一回头，就听見一陣急促的啪嗟啪嗟的脚步声，一时躲不及，一个人就咚地撞了个滿怀。这时候就听見阿政用惊慌的声音說："啊！好險……这是誰啊！悄悄地站在这儿。"

"啊呀！太对不起了……是我文三……您沒碰坏哪儿嗎？"

阿政板着臉一声不响地走进屋去，刷的一声把門拉上。文三怨恨地望着阿政的后影，站了好一会儿，才上了楼，摸索着点上油灯，坐在桌旁，默默地想着："这簡直太下流了！嬸娘和本田已經不值一談，可是一天到晚嘴里总是'品格品格'說着的阿势，却也随着他們一块儿鬼混……并且和他們一起打打閙閙，任意調笑……她平素的理論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要学习呢？'人必先自侮，而后人侮之'的道理她是明白的，她旣然明白还做出这种……这簡直是淫乱！叔父不在家，出个什么差錯，我怎么能对得起叔父，明天一定要严厉地向嬸母……"

随着憤慨的心情，文三不由得默默地想到这里，可是，忽然又想到自己現在的处境，于是他不由得心灰意冷了。过了一会儿，又轉念一想："暫且不管它，"于是从怀里拿出翻譯稿件，开始念起来：

"The ever difficult task of defining the distinctive charac-

ters and aims of English political parties threatens to become more formidable with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what has hitherto been called the radical party. For over fifty years the party……"①

文三正在念着，从楼下傳过来一陣哄笑声，打断了他的朗讀，他閉住嘴，心想："嘖！太不是东西了，旣然知道我回来了，不仅都陪着本田一个人，而且連問一声'你吃沒吃飯'的人都沒有……啊！又笑起来了，那是阿勢的笑声，这更可以肯定她是变心了，我也不是非要你不可，媽的！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对于这种变了心的人……"

想到这里，他忽然醒悟过来，又提高了声音念着：

"The ever difficult task of defining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s and aims of English political ……"

忽然有开格子門的声音，笑声立刻停止了。文三側耳細听。廊沿上响过一陣急促的脚步声之后，一会儿就听見阿鍋在楼梯底下說着"把油灯……"这样那样的話，以后就靜悄悄地无声无息了，似乎是来了客人。

在他們大声笑着的时候，还可以大致地猜想得到他們是在做什么，这样一靜下来，可就无法判断了。文三不免心里有些平靜不下来，心想："嬸娘一定招待客人，如果阿鍋沒有事情还好，要是有事那就不能跟在旁边，这样一来……"想到这里，文三就坐卧不安了。

文三忽然想到一件事，不，不是想到，而是回想起来的。他早

---

① 英語，意思是："由于迄今一直被人称为过激党的那个政党的影响越来越大，要弄清英国各政党的特征和目的这一非常困难的任务，似乎就更加艰巨了。因为五十多年来，这个政党……"

已經醒了酒，并不是現在才覚得，而是早就覚得有些口渴了。当然喝水就能止渴，但是只有厨房里才有水，二楼又沒有厨房，所以想要喝水就势必要到楼下去。“現在去总覚得有些不便，可是忍着不喝也未免有些呆气。”文三心里想了好几遍，終于走下楼去。

厨房里虽然点着一盞小油灯，可是阿鍋并不在那里。洗碗盆里还沒洗完的碗就那么扔作一堆，看样子似乎是有什么急事被打发出去了。“那么里边屋子呢？”文三側着耳朵一听，里面正在嘁嘁喳喳地小声談着。尽管文三把全神都集中在耳朵上，靜靜地傾听，但是什么也听不清。他象偷水喝似地把水喝完，躡手躡脚地正要走出厨房的时候，刷的一下突然里边屋子的紙門敞开了，文三回头一瞧，不由得楞在那里。原来阿势两手抓住半开着的紙門，旣不出又不进地背朝着这边站在那儿往屋里瞧。

“到这边来！”

的确是升的声音。

阿势懶洋洋地摇着头説：“我不！你老是那样！”

“我不鬧啦！ 你过来吧！”

“我不！”

“好！ 你説不过来！”

“眞的，我过去吧！”阿势説完把头一歪。

“啊！ 来，你过来。……来啊！”

“誰听你那一套！”

“这家伙！”

升似乎在作着要站起来的样子。

阿势一面呵呵呵呵地笑着，一面慌里慌張地往这边跑过来，險些撞在文三的身上，这才止住了脚步，説：“誰呀？……文哥……什么时候回来的？”

文三一語不发，板着臉上楼去了。

阿势从后面跟了上来，毫不拘束地一下子就坐在文三的旁边，显得比平素更亲昵地皺着眉，故意摆动着身子，嘟囔着說："本田先生实在鬧得太沒样了！"

文三臉色严峻，瞪着阿势那紧鎖着柳眉的嬌容。爱情眞是个奇怪的东西，就是在人們怒目而視的时候，也不能不认为"美就是美"。好容易装腔作势摆出来的怒容，几乎要破顏而笑……可是文三轉念一想，故意作出一种冷笑，把头轉到旁边去。

正在这个时候，升把楼梯踩得山响，走上楼来，一眼瞧見文三和阿势两个人的情形，故意把上身向后一仰，煞有介事地說："你瞧……把貴客丢开不管了。"

"誰叫你尽那样啦！"

"怎么的啦？"升一边說着，一边坐了下来。

"还怎么的啦呢！那么的啦唄！"

"哈哈哈哈，这倒有趣，那么你說出来看，什么叫'那么的啦'，到底是怎么的啦？"

"那么我可要說了！"

"說就說吧！"

"好！这可是你叫說的！好，那我可要說啦。文哥，方才，本田先生……"阿势說到这里瞧了一下升。"呵呵呵呵，算了，饒你这一回吧！"

"哈哈哈哈，說不出来呀！那么我替你說。'方才，本田先生……'"

"本田先生！"

"'把我的……'。"

"啊！本田先生，你要說——我可不答应你！"

"哈哈哈，自己說出了口，又那么怕起丈夫来啦！"

"怕倒沒什么可怕的，不过那关系我的名誉呀！"

"为什么？"

"'为什么'嗎？我被你凌辱了嘛！"

"啊！你可眞能瞎說，只不过是……"

"喂！喂！本田先生，那么我問你一下，呵呵呵呵，你这个人呀，只是口头上自称是男女平权主义者，实际上那都是假的。"

"那么你說我不是男女平权主义者，那我又是什么呀？"

"那你就是非男女平权主义者唄！"

"如果是非男女平权主义者又怎样？"

"那我就和你絕交。"

"咦！絕交？这可眞是了不起的决心啊，哈哈哈哈！哪里，哪里，我认为沒有比我再热心于男女平权的啦！"

"别瞎說啦！即便是热心，我也討厌象你这样的男女平权主义者！"

"吓！眞干脆，你討厌我这样的，这可眞让我太失望了，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女平权主义者呢？"

"什么样的嘛……就是……我喜欢的男女平权主义者嘛，就是……"阿势的眼角斜望着頂棚。

升用小声問道："象文三那样的？"

阿势也小声說："Yes① ……"

阿势說完，露出一副忸怩的样子，两手捂着臉笑起来了。文三惊愕地望着阿势，可是眼看着臉上变了顏色。

"呀！眞叫我又嫉妒，又羡慕！內海！听見沒有？剛才宣布

---

① 英語，意思是："对啦。"

說'喜欢文三那样的人'啊！可真受不了，今天晚上在家可睡不下去了！"

"呵呵呵呵，尽管你那么說，可是人家只是說喜欢象文哥那样的男女平权主义者，并沒有說喜欢文哥呀！"

"你辯解的理由并不充分，喜欢文三那样的人和喜欢文三是一回事！"

"呵呵呵呵，那么說……啊，我想起来了！我虽然喜欢文哥，可是文哥却討厌我啊，那有什么关系？喏，文哥，你說对不对？"

"哼！还討厌呢！我看是爱得要命，已經爱得堕入情海了，如果水再漲点儿都要淹死了！对吧，內海？"

文三板着臉，沒有一絲笑容，阿势斜眼瞧了文三一下說："你尽說笑話，文哥都生气了。"

"哪里，他不好意思說高兴，所以才装出那副样子。不过看这么板着脸的样子，內海倒是个美男子，很有威严，两腮再胖一点儿，就沒的挑了，哈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阿势又笑着瞟了文三一眼。

"話虽这么說，內海可眞是个有福气的人，有一个象阿势小姐这样的……"升說着，在阿势的腿上輕輕地拍了一下，又接着說："被这样旣漂亮又热情的人爱上了，一受了嬸母的气，就来保护，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地都来庇护，眞叫人羡慕啊！你眞是明治时代的花花公子啊。我把你研成末吞下去吧，那样也許我就会走运了，哈哈哈哈。"

"呵呵呵呵！"

"喂！美男子！别那么哭丧着脸，轉过脸来談談情話吧，喂！我說花花公子！哎呀，糟了，怎么不作声！"

"呵啊呵呵。"阿势假笑着，又斜眼瞧了一下板着脸的文三。

"啊！真可笑，笑得嗓子都干了，到楼下喝茶去吧！"

"在这儿让丈夫多瞧你一会儿吧！"

"别瞎說了，什么丈夫丈夫的，那么我把茶拿到这儿来好啦！"

"如果有拿茶来的好意，还不如給我拿点凉水来。"

"水？放糖嗎？"

"不！沒有糖的好。"

"那么，放点檸檬吧？"

"要是放檸檬就多少放点糖也好。"

"什么呀——一会儿一个主意。"阿势說着，站起身下楼去了。

剩下文三和升两个人，都好象手足无所措似地待了一会儿，文三用非常沉重的語調說："本田！"

"啊？"

"你喝醉了嗎？"

"沒有。"

"那么我問你，朋友相交应該互相尊敬吧？"

"怎么啦！这話可問得眞怪啊！对呀！应該尊敬的。"

"那么……"說到这里，文三沉默了一下。过一会儿，才一鼓作气，带着颤抖的声音說："过去虽然和你交往了一个时期，从今天晚上我要和你絕交！"

"什么，你說要絕交……这可太突然了，为什么你要絕交呢？"

"理由嗎？問問你自己好了！"

"这可怪了！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和我絕交！"

"哼！不明白？把人侮辱到那种地步，还……"

"侮辱人了？誰？多嗜？說什么了？"

"哼哼！可眞沒办法！"

"是說你嗎？"

文三一声不响，定睛看着升，好久才又提高声音說："何必装傻呀！虽然你是这个样子，可是，我还是把你当作人，也就是說，还把你当作懂得廉耻的动物，所以才要和你象人似的干干凈凈地絕交。你不仅一次，而是三番两次侮辱了人，还……"

"喂喂喂！你把話說明白点好不好？失去你一个朋友，在我，也并沒有什么可惜的！絕交也可以，不过連理由都不說明，只說我侮辱你了，我也不能只凭你随便那么一說，我就答应：'好吧，'就完事了呀！"

"那么方才你为什么在嬸母和阿势的面前說我'别打肿脸充胖子'啦？"

"那句話会使你那样不高兴嗎？"

"当然啦……为什么方才你又說我是明治时代的'花花公子'，也就是譏笑我沒出息？"

"哈哈哈哈，这更滑稽了！还有什么？"

"事虽有太小，道理却都一样，无論拿'打肿脸充胖子'来侮辱我，或是拿'花花公子'这种說法来侮辱我，归根結底，这都是出于一种輕視。我认为你旣然存在着这样輕視我的心理，那我們就不能再作朋友了，所以我才提出絕交。这不是很淸楚的嗎？"

"还有什么？"

"但是，尽管这样，我并沒有說让你和园田家絕交，你仍然可以和过去一样，每天到这儿来玩，或者是和嬸母玩紙牌……"文三說完冷笑一声。"或者是把阿势当作艺妓般地玩弄……"文三

又冷笑了一下，接着說：“那都和我沒有关系，我也絕不会說什么，所以你也不必那么失望，用不着那么惊惶失措地想借詞搪塞。”

“啊哈！这里面有点酸溜溜的味道！还有什么？”

“再沒有什么和你說的了！况且你也沒有再說什么的必要了！現在我就請你下楼！”

“不！我还有說的，受了冤枉自然要辯解，我不能就这样下楼去，我忠告你‘別打肿脸充胖子’，怎么就算侮辱你了？当然嘍！对一般朋友这样直截了当地說，也許可以說是侮辱，但是我們是知己的朋友呀！”

“知己之間也应該有礼貌，你当面說我‘別打肿脸充胖子’啦，这不是侮辱是什么？”

“这怎么能算侮辱，我是說的‘別打肿脸充胖子’还是說的‘适可而止的好啊’，我現在記不清是怎样說的了，但总而言之是忠告你的，所謂忠告——这并不是端出哲学家的架子来唬你——所謂忠告是看到人有錯誤的时候才提出来的，如果认为这个人的行为正确就不会提出忠告来。所以如果对錯誤的事率直地說出是錯誤，就成为侮辱的話，那么所有的忠告，就都成了你所說的无礼了。如果为了这一点，你对我的忠告感到生气，那我就沒說的了，老老实实地向你賠罪。但是事情难道是这样嗎？”

“要是忠告，我倒願意听，你这并不是忠告，而是侮辱。”

“为什么？”

“旣然是忠告，你为什么要当着別人的面說？”

“伯母和阿勢小姐都不是外人呀！”

“自然不是外人……不是外人……不过……可是……”

文三有些尴尬。升瞧着文三暗暗地冷笑。

"虽然不是外人，但是你也不应該那样不干不净地說呀！"

"你总把話鋒来回地改变，我簡直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那么說，你是因为我的方式，也就是說对于我这个忠告的manner① 感到不高兴嗎？"

"不錯，对你的 manner 我也不高兴。"

"如果是因为 manner 而不高兴的話，那我再向你解释一下。你也許听着象是受侮辱了，不过我的本意是向你忠告。成了吧！这就沒有絕交的必要了吧！哈哈哈哈。"

文三不知道应該怎样来反駁，只覚得心里万分气憤，心情舒暢的时候也許还好，正在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就分外覚得可气了。文三这时候鼻尖滲出了汗珠，咬着牙，狠狠地瞪眼望着面带嘲笑的升，好半天一声不响。

阿势端着漆盘走了进来，漆盘里放着几个茶杯，水滿得几乎要流出来了。

"請喝茶，本田先生！"阿势說。

"久候，久候了！"

"怎么回事儿?！"

"哦……"

"看那个呆样！"

"哈哈哈哈，可是这么半天才上来呀！"

"因为有事情来着。"

"不是去胡搞去啦？"

"誰象你呀！"

---

①．英語，意思是"态度"。

“看我哪象胡搞的样儿……哦，你好象又要提‘科长的小姨子’了吧。你那么說，我也有办法来对付你，我就說‘文三’。”

“你这人眞討厌，人家什么也沒說，你就那么瞎猜！”

“要說是瞎猜嘛……”升說着轉过头来向文三說：“怎么样？老兄！还不放心嘛！”

“你說的都是胡扯。”

“怎么？”

“这用不着說明，这是 self-evident truth①。”

“哈哈哈哈，終于連 self-evident truth 都說出来啦。”

“怎么了？”阿勢問道。

“你好好听听吧！一場非常有趣的爭辯。”升說完又轉过头来对文三說：“那么第一个問題算是解决了。另一个問題是什么呢？……对了，对了，是花花公子，哈哈哈哈，为什么叫你花花公子就等于侮辱你了？这也是 self-evident truth 嗎？”

“怎么了？”阿勢又問道。

“我告訴你，他說，方才我說他是明治时代的花花公子，竟惹得他不高兴，你瞧！把他气得連顏色都变了！以你的情人来說，眞有点太不开窍了！”

“本田！”文三叫道。

升把送到唇边的茶杯放下来問道：“什么呀？”

“把人侮辱完了，被人一問就想找借口逃避，我覺得对这种沒廉耻的人，爭辯也沒有用，所以我再不說什么了，不过我剛才提出来的意見是毫不动搖的，下楼去吧！”

“又来了！簡直沒办法！你可太不认輸了！”

---

① 英語，意思是“明摆着的事实”。

“你說什么？”

“你这不是不认輸嗎？你已經明白自己的不是了吧！”

“不要胡說，叫你下去，你就下去好了！”

“算了吧！”阿势說。

“哈哈哈，阿势小姐着急了，不过也眞应該算了，喂，內海，一笑了之吧！你看，这有多么无聊啊！什么忠告的方式我不滿意啦，又是什么花花公子不痛快啦，就要絕交，这簡直和小孩打架一样，这对外人怎么讲啊！喂，算了，一笑了之吧！”

文三一声不响。

“你不同意嗎？眞糟！好了，这么办吧，我认錯，我不是有恶意說那种話的，如果有使你不痛快的地方，請你原諒。这成了吧！”

文三再也克制不住內心的怒火，大声嚷着說：“叫你下去，你还不下去嗎？”

“这么跟你說，你还不听，那就沒办法了，我下去！現在說什么，你也不能懂，肝火太旺了！”

“你說什么？”

“我說我自己呢！哦！”升說着站起身来。

“混蛋！”文三駡了一声。

升也有些发怒的样子，站在那里，盯着文三，隔了一会儿，微微地冷笑着說：“哼哼，胡塗了！”

升一面說着走下楼去。阿势也跟着站起来，惊異地回过头来望着文三，也下楼去了。文三气得咬牙切齿，揮着拳头，嘭地把桌子敲了一下，駡道：“畜生！”

这时候，楼下响起了升和阿势的一陣哄笑声。

第十一回　唯一的办法

第二天吃早飯的时候，家人都聚集在一起。阿政始終皺着眉头，一言不发。文三也是如此。只有阿勢拿着沒头沒脑的話和干笑来掩飾心情的不安；有时候又忽然哑口无言，一本正經起来，似乎想起了什么，低着头用眼睛溜着文三，似笑非笑，露出一副又詫異又担心的、无法形容的神情。

吃完了飯，阿勢先起身出去，剛在廊沿上和阿鍋大声談笑了一陣，忽然又在自己房里低声吟起詩来了。

文三的眉头越皺越紧，剛想起身出去，却被嬸母叫住了，只得又坐下来，心情不安地偸偸观察着嬸母的顏色。他不由得气餒了，也許是疑心生暗鬼，嬸母的臉竟拉得那么长。

嬸母把人叫住了，可是自己却不慌不忙地抽着烟，吐起烟圈儿来，瞧着阿鍋把餐桌收拾完，这才說："不是别的事情，昨天我在旁边听着——也許又要怪我爱管閑事了，本田先生那么关心你的事和你商量，你却一口拒絕了。你拒絕得这样干脆，难道另外还有什么准路子嗎？"

"倒不是另外有什么路子，不过……"

"咦！沒有什么一定的指望就随便地拒絕了！"

"要說沒有什么指望就信口拒絕了，听起来似乎很輕率，其实，本田說的也只是一种風傳，并不是眞的……"

廊沿上傳来脚步声，多半是阿勢要学英語去了。要不是正式出門到哪儿去，只是去学英語的时候，阿勢多半都是不向母亲打招呼就走的，这是她的习慣。

“即使是真的……”文三說。

“那么說，要是真的，还能貼布告嗎？”

“哪能呢！当然沒有貼布告的道理。”

“既然这样，你除了听信别人說的消息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話虽然是那么說，不过……本田說的話……”

“不可靠，是吧？”

“不，倒不是那个意思……不……不过……不管怎么痛苦……上科长那儿去也太……”

“你說什么？不管怎么痛苦也不能上科长那儿去，你还說这种輕松話哪！”

受了阿政这样一頓搶白，文三有些慌了。

“不，不，不光是为了这个……即使是求科长能够暂时复职，象我这样的人也待不长，我想索性抛棄当官的念头！”

“不想当官了？哼！簡直叫我莫名其妙，上次你是怎么說的？我問你，今后打算怎么办？你不是說，还要找个当官的差事嗎？事到如今又想不当了……当然嘍！老人喝西北風也沒关系，你就别当官啦！”

“不是說老人喝西北風也沒关系，可也不能說只有当官才算是职业，光母亲一个人，我就是当敎师也可以养活她老人家。”

“誰也沒說不让你当，那是你的自由，敎师也好，車夫也好，什么都好，你愛当什么就当什么好了！”

“可是您那么生气，叫我实在……”

“誰生气了？你怎么样又不干我什么事，我也用不着生气。我只是想，本田先生那么关心你，来找你商量，如果求他从中托托科长，就算这次不能复职，还可以指望将来給你想想办法，这

样的話，不但是你，就連你媽也能安心了，况且……'各方面'都可以圓滿了……"听到这里，文三忽然抬起头来惊異地望着嬸母。嬸母接着說："所以才問你一声，誰知你竟是这样打算，那也就算了！"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

"阿鍋！"阿政叫道。

"唉！"

阿鍋拉开紙門，只探进个头来，嘴里还不住地嚼着东西。

"还沒收拾完嗎？"

"是！还沒收拾完。"

"那么等收拾完，你到那个熟識的車行去，叫一輛单座的洋車①，到濱町来回。"

"是，我就去。"

阿鍋說完，拉上了紙門。文三急不可待地又对嬸母說：

"听了嬸娘的話，我覚得嬸娘說的太对了，由于我一个人固执，不但我媽，就連嬸娘也跟着操心，我实在于心不安，現在我再仔細想一想……"

"还有什么想不想的！你已經拿定主意不当官了。"

"不过……看情况……我也許要改变主意……"

阿政冷笑着說："那么你就好好想一想吧！不过，可不是你不当官，我們就怎样了，我可并沒硬让你当官呀！"

"是！"

"我还順便和你說一声，听說昨天晚上，你和本田先生吵起来了，这可有点不合适，虽然說本田先生是你的朋友，可現在也

---

① 当时日本的洋車，有单座和双座的两种。

等于是我們家的客人呀！"

"是！"文三順口答应着，实际上并沒有听清嬸母說些什么，因为他心里正在想着事儿。

"本田先生是个心胸豁达的人，他也不会因为吵嘴就不管你的事儿，說起来……好了，現在說也沒有用，等你拿定了主意再說吧！"

阿政自己又把話咽回去了，文三突然仰起头来答应道："是！"

"好吧！以后再說。就是这些事儿。"

"是！"

文三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

文三給嬸母行了一个礼，站起身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房間，木雕泥塑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叹了一口气，說了声："究竟是怎么回事？"

說完，象被太阳晒化了的雪人似的，慢慢地頹然坐了下来。

文三为什么說出："究竟是怎么回事？"——分析起来大致是这样：

前些天因为被撤职受到嬸母責难的时候，文三只认为嬸母是个无情的女人，心里又恨又气。但是过后平心静气地仔細一想，又觉得很难揣摩出嬸母的心理了。

嬸母旣不是賢妇也不是烈女，她不能理解文三的善良純正的感情，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她也并不是一个不辨菽麦的无知女人，而且自己还有一套独特的見解和邏輯，也有一套处世的方法。旣然如此，她为什么只因文三被撤职这点事儿就会毫无来由、毫无道理地說出許多可能連她自己也认为是不近情理的話来，气哼哼地逼迫无辜的文三低头认罪呢？文三曾經想过，这可能是因为不願意再把阿势嫁給自己了。可是仔細想起来，这也

有些奇怪。为什么在几分钟以前心目中还把文三当作自己的女婿，把自己的女儿当作文三的妻子，一听到文三丢了差事，竟立刻变了心，突然就不願意把女儿嫁給文三，临时編出一套无情的話来，故意激怒文三，好让他和自己的女儿断絕关系呢？……实在奇怪。

因为产生了这种疑問，文三又詳細地回忆了一下嬸母当时說的話和說話时那种气憤的样子、焦急的表情，这才醒悟过来，发現了自己过去的錯誤。

文三忖度：嬸母心里一定是在期待着完成阿势的終身大事，急切地盼望着来年春天，心里不住盘算那条腰带如何，这件衣裳怎样。因为文三的撤职，这一切期待全都落了空，她一定是因此而感到失望。由失望而頹丧，由頹丧而产生了蠢念头。文三終于想到：“认为嬸母所說的都是无情的話，可能是由于自己的主观揣測，她也許只是在发牢騷就是了。”

想到这里，文三心里的怨恨就有几分消失了，他不再覚得嬸母那么可恨了，甚至还覚得自己有些对不起嬸母。今天的文三和过去不同，可是过去的阿政也和今天的阿政不同。

自从鬧意見以来不到五天，阿政的态度完全变了。当然不是說她过去曾把文三象珍宝似的爱不釋手，但是以前說話时的臉色眼神，总有一种絕不是造作的亲昵的样子；这几天却总是眼含不快，嘴带冷笑；素常說話十分爽快，沒有討人厌的地方，現在常常話里带刺，听着刺耳；以前不分彼此，現在完全把他当成了外人，一直不給他好顏色看，沒一句和气話；甚至文三和她說話，有时候她也假装听不見，稍不如意就横眉竪目。总之她的态度极不正常。由文三被撤职而引起的糾紛，現在已經到了难以解决的地步了。

文三是个老实忠厚的人。对于阿政，不論她为人如何，文三总是以嬸母相待，因为她对自己毕竟是个有恩的人，所以文三衷心尊敬嬸母，希望相处得水乳交融，亲密无間，絕不願意鬧翻臉。不过，俗語說："心随境迁而显于形"，嬸母这样对待文三，文三难免也要不高兴，因而臉上也就显出不愉快来了。但是因为文三为人忠厚朴实，遇到这种情况总是退一步想，自己抑制着自己。文三的工作沒有着落，阿势的事自然也就无法决定，作父母的自然要担心。只有超人才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自己設法克服自己的苦恼，普通人是做不到的。一有想不通的地方，总想在别人身上去找原因，而不肯反問自己，如果在别人身上找到了，就非仇恨他不解气；如果找不到，就归罪于天命。不这样就不能自慰。"嬸母也是这样，所以才那样刻薄地对待我，"文三这样体会嬸母的心情，所以无論嬸母态度怎样不好，他也只当沒看見，一句話也不說。

"但是，如果嬸娘象慈母那样体貼我，能回心轉意，同甘共苦，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文三想起来时常这样叹息着。因此只盼望着象古語所說的"誠可格天"这句話，一有机会就尽量在嬸母面前討好，但是想不到嬸母却象水落在油紙上一样格格不入，老是发脾气。文三簡直是如坐針毡。

如果单純是这样，倒也沒有什么忍受不了的，不过这里还有一件更使人放心不下的事。近来文三漸漸发覚嬸母在破坏着阿势和他的关系，目前虽然还只是劝导阿势别再跟过去那样亲近文三，并沒采取断然的手段，倒也无关紧要。但是这样下去，就难以逆料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悲劇了，一想到这里，文三就意气消沉，感到郁悶难过。

人到了这个时候就容易起疑心，所謂"杯弓蛇影"，很容易无

中生有地发生猜疑。文三在眞正的苦境以外，又沉淪在自己幻想出来的苦境之中，焦急挣扎着，飽尝着苦恼的滋味。就在这个时候，剛愎自用的嬸母阿政万不得已才緩和下来，对文三說出“只要你能让步，各方面就都可以圓滿”这样的話来。但是这个意見被文三不顾情面地拒絕了，以致触怒了嬸母，才种下了糾紛的种子……其实，文三并不想这样做，他也想尽可能地对嬸母敷衍，以博得她的欢心，和阿势結成良緣，使老母安心，自己也就放下这件心事。因此剛才文三对嬸母說得含含糊糊，所以現在他的心事又沉重起来了。

“怎么办呢！”文三又自己嘀咕上了。“索性順从嬸母的心意，不管什么廉耻良心，到科长那儿去試一下。只要去求他，尽管馬上不能安插工作，嬸母的气总可以消了，只要阿势不变心，一切就好办了。况且母亲現在担心我的事，发願断茶，在这种时候，犧牲这么一点，也不能算是懦弱，不如索性順从嬸母的……”

可是仔細一想，猛然又想起如果順从嬸母的心意，那就不能不和自己的素願相違，还要和升接近。如果不理睬升，自己直接去找科长，那小子一定要从中破坏，所以不管願意不願意，也得和升接近。为了老母，为了阿势，不顾良心，不顾面子，去逢迎科长，也許就可能复职。但是不管怎么穷，怎么苦，对于那个曾当面傲慢地說过自己“别打肿臉充胖子”的升，昨天晚上还把自己象小孩似地要弄过，表面上认輸，实际上又来一次进攻的升，对于这个不共戴天、恨不得生食其肉的人低头认輸，文三是死也作不到的。求科长和敷衍升这两件事的性质是否相同，这都沒有关系，只是不問是非利害，文三死也不肯向升认輸。

文三尽管下定了决心，可是又一想，这样就得違背嬸母的心意，想不違背嬸母的心意，就得对升认輸，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

好。文三就这样交叉着胳膊默默地坐了两个多钟头，沉吟着，叹息着，尽管千思万虑，翻来复去地想，可是結果还是想不出办法来。

“到底怎么办呢？”

俗語說：“鉄打房梁磨綉針，功到自然成。”文三苦恼了好久，焦思苦虑到极点，終于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就是去和阿势商量商量。

其实，无論是对嬸母的心情加以体諒，认为有一些道理也好，还是看到嬸母那种难看的脸色而痛苦也好，这些都只是文三之所以不願意違背嬸母的心意的一部分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担心将来会不会因此失掉了阿势。只要阿势能够地老天荒，海枯石烂，不管文三怎样落魄，不管嬸母說什么，她也不变初衷，那就无論嬸母怎样绷着臉，瞪着眼睛，这点小事都可以忍耐下去，文三也就敢于違背嬸母的心意。旣能違背嬸母的心意，也就不必向升认輸了。“穷斯乱矣为大丈夫之所耻。”

对，对，文三的病源就在于阿势的心。只要根据阿势的心来决定进退取舍，那就再也沒有什么别的麻煩。現在想来，文三自己也覚得奇怪：“为什么早沒想到这一点呢！”

去和阿势商量，这是最好的办法，恐怕再沒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了。如果阿势受到些挫折也不变节，仍然爱着文三，以文三的意志为意志，以文三的感情为感情，和文三气息相通，那么文三所不願意的事情，阿势也一定不願意。文三认为向升服輸是不光采的，阿势也一定不願意让文三去服輸。也許和她一商量，她就非常痛快地說：“我媽說閑話有什么关系！你用不着去求本田！”如果再追問她今后怎么办，也許她会現出生气的样子說：“难道你认为我是那样輕薄的人嗎？”只要阿势能这样說，那么，天下就沒有文三害怕的事情了，就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辞了。至

于違背嬸母的心意那点小事，簡直是微不足道了。

“对！这个办法好！”說着文三就站起身来，可是，又停下了。“看她近来的举动、情形，是不是她对本田……会怎么样了？嘖！管她呢！如果是那样的話，那就算了。我也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对变心的人絕不留恋，和她一刀两断，这回一定給她个厉害看看，让他們知道知道我的胆量，把本田打倒，然后让阿势……让阿势也后悔，然后……然后……”文三一边想着，一边走下楼去。

但是奇怪得很，尽管賞菊的时候曾怀疑过阿势和自己不是一条心；尽管对她那天晚上回家后的举动怀疑；尽管对她昨天的大笑和昨晚的放肆直到現在还不痛快；但是文三还是从內心里相信阿势絕对不会薄情地变心。并且他相信如果和阿势去商量，她一定会說出自己所想象的那番話，来鼓励自己——文三这个信心并不是有什么道理上的根据，而是出于他的主观願望罢了。

第十二回　事与願違

文三下了楼，悄悄地把阿势房間的紙門拉开，阿势正伏在桌上，两手支着下巴頦在思索着什么，她瞧見了文三，立刻現出一副吃惊的神情，慌忙坐好。看她臉上的两块紅印，似乎她手托着腮已經坐了很久了。

“不打扰你嗎？”

“不。”

“那么……”文三說着走进屋来坐下，說：“昨天晚上太失礼了！”

“哪里，我才失礼了呢！”

“太惭愧了，当着你的面……今天早晨婶娘还为这事申斥了我一頓，哈哈哈哈！”

“是嗎？嗬嗬嗬嗬！”

阿势故意装出假笑，臉上透着說不出来的冷淡，比起今天早晨来簡直象变了另一个人。

“我有一点事儿想和你商量，就是今天早晨婶娘說的話……你已經听說了吧？”

“沒听說。”

“对！你还不知道……婶娘說：‘本田旣然是那么亲切地来說，那就求他从中斡旋，去見見科长怎么样？’自然婶娘說得很对，只要我肯低头，我的职业問題就可以解决，老母也可以安心了，一切一切（文三特别加重語气說）都可以圓滿了，要是办得到，我也願意这样做，不过想要这样做，那就得昧着良心，就得去看科长的顏色，我們怎能做出那种事情来呢？”

“旣然不能，那就算了吧！”

“問題就在这里。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可是我不这样做，婶娘又会不高兴了！”

“我媽高兴不高兴，那算……”

“啊，你是說沒有关系嗎？”文三微微地笑着問道。

“可不是嘛！你按着你的意思办事，如果你問心无愧，别人的顏色怎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文三收斂了笑容說：“不过，要是光婶娘不高兴还沒什么，也許由于这个緣故……你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对于我，我怕会产生我最不願意的、最可悲的結果。我所为难的，就是这一点……当然能不能产生这种結果，就在于你的……你的……”文

三説到这里忽然停住了，一会儿又用低得剛剛能听見的声音說：“这就要看你的决心了……”

文三說完低下头去。不知道阿势究竟是对文三說的这些話故作不解呢还是怎样，她毫不介意似的說：“我还不大明白你的話，为什么你那么不願意上科长那儿去？托石田先生也好，托科长也好，不都是一样嗎？”

“不一样！”文三搖搖头，接着說：“有很大的区别，因为石田了解我，科长对我并不了解……”

“沒去以前，还不能就那样肯定……”

“不！根据过去的經驗可以知道，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要上科长那儿去势必得先托本田，当然我也并不是不认識科长……”

“托本田先生又有什么关系！”

“咦！你让我去托本田？”說时文三的臉已經变了顏色，不象方才那样了。

“这并不是命令你，我只是說去求求他也沒关系！”

“求本田？”文三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重复地問了一声。

“是的！”阿势說。

“去求那个卑鄙的东西……科长的尾巴……奴才……”

“那也未免……”

“你是叫我低三下四地去求那被人駡作奴才还不以为耻的狗……狗……猫狗不如的东西嗎？”文三說完，定睛看着阿势。

“也許是因为昨晚上的那个碴儿，你才这么說，其实本田先生也并不是那么卑鄙的人！”

“哼！不卑鄙！本田不卑鄙？”他不高兴地冷笑着把头扭过

去，一会儿又突然轉过来对阿勢說："有一回你是怎么說的？在本田对你开过无礼的玩笑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我虽然覚得討厌，但是和他处长了，也不象你說的那样沒有廉耻！"

文三只是默默地瞧着阿勢，情形显得非常不妙。

"昨天晚上下楼的时候，本田先生还对我說：'叫你媽知道了，一定又要生气，罵他，这样，我倒无所謂，可是內海可要受不住啊，别对你媽說！'所以我什么也沒說，可是阿鍋一不小心說出去了……"

"这个狡猾的东西，竟說那种話！"

"你还那么說……文哥！那是怪你啊！被你罵得那样，人家一点也沒生气，反而为你着想，你还罵人家'狡猾的东西'……也許是因为你沉静，本田先生活潑，所以才合不来，可是也不見得和你合不来的就是沒廉耻啊……你那么胡罵人家……对人家那么无礼……"阿勢微微漲紅了脸一口气說完。

文三似乎更生气了，說："那么說本田是中了你的意了！"

"不是什么中意不中意的問題，总而言之他并不是象你所說的那样沒廉耻的人！……你随便罵人家是'狡猾的东西'……"

"你先回答我的話，你是說本田已經中你的意了嗎？"文三气哼哼地說着。

阿勢沉着脸盯着文三，待了一会儿說："問这个做什么？本田先生中不中我的意跟你并沒有关系！"

"因为有关系，我才問你！"

"那么你說有什么关系？"

"不論什么关系，今天沒有說明的必要！"

"那么，我也沒有回答你的必要！"

“那么好了，我也不問了！”文三說完把头一扭，难过地、好象自言自語地說：“被人問住了，你就避而不談，眞太、太卑鄙了！”

“什么？你說我卑鄙？……好，你既然說出这样話来，我也用不着瞞你，那我就說出来……說出来……”說着她就把胸脯一挺，儼然地說：“不錯！本田先生是中了我的意了……又怎么样？”

文三一听这話，渾身立刻顫抖起来，脸也白了，好半天說不出話来。只是忿忿地凝視着阿势那若无其事的脸，眼眶里漸漸湿潤起来……但是忽然把念头一轉，板起了一副严肃的面孔，用顫抖的声音說：“那么……那么，这么办吧！过去的事情……全都……把它一笔……”

文三再也說不下去了，心里充滿着无限痛苦，停了一会儿，把心一横，說：“一笔勾消了吧……”

“过去的事情是什么?!”

“到了現在，你何必还装胡塗呢？要分手……就干干净净地……分手！”

“誰装胡塗？你說誰和誰分手啊？”

文三气急了，說話的声調也高起来，說：“別装胡塗了！什么叫誰和誰分手？你过去任意地玩弄着人家的感情，到了現在又……看上了本田，和你好好地談談，你倒問起誰跟誰分手来了！”

“你說什么！玩弄人家的感情？……誰玩弄别人的感情了？……是誰玩弄别人的感情了？”

說到这里，阿势的眼睛已經湿潤了。文三只是凝視着阿势，一語不发。

“你也太什么了……又是什么玩弄别人的感情了，又是看上

本田了，这个那个地誣蔑人……自己在做梦，觉得很美，那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呀……”

沒等阿势說完，文三霍地站了起来，瞪着阿势說：“已經再沒有什么可說的了！也沒有什么問你的了！你記住吧！今后再也不和你說話了！”

“我当然記住了！”

“好了！你尽情……胡搞去吧！”

“你說什么？”

阿势問这句話的时候，文三已經走出門外了。

“畜生……混蛋……你不跟我說話，我才不在乎呢……混蛋……”

文三走后，阿势还独自气憤地罵着，不知是多嗒回来的母亲，这时候忽然走了进来。

“怎么了？”阿政問道。

“畜生……”

“問你怎么了！”

“和文三吵架唄……和文三这个畜生……”

“为什么？”

“方才他突然闖进屋来，說今天早晨媽怎么怎么說了，問我怎么办，我就照昨天晚上媽說的那样……”

“唉！小点声！”

“我就照着媽說的那样劝他，他倒生起气来了，說我这个那个的……”

阿势簡单地把事情的經过說了一遍，当然对自己不利的只字沒提。

“媽！可眞气死人了！”說着用衬衣袖口擦着眼泪。

"哼，好！他是那么說的嗎？那么我也就不再客气了！我看他是你爸爸的骨肉，如今怕他这个那个的說些什么也是个麻煩，所以才让着他，他反倒得意忘形，那么放肆起来……这回可不能饒他！"說着稍微沉思一下，然后把声音更放低一些，对女儿說："还沒对你說呢。你爸爸想将来把你嫁給文三，你……你不願意吧！"

"不願意，不願意！誰嫁給那种东西……"

"你可說准了！"

"誰嫁給那种东西……宁可要飯，我也不嫁給那种东西！"

"你可記住这句話！你要是这种心，媽也有媽的打算！"

"媽！从今天起让我搬到公寓去住吧！"

"怎么了，这孩子，突如其来地說出这种話？"

"我再也不願意見文三的面了！"

"别說那些沒用的話！再忍耐一点吧！媽很快就会給你想出办法来！"

这时候阿势不再吭声，仿佛在想着什么。

"今后可得眞听媽的話，不要再理文三了！"

"誰还理他呀！"

"不单是文三，就連本田先生也是一样，可不能象昨天晚上那样，說那种沒深淺的話呀！当然你还不至于……做出什么不規矩的事情来，不过現在正是出閣以前最重要的时候呀！"

"連媽也跟着那么說……今后本田先生来了，我也不理他了！"

"誰說不让你理他啦，只是别象昨晚那样……"

"得了，得了，我再也不說話了！"

"告訴你，不是不让你說話！"

“不！我再也不説話了！”

阿政望着不住地搖头的女儿，説：“眞是个瘋子！别人一説什么，立刻就生气，簡直沒办法！”説完站起身来走出了屋子。

第三部

第十三回

一个人，不管他是聪明还是愚蠢，如果从心理上看来，都各有各的趣味，这点从内海文三的心理状态也可以得到証明。

請参照前一回。文三自从受到阿势言語頂撞以后，憤憤地回到自己的屋里，就独自生起气来，一会儿嘴里嘟囔着，一会儿揮着拳头，越想越觉得事出意外。文三认为"我看中本田先生了"这句話，又象气話，又不象气話。他并不是只为这一点生气，但是他总觉得可气。心里觉得在什么地方受到了阿势很大的欺騙，自己也説不出所以然来，不由得就觉得可气。

在气憤中，他决心要往公寓搬，就走出了家門。那么説，文三已經决心和阿势一刀两断了嗎？沒有，他并沒有这个决心。虽然沒有这个决心，却又不能不断了这个念头，所以文三心里非常焦躁。现在已經顾不得考虑什么利害得失了。心里只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想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鴆毒嗎？我可以吃下去！糟蹋这一生，叫你們看看……

文三怀着这样的心情从家里走了出来，他想既然要住公寓，就不如找一个远一点的，在本乡一带找了一陣，无論如何也找不着。又到小石川各处去打听，后来終于在水道町找到了一家。房

租不貴，屋子也挺干淨，要住公寓就得把这个房間定下来……这时候文三又忽然轉了个念头："我考虑一下，以后再給你回信……"文三含糊其詞地說完就从这家公寓出来了。

文三一面走着一面想："因为和阿势吵嘴，从家里搬出来，要是叔父知道了，一定要不高兴……"这样一想就漸漸有些气餒了。"但是又不能就这样待下去……索性就搬到方才这家公寓来吧？"

文三还是拿不定主意，不知如何是好。看看表，剛过三点半，又不想馬上回去。于是就往牛込見附走去，一边走着一边嘴里嘟嘟囔囔的，常常弄得过路的人都感到很奇怪；不知不覚地就来到了番町，又去拜訪了那个教师。

这位先生剛好从学校回来，立刻就見了面。但是談的仍然是那些讲課的情形，从前教过的学生的事，留学倫敦，《泰晤士报》和赫伯特、斯宾賽等等，实在让人膩煩。

"我……我最近也許……搬到公寓去住！"文三突然讲起这件还沒肯定的事来，但是先生却絲毫也沒有覚得奇怪，不知为什么，他用鼻子哼了一下說："真羨慕你，我也很想再过一次那种生活！"簡直是所答非所問。文三覚得无趣，就从先生的家告辞出来。

和出来的时候心情相反，文三垂头丧气回到家的时候，已經是晚上八点钟的光景了。文三一到家先用眼睛搜寻了一下阿势，但是并沒瞧見她的影子。跟这个已經抛棄了的人，本来已沒有什么关系，可是对文三来說，感情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总还是放心不下。他悄悄地問送炭火来的阿鍋，据說，小姐說是不舒服，連飯也沒好好吃就睡下了。

"連飯都沒好好吃？"

"連飯都沒好好吃就……"

文三一听，立刻就心軟了……但是轉念一想，就說："嘿嘿，連飯都沒吃……一会儿就該要吃炒面了。"

阿鍋虽然覚得这話有些奇怪，但是因为早晨出去办事，还不知道今天早晨的乱子，也沒說什么就下楼去了。

只剩下了文三一个人。他忽然又嘿嘿嘿嘿地冷笑起来……可是一想，現在不是尽考虑那种无味、无聊、又沒用处的事儿的时候，就又重新考虑了一下："对叔父怎么說呢？"可是总不能沉下心去认真地思考。他心里勉强想着："怎么說呢？"那顆心却始終不听他的話，不知不覚地又想到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上去。尽管文三想尽方法要抛开这个念头，却怎么也抛不开，偏偏想到那些不相干的事儿。文三拚命地压抑着，压抑着，終于抑制不住了。心想："看样子她也許和我同样地感到痛苦呢！"可是追悔也来不及了，文三想到这里，忽然覚得自己对不起阿势，立刻就后悔起来了。

有人說文三是适合于向人道歉而不会申斥人的。也許这是正确的。

第十四回

文三怀着万分惋惜的心情一覚醒来，听到了晨鴉的叫声，拉开擋雨板的声音和后院井边的打水声。文三虽然仍有些困倦，还是勉强地起来下了楼，只見阿鍋睡眼惺忪地在炉灶旁边生火，别人还都沒起来。

文三心里明知爱睡早覚的阿势一定还沒有起来，但是心里

覚得有些美中不足。

文三急于要看看阿势是什么样儿，心里虽然也知道看見了阿势，心情也并不会好起来，可是还想早一点看到她。

三十分钟过去了，一点钟过去了。“这回可該起来了吧！”这样一想，就覚得心痒难挠，仿佛有一个头发蓬松、面色蒼白、眼皮都睡肿了的美人，一直在他的眼前閃动着。

那个美人的表情似乎在說：“昨天是誰鬧着要搬到公寓去的？”

吃完早飯，文三正要从里屋出去，在廊沿上正好遇見了剛剛起来的阿势，要进屋里……文三虽然在内心里希望跟她見面，但是現在却覚得有些惊惶失措了。相反地，阿势却板着臉，若无其事地斜眼瞧了文三一下，一声不响地走进里屋。只是这样一个簡单的經过而已。

但就是这一件簡单的經过已經够了。她那一閃的眼神已經深深地印在文三的眼里，使文三无法忘却，于是心里又添了一块病，越发郁悶起来。偏偏又赶上从早晨起天气就阴沉沉的，下午又嘩嘩地下起雨来了，这簡直要悶死人！

阿势借口不舒服，也不去补习英語了，一个人待在房里一声不响。吃午飯的时候見了面，但是阿势假装沒看見文三，当两人的視綫碰到一起的时候，阿势立刻把头一扭故意板起臉来，这簡直比瞪文三还要难受。雨淅淅瀝瀝地下个不停，阿势阴沉着臉，家里充滿着一种忧郁的气氛，沒有一个人作声。文三最后簡直要哭出来了。

难过的这一天，到傍晚雨才不下了。升来了，从門口傳过来升的明朗的說話声，又听到阿鍋的哈哈大笑声。这时候阿势正在里屋，听到升的声音，慌忙想要出去，但是已經来不及，被迈着

輕快步子走进来的升遇見了，她无奈又重新坐了下来。

升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还和素常一样，用亲密的眼光瞧着阿势，不等打招呼，先开起玩笑来，阿势一笑也不笑，只对升一本正經地寒暄几句，彼此說的話对不上碴儿。升覺得有些奇怪，剛要說話，忽然阿政就象憋了几天沒說話似的，滔滔不絕地說了起来，終于把升的話头岔开了。阿势乘机悄悄地站起身来想躲出去……却早被升发現了。

"哪儿去，阿势？"

但是阿势却象沒听見一般，并不回答，徑自走出去了。

阿势回到自己屋里，在一片漆黑中摸索着，找到了火柴却找不到油灯，大概是阿鍋忘記拿来了，叫了一声："阿鍋！"等了一会儿，又叫一声："阿鍋……"还沒人答应。"阿鍋，阿鍋，阿鍋！"連續叫了几声还沒人答应。阿势急得发火，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听到阿鍋傻呵呵的声音問道："您叫我了嗎？"

"不知道……那么……为什么叫你也不答应？"

"我在后面干活来着呀！"

"干活就不能答应嗎？"

"对不起……有什么事？"

"沒有事我能叫你嗎？……你不知道我在这儿摸着黑嗎？"

阿鍋問了两三遍才听懂，把油灯送来，这个馬馬虎虎的家伙，連門也不关就走了。

"混蛋！"

阿势說着和她那容貌极不相称的罵人的話，站起身来，气哼哼地拉上紙門，又回到桌旁，剛坐下不久，关得好好的紙門又开了……这家伙，眞气死人……阿势掉过头来一瞧，沒想到是母亲来了，于是又立刻把头一扭。

“阿势！”阿政小声而用力地叫着。

阿势板着脸，神情好象是說：“誰理你呀！”

“为什么要那样啊？本田先生該多心了！走吧，上那边去吧！”阿政說完等了一会儿，看着阿势連动都沒动，就又提高了一点声音說：“好了！叫你去，你就去吧！”

“旣然这样，你就別說那种話……”阿势說完，低下头去。

阿政一瞧，喲！眼睛里还充滿了泪水……

“啊！可眞难办！”母亲也沒办法，說：“又生气了！”然后又用让步的口气說：“别让我着急了，走吧！”

还是不理。

“唉，眞急死人，随你便吧！”說完母亲就回里屋去了。

这样一来，就連上里屋去的借口也沒有了，自己堵死了这条路。现在她又象惋惜，又象焦急地等待着，但是等了一会儿，沒有人来叫。再說，就是有人来叫，也不好意思就那么过去啊！里屋偏是一些不会体貼人的人凑在一起，說呀，笑呀……她拿起藍色鉛笔来撒气，在嶄新的苏温頓文法的封面上狠狠地画着，倒霉的苏温頓文法！

当封面差不多都被塗成藍色的时候，廊沿上忽然响起了脚步声……阿势侧耳一听，不由得慌張起来，忙着把文法打开，把书都拿倒了也沒发觉，眼睛拚命地瞪着书，装出一副早就聚精会神看书的样子。

紙門刷的一下开开了，阿势眼睛凝視着文法，身体微微顫抖起来。毫不客气大搖大摆走进来的，不用說，是升。他用俏皮輕松的口气說：“躲起来了，看看，美男子来了！”

等他說完，她才慢慢地抬起头来，用沉着的声音非常冷淡地說：“对不起，我还要准备明天的功課呢……”

但是这个对手却与众不同，他可不听这一套。

“准备明天的功課，管它呢！”說着升就走到阿势的身旁坐下来。

“眞的还得……”

“干么那么别扭呀？挨你媽說了？啊，不是！那么是怎么回事？”說着歪着头一想，拍手叫道：“噢，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早說不就完了嘛……对吧！大概是想要跟我……哦……哦……那么的吧！在媽面前不好意思开口——这也难怪。所以才把我勾引到这儿来……难得你心眼儿这样灵活，想出这个办法，眞叫我高兴！眞叫我高兴！”說着作出一种輕薄样子，接着說：“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意思，沒想到我們正是心心相印，旣然这样，就趁着沒有别人让我亲热地拥抱一下吧！”升怪声怪气地說着，伸开双手，就往她跟前凑过来。

“我还要准备明天的功課呢！”阿势带着哭声說着，把身体往回縮。

“哦，弄錯了呀？糟糕，糟糕！”

說什么她也不上圈套，而且一加紧进攻，也許会哭起来，連这个有两手的本田也感到有些棘手了，正好这时候阿鍋来叫，升就借着这个机会又回到里屋去了。

文三因为升来了，心里慌乱起来，覚得坐立不安，多少也听到了一些下面的动静，文三更忍耐不住了，于是沒事找事地从楼上下来。这时候正好走过阿势的房前，屏着气悄悄从門縫往里一瞧，就吃了一惊，原来阿势正趴在鋪席上哭……哭着呢……

在他的心里頓时产生了进行 explanation（和解）的念头。

第十五回

文三既然决定要进行 explanation（和解），心情馬上就舒暢得多了，因为是在舒暢的心情下判断事情的，所以也沒覚得有多么难，心想只不过是要忍耐一时而已。可怜，事到如今文三还在作白日梦！

文三正在等待着这个机会，第二天早晨，阿政和一个熟識的放高利貸的人出去了。文三心想，眞是时机到来……今天一定不能錯过这个机会。正在盼望着的当儿，不知文三心情的阿势在女用人屋門口問道："我媽呢？"声音是那么温柔。

文三听到这个声音立刻站起身来，但是已經沉着下来的心，这时候不由得又跳动起来。他游移不定地下了楼，来到廊沿上一瞧，滿心以为阿势进了屋子，誰知她却靠在門口的柱子上，仰臉出神……文三立刻止住脚步，阿势也不由得回头一看，立刻把臉沉下来了……馬上轉身就走进屋去，啪的一声把門关上，紙門碰到門柱子上，直碰回来有两三寸远。

文三怨恨地望了一会儿那扇被碰回来的紙門，然后躊躇地向前走了两三步，顫抖着的手放在門的拉手上，心里砰砰地跳着把門拉开，瞧見阿势正坐在桌前，直勾勾地望着墙。

"阿势！"文三試探地这样叫了一声，阿势根本沒理。文三壮起胆子，又叫了一声："阿势！"

阿势仍然不理。

文三一瞧，心想大概差不多，于是放下了心，笑嘻嘻地走进屋来，在离阿势不远不近的地方坐下来說："我想和你說几句

話……”

这时候阿势才象脖子扭了筋似的慢慢地把头轉过来，瞪着她那美丽的眼睛，打量着文三，嘴角上露出似乎要說些什么似的样子。

文三好象站在要打下来的拳头下面一般，心里顫抖了一下，不由得呆望着阿势。但是阿势并沒有說什么，又把臉轉过去了，文三臉上的表情也跟着緩和了一些，难为情地苦笑着說：“上次实在太……”

还沒說完，阿势忽地站了起来……文三被这种意外的举动吓了一跳，眼前閃动着女人的腰带……忽然灵机一动……不顾一切地紧紧拽住了阿势的衣袖……

“你要干什么？”阿势恶狠狠地說。

“有几句話想……”

“我現在有事！”說完恶狠狠地掙脫了衣袖怒冲冲地走出屋去。

文三望着阿势的背影，不禁呆然若失……心想：“可不能錯过这个机会，”就站起身来，但又不能追上前去，只好沮丧地悄悄回了楼上。

“糟糕！”文三嘴里这样說着，后悔得漲紅了臉，心想：“她母亲就要回来了，如果她对母亲說：‘媽！是这么回事……’糟糕！做錯了！”

文三正在千不該万不該地責备自己的时候，忽然响起了午炮声。同时又听到喊着：“开飯了！”自己又不能痛痛快快地下楼去，又叫了两三遍，才不得已硬着头皮下楼。这时候阿政已經回来了，正和阿势在一起吃飯，文三默默地行了礼，坐在桌旁。“說了沒有？”心里这样嘀咕着。他既胆小，又急于想知道，低着头用

眼睛偷偷地往上一溜，打量着母女俩，阿势板着臉，阿政的臉也毫无表情……猜不透究竟是說了还是沒說。

文三提心吊胆地吃着飯。

“瞧瞧，瞧瞧，小心点啊！也不是小孩子。”

小心翼翼的文三，突然听到阿政的刺耳的說話声，吓了一跳，抬起头来一看，原来是阿势不小心把茶水洒在膝上，这才放下心。

阿势挨了母亲說，使着性子，显出滿不在乎的神气，也不去擦膝上的水。“还不快点擦呀！”阿政責备着說，“把茶洒在腿上，哪有瞧着不动的呀！也不是个三岁的孩子，沒出息也有个限度啊。”

看来已經不能平安了事，别人也不能默默旁观，阿鍋忙着把一口飯囫圇吞下去，哈哈地笑起来，文三也怀着同样的心情，嘿嘿地笑了。

看到文三和阿鍋笑了，阿势突然轉过头来，眼睛恶狠狠地瞪着文三。阿鍋一瞧小姐的样子不对，馬上止住了笑，露出莫名其妙的神色。文三变了顏色……

“反正我沒有出息！”阿势发起脾气来，也不一定是朝着誰說：“願意笑就尽量笑吧……眞岂有此理，看見别人挨說了，就嘰嘰嘎嘎的，有什么可笑的呀。”

“还說什么呀！别說了！赶快擦吧！”說着阿政把擦火盆的抹布扔过来，但是阿势連摸也不摸。

“虽然沒出息，我还不至于把自己說过的話都忘了。多管閑事，有笑人家的工夫，还是想想自己的事吧！大丈夫一言既出，不是說再也不和我說話了嘛……”

“阿势！”

阿政故意加重語气地制止着，但是阿势現在什么也听不进去了，她一面斜眼瞧着文三，一面狠狠地說："还沒过三天就上人家屋里去……"

"喂！这又是怎么回事儿？"阿政問。

"我有气嘛！駡完人家水性楊花，沒三天工夫又鉆到人家屋里来……拽着人家的袖子，又說什么有話要說啦！这个那个的……你也太瞧不起人了……有話就在这儿說吧！敢說就当着我媽的面說吧！……"

阿政見越劝吵嚷得越凶，就让她吵嚷，瞧着差不多了的时候，用下巴頦一指，表示"回屋去吧！"阿政这一指，一直呆望着别人的臉的阿鍋，这才清醒过来，忙着放下筷子跑到阿势身旁，好說歹說地想要把阿势劝走，但是阿势却不那么听劝。

"不！你别管我！他說他有話要說，我非得等他說出来才……不！我……太瞧不起人了……不！你放开……你放开呀，你放开……"

阿势一面叫嚷一面掙扎，但是終于敌不过阿鍋有力量，硬給拉出了屋子，回到自己的房里，才稍微安静下来。

文三这才苏醒过来。

文三心里早就料到难免听些冷言冷語，但是再也沒想到能鬧成这个地步。事出突然，簡直是靑天霹靂，只吓得文三連气都顾不得生了，心慌意乱，不知如何是好。难堪得有个地縫都想鉆进去。一瞧嬸母臉上現出一副可怕的獰笑。文三心想，絕不能就此罢休……只好轉向嬸母战战兢兢地說："实在是……太对……太对不起……我还沒和您說呢！前天我对阿势……"

文三有些不好意思說下去了。

"那桩事，我已經听到了一点！"嬸母把話接过来說，"她是

那么个任性的人，一定也說了什么让你不痛快的話了……”

“不，决不怨阿势……”

“当然你……”阿政高声說了一句，把文三的話給压下去。然后又用平常的語調說：“你說她，也是为她好，那倒沒有关系，不过一个还沒出閣的姑娘，可不能叫她有一点儿汚点……”

“我絕沒說……那种……”

“我也沒說你說过那种話，不过今后也可能再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我才这样囑咐你一下，你可别誤会了我的意思！”

文三被阿政这几句話給叮問得无法反駁，只好把气悶在心里，呆呆地望着嬸母。

“沒有孩子的人是不懂得的，女孩子在出嫁以前那才眞叫人操心哪！当然！别人也許覚得：‘那样一个孩子，管她干什么呀！’但是俗語說得好：‘溺爱不明’，虽然是那么个人，一想到自己的孩子无緣无故受别人誣蔑，叫人笑話，心里也不痛快。很明显，无論是誰，被人誣蔑，心情也不会愉快的！对吧，文三？”

文三实在忍耐不住了。

“那、那、那么說……您是說……我誣蔑阿势了嗎？”

“你說話可眞厉害呀！”阿政的臉上現出可怕的样子，說：“誰說你誣蔑阿势了？我記得清清楚楚，我只是跟你閑聊天說：‘如果孩子被人家誣蔑了，作老人的心里也不痛快！’我沒那么說，你就那么……噢，你是在这儿跟我找碴儿哪！你以为女人好欺侮，用这种話来欺侮我！”阿政盛气凌人地詰問着文三。

“啊！是我錯了……”文三連忙认了錯，但是不由地气得眼里充滿了泪水，再也抬不起头来了。“我……我錯了……”

“你那么一說，听着就象我难为你了，你也用不着那么躲躲藏藏，无緣无故你也不会說出那样話来呀！”

“我錯了……”文三仍然低着头，不住认錯。“我完全不是那种意思……是我，我誤会了您的意思……才說出那种失礼的話……”

文三这么一說，阿政似乎也无可奈何了，默默地瞪了文三好一会儿，然后皺着眉說：“啊！眞討厌！我这些麻煩，全都是为了那个丫头，唉！”說着站起身来，“我去教訓教訓她！”

阿政說着从屋里走出去了。

阿政剛一出屋，一直含在文三眼里的热泪立刻吧噠吧噠地流下来了。文三低头坐了好久，旣沒站起来，也沒动一动。后来，阿鍋回来了，文三只好低着头无精打采地站起来，想悄悄回到楼上去，剛走上楼梯就听見阿势在屋里賭气地說：“我再也不願意在家里待下去了！”

第十六回

文三虽然受尽了阿势母女两人的百般折磨，却仍然不想离开园田家。他象烟消火灭似的沉默起来，平时本来話就不多，現在更不願意开口說話了。就是有人招呼也很少痛痛快快地答应一声。沒有事情楼也不下，自己悶坐在屋里。有时候因为过于安靜，阿鍋竟忘掉了他在屋里，連灯油都不来添。沒有油就任凭它沒有油，也不叫阿鍋去添，孤单单地坐在漆黑的屋里，老是想着心事。

但这种沉靜只是一种表面現象，如果深入他的心里，就可以看出复杂的变化。这顆心彷彿翻过来了一样，昨天认为对的事情，今天变成了錯的；今天认为坏的，昨天还只当是好事。情欲

的暗云消失以后，心鏡自然明亮起来；昏睡的智慧頓然覺醒，能够毅然下定决心了。在眼睛看不見的地方，在微妙的地方，文三——虽然不是彻头彻尾地——略微有些改变了。

一旦醒悟过来，就对自己也怀疑了，一切往事，究竟是梦呢，还是現实呢？……

阿政的淺薄固然用不着說，可是对阿势文三也一直看錯了。現在想起来，阿势并不那么高尙，文三誤把見異思迁、浮夸和輕佻当成了高雅，把毫无价值的外部的美和內部的美混为一談。这有多么慚愧啊！文三过去被阿势夺走了他的心。

文三认为阿势对自己有好感，这就是錯誤的开端。凡是恋爱必須先互相了解性格，但是阿势根本对文三的为人沒有认識，纵然她对文三有些好感的迹象，并不是眞的动了心，只不过是有一个时期受到了文三的影响而已。

感受力强的人，都是一样，阿势对自己所見到的一切事物，稍觉新奇的就很快地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但可惜她只能从表面上来看，而不能深入分析，輕率地对那些事物做出結論，由于不能看穿事物的眞相，得出的結論自然往往是一种肤淺的見解。这样就会被那些事物所眩惑，热爱起那个事物来。看来好象非常热心，其实这只是一时的幻想，所以还沒等了解它的实质，就很快地又冷淡下去，厌煩起来，棄之如敝屣了。受影响受得快，厌煩得也快，在取得一件东西的时候非常热情，相反地取得之后，丧失了也并不觉得可惜。就拿买书来說也是这样，想买的时候就千方百計、迫不及待地要买，但是买到手之后，却連念也不怎么去念。初学英語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开始之前，虽然連一天的时間都势在必争，但是等到学起来之后却并不怎么用功。凡事都是这种作風，从这一点看来，阿势受文三的影响和厌煩文三，不

管中間发生了什么糾葛，单从其心理状态来分析恐怕就是这样的。

再以性格来說，阿势是浮华的，文三是质朴的。浮华受到质朴的影响，这一定象穿别人的衣服一样，会感到不合适，不舒服。既然不舒服就要求改变，这是人之常情。由此看来，即使文三沒有撤职、潦倒、耻辱等等突如其来的外因，阿势对文三的感情早晚也会变的。

阿势实在是一个輕浮的人。正如不輕浮的人想做輕浮的事做不了一样，輕浮的人想不做輕浮的事也不可能。自己认識到自己輕浮的人尙且如此，象阿势那样連自己都不认識自己的毛病的天眞的少女，自然难怪她克制不住自己的性格。如果认为阿势应該深受譴責，那么比較起来，稍有学問又有知識的人仍不免于輕浮，就象文三那样的（唉呀！怎么能說出文三那样的？）又該如何呢！

这不是别人的事。阿势固然不好，但是文三也不好。文三对于"欲正人必先正己"这个听得不耐煩的諺語，现在又重新有了深刻的領会，所以无論什么事情都是只怪自己，不輕易地去責难阿势。但是无論怎样用偏爱的眼光来看，怎么也看不出文三所掌握的对自己的认識，阿势也同样地掌握了。正因为自己还沒有发覚自己的輕浮，所以才陷于輕浮而不覚得可怕；正因为不认为是丑恶，所以才置身于不干不淨的場所而毫不以为耻。这是文三近来所最伤心的事。每当夜深梦醒，寒灯无焰的时候，文三一想到这里，不免怅然叹息。

这样看来，文三似乎还沒有尝够痛苦。

第十七回

当阿势鬧脾气的时候，也不知阿政在女儿屋里諄諄地教誨了两个多钟头什么話，从那以后，不知怎地，母女的关系忽然好起来了，特别是阿势对母亲的态度和气起来了。有时候竟說些好象故意向母亲討好的話。母女俩的眼中釘都是文三，因而两人也就很容易亲近。不过看她們的样子，原因又好象不仅在这一点。

升从那以后，忽然不来了。过去母女俩見面就吵嘴，現在忽然和好了，反倒覚得沒有什么話可說，背后嘀咕文三的話也說尽了——家里漸漸地就寂寞起来。

"啊！眞悶人！"一天晚上，阿势打着呵欠，眼泪汪汪地說。

正看着报的阿政，从眼鏡上边看着女儿說："何必打着呵欠那么发呆，把书拿来，做功課吧！"

"做功課？"阿势撒嬌地皺着眉說，"明天的功課都准备完了呀！"

"怎么，都做完了嗎？……"說着，阿政又把报紙拿起来看。

"媽！"阿势好象想起什么事来了似地說，"本田先生怎么不来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生气了？"

"也許是。"

阿势因为說什么母亲也不理睬，只好閉着嘴，默默地望着油灯出神，好象还放心不下似地又叫了一声："媽！"

“干什么呀！”阿政不耐煩地直起身来說。

“真的，本田先生是生气不来了？”

“生什么气？”

“生什么气！”阿势說着似乎有些有理的样子，“是因为上次他来我沒理他吧！”說完，她凝視着母亲。

“你算誰呀？”阿政微微一笑，臉上的表情好象在說，眞是孩子气，“他又不是为了让你理才来的！”

“当然罗！不过……”阿势說完自己也覚得难为情地笑了一下。

升还不知道自己就是禍首，象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地忽然来了。

“唉呀！正說着你，你就来了！”一見面，阿政就打开了話匣子，“我們这儿正說你呢！什么？当然按情理也不能說你好話呀……哈哈哈哈！这是和你說着玩呢！可是的，怎么老沒見啊？是不是又找到好地方了？怎么，找到了嗎？你瞧，你瞧！多有办法呀！所以說你象鰻魚似的有縫就钻。你說什么？还好，不是泥鰍？泥鰍是什么意思？……啊！提起泥鰍来，前边那个横巷新开張的卖鰻魚的可是不錯呀，虽然好久沒見了，也用不着你請客呀！哈哈哈哈！”

这样开心取笑，虽然說的尽是些不堪入耳的話，但是他們已經习以为常了。今天晚上因为另有緣故，阿势尽管皺着眉斜眼瞧着升，也跟着大声笑起来，这究竟是为了遮羞呢，还是因为高兴呢？除了問本人以外恐怕是沒法弄明白的了。

“今天晚上很高兴啊！”升也发覚了什么似的，逗着阿势，“上次怎么啦！不管和你說什么，只是說：‘我还得准备明天的功課呢！’哈哈哈哈，想起来眞可笑！”

"啱，人家不舒服了嘛！"阿势作出无法形容的下賤样子。

"簡直叫我摸不着头脑！"

升也許是覚得都沒什么說的了，誰也沒問，自己讲起这几天为什么沒来的原因，說每隔一天晚上就要到科长家去教科长的太太和小姨子英語，說完又这样补充了一句："啊！眞痲煩死了！"

阿政一听，就不象她的为人那样竟信以为眞，批評他这种想法不对，說这可是发迹的阶梯，她又說："但是学生是那样的学生，指不定你教給人家些什么呢！"說完大声笑了起来。

阿势听說升上科长家教英語去了，不知为什么，忽然消沉下去，但是这时候受到母亲的影响，臉上浮起了几分冷淡的笑容，說："科长的小姨子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是叫'花'呀！还是叫'朵'！"

"懂得挺多嗎？"

"英語嗎？哪里，簡直不成，还是'Thank you for your kind'① 的程度，还差得多呢！"

阿势带有几分冷笑的神气說："原来还差得……"

今天阿势說了句"I will ask to you"②，曾受过先生的斥責，現在她竟把这段事忘了，这也是难怪的。

"可是，这个呢！"升向阿政伸出一个大拇指③，問道："从那以后怎么样？"

"还在这儿呢！"阿政紧皺着眉头說，"臉皮可眞够厚了！那还沒关系，他还对阿势說了些閑話哪！"

---

① 这句話文法上有錯誤，应作"Thank you for your kindness"，意思是："謝謝你的好意。"

② 这句話文法上也有錯誤，应作"I will ask you"，意思是："我要問你。"

③ 日本人常用大拇指表示男人，在这里是指文三說的。

“对阿势小姐？”

“嗯！”

“說什么？”

于是阿政就滔滔不絕地說起来了。从文三怎样悄悄地进到阿势的屋里，一桩桩地、一字不漏地說着，并且还添枝加叶。升一面用手摸着下巴頦听着，听到阿势耍脾气的时候，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說：“这回可够受了！”

“哪里呀！当时臉上倒是有些挂不住，可是沒过半天，又和沒事人似的，本田先生，你說臉皮有多厚啊！”

“并且还駡我水性楊花！”阿势說。

“他眞說那种話来着。你說他旣然那么生气，离开这个家不就完了嘛！要是我的話，我早就搬到公寓去了。可是他嘴里那么說着，却厚着臉皮一天什么也不干，吃得还那么多……眞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那股泡劲儿！”

升笑着，过了一会儿只是随便回答了一句：“可眞沒办法！”

“眞叫人沒有办法！”阿政接着說。

正在說沒办法的时候，厨房門口忽然有人喊道：“梅本屋来了！”梅本屋是附近的一个飯館。“咦！我們……”阿政覚得很奇怪，但臉上立即又現出了笑容，因为她明白这是升叫的。

“所以說这孩子眞可爱，”阿政竟說出这样令人可笑的話来。一会儿打开女用人送过来的食盒一看，又說了一遍更貪婪下賤的話。不知为什么今天晚上阿势听着这种話毫不介意，究竟是什么心理，簡直叫人莫名其妙。在我們捉摸阿势心理的这个当儿，添炭啊，吹火啊，又是燙酒，又是坐鍋，不一会儿就摆好了酒。虽然沒有宴会上的那些繁文縟礼，可是也你一言我一語地說着俏皮話，互相挑逗着；或者是教着怎样故意用怪調唱些情歌艳

曲，説説笑笑。这些瑣碎的事恕不詳叙。

到杯盘狼籍、酒足飯飽以后，阿政也許是想要“方便”一下，站起身走出屋子去了。

屋里只剩下升和阿势，两个人的視綫不由得遇在一起，阿势先嗤的一笑，然后又立刻一本正經地板起面孔来。

“这可奇怪！你嗤嗤地笑什么？”

“沒什么！”

“你看見了光源氏① 就高兴了吧？”

“别恶心我啦！瞧你那个丑八怪样儿吧！”

“你說什么？”

“我說你长得真漂亮！”

升又和往常一样一声不响地死盯着阿势。

“我說你真漂亮啊！呵呵呵呵！”阿势一面說着，一面小心地往后退，“說你漂亮还……啊……”

升一下子湊到阿势的身旁……手和手在空中揮动着，糾纏着……停下来一看，阿势的手不知什么时候被握住了。

“这又能怎么样？”阿势臉上現出滿不在乎的样子。

“不怎么样，暫时先活捉过来，哪儿跑！……”他紧紧地握住阿势想要挣脱的手。

“啊！啊！啊呀！”阿势皺着眉說，“怪痛的！”

“当然要痛一点嘍！”

“放开我吧！啊！再不放，我可要咬你手啦！”

“爱得想下口咬呀……”升滿不在乎地哼着这样一句歌。

阿势皺着眉头，撒嬌地說：“啊！放开我吧……我要嚷了！”

---

① 光源氏是日本平安朝时代的小說《源氏物語》的主人公，后人用这名字作美男子的代名詞。

“嚷吧！”

被升这样一說，阿势更放低了声音装出喊叫的样子說：“喂——本田先生——捏住我的手——呵呵呵呵，不成，呵呵呵呵！”

“看你——还有什么办法——！”

“眞的，放开我吧！”

“为什么？怕內海知道嗎？”

“那小子知道了又怎么样！……”

“那么就先这么待一会儿吧！不要紧，本田不是那种輕薄……但是来一个……”他小声說了一句什么，“……成吧？”

阿势不知为什么，忽然从心里认眞起来，說：“我不懂……那……那种缺德的事……”

升感觉格外有趣似的，望着阿势那一本正經的样子，一面笑嘻嘻地說：“沒关系呀！一点点儿……”

“我不！那种……啊！赶快撒开手！”

一个拚命地挣扎着，一个紧紧地抓着不放，挣扎了一会儿，听到廊沿上响起了脚步声，升才自动地放开阿势的手，大笑起来。

阿政走进来了。

“伯母！伯母！阿势小姐可不能再这样放开不管了，刚才一个劲儿地調戏人，鬧得我簡直沒办法。”

“啊呀！你可眞能瞎說……这人可眞坏……”

升揚着头哈哈大笑起来。

第十八回

一星期过去了，两星期过去了，升不断地来，阿势和他也越来越亲近了。

但是她和升的亲近跟她和文三的亲近迥然不同。和文三亲近的时候，是在浮华上罩了一层朴素的外衣，但是現在却恰恰相反，剝掉了朴素的外衣，漸漸露出了浮华的本来面目。两个人碰到一起只是互相調笑，从来沒有談过正經話。据阿势說，这全都怨升不好，不管你怎样一本正經地說話，他总是作出一副怪相来，嘻皮笑臉地挑逗你。所以不管你怎样憋着不笑，他也要逗得你忍耐不住。任你咬着嘴唇，吊起了眼眉，憋得臉紅，也忍不住还得笑出来。失去了女人应有的稳重，甚至后来什么也不說，只要一瞧見他，就覺得可笑。“本田先生可眞坏，尽逗人家笑！”阿势不断地这样恨着升。

升虽然对阿势这样任意調笑，但是对阿政的态度，在不客气之中，却还有几分稳重。笑話有时候也說，但是在該規矩的时候也很規矩地談着相当正經的話。当然所謂正經話也不过是利息啦、公債啦一类的話，以及买卖房子的事情，不然就是抱怨房客不交房租——总之，尽是一些无聊的話，沒有一件事是阿势高兴听的。但是听他們两个人談話的情形，似乎在他們所談的事情之外，有比談論男女的交际、矯正女人的風气还更有趣的东西，两个人挤眉弄眼兴高采烈地交談着。看来他們非常愉快，可惜的是阿势一点也听不懂他們談的是什么。一談起这些話来，阿政不必說，就連升也忘掉了平素的殷勤的态度，对阿势看也不看，

一心一意地談着怎样改写公债期限的簡单方法，或者是誰都知道的銀行的內幕，或者是最得意的科长的家庭开支的大事。阿势覚得非常无聊，不住打着呵欠，想站起来回到自己屋里去，但是又找不到站起来的机会，只是眨巴着眼睛无心地听着自己毫不感到兴趣的話。不知不覚地两眼迷糊起来，升和母亲的脸漸漸模糊了，說話的声音也好象越来越远了……“哪里！十元呀！”突然被升的震耳的声音惊醒，急忙睁开眼睛偷偷一瞧，升和母亲似乎都沒发覚自己在打盹儿，这才放下心，又若无其事地听着两个人的談話，眼皮又垂下来，蒙蒙矓矓地不知不覚地睡着了……不知被誰用力摇晃着，惊醒过来，接着耳边嘩的一陣大笑声，阿势不由得微笑了一下，还象睡不醒似的辯解着說：“人家困嘛！”也有这种情况：阿政和升两个人热烈地談論着前面說过的那种財迷的事情；阿势待得万分无聊，无可奈何，一会儿把腿伸出来坐着，一会儿跪坐起来，听他們的話又是沒完沒了，逐漸地困勁又上来了。于是也想和他們一起聊天，但是这个剛閉上嘴，那个又接过去，两張嘴喋喋不休，想要插嘴都沒有机会，好容易找到一个空子，滿以为这可該說話了，但又想不起話題，正在心里琢磨說什么好的当儿，早又被人占去了說話的机会。經驗会使人生出智慧，这回把要說的話預备好，焦急地用头簪搔着头，好容易才找到一个机会，就忙着插嘴問了一声：“現在公債多少錢哪？”說完連自己也覚得有些問得突然，当然升和母亲都不由得吃惊地你瞧瞧我，我瞧瞧你，然后大笑起来。“她是要說衬領，說錯了！”“不是，她本来要說洋娃娃的头！”“对！”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語，說完又大笑起来。“你們可眞是的！”阿势噘起了嘴。但是已經被他們取笑了，噘嘴也免不了被看成小孩子。怎样也是斗不过他們。

阿势因此非常生气，有时候說：“我再也不和你說話了，”或

者說："我和你絕交，"——用这种話来吓唬升。但是升却滿不在乎，这种办法根本不起作用。阿势虽然嘴里咒罵升是暴君，是个利己主义者，結果却还和这个坏人亲近着。明知道被他玩弄，但仍任其玩弄；明知道是在受人調戏，但还任其調戏。阿势似乎对这种調戏、玩弄沒有什么反感，有时候升听从阿势的要求規矩起来，阿势反倒好象有些不滿足似的，偸偸地伸手从这儿那儿地一面躱躱閃閃一面撩逗着升。如果不理她，她又不高兴。升只好把她的手按住，阿势就唉呀唉呀地发出令人肉麻的尖叫声，大声笑着，逃得远远的，然后照例用手把眼皮往上一翻，呸呸呸呸地吐着。总而言之，調戏她也不高兴，不調戏她也不高兴，——这可怎么好呢？

母亲表面上装作沒看見，其实却都看在眼里了，急得无可奈何，从飽經世故的眼光看来，年輕人是靠不住的，如果放纵下去不知要鬧成什么結果，忍不住就一本正經地給女儿讲着作姑娘应該注意的事情。說起来这都是多年的經驗得来的交际手腕。母亲为女儿着想，就告訴女儿：男人，尤其是年輕的男人的性情是如此这般，如果他逗你的时候，你就这样做；如果他奉承你的时候，你就那样做；如果他玩弄你的时候，你就怎样对待他等等。但是女儿不理解老人的心情。这个驕傲而不懂世故的阿势却說什么明治时代的女人不是妓女接客，用不着那些迷人的手段，傲慢地不肯听信。对她讲这並不是迷人的手段，这是做姑娘应該記住的事情。但是年輕无知的阿势还不能理解其中深奥的道理，倔强地說什么女儿經上也沒写着那些事情。母亲一生气說："你爱怎样就怎样好了！""那还用說！"她就这样和母亲頂嘴，簡直叫人沒办法。

但是也用不着母亲担心，不久阿势就自然地改变了态度。提

起来，起初是这样的：

在这个故事开头的时候，曾經提到过阿政的朋友"須賀町的阿濱"这个女人。最近她把女儿嫁給一个商人。有一天阿濱带着女儿到阿政家来了。这个姑娘比阿势小一岁，容貌虽然稍差一些，但是多才多艺，并且为人稳重，和藹可亲。阿政說，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阿势却认为这是一个守旧的姑娘。阿势最討厌她，母亲越贊揚，她就越討厌。这不仅是由于普通的好胜心理，而是阿势不止一次地因为这个姑娘丢尽了面子。阿政听說这个姑娘訂了婚，把自己羡慕的心情不但露在脸上，而且也毫不掩飾地說出口来，小題大作地道着喜。姑娘的母亲听到人家道喜就越发高兴起来，洋洋得意地夸耀着女婿有多少財产，或者为了准备結婚花了多少錢，从总数到一条一条的項目，詳詳細細地数說着。阿政每听一項就惊叹一声；后来她不知从哪里又体会出，能够結这样一門好亲事，不外乎是由于姑娘的品行，这也是姑娘平常謹愼的好处。如此这般贊不絕口。"嫁人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呀！"阿势觉得这就象猫抓耗子似的，平常得很。但是那个姑娘虽然是含羞低着头，却覚得非常得意，脸上露出驕傲的神色。那种丑态簡直叫人看不下去！阿势认为根本沒有什么可羡慕的，也沒有什么可嫉妒的，但是光是自己一个人这样想还覚得不够滿足，因而一陣一陣故意发出冷笑，偏偏誰也沒看見。談話中間，阿政在羡慕别人的幸福时，又叹起自己的命薄，发起牢骚来了。"你說哪有这样人，旣瞧不起父母，又不听說，也不打算結婚！"那个姑娘的母亲說："您可别这么說，就凭这个孩子的容貌，将来一定能够嫁給一个大官，让父母跟着享福。"說完嘲笑似地大声笑起来，那个姑娘見样学样，也回头瞧着阿势，嘲笑似地呵呵地笑着。只臊得阿势滿面通紅，慚愧地低着头，过不了十分钟就站起身来

走出去，回到自己屋里，想起来憤憤地說："我一輩子也不嫁人。"

客人待了一天，傍晚才走。客人走后，阿政又說起人家的幸福，非常羨慕。阿势实在忍耐不住了，一鼓作气地把白天郁积在心里的气憤，都发泄出来，冷言冷語地頂撞着母亲。想不到母亲却也有母亲的道理，阿势也不得不在內心里贊成母亲的意見。她有些招架不住了，但是由于个性倔强不肯輕易屈服，还这样那样地爭論着。忽然阿政似乎想起了什么妙計，和顏悅色地、好象就要笑出来似地对阿势說："那么本田先生怎么样？嫁給本田先生，你也不願意嗎？""我不願意！"阿势把一直挂在脸上的表情一下子都收斂起来了。"咦！为什么？本田先生不是很好嗎？人很聰明，还有几个錢，最要紧的是人长得很好！""我不願意！""可是如果本田先生求婚，我們怎么答复呢？"这样一問，阿势稍微躊躇了一下，然后又連忙說："我……不願意！"阿政眨巴着眼瞧着她的情形，不知想起了什么，只是哈哈大笑了一陣，就再也不往下追問了。阿势虽然想故意装作漠不关心，但是怎样也掩飾不住，一言不发地眯縫着眼睛，凝視着远方，呆呆地出神。"已經十一点了呀！"母亲这样催促着，她才如梦初醒，叹了一口气。

阿势回到自己屋里还是心神不定，心不在焉地换上睡衣，无精打采地坐在被上，一动也不动。她在想什么呢？她是想要找出母亲突然說出那种話来的原因而找不出呢？还是在回想着梦一般的过去，和文三那样的人发生了感情而沒能結成良緣，因为韶华虛度而感到可惜呢？是感到母亲的話里射出的光芒划破了籠罩在自己身边的黑暗，現在才感到这是浮沉的分界綫，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紧要关头了呢？还是被狂乱的念头引誘着，不知不覺地幻想着美妙而幸福的将来，把幻想当作实际，作着渺茫的美梦，怀着又高兴、又可怕的思想呢？內心的思想不能反映在变

幻莫测的脸上，虽然无法知道她究竟在想什么，但是，她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阿势这样坐了有十分钟的工夫，她的眼睛里突然閃射着喜悦的光芒，紧接着就瞧見她怎样也忍耐不住地在嘴角上泛起微微的笑容，連面頰也不知什么时候泛起一片紅暈。因为郁悶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她那天生的嬌容显得更加美丽。在嬌艳之中还含着一种愉快和輕盈，宛如在欣賞一朵怒放的蓮花，給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突然阿势跳起来，似乎高兴得再也坐不住了。她走到挂在柱子上面昏暗的鏡子前面，瞧着鏡子里模糊的笑脸，作着哄人的样子，然后抬起一只脚来在被上滴溜溜地打了一个轉，接着又用舞蹈般的步子在屋里来回地跳着，然后又跳到被上，就象摔倒在那里一样，敏捷地拽过枕头来，把头枕在枕头上，渾身搖晃着，好象被人勒住脖子似的咯咯地笑起来了。

在阿势有过这种发瘋一般的举动以后，最初一个时期，只要升一来，阿势既不觉得可怕，也不覺得害羞，只是心里覚得有些发慌。阿势不想让升发覚自己的那种心情，于是还和过去一样，活潑天眞地对待他。可是一看見升就不能那么办了，說的話虽然沒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但是說話的語气总有些和往常不一样，在曖昧中还有一种不快的味道。本来沒有什么事，也一会儿走出屋子，一会儿又进来，或者并沒有什么可笑的，也大声地笑着。有时候心里明明知道他在瞧着自己，却故意装作看不見，毫不拘束地和母亲談笑着。甚至有时候眼光和升的視綫遇在一起就慌忙躲开。总之一切都和过去的情形不同，有时候当着升的面，这种情形被母亲发觉了，阿势也刷的漲紅了脸，显出不好意思的神色，但是这种不好意思不知不覚就逐漸消失了。后来，不知道是对升厌倦了，还是不感到新奇了，或者是鬧了意見，总之升不来也不想念，来了也不理了。以前即使是忧郁的时

候，升一来就立刻高兴起来；現在恰恰相反，高兴的时候，只要一瞧見升，立刻就沉下脸去，話也少了，一切都和感情不和的叔伯兄妹一样，抱着毫不客气的冷淡态度。升并沒有怎么改变，并且有时候还开些玩笑，可是阿势也不搭腔，也不覚得高兴，只是說：“不懂！”把脸一扭。因此升的調笑的話鋒也就失去了效力，几乎无法可施了。她对待升是这样的冷淡，相反地，在升不来的时候，倒总是非常地高兴。不管对誰都开玩笑，又是吟詩，又是唱歌，或者捉住不喜欢跳舞的阿鍋，学着跳舞的样子，蹦啊，跳啊，大声地欢笑啊，变着法儿地玩鬧。即使在这样高兴的时候，一瞧見升，眼睛里的光芒就会馬上消失，脸色也阴沉了，立刻又冷淡起来。

但是，对母亲却非常溫順，因为爱鬧受申斥的时候虽然不是即刻安靜下来，也不用恶言頂撞，甚至于倒反撒嬌撒痴地膩煩着母亲，母亲最初还皺着眉头，脸上露出不高兴的神色，終于被阿势糾纒得也笑起来。只有早晨催她起床的时候不同，总要噘着嘴。可是过一陣子又自己高兴起来，有說有笑的，甚至有时候还說些取悅母亲的話。起初阿政有些納悶，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不覚得奇怪了。

不久以后，阿势想在夜間去学織毛衣，母亲认为学織毛衣还不如白天在一个教日本裁縫的熟人那里学裁縫。阿势不同意母亲的意見，磕头作揖地央求着：“让我学織毛衣去吧！”如果是西洋女孩的話，这时候一定摟住母亲的脖子，在脸上亲吻。阿势撒嬌装憨地瞧着母亲的脸，变着法儿磨蹭，母亲終于被哄得无可奈何，說：“唉！真討厌！随你的便好了！”

学織毛衣，看样子比学英語还有兴趣，每隔一天高高兴兴地上学去，阿势本来是討厌濃妝艳抹的，过去外出的时候也只是淡

淡地化一下妆。但是自从学織毛衣以后，虽然沒人說她，她却自己辯解着說："人家都那样打扮，就是我一个人不擦，也太……"就厚厚地搽起粉来，打扮得甚至要降低她的人品，衣服也尽量选擇漂亮的穿了去，如果說："晚上穿这样的还不成嗎？"給她拿出不漂亮的衣服来，虽然她不說不願意也不拒絕，但总是有些不高兴。

阿政望着慌慌張張走出去的女儿的背影，总是有些摸不清女儿的心思……

升不知从什么时候逐漸地不常来了。

第十九回

阿势虽然无情地侮辱了文三，但是心里似乎也并不是那样，从那以后只是对文三冷淡，也并不怎么使他难堪。相反地阿政却越来越討厌文三，总想把文三撵走。文三偶尔有事到楼下来，即使家人都聚集在一起，有說有笑地交談着的时候，也都不約而同地立刻停止了談笑，板起面孔来。尤其是阿政，总是阴沉着脸，如果文三来得晚了一点就瞪眼瞧着，好象在說："磨蹭什么！"有时候甚至焦躁地故意让文三听見似的咂着舌头。文三旣不是白痴也不是瘋子，就是不表示这种态度，他也并不是沒看到自己現在离开这个家，会有很多人高兴得眉开眼笑。文三內心有說不出的苦衷，但是他还不想离开园田家。为什么对园田家那样恋恋不舍呢？是由于因循的心情，尽管受到这样的苛待，还不能激憤嗎？是到这个地步还留恋着阿势嗎？是文三犯了在他这种立場上最容易犯的錯誤，还覚得自己和阿势的关系象現在这样

弄吹了，仿佛是在开玩笑，而不是眞的嗎？不錯，所有这些事情，或多或少地成了文三忍辱留在园田家的原因。但是，这都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由于"人情"二字，文三被这两个字束縛着，出于无奈，只好皺着眉头仍旧留在园田家。

用不着怎样留心去观察，文三也看到現在家里的气氛和过去大不相同。以前文三也是形成家庭气氛的因素之一。大家見了面都是互相微笑着，嘴里不說，却都享受着幸福的生活。那时候宛如和暖的春風吹遍了家庭的每个角落，一切都是安閑的、和睦的、踏实的，看到和听到的事，似乎完全都是合乎自然的。那时候的幸福并不是眼前的幸福，而是期待着未来幸福的远景。无論是自己，还是别人，即使有不滿足的地方，也并不急于要弥补这个不足，好象认为現在的不足是理所当然的，不慌不忙地、滿怀信心地等待着美好的未来。那种心灵上的安閑、輕松，現在一想起来就能使人笑逐顏开……那时候大家的心情都是不期然而然地完全一致，大家都想着同样的事，大家都为同样的事而快乐，并不想隐瞞这一点，也不想特别表示这一点，因为大家心里都沒有什么成見；既不說扫兴的話，也沒有人想听那些話。还沒成为妻子的妻子，沒成为丈夫的丈夫，沒成为母亲的母亲——这样的三个人聚在一起，在他們之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清新的、和睦的、温暖的气氛。因为大家都是順应着这种气氛来說話和做事的，所以每个人都好象比本来的自己要好得多。就連阿政那样的女人，也似乎会給人一种可靠的感覚。不仅如此，甚至让人感到如果沒有她在中間，两个人过分地接近，反而会感到不够稳重，阿政好象是为了文三他們的幸福而存在的必不可少的人物了。但是，那种甜蜜的爱情、幸福的环境、和諧的气氛和流露在眼睛和嘴上的快乐的微笑，自从文三撤职以后、特别是自从

升插进来以后，都突然地失去光彩，失掉了生气，变成了今天这个局面……

現在家里的情形，旣沒有以前那样融洽，也沒有以前那样安靜，从表面上看来好象一切都很快活、热鬧、无忧无虑，非常愉快。但是仔細看来，这都只不过是罩在外面的一层华美的外衣而已。如果把这外衣脫去，所剩下的只是个骯髒的私欲、貪婪、淫秽、寡情和不义的臭皮囊而已。旣沒有以前那样使大家心情一致的同情心，也沒有洗掉私心的泥垢的爱意，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自己随便地說，自己随便地做，尔虞我詐，假借談笑試探对方的心意，說着語意双关的話，时而相信，时而猜疑——形形色色違背道德的事，不一而足。阿政当然一心想要趁着死灰尙未复燃的时候，赶快把女儿嫁給升，了却这桩多年的心事。但是因为女儿不能乖乖地听自己的話，照自己的意思行事，因而恨得牙痒痒的，焦急万分。升也知道这种情形，为了避免将来的麻煩，也不肯輕易伸手，好象一只狡猾的老狐狸，明知是陷阱也不肯离开誘餌一般，圍繞在阿势的身边，垂涎三尺（不知为什么，文三认为升一定要娶个虽然愚蠢丑陋，但是父亲有錢有势、家境富裕的女人）。阿政看穿了升的心理，升也猜透了阿政的意思，并且彼此也都知道对方了解自己的心理，可是双方都尽量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說着无关輕重的話，你騙我，我騙你。不过两者恰是棋逢对手，势均力敌，现在斗得厌倦了，似乎变成互相对峙的局面。这一切光景，文三也多少覺察了一些。正因为如此，他看着阿势处身于这种險境，已經卷入了私欲淫逸所造成的輕浮、污秽的家庭环境里，却毫不自覺，而高声地談笑着的这种情况，覺得实在不能袖手旁观。

阿势現在已經完全被环境迷惑住了，所謂入鮑魚之肆久而

不聞其臭，虽然处在这样一种汚浊的气氛中，恐怕她也觉不出其中的汚浊。推想她現在的心理，就好象喝醉了酒一般，精神非常兴奋，而心里却異乎寻常地紊乱。对一切事物，虽然也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却还沒认識到事物的眞相就中途消灭了。不但和外界隔絕了，而且对自己的內心也疏远了，自己的心也不象是自己的心，始終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吸引着。因为是随着这种力量而言語行动，所以連自己也不能淸楚地认識自己。現在在阿势的心目中，宇宙似乎非常鮮艳，万物也非常美丽，她认为所有的人都爱她一个人，所有的人活着都是为了她一个人。如果有人愁眉苦臉，唉声叹气，她几乎不能理解，一定会覚得世界是这样的幸福，为什么还有人忧愁呢？并且她忘記了人生易老色易衰，她似乎认为青春能够常在，她完全沒想到将来，偶尔想到也是光輝燦烂的将来。除此以外什么也沒想到。自从和升亲昵以后，阿势已經失去了原来的"我"，这一点她自己也沒想到。阿势表面上看来好象是爱升，其实她并不爱他。可能她覚得不仅是升，就是受到任何男人，尤其是年輕貌美的男人爱慕，都是一件愉快的事。恐怕这一点她自己也沒注意到。归根結蒂，阿势的病，不仅是来自外界，而且也是发自內心。受到文三的影响，稍微收斂了的輕浮的热情，現在受到外界的刺激，又頓时爆发了。閉塞了理性的嘴，遮住了认識的眼睛，以可怕的力量，演出了种种丑态。如果是这样的話，那么，現在正是阿势一生中的紧要关头，如果她能够很好地度过这个关头，也許可以在这个时期得到許多經驗，认識到自己該怎样作人，定下心来，这样才能眞心实意地为人处世。如果跌倒下去，那就只有堕落到底，永远不能翻身。这正是决定人支配环境或是人被环境支配的一个关鍵，处在十字街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而阿势却漫不經心

地生活着。不知几时才能够觉醒！

不能袖手旁观，应該及时把陷在沉睡中的阿势的心灵喚醒，可是誰肯为了阿势承担起这个担子呢？

全面看一下，孙兵卫不在家，就是在家也不起作用。阿政是个那样的人，虽有爱女之心，却不知爱女之道，事实上她已經扼杀了女儿的理智，自己还洋洋得意，所以她不过是个障碍物而已。只有文三，虽然有些愚昧，但比起阿势来总还算稍有見識，也有經驗，如果需要一个喚醒阿势的人，除掉文三之外，还有誰呢？

正因为不能抛棄阿势，而且甚至认为置之不理是違背道义的，这个耿直的文三才什么也不顾，为了这件事情，从早到晚一直在心里苦悶着。因为心里苦悶，神經似乎也迟鈍了，无論是阿政怎样皺眉头，也不管她怎样咂舌头，只是当时感到有些难过，顾不得花費更多的时間去考慮。所以尽管自己明明知道别人是那样討厌自己，也不想离开园田家，現在还留在那間六鋪席的小屋里，望着墻壁叹息。

文三不住地叹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救阿势的心，却沒有救阿势的办法。"怎么办呢？"每天心里不知道要这样問多少次，但总是得不到答案，心里剩下的只是"不滿足"三个字而已。为了設法脱离这个不滿足的苦境，正常的理智受到压抑，一种妄想却自动地活跃起来，压也压不住。最后，有时候还沒等想出拯救阿势的办法，而挽救阿势之后的快乐光景，却先隐約地出現在眼前，怎样赶也赶不走。

但是，文三也并不只是始終在空想，想来想去，也想出了一些可能有效的办法。在这些办法之中，可以算作上策的就是要把近来家里的情况詳細地告訴叔父，让叔父彻底地开导阿势。

文三心想这样做，也許阿势就能醒悟了。但是又一細想，如果是别人的事情也还好說，要是把和自己有复杂关系的阿势的事情告訴她的父亲，总不免有些顾虑，所以不肯这样做。即使是硬着头皮这样做了，叔父也許能够說服阿势，但是对任性的阿政，不仅不能說服得了，还很可能被她花言巧語地蒙騙过去。想到这里，文三就想尽可能还是不让叔父知道，来解决这个問題。要想不让叔父知道来解决問題，就只有拽住阿势的衣袖单刀直入地去开导她。但是象現在这样意見不合的时候，跟她說什么也未必能听，反倒被认为是吹毛求疵了……想到这里还沒等打定主意，自己首先就有些气餒，不想这样做了。于是又把左思右想想定了的办法抛在一边，另外想其他的方法，一样一样地琢磨着，可是連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也找不到。想来想去，一会儿又想到原来想过的事情上去。这个苦悶，还沒出路，那个妄想又活动起来，尽想些个无用的事情。有时候又产生一种奇異的心理，他想近来的一切事情，都是一时的游戏，阿势并不是从心里抛棄了他，只是故意作出一种姿态来考驗他的。根据是：一会儿阿势就会走上楼来，带着她那明朗的笑声說："把我們过去的隔閡消除掉吧！"不过，这种幻想根本不能持久。殘酷的回忆很快又抬头了，想起前几天阿势鬧脾气时候的面孔，瞬息之間惊醒了这个美梦。还有过这样的事情：文三改变了心情，他覚得只考虑这些无聊的事，消磨掉光阴实在太愚蠢了，再也不想阿势的事情了，暫时打断这个念头吧。但是这样又好象是把一件剛着手的大事半途而廢似的，放心不下，于是又慌忙地把念头轉回到阿势的身上来，苦恼万分。

心这种东西，毫不間断地想着同一件事，就容易疲倦，思考力也要衰退下去。文三也是一样，一个劲儿地想着阿势的事

情，不知不覚地注意力就涣散了，不能集中到一件事情上去，有时候就漫无边际地想一些互相毫无关系的瑣事。有一次，文三头枕着两手仰臥着，凝視着頂棚，起初还在想着阿势的事情，后来看到頂棚上有一条木紋，他就突然想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看来木紋好象是水流过的痕迹似的呀！”心里这样一想，就把阿势的事情全都忘掉了。然后又仔細打量那个木紋。“由于看的角度不同，看着似乎还有高低之分。嗯，这是視力的錯覚呀！”文三忽然想起了过去教过他物理的外国教师那留着很讲究的胡須的面孔。想到这里又把木紋的事忘了。接着眼前又出現了七八个学生，仔細一看都是同学，有的把鉛笔挾在耳朵上，有的挾着书本，也有打开书看着的，再仔細一看好象自己也跟他們在一起，現在已經讲完电力学的讲义，正在开始实驗，学生們都圍着电机，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不住地互相爭論着，正在这时候，忽然机器和学生象一股烟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又瞧見了木紋。“哼，視力的錯覚呀！”文三說完不知为什么微笑着，“提起錯覚来，过去所讀过的书里面，沒有比薩魯列的《錯覚》更有趣的了。那时候是用了两天一夜的工夫一气讀完的呀！怎样才能赶得上他那样的头脑呢！那一定是个組織很致密的……”薩魯列的脑髓和阿势似乎是沒有什么关系，可是这时候阿势的事情却突然象噴泉似的又涌上了文三的心头。于是文三就象自己的伤疤被触痛了一般，大叫一声跳了起来。不过这时候已經把事情忘掉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跳起来。思索了半天，这才好容易想起来：“哦，阿势的事情啊！”虽然是想起来了，却又好象有隔世之感，旣不感到有趣，又不覚得可笑，只是一晃就过去了。然后无精打采地怔了好半天。

虽然文三象这样担心到心乱如麻的地步，但这也只是空担

心，絲毫无济于事。阿势該怎样还是怎样，越陷越深。看到这种情形，本来热心的文三現在也心灰意冷，覺得自己力所不及，低头沉思起来。

可是，不久又遇到了一件可喜的事情。这并不是别的，就是阿势突然和升疏远起来。文三过去一直注意着阿势的言語行动，随着阿势的心情狂乱，自己的心情也狂乱一陣。到現在又迷失了方向，只好暫时打断自己的思路。他两人的关系曾經那么亲密，不会平白无故地一刀两断，所以还不能过早地放心。文三虽然竭力不让自己高兴，但是阿势对文三的感情的轉变却使他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直到最近，阿势虽然不象阿政那样，但是对文三也总是怀着一种敌意。現在她忽然改变了态度，好象把过去鬧翻了臉的事情都忘了；一見面皺着眉头，两眼怒視的情形也不那么厉害了。当她和女用人玩笑得正高兴的时候，如果文三从旁走过，甚至有时候她也高兴地回过头来瞧着文三，愉快地笑着。看这种情形，如果文三和她談話，她也許能很高兴地回答。当附近沒人的时候，文三有几次曾想和她說話，但是終于“惟恐万一”，而暫时沒这样做——文三虽然也覺得沒这样做是近于愚蠢的，可是他終于还是沒这样做。

这是在学織毛衣以后四五天的事。一天傍晚，文三为了什么事情，想要到里屋去，从楼上下来，看見阿势背朝着这边，在廊沿尽头上站着。她微微地低着头，一心地做着什么，可能是在織毛衣。文三一面想：“这也許是兴趣正高的时候，”一面无心地正要从阿势身后走过，阿势并沒轉过臉来，突然問道：“还沒完嗎？”这显然是問錯人了。在这几个星期以內，除了在幻想当中，从来沒有和阿势交談过，現在意外地被阿势这样温和地一問，文三倒有些为难起来了，不由得停住脚步站在那里。阿势等了一会儿，

沒人回答，覚得奇怪，回头一看，和文三打了个照面，哦的一声，露出一副吃惊的样子。但是，虽然如此，她并沒有慌張，只是嫣然一笑，然后又把头轉过去織毛衣。文三好象喝醉了一般，手足无措，只是茫然地怔在那里。忽然想道："今天阿政不在家，这是千載难逢的良机，鼓起勇气和她說話吧……"剛想到这里，还沒拿定主意，女用人屋里的紙門刷的一声开了。文三听到这声音不由自主地就慌忙走进里屋去了。是的，不由自主地，几乎也沒有想到怕別人看見，就这样走进了里屋。一会儿就听到阿鍋走到阿势的身旁站住了，說："叫您受等了！"阿势并沒回答，就喊喊喳喳地說起話来，压低声音笑着，然后又听到阿鍋怪声怪气地說："可眞是的，內海……""小声点儿……还在那儿呢！"虽然是压低声音說的，但也能隐約听見。"还沒走呢！"这回阿鍋也小声說："眞的嗎？"阿势回答說："眞的呀！"

这样一来，在里屋再躲着也覚得很难为情了，文三就装作沒事人似的，从里屋走了出来。阿鍋惊異地望着文三的臉，然后微微地哈着腰說："去洗澡去！"說完好象又想起什么，带着吃惊的神色，慌張地說："还有，如果太太回来要吃飯的話，飯已經准备好了！放在碗柜里，拜托您了……小姐，准备好了吧？那么我們去了！"

阿势用快要笑出来的眼神滴溜溜地瞟了文三一眼，然后敏捷地把手里的毛綫活往里屋一扔，对阿鍋說了一句什么，高高兴兴地笑着和阿鍋一起走出去了。虽然說是主僕，但是年岁相仿，双方在心里都看作是朋友一般，不过这也是最近才这样的。过去阿势很高傲，对女用人輕易不肯說話。文三眼望着走出去的阿势的背影，微微地一笑。他不去想阿势为什么会变了样，他只是有說不出的愉快，因而微笑着、平素的那个幻想又突然抬起头

来，怎么按也按不下去，种种渺茫的事情又接連不断地涌上心头。最后竟想到：近来的事情，也許全都是自己疑心生暗鬼，实际上并沒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事情吧？但是又轉念一想，无論是无緣无故地侮辱了他；还是起初頂撞着母亲，后来又不知不覺地听了母亲的話；或者是和升那么亲近，忽然又疏远了——总而言之，这都不是事出无因。文三想到这里，連自己也糊塗了，不知道究竟应該高兴还是应該忧虑，仿佛瞧着有人站在远处作着要隔肢他的样子，旣不能一下子笑出来，又不能哭出来，心情徘徊在忧喜之間。文三在廊沿上来回地踱着。总而言之，和她談話，她似乎不会拒絕，所以一会儿等她回来，再碰碰自己的运气。如果她能听，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如果她不听，那时候就断然地离开叔父家——文三終于这样下定决心，回楼上去了。

面　　影

一

傍晚时分，微弱的秋阳已經落下，只有西边天空还殘留着一抹紅紅的晚霞。两个穿西服的人緩步走上九段坂[①]的坡路。一个細高，一个矮胖。这两个人不仅身材迥異，就是服飾和面貌也完全不同。那个細高个儿穿着一身稍微弄髒了的黑地白点西服，褲子的膝盖已經磨光，几乎看不出是黑色的了；头上戴着一頂只还能遮遮太阳的大沿帽子，另外还有一副和他这身服装极不相称的金边眼鏡；长长的臉，瘦瘦的双頰，和他那濃黑的眉毛相比，胡須显得那么稀疏；挾着一个不知塞了些什么的磨得油亮的皮包，不知怎地显得挺寒酸，一看就是个老学究的風度。另外那个矮胖子，两道淡淡的眉毛，配着一双賊溜溜的眼睛，鼻子和嘴挨得很近，看起来一点都不开朗，显然是个沒有品格的人。但是，他的服装倒十分讲究，在一身漂亮时髦的西服坎肩上，露着閃爍发光的金表鏈，从礼帽到黄色皮鞋，全身的穿戴沒有一件不是新的。手里还拿着一支可能是紫竹的精致細手杖。

仔細一看，个子細高的就是那个每到秋天都要穿上这身衣服、挾着皮包、每天早晨八点钟左右略微低着头蹣跚地走进神田某私立大学紅磚門的人。他叫小野哲也，是这个学校的讲师、讲义編輯主任、校友会干事之一，經常担任經济学原理和貨币学

① 东京千代田区的一个长坡，由富士見町向飯田町、神田町斜下，坡上有靖国神社。

課程。听說他在七八年前二十八岁的时候才从大学毕业，今年也就是三十五六岁，是一个中年的法学士。据学生們評論，他讲課虽然有点枯燥无味，招人打瞌睡，但是理論倒讲得有条有理，絲毫沒有含糊的地方。他給分特别严，因此不受学生欢迎。

另外那个矮胖的紳士是某公司的叶村幸三郎，常在日本桥某俱乐部楼下的台球室打台球。这个人自从前几年充当公司經理的随員到欧美去視察、游历回来以后，一天到晚不是倫敦如何如何，就是巴黎怎样怎样，摆出一个欧洲通的神气，因此背地里有个綽号，叫作"向导"。他出身于高等商业学校，和哲也既是同乡，又是中、小学时代的同学。論年龄似乎比哲也小一两岁。

两个人默默地走完坡路，进入靖国神社的旧馬場里的时候，叶村把吸了半截的雪茄烟彈了彈灰說："那么，这件事終于沒指望喽？"

"嗯……倒也不是沒指望……"哲也吞吞吐吐地說。

"可是，小夜得听你的呀！关鍵在于你，你首先說不成，那就怎么也成不了啦！"

"不，我并沒有說不成，不过……"

"眞沒想到，我还以为提起这件事来，你一定会很高兴……眞沒想到！"

"所以我并沒說什么不成啊！"

"既然不反对，又何必那么为难呢？簡直太可笑了，我眞不明白你的心理。說来是受雇于人，可是作家庭教师，到哪儿也是受尊重的。你懂嗎？当老师是件值得驕傲的事，誰知道了也沒有什么不光采的！这有什么不好啊？"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沒有意見……"

"那么在哪一点上你有意見呢？"叶村带着质問的口气說。

二

哲也有些为难的样子，說："可是，听說澁谷那个人的家庭，不是相当的……那个……乱嗎？"

說到这里哲也偷偷溜了一下对方的臉色。叶村很沉着地說："不錯，你想，一个白手起家搞到这样地步的人，在品德方面当然是談不到的啦，不过，这又怎么样呢？"

"况且听說这个人……那个……不是常常奸污使女，結果花錢了事的嗎？"

"哼哼！"叶村用鼻子笑了一声說，"我明白了！你是在顾虑这桩事儿吶！那我也就不勉强介紹了。小夜是那么 très charmante ①（用很低的鼻音說），对方又是見着女人就沒命的，日子长了說不定老头子会搞出什么名堂来，我可保不了这个險。"

"不，不是那个，我并不是……"

"可是，"叶村連对方的話都不好好听就接着說："你这个人也眞奇怪，这么点事儿就前怕狼后怕虎的，照这样还想在企业界搞一番事业嗎！哼！得啦，我是好意，你还是規規矩矩干一輩子教师吧！"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是想一点丑事也不作，就一帆風順地搞起来嗎？"

---

① 法語，意思是"十分嫵媚动人"。

“我虽然不一定那么想，可也不願意只顾自己的成功就不管父母兄弟的体面。”

“所以說，你还是想一帆風順地干起来呀！又要出人头地，又不願撇开人情，抱着想吃魚又怕腥的态度……”叶村挖苦了一下，却把話尾招住了。

“那么，你是說不撇开人情，事业就搞不成嗎？”

“当然喽！一般人都是这样，除非你是个豪杰！”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豪杰，可是你的想法也未免太走极端了吧！”哲也苦笑着說。

“不走极端，还能达到目的嗎？前怕狼后怕虎还能搞出什么事来嗎？”

“你說的也許对，可是……”

“所以呀！”叶村趁势說，“既然要想撈錢（这个人有个毛病，經常說这样下流話），你知道嗎，既然要想撈錢，还管什么人情不人情，应該毫不留恋地干脆把它撇开！”他大声說到这里，忽然又把声音放低，說：“先要狠一狠心，只是别叫人看穿，然后再把撇开的人情撿回来，戴上所謂人情的面具，不过老戴着可不成，还得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常常把这玩艺儿摘下来。这里可就有点分寸了，这也是学者所不能理解的。”說完，他露出非常得意的神情。

三

哲也只是默默地点着头，也看不出是真正佩服，还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可是正在兴头上的叶村毫不理会这些，他越說越带

劲儿："听到沒有？发财的秘訣首先要撇开人情，其次要撇开理想。象你这样老是迷信理想的人，是发不了财的。非得毫不留恋地把它撇开，一切事儿要不抱定利己主义可就不成。"

"你所說的还不照样是一种理想嗎？"

"哎，哎，眞糟糕！把我的話都給听成理想了，你也未免太笨了。我說的是事实！嘿，完全是事实！我敢說我們都是有作为的人。誰还有工夫去玩弄理想这种古董玩艺儿呢？"他簡直是气焰万丈地說："你虽然那么說，可是想想看，什么叫'理想'？还不就是'古书变的妖精'嗎……喂！你先不要那么大惊小怪的，这一点也不錯，嗯，理想就是'古书精'！有些人被这个妖精迷住，簡直象是成天在那里睜着眼睛作梦！所以說，你太可怜了，你已經死了！理想能把人活活地纏死，要說什么可怕，世界上再也沒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了。想干一番轟轟烈烈的事业的人，怎么能甘心这样死去呢？赶快把那酸溜溜的'理想'抛掉吧！这是好話，趁早抛掉吧！"

"不錯！"

"什么不錯，头一样你的欲望太小，欲望不大还能成什么事呀！喂！你以为欲望是个什么东西？你懂得欲望嗎？欲望就是把人蒸餾以后得出来的精华。它里面蘊藏着人类最精采的东西，这和'古书精'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喏，这玩艺儿一旦充滿全身，人就連半点的漏洞都沒有了——啊！多可怕呀！叫'古书精'給迷住的人，一热心起来就得成为瘋子，要不然就得成为那种隐居无用的人，簡直对他沒办法。但是，充滿了'人的精华'这个欲望的人，就有生气，有活力，就是到社会上也能善于适应生活条件，馬到成功。什么理想啦，主义啦，凡是迷信这套玩艺儿的人，只会死鑽牛角尖，总成不了事。說起来也許有点过分，依我看你也有

点象拽着那个……无用派的尾巴不肯撒手的人。”

“呃！”

“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說吧，我要是你的話，我就不会有‘理想’、‘人情’什么的粘糊劲儿。我一定会說声‘成！’爽爽快快地把小夜打发去。况且，不叫她去又有什么打算呢？你总是担心老头子是不是会調戏小夜，但是……”

“我倒沒担心那些事。”

“其实……小夜要是答应老头子的話，那就更妙了。那么一来，現在的太太闊肺病已經快要死了，她一死，毫无疑問，小夜就稳补上这个缺。从小夜方面来說，一个穷学士的妹妹，一跃而为澁谷夫人，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儿吧！”

“那些事倒是无所謂。”哲也似乎有些不耐烦地說：“只是她这个人不太适合那种豪华的家庭，我担心的就是她是否願意去这一点……好吧！我回去問問她本人的意見再說。”

“問一問，她如果不答应，你就作罢嗎？”

“嗯……”哲也思索着。

“眞糟糕！你总是这样，难怪我要說你……”

“好吧！我尽量說服她，叫她去！”

“对喽！这才象話。沒什么，一个女人家，还不是你怎么說怎么算嘛！”

“嗯！”

“况且，这又不是对本人有什么不利的事！”

“嗯！”

“好了！你也逞逞强，趁早洗手别干那份教师啦。”

“嗯……那么，我失陪了！”

“怎么？我还以为你要到我家去呢！……”

四

哲也和叶村分手后，无精打采地沿着九段坂的坡路往下走。

眼前的街道上，已經到处閃耀着星罗棋布的門灯和电灯的光芒，駿河台① 背后一片清澈的天空，静悄悄地沉沒在夜海里。这美妙的夜景，即使是看慣了的人，也不免要恋恋不舍，可是哲也却一眼都不看，滿怀心事地低着头，盯着地面，蹒跚地走下去。

哲也为了給不幸的小夜子找出路，平素不知費了多少苦心，因此，叶村介紹的事倒是求之不得的。但是，一想到要把她送到一般人都叫他什么猩猩呀，色情狂呀，風言風語很多的澁谷家去，虽說是当家庭教师，也实在难于同意。况且，小夜子一个女人家，听到这件事，一定要吓得毛骨悚然，不願意去。可是又不能单凭自己的主見馬上給回絕了，如果回家一提出这件事，不管小夜子願意不願意，也得把她送到澁谷家去，这一点他是看得清清楚楚的。可是不說又不成，哲也的难言之隐就在这里。他每逢一想起自己身为一家之主，万事却不能遂自己的意，心里焦躁得象火燒一般，就煩恼地悲叹自己的身世，想："啊！为人千万别給人作养子②！"——哲也就是小野家的养子。

原来养父小野礼造，在哲也結婚以前就去世了，現在长輩只有养母瀧子一个人。此外就是瀧子亲生的女儿，这家的女继承人，也就是哲也的老婆时子。另外还有荒唐的礼造与使女私生

①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的一个区域。

② 在日本，凡是只有女孩子的家庭，一般都給女儿招个贅婿，叫作养子。养子随女家的姓。

的那个小夜子。在这家就只有哲也一个男人，并且好歹也是这家的主人，象这样一个人竟无权过問家政，說起来也太沒有出息了，但实际上的确也无可奈何。当然，哲也如果采取强硬手段也沒有什么不成，可是那么做了以后，养母和妻子就会背地里怨言紛紛；当面冷嘲热諷，哭丧着臉，再进一步就要发脾气，不顾一切地吵鬧。只因从心里討厌这些，才終于挫折了他貫彻自己意志的勇气，多年来任凭时子母女說什么算什么，現在已經成了牢不可破的坏习慣。

小夜子实在是个薄命的孩子，沒有怎么得到过生母的照看，一生下就被送給人家寄养，等到稍大一点才被接回父亲家来。当时父亲是某部的高等官①，正在得意时代，也許是为了顾全体面，总算順順当当让她从小学上到中学二年級，但随着小夜子逐漸长大，家里总是为她的事鬧得不安，父亲賭气就把她送进了学校宿舍。可是不久又以学費太多起了磨擦，終于不到一年就退学了。后来又被送进赤坂附近的一个教会学校，在这里小夜子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她的英語有了显著的进步。因而她自己也非常高兴，越发努力学习。可惜就在这时候，父亲病故了。在家政大变动的借口下，父亲在世的时候給她預备下的一笔財产，也不知怎地糊里糊塗地就不知去向了，因而她又被迫退学。以后大約在哲也結婚的同时，小夜子也出嫁到外地，沒有多久，不幸丈夫死去，又回到了娘家。她在娘家虽然被看成眼中釘，可是孤苦伶仃的，一时又沒有其他栖身之处。对于这种情况，哲也推己及人从內心里发出了无限的同情。可是俗語說得好："心虽爱之，实則害之"，哲也越庇护她，养母和妻子就越苛待这个不幸的人。于是

① 日本旧官制，指高級官吏。

哲也就越发覚得她可怜。

五

“唉……太可怜了！”哲也一面心里为小夜子的处境慼叹，一面蹣跚地走上壹岐坂的坡路。

哲也明明知道叶村今天提起的这件事，就連可怜的小夜子一定也要慼到躊躇，可是又不得不把这件令人不愉快的事說出来，这种懦弱无能，使他慼到比什么都难受。“唉！为人千万别当养子，”哲也一想起自己的身世，就不住地叹息。正走着，忽然抬头一看，原来已經走过头了，就又往回走了十来步，从那条横巷往左拐，暫时消失在黑暗中。当他从黑暗中走出来，又出現在前边的一条横巷里的自己家門灯底下的时候，臉上露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痛苦的表情。他伸手抓住門拉手刚要拉，但又停住了，因为他慼到进自己的家，簡直象墜入地獄一般。停了一会儿，他不耐煩地“呸！”地吐了一口唾沫，同时鼓起勇气吱的一声把門拉开了，門鈴叮令叮令急促地响了起来。

听到鈴声，急忙跑出来迎接的是小夜子。她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布裌袍，上面套着一件看样子是翻改过的碎白点花紋棉布外褂。她今年二十三岁，因为个子长得小，看来也不过是二十或者二十一岁的样子。无怪連素来沒有口德的叶村都称贊她嫵媚动人。虽然她衣飾平常，面色憔悴，可是，她那白皙的皮肤和稍长的臉龐、大大的眼睛以及一張端正的嘴都給人一种美慼，特別是当她那双可以說是美的焦点的明眸，凝視着某一件东西的时候，就更显得俊俏动人。

她先将手里的煤油灯放在身旁，双手扶在鋪席上，纖細的胳膊从友禪洋紗长袖里露出来，低头行了一个礼，一条在夜色中也看不清是什么顏色的发带翩翩飄动，从短发下面微微露出雪白的脖子。

"您回来了！"

妻子不出来迎接，这已經是常事，哲也好象也沒特別在乎这些，他匆匆地和小夜子打个招呼，走进二門，又从左边餐室前面輕輕走过去，进到紧靠里边那間算是自己的六鋪席的屋子来，屋里漆黑一片。哲也站在那里等着拿灯，不一会儿，小夜子一只手抱着替换的衣服，一只手拿着归这个屋子使用的套着紙灯罩的破旧煤油灯，急忙地走进来，把灯輕輕放在桌上她亲自精心織成的毛綫灯垫上。她見哲也一声不响地直挺挺站在那里，就問道："怎么了？"

"餐室里也靜悄悄的，她們是洗澡去了嗎？"

"啊，不是，那个什么……又到昨天晚上那个地方去了。"

他惊訝地停下了脫上衣的手，說："又上曲艺場去了！？"然后又用平常的口气說："眞爱去呀！那么又是叫你看家了，可眞有办法，哈哈哈哈！"

"因为我……"小夜子說到这儿，看見哲也正象釣上来的烏龟在鳧水似的，挣扎着从头上脫白衬衣，就伸手帮他拉下袖子，說："因为我也不大願意去。"

"对了，你好象不大喜欢那种地方……啊！謝謝你！"哲也随着把胳膊伸进从后面輕輕地給他披上的家常和服的袖子里。"你看家正好，我正要和你談点儿事情……那么請你先沏点茶来吧！"

"飯呢？"

“吃过了，还是拿茶来吧！快点儿……”他說着在桌子前面扑通坐下来。

“是！”小夜子立刻拾起脫下来的衣服，要往外走，猛一回头，正好和哲也目送着她的視綫碰在一起，她嫣然一笑，歪着头說：“姐夫，您喝酒了吧！”

哲也微張着嘴笑了：“嘿嘿嘿！”

六

哲也正背着臉，弓着上身撥弄露得太长的灯芯，覚得有人走进来，他以为是小夜子拿茶来了，就說：“好快呀！”

輕輕地回头一看，原来是女用人阿福拿着盛滿燒好了的木炭的火斗进来了。她两腿肥胖，沉重地跪下来行礼說：“您回来了！”

哲也猛地把头轉回来了，样子好象是說：“原来是你呀。”这家伙就是她們不在家的时候的监視兵，也許領到了一毛錢的硬币——他心里这样想着，表面上却故意作出沒听見的样子。阿福好象热鍋上的螞蟻似的，匆匆把炭添到火盆里，一出屋子就朝着外边把那骯髒的舌头一伸，沒想到小夜子正站在那里，臊得她滿臉通紅，悄悄从小夜子的身边溜过去。

小夜子用悵惘的眼光朝阿福的后影呆望了好久，默默地走进屋去。

“好茶沒有了，只有番茶①，可以嗎？”小夜子說。

---

① 把嫩叶都摘去，用剩下的老叶細梗制的粗茶。

“番茶？可以！”他一看見小夜子就总是那么愉快。

小夜子輕輕跪下，慢慢地拿起茶杯斟茶，把热騰騰的茶送到正在欣賞她那两只手的动作而出神的哲也面前。

“不知道好喝不好喝？”

“啊！謝謝！”清醒过来的哲也，这时候才赶快拿起茶杯接連尝了两三口。“啊！好香！这才算是苏醒过来了，”連着又喝了一两口。“好香！”又說了一遍，把茶杯湊到鼻子跟前，一边聞着香味儿，一边問道：“焙过了吧！”

“是啊，焙过了，不好嗎？”

“好！番茶就要喝焙过的。”哲也又呷了一口說，“你毕竟是与众不同！”

“啊？”小夜子似乎沒明白哲也的意思。

“完全不同！”哲也还是自言自語贊賞着說：“就連沏这么个茶也这么体貼入微，你姐姐就不能这样。”

“喲！”小夜子难为情地微微一笑。

“一点也不錯！所以我常这么想：你的不幸却成了我的幸福——虽然这样想是对不起你的。”

小夜子正詫異地抬起头来朝着說話的哲也臉上望去，两人的眼光恰好又碰在一起，立刻又都避开了。

哲也用他那深思的眼神，凝視着煤油灯的火苗，說：“我这样說也許有些奇怪，自从你回来以后，每天都是这样照看我，使我眞正体会到家庭的滋味……我到这个家这么多年……”說到这里停了一停，“还从来沒受过这样的待遇……”

他的話說得很沉痛，話尾甚至有些顫抖。小夜子本来就是个富于感情的女人，这时候眼里已經充滿了泪水，連头也不敢抬。

两人默默相对，忽然傳来一陣晚秋的凄凉的蟋蟀声。

这样停了一会儿，哲也才换了一种心情，說："嘅！对了，还有很多話要跟你讲吶！再靠过来一点！"

七

哲也再三地叫小夜子靠到火盆旁边来，說："不是别的，今天我和叶村一起吃晚飯的时候，叶村提起他們公司的經理澁谷——就是那次在报紙上让人家罵得狗血噴头的那个——哦，也許那时候你还在乡下，你听說过沒有？"

"嗯，我沒……"

"啊，那就算了。談的是澁谷那里正想找个家庭教师，叶村說一定要把你介紹去，可是这件事我不十分滿意，所以就回答得含含糊糊。待遇可能相当高，只是那个家庭太糟了。"

"您說糟是指什么？……"

"你旣然沒看过那段报，当然不知道了！提起来，那簡直是糟糕透了。"

于是他就开始凭着記忆談起那段新聞的梗概来。澁谷这人，原先是个无名的小摊販，后来暴发起来，一跃成了当代百万富翁，在企业界里称得起是独霸一方的赫赫人物。可是这种人常有一种通病，那就是特别好色。假如只是玩弄那些职业的娼妓、歌妓，或者是納妾的話，倒还能說这是当代富商习以为常的事，也許还情有可原。可是这个人的坏毛病是，到他家当用人凡是稍有姿色的，不管是使女还是老媽子，他总要加以奸污，而且只是一次，多者两次，很少有过三次的，过后就若无其事地把人家丢掉了。至于最初下手的方法，不知道应該說他是无法无

天呢，还是应該說是殘暴，总之常常是用暴力强迫的。如果用暴力还不能达到目的，据說有时候还用痲醉藥来达到目的。所以一年到头常常为这类事情和用人的家屬鬧糾紛，可是他豢养着一个专門替他打官司的訟棍，每次只要花上微不足道的几个錢就不了了之。所以尽管他作恶多端，据說还沒吃过一次官司。哲也就这样把在今天文明社会里不应有的一桩曾轟动首都的消息，詳細地讲述了一遍。

"当然，报紙的消息也許有些眞假混淆，可是，就算它有一半是眞的，那也够瞧的了。怎么样，小夜？"他微笑着說："有心去試試看嗎？"

小夜子默默地沉思着，什么話也沒說。

"假的！假的！这是和你說着玩儿的！"哲也急忙把話收回来。"我知道你不願意去，这还用問你嗎！我本来想当場拒絕，可是叶村說得非常恳切，說什么也要介紹你去。我想这里面一定有文章，叶村这个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也許他还怀着小小的野心，想耍个什么把戏，要是被他当工具利用了，那可犯不上。可是要断然拒絕，使他达不到目的，以他这个人的作風，不管我怎样請他对家里人保守秘密也是不行的，他一定会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到家来說給她們听。这样一来……"說着，和小夜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地看了一下，又道："那就更糟了，我倒沒关系，反正是糟到这种程度了。哈！哈！哈！我沒关系，可是你受不了。当时我耍了个花招虽然不好，总算把叶村敷衍过去了，可是一路上想来想去，也想不出办法来。无論如何也得說出来，但是說出来，一定就得叫你去。你当然說不願意，我要是附和你的話，她們又要往别处想，誤解越来越多，免不了又是一場風波。这样你就得受她們倆的气，更要吃苦头。可是这正是一生的紧要关头

啊！你无論如何要拿定主意，坚持……”

他正說到这里，小夜子好象听到了什么动静，說：“你听……”側耳傾听着。

“什么？”哲也惊異地問。

“好象有人……”小夜子說。

哲也也覚察出来，猛地站起来大踏步走过去，刷地把紙門一拉，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人慌張地碰着紙隔扇的声音，接着一陣叭嗒叭嗒的脚步声穿过餐室，无疑是往厨房那边跑去了……

八

哲也把紙門敞开，又在原来的地方坐下，用沉痛的語气說：“你瞧！就是这样，这簡直是监獄生活！哪有这么侮辱人的！捉住她痛罵一頓倒不难，可是她要說：‘这是太太吩咐的’，咱們反倒难堪了。她旣想出去玩，又不放心家里，才指使阿福这样干，眞太岂有此理了！”他气得直瞪眼睛，可是过了一会儿又冷静下来，自嘲似地說：“被人这么侮辱也得忍受，这就是我的处境。小夜子！世界上再也沒有比人情更使人苦恼的啦！……”說着默默地閉上眼睛，把胳膊交叉在胸前。

看到这种情况，小夜子感到非常不安，說：“眞是对不起您，我……我眞不知道姐姐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来。她原先并不是那样的人……”

她象道歉似地說着。哲也对这些話好象都沒听进去，仍在默默地閉目深思，过了好久，使勁儿瞪起眼睛，說：“好！我旣然决心忍受，就忍受到底吧。我忍受着去窺探一下人間痛苦的深

淵，可是你并沒有非在这样的家庭里忍耐的道理！在这样的家庭里受人侮辱，还不如到澁谷那里去，……正好有叶村介紹，你覚得怎样？……”他鼓着勇气說了这番話，可是馬上又軟下来說：“話虽如此，无論如何你也不会願意到那种魔窟一般的地方去，同时我也不能叫你去……可是叫你在这个家里受折磨，那又太殘酷了……唉！現在我手里要是有点錢的話，就可以把你送到哪个学校去寄宿了，可又沒有这笔錢……唉，这可怎么办好呢！……”这时候，他那一向蒼白憔悴的臉，忽然紅漲起来，眼里发着奇怪的光芒，显出一副異乎寻常的神色。随后他就带着阴森的苦笑說：“我怎么覚得脑子乱得胡里胡塗了……”

小夜子再也忍不住了，說：“姐夫，您别那么为难啦……索性就……叫我上澁谷那里去吧！……我已經打定主意了……”

“可是……”哲也又躊躇起来了。

“請您务必这么办吧！总叫您那么为难，我实在过意不去。”

“我为难倒算不了什么！”哲也抬起那凄凉的笑臉：“可是，你走了，我怎么办呢？”說着，又把头低下去了。

“您这么說，叫我怎么好呢……”她也跟着忧郁起来。

这对孤苦伶仃的人，正在凄凉地相对发愁，忽然門鈴急促地响了起来。小夜子一听鈴声，臉刷地变了顏色：

“啊！姐姐！……”

說着，惊慌失措地站起来，赶紧地叭噠叭噠地跑出去了。哲也伤心地望着她那种从来沒有过的慌張样子。果然，一直寂靜无声的餐室那边，顿时唧唧嘎嘎地喧鬧起来了。一会儿，就听到有一个人离开那里往这边走过来的脚步声，当哲也覚察到那一定是“她”的时候，一股不愉快的情緒馬上涌上心头，感到无限的痛苦。

一直走进屋子来的，正是哲也万分厌恶的那个女人，他的妻子——时子。她脸色稍黑，一副凶相，定睛看人的时候眼神銳利，虽然文雅不足，却是嬌媚有余，如果是个只讲外观的人也許要撇开妹妹而挑选这个姐姐呢，她就是这样一副人品。按二十七岁的岁数来說，打扮得却很老成，服装旣雅致而又华貴，叫人想不到会穿这样的衣服去逛曲艺場。她把衣服底襟往后一撩就坐到火盆旁边，从她身上发出一股淸幽的香气。

“我回来了，您上哪儿去来着？”

“叶村到学校来了，一起吃了頓晚飯。”哲也脸上毫无表情地說。

“什么时候回来的？”

“嗯，有几点钟呢？大概是天剛黑下来不久吧！”

“从那时候起一直把小夜子拉在跟前，干什么来着？”她直截了当地說完，就盯着丈夫的脸。

哲也也盯着她的脸，說：“說話来着！”

“这話可也眞够长的了！”时子把脸一揚，故作鎭靜地說。

九

“究竟有什么事儿要聊那么长时間？”时子又看着丈夫說，“从七点——八，九，十，到十一点，”屈指数着，“聊了四个多钟头？！”她紧紧盯着哲也的脸。可是哲也把脸掉过去朝着另一边，对她不理不睬，她似乎有点急了，“把她拉到跟前四个多钟头，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話，你也得想想，还有用人在跟前呐！”

“有用人在跟前？”哲也回过头来盯着她的脸說：“这話可眞

奇怪啦！小夜子不是你的妹妹嗎？是你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妹妹呀，兄妹說話还得避諱用人，这可眞怪啦！”

“誰也沒說不許說話！”她額上的青筋都气得漲起来了，嘴里却还故作温和地說：“可是，事情也得有个分寸，家里人全出去了，尽管是妻妹，把她叫到跟前一坐就是四五个钟头，又哭，又笑，拉拉扯扯的……”

“这是誰說的？”哲也板起臉来問道。

“誰說的有什么关系！”时子的眼睛带出了凶狠的神情，很有你要想打架咱們就来的神气。哲也想了想，就抑制着自己一言不发了。时子也就又拿出那种假装温和的腔調說：“当然也許是誤会，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学士头銜的人，无論如何不会作出那种不正当的事情！可是世界上也不尽是象您这样开通的人，尽管說是妻妹，要是好得太过分了，連男女之間的嫌疑都不避，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当然不至于有这种事，虽然沒有，可是容易被人誤解呀！您絕不会滿足于目前的地位吧，一个有大志的人，万一从用人的嘴里傳出閑話去，鬧得滿城風雨，那不就要影响您的前途嗎？——女人都是小心眼儿的，我就是担心这一点。”

“是嘛！”哲也故意装出毫不介意的样子說：“要是为了这个就用不着那么担心了！有什么关系，世界上也不全是那种糊塗人，如果眞要有輕信用人的話来怀疑别人清白的愚蠢人，那就让他怀疑去好了。要是尽听那种人的話，比方說你每天晚上都要到曲艺場玩去，也要……”

“慢着！我可并不是为了寻开心才到曲艺場去的……”

“是嗎？那么每天晚上去是干什么去呢？”

“媽要去，那么大的年紀不好叫她一个人去，所以我才陪着去的，难道这也不对了嗎？”显然是假話，她却說得理直气壮。

哲也露出极端輕視的眼光，厌恶地凝視着她的脸，一会儿又发出一陣冷笑，正在要說什么，不知什么时候阿福走过来，跪在屋子外边，說："太太，这封信……"

"啊！我差点儿忘了，拿来，"时子說着把信接过来。

"太太的被已經鋪好了……"

"是嘛，那就成了，你睡去吧！"

阿福說完了話，眼睛斜盯着老爷的脸。时子等她退出去以后，說，"这封信听說是剛才来的。"她說話始終是一板一眼的，接着就把信放在丈夫面前。"听說阿福拿着这封信正要送进来，不知道是什么緣故，使您吃了一惊，您突然大声地喊了一声：'誰？'把她吓跑了，所以这时候才拿上来。"时子硬把那件事跟信扯在一起。

"是嗎？"哲也越发显得滿不在乎，說，"阿福也真奇怪，送信也用不着那么鬼鬼祟祟躡手躡脚的呀！我以为一定是有什么目的，才跑到这里来偷听的，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呀！"說完，眼睛盯住妻子的脸。

"您說什么'原来不是那么回事'，"时子苦笑着說，"这种事情，我怎么能知道啊！"

"哦，"哲也用鼻子哼了一声，哧的一下把信封撕开，目不轉睛地看信，一句話也不說，可是根本就沒注意这封信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信上写着些什么。

哲也一直瞧着信不理她，时子也覺得沒趣儿，站起来出去了。来到餐室的前边，因为从里面还露出灯光，就拉开紙門一看，小夜子正低着头，好象趴在已經熄灭的火盆上。

"干什么呢？"时子問了一声，可是沒有回答。时子凝視了一会儿低着头的妹妹的脖子，說，"真奇怪！哭了！这人真是。"說

着走进里面的屋子去了。

十

这是一个冷飕飕的夜晚。哲也在被窝里缩着身子，静静地闭上眼睛想要睡觉，可是內心里惦念着还沒想出办法来安排小夜子的事，平素本来就容易失眠，这时候更难入睡了。睡不着又想，想不出办法就翻来翻去，冲着墙壁深深叹气。直折腾到天快亮的时候，好容易才蒙矓地睡去，可是忽然又被离奇古怪的恶梦惊醒，出了一身冷汗，脖子底下和胸前都湿漉漉的，很不好受。抬头一看，紙門上的日影已經多高了，不用看枕边的表，就知道是比平常晚了。可是躺在身旁的妻子，照例貪婪地睡着，看来还不象醒的样子，只看到她那后背朝外，用被蒙着头睡觉的姿态，立刻就想起昨夜的事情，产生出一种說不出来的厌恶心情。

可是他排除了这种不愉快的念头，爬起身来，匆忙地洗完脸到餐室来，养母好象已經用过了早飯，弓着背坐在长火盆前面，戴着老花眼鏡在那里浏覽报紙。哲也向她問了早安，她翻着眼睛从眼鏡上边賊溜溜地瞧了瞧哲也，不知說了句什么。她的眼神还是平常那副不怀好意的眼神，并不只是今天才这样，哲也每逢看到这个眼神，就是晴天也好象变成了阴天，立刻感到不愉快。尽管这样，哲也自从入贅以来，还沒公开和她冲突过一次。表面上虽然彼此母子相称，关系搞得很好；实际上，从結婚以来互相之間一直就存在着一种微妙的隔閡。正因为有隔閡，所以一看到她那种默默的冷笑，就感到比妻子的郑重其事的攻击还要难受。自从近来哲也的社会地位多少固定下来以后，这种情

形就更显得严重，甚至連見面都感到是一种痛苦。有时候家里鬧得不融洽，哲也认为幷不是由于时子的任性，而是由于有这么一个頑固的养母在后面搗鬼，因此对这个人好象存有一种永世不解的仇恨。可是，如果虛心地想一下，造成这种情形也幷不是沒有来由，首先家庭不和睦的原因，也許就是因为自己对这个养母疏远所造成的，哲也也曾认眞地这样想过，可是一看見她那滿脸皺紋、骯里骯髒的阴險面孔，不知为什么，心里馬上就充滿了不愉快的情緒，就是在一起多待一会儿，也覺得难以容忍。

今天更覺得不愉快，但还是尽量作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摆好了的飯桌前面坐下，小夜子一面解着攬袖带，赶紧过来伺候。哲也一边用茶水往下送着沒有味道的飯，一边覺得总是一声不响也有些不自然，就漫无目的地随便說：“眞困！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即使是这一句无心的話，一說出来，也会立刻引起一种微妙的气氛，小夜子似乎吓了一跳，赶紧用眼角瞧了一下继母。

可是，老太婆好象沒有听見这句話，依然若无其事地看着报紙。哲也扔下筷子站起来，到更衣室去換衣服，因为一向是小夜子伺候哲也上下班，今天当然也不能例外，她也站了起来，跟在他身后走进紙隔扇后面，这时候，老太婆却馬上掉过头来望着小夜子的后影，聚精会神地側着耳朵听着。可是只能听見更衣室里喊喊喳喳的声音，却听不清究竟說的是什么。不一会儿談話的声音停止了，跟着就是叭噠叭噠两个人走出来的脚步声，老太婆又慌忙拿起放在膝上的报紙，凝神地看起来。哲也往这边探了一下头說了句“我走啦”。这时候老太婆装作好象才放下报紙似的，照例透过眼鏡上边翻着眼睛說了句：“你上班去啦！”接着又去看报紙。送到門口的小夜子已經說完送他上班的寒暄話，

然后又說："等一等！……"叫住了哲也，似乎又耳語了些什么。当老太婆猛地揚起脸来听的时候，話已經說完了，听到小夜子郑重其事地說："您走啦！"不知道为什么，老太婆带着冷笑，撇着薄薄的嘴唇从鼻子里哼了两声。

这时候从里屋傳出一陣急躁的叫喊声："阿福！阿福！"

小夜子赶忙跑过去，說："阿福現在忙着呢……"

"要是忙着，早点說清楚了不就完了嘛！白白让人家喊这么半天！"

"我沒听見您叫，有什么事嗎？"

"点烟的火！"时子大声說完之后又嘟囔着說："这还用問！"

"是！"小夜子規規矩矩地答应着，走进餐室里去了。

十一

学生們都覚得很奇怪。哲也平常总是用低沉恳切的声調，諄諄不厌其詳地讲課，这天忽然变得漫无边际，有时候甚至不知所云，使听課的人抓不住要点。所以一下課，大家就都詫異地互相看着猜测說："老哲今天八成有点事儿！"值得奇怪的还不单是这一点，哲也今天一下課走出教室，就直奔办公室，焦急地在那里等着打电話。

尽管哲也的脑筋很好，以前写毕业論文《工資論》的时候，曾使老前輩的博士們惊叹不止，可是为了設法挽救可怜的小夜子，昨晚想了一夜，依然是一筹莫展。万般无奈，虽然覚得是穷极之策，也只好先設法不叫叶村到家里讲这件事。至于下一步应該怎样安排，連哲也本人也是茫然沒有一定的主意。可是他认为

目前最要紧的事，除此以外也想不出办法来，只好自己去找他，不让他到自己家里去。他仅仅为了要对叶村說一声："我下班到你那儿去，"就接二連三地去打电話，甚至引起了人們的猜疑。事不凑巧，电話偏偏又总有人用，好容易这边空出来，那边又占着綫。最后想叫校役代打电話，把事情告訴他以后，还愼重地用紙写下了要說的話，可是到了下一个休息时間，連那个校役的影子也找不到了。事情是这样枝节横生，样样不順当，把哲也急得直搓手跺脚，还是一点办法也沒有。

到了下午，好容易把电話打通了，正感到高兴，可是那边却說："叶村不在。"再問："不回公司来了嗎？"那边又說："說不定。"下面好象还說了句什么，但还沒等听清楚，电話就断了。哲也只好哭丧着脸从电話室走出来，回到教員室一屁股坐在那里的空椅子上，叉开双腿，把两臂一抱，上身往后一仰，带着十分失望的样子冲着頂棚长长地叹一口气。旁边一个同事奇怪地問道："小野先生，怎么啦？"他沒有好气地回答了一句"怎么也沒怎么的！"以后，騰的一下站起来，一把抓起那頂寬沿帽子，三步两步地走出去了。虽然自己担任的課程已經教完，随时可以回去，可是这样急忙地走到屋子外边，也并不是有什么目的。只是因为急躁得无可奈何，在屋里坐不安稳罢了。旣然出来了也就不好再回去，心里虽然焦急不安，却又好象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吸引着，就信步走上回家的道路。走了約有一里来路，忽然瞧見十字路口拐角上的公用电話，停下脚步默默地思索了一会儿，脸上才露出剛清醒过来似的表情，一直走进电話閣子。一会儿，閣子外边就听見了哲也的語声，他还是不死心，在設法找叶村，可是不在的叶村仍旧是不在。"那么，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用这么一句話懇求对方，"务必請你轉达他，就說我晚上去找他，"这句話

他几乎是令人厌烦地来回說了好几遍。从閣子里出来又顺路到三番街的叶村家，在这里也再三叮嘱叶村家的人，走出門来才算松了一口气。

他想这回可不要紧了，可能泄露消息的地方堵塞住了，現在所担心的是自己家里。自己不在家，小夜子会不会受气呀？想到这里，輕松的心情又焦急起来，就叫了洋車一直坐到壹岐坂下，跳下車来就往坡上跑，急急忙忙跑到自己家門口一看，有一輛擦得亮光光的、黑油漆的、象是自用的洋車正停在那里。穿着一身黑色衣裤的車夫，因为等得疲倦，坐在脚踏板上歪着身子睡得正香。

哲也并沒想到是誰，只是漫不經心地想："誰来了？"他虽然沒走多少路，身子却覚得很疲乏，进了二門就噗通一声沉重地坐在台阶上。小夜子听見声音一面擦着手一面慌忙跑过来，看样子好象正在厨房里忙着，好象是盼望很久似的，連往常見面的招呼都忘記打了，就急忙說："姐夫，叶村来了！"

"叶村？……"哲也睜大了眼睛，呆呆地望了半天小夜子的脸，然后小声喊了一句："糟了！"脸上立刻現出惊慌、悔恨、失望、为难的神色，問道："那么，已經提到那件事了吧！"这是他比什么都想要先知道的。

"嗯！提出那件事来了，我可眞为难极了！"

"結果怎么样了？"

"已經决定去了！"她无精打采地低下了头。

哲也一瞧她那可怜的样子，立刻激动起来，說："是誰決定的，太沒道理啦！也不征求一下別人的意見，独断独行也应該有个分寸呀！……"

小夜子在后边慌慌張張說了些什么，他也顾不得去听，就气

势汹汹地朝着里边走去。

十二

哲也带着異常气憤的神色刷地把紙門拉开了。他用一双憤怒的眼睛往屋里一扫，看見叶村坐在上首，看样子是母女俩正在款待客人呢。坐在杯盘狼籍中間的三个人的目光一齐向这边望过来。

尤其是小个子的叶村，大模大样地坐在壁龕前面，屁股底下坐着不給一般客人用的黄綢厚座垫，好象已經喝得醉醺醺了，勉强微睜着他那得意的惺忪眼睛，愉快地和哲也打着招呼，毫不客气地大声嚷着："嗬，我們的撒謊专家回来啦！"这样給哲也当头一棒，哲也板着臉，一屁股坐下。叶村馬上把手里拿着的酒杯递过来說："来吧，該罰一杯！"

"为什么？"

"还为什么呐？哪有象你这样不可靠的人。昨天滿口答应的事，到現在还沒跟本人談，我眞沒料到！"

"沒有的話！"时子从旁插嘴說，"昨天晚上已經都談过了！"

"可是，方才小夜……"

"您可也太实心眼儿了！"她先貶了一句，"那都是装傻呐！还有'沒听說'的道理嗎？昨天晚上早已經'听說'过了，并且还……我全都知道！"說完斜着眼睛狠狠地看了看哲也的臉。可是已經不象昨天晚上那么盛气凌人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叶村說着望望哲也，哲也只是默默地坐着。

两肘放在膝上，弓着背吸烟的老太婆，这时候带着微微的冷笑說："倒也不至于象时子所說的那样，哲也对这件事有他种种深思远虑的地方，也許因为这个，还沒对大家說呢……"

"不！沒有錯儿！"时子依然朝着叶村說，"哪一次还不都是那样，两个人先背地里商量好了，我們得往后擱一擱。过后有时候告訴我們，有时候就不告訴我們。他們和您一样，秘密也多得很哩。"

"哎呀呀！"叶村摆着两手作出怕牵連到自己的神气，"可别說'和您一样'这个詞儿，叫人听見多不好！局外人就以为是眞事了。"

"嘀嘀！"时子輕輕地笑了笑，"尽管您那么說，可您也不是沒有秘密的吧！"她故意把語尾声音挑得很高。

"哪里，哪里，咱可是光明正大！夫妇感情自然很好，一到星期天，錢包儿里就装上两个人的香錢，挽着手上淺草的观音寺参拜去。"

"也許是，所以那回新桥[①]的……"她眼带笑意地說，"新桥那桩事露了以后，你就一个勁儿地向太太道歉还不算，完了又得給买带子，又得請听戏的……"

"投降投降！"叶村怪声怪調地叫嚷起来，抱着脑袋縮着脖子，然后又放低声音說，"一提这个我就沒話說了。"

"哈哈哈！"老太婆象男人似地大笑着說，"总而言之，好偸腥的人到哪儿也抬不起头来！"

"哎呀！連伯母都……"叶村睜圓了眼睛說，"一个年輕的，一个年老的，这样两边夹攻，我可受不了！"說着不住地摇晃脑袋。

---

① 东京有名的花街柳巷。

他們又高声笑起来了，笑声一停，老太婆就說："啊！我可不能就这么坐着了！"說着，嗯的一声站起来。

"着什么急呀！再喝一杯！"

叶村說着，从摆在自己面前的酒杯当中顺手拿起一个，一口喝光，一面蹙着脸把杯子递过来。老太婆摆着手說："我可不成了，这一杯你替我喝了吧！"

这时候，时子不声不响地拿起酒壶，很快地又把酒斟满了。

"哎呀！"叶村睜大眼睛，来回打量时子的脸和酒杯，"你这眞是突然的襲击呀！所以說，上岁数的人和兜售綢緞的华侨商人是不受欢迎的！"

"为什么呀？"时子微微地笑着問。

"因为时常硬逼着人家买……"叶村說完，張着大嘴，把脖子往回一縮。

"您这話才叫难听吶！多不礼貌啊！"

啊哈哈！嘀嘀嘀！笑声混成一片，他們两人都好象十分兴高采烈，哲也却覚得一点意思也沒有。

十三

哲也非常不痛快。只是在坐下的时候叶村敬了他一杯酒，以后就沒人理他了。这还不要紧，叶村和时子又津津有味地談起一些无聊透頂的話，好象把小夜子的事情忘了似的，只字不提。按理說，一見面他們就应当放下别的，首先談出事情的經过，征求自己的同意，他們的做法未免太蔑視人了。好在这时候养母已經出去，可以打消一些顾虑了。哲也想到这里，一肚子憤

怒都显露到臉上，目不轉睛地盯着他的妻子，突然問道："小夜的事到底怎么办了？"

一句話打断了他俩的兴头，时子好象是不高兴地說："小夜的事嘛，因为对方很急，所以已經决定明早叫她先到叶村先生家，再求冬子大嫂带她到澁谷家去。"

"我想这样办可能合适些，"叶村也插嘴說。"实在是因为澁谷家的家庭敎师突然不干了，他們十分着慌，急得要命！"

"是誰决定叫她去的？"哲也不去理睬叶村，冲着妻子声色俱厉地問。

时子好象真地吃了一惊似地說："怎么？不是您和小夜商量好的嗎？"

"我和小夜？……"哲也現出詫異的神情，皺着眉头，重复了一句。

"装什么糊塗！不是您先答应的嗎？昨天晚上……对我倒是什么也沒說，可是和小夜你們不是都商量过，已經决定去了嗎？剛才問小夜的时候，她还說：'只要姐夫答应的話……（时子冷笑了一声）我就願意去！'我是今天才知道的，虽然还摸不着头脑，我想大概就是这样，不对嗎？"

"那么說小夜已經答应去嘍？"

"对！剛才她对我是这样說的。难道对您不是那样說的嗎？"

"我根本就沒談过，当然不知道这回事情！"

"是嗎？"时子冷笑着，可是已經不象昨天晚上那样恶狠狠的了。

叶村忽然仰天大笑起来，笑声一住就說："可真受不了，先生，你有点什么毛病吧？"

"可不是嘛！"时子說着又把臉扭过那边去，"你們自己商量

好了决定去，反而又問別人是誰决定的，哪有这样的人！”

哲也尽管受到这样毫不留情的奚落，但也只是灰心丧气，連一句話都沒說出来。事到如今自己比那种“杯弓蛇影”、因疑致病的人还覚得可气，而且自己在应付这件事的方法上，連自己都覚得愚蠢得难以饒恕。仔細一想，也难怪妻子有些誤解。这可能是因为昨天自己和叶村談話的时候，含含糊糊地好象是答应了下来，而小夜子被人家一問，大概也就說出了願意去。明摆着小夜子准不願意去，可是在她来想，恐怕拒絕以后会給自己带来麻煩，也就不得不勉强答应了。关于这一点，从昨晚她的話里也可以听得出来，現在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現在她旣然答应了，也就无法挽回了。今天折騰了一天，就是怕她說出这句話来，結果还是变成这个样子，也就沒有什么办法了。哲也听天由命地閉上了眼睛，心里悔恨得好象刀絞般的难受。

时子和叶村看見他这种样子，两个人偸偸地相視一笑。隔了一会儿，叶村大声地說：“喂！怎么啦，怎么啦！打起点儿精神来！有什么值得那么考虑的！”

“幷不是考虑什么，”哲也懶洋洋地睜开双眼說，“头緒太乱，簡直搞不清了。”他不知不覚地长长叹了一口气。

“不符合‘三段論法’嗎？”

“啊哈哈哈！”哲也很勉强地笑了笑，接着“哎呀”一声，象很吃力似的站了起来，說：“穿着西服不舒服，我去换一换衣服。”

两个人目送着哲也慢騰騰走出去的背影，又相对看了一眼，偸偸地笑起来。

十四

哲也出去以后，时子还是小声地說："叶村先生！您替我想想，我可煩极了！他总是这个样儿，哭丧着臉，一声也不吭；到他跟前去說句話，他就象多么厌煩似的把臉一扭；可是問他有什么不随心的地方，他又不說，他一定是討厌我了。"

"哪里，他就是那么个人。"叶村并沒有順着她的意思說。

"不，一定是討厌我啦！要是說他就是那种性格，应該对誰都一样呀！可是換个人他就完全不同啦！簡直象变了一个人似的。"

"是嗎？他对我可始終是那个样子！"叶村說。

"那您是不知道詳情，我們这儿常有他的学生来玩，学生們一来他簡直是滔滔不絕，叫人想不到地爱說話，也特别高兴。对家里人也是……"时子稍微迟疑了一下，又說："唯独对小夜跟别人不一样……"

"这是爱上了吧，我也有这种感覚……是不是已經搞上了？"叶村咧着嘴，嘻皮笑脸地看着时子。

"那倒很难說……"說到这里，时子稍微想了一下，"可是我又有点奇怪，要是那样的話，小夜应該不願意上澁谷那儿去呀！她又偏偏沒有表示不願意去，眞有点奇怪！"

"所以說，也許对方并沒有意，只是单相思吧！"

"不，这不見得，依我看小夜虽然嘴里沒說什么，心里一定也有他，确实有很多地方叫我怀疑！嗯，說都說不完。"

"是嗎？这可把我鬧糊塗了，总之，学者这种人的心情是很难捉摸的！"

"就算是难捉摸，我覺得象他那样难捉摸的人也眞是少見。原先他也不是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子。"

"嗯！要說变，也眞是有点变了。"叶村好象不由得引起了回忆說："过去我住在你們这里的时候，他还不是那样沉悶。我們倆一个比一个任性，时常吵架，鬧得你們也左右为难。"

"可不是嘛！"时子微笑着說，"那时候您也太胡鬧了，还記得吧？天长节[1]那天晚上，您喝醉了回来，抓住我和我糾纏！"

"你还記着吶？"叶村也笑嘻嘻地說。

"怎么能忘呢！那天晚上的事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因为太气人了。"时子仍然笑着說。

"可了不得！怪不得近来我总好打噴嚏，原来是你在背后咒我吶！"他虽然用一句玩笑話給敷衍了过去，心里可覺得有点难为情。

时子反倒满不在乎，兴致勃勃地重复着："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呀！……"

十五

哲也慢騰騰地从屋里走出来，悄悄地探头看了一下餐室，老太婆也許到厨房去了，沒在那里，只有小夜子一个人正在忙着擦拭端湯碗用的漆木盘。她一瞧見哲也就說："姐夫，飯太晚了，这就給您送过去。"

"飯不忙！我想换换衣服，在哪儿呢？"

---

① 日本天皇的生日。

“我去！”小夜子站起来，說了一声“劳駕！”就貼着哲也的身旁过去，匆匆走进更衣室，哲也也随着进去，瞧着把叠得整整齐齐的便服拿了出来的小夜子的脸，悄然地問道：“小夜，听說你已經答应去了？”

小夜子立刻低下了头，說：“眞对不起您，姐夫！我怕就这样下去，总叫您为难……”

“这一点我明白，我很了解你的心情，”哲也不住地点着头。“在你来說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要因为怕我总为难就叫我丢下你不管，这样做首先我就对不起死去的爸爸……不过，事到如今也沒有办法了！实在沒办法了！”他很遺憾地重复着这句話，然后又继續說：“既然沒有办法，那么就去試一下看看吧，如果有什么不順心的地方，你就立刻回来。”

“是！”小夜子深深点了一下头。

“这里是你的家，对誰也不必客气。只要有不順心的地方立刻就回来吧。如果有人說长道短，那是說話的人不讲道理，我一定替你辯解到底。所以，如果有不順心的事，立刻就回来吧。”

“是！”她又点了点头。

“我想你一定很討厌去，这完全怨我。要是一开头就断然拒絕，不是什么事都沒有了嘛。都怪我办事不痛快，才弄到这种地步，叫你受了这样的委屈……”哲也再也說不下去了，只有唉声叹气。

“不，我并不觉得那么討厌，所以……”小夜子說。

哲也搖了搖头說：“不見得吧！”

“不，并不觉得那么討厌……只要自己正派，尽管周圍的环境不好，我想也沒有什么干不了的。”

“話虽然这么說，还是覚得别扭吧，你就是不說我也明

白……好吧！我也不能总把你放在那样的地方，过一个时期我一定想个能够把你接回来的办法，接你回来，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光，先忍耐着去吧！”

“是！”她嘴里这样答应着，脸上却露出一种不以为然的样子，沉思了一下，說：“好吧！要不說出来就这么一走也太什么了，索性对您說了吧！……姐夫！”她眼睛里含着无限深情抬头瞧着哲也的脸，“我有一个終生的要求，您能答应我嗎？”

“終生的要求？什么？不管什么，不客气地对我說吧！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我全都照办！为了你，不管是什么我都可以做！”哲也坚决地說。

小夜子又把头低下来，說：“我仔細想过了，我认为家中的不和都是由我一个人引起来的。所以这次我去了，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也要忍耐下去，只要对方肯用我，我就一直干下去。姐夫，您也……”停了一下又說：“再也不要为我的事情操心了！……”語尾已經顫动起来，又停了一停，終于把心一横，說：“請您爱……爱我姐姐吧！”說到这里再也說不下去了，把身子掉过去冲着一边，用袖子捂住了脸。細看她那纖細消瘦的身姿，出于女性的温柔，在她自己綰的发髻上，代替发簪插着一朵从院子里摘来的白菊花，花瓣和叶子都在顫抖，她怕家里人听見，压低了声音啜泣着。

哲也瞧見这种情景，不由得一陣心酸，也忍不住滚下来两行热泪。

十六

小夜子終于到澁谷家去了。从那以后，哲也每逢早晚就象毫无生气似的感到了无限的凄凉。他兼着三个学校的課程，每星期总有几次要到很晚才能回来。当他累得筋疲力尽回来的时候，再也看不到那个笑脸相迎的人，再也沒有人来亲切地照应自己身边的瑣事了，甚至要茶要火，阿福有时候連理都不理。触景伤情，越发使他忘不了小夜子。啊！也不知道現在她怎么样了！早晨一睜眼头一桩想到的就是这件事，夜晚在睡着以前，最后想的也是这件事。

那正是小夜子走后的第三天。哲也和平常一样从学校回来，进家一看，妻子沒在家。本来妻子在不在家对自己并沒有什么关系，也犯不上去打听，可是老太婆却先开了口，說："今天早上小夜回来取行李来了，我們打发人先替她把行李送到澁谷公館，趁着这个机会时子带着她到叶村家道謝去了。"一听說是小夜，哲也就产生一种不可思議的激动心情。他尽量克制着，故意装出冷淡的样子，內心里却又急于想要知道下文，就暗暗聚精会神地等她說下去。可是，老太婆的話就是这些，此外只不过是小夜子托她"带个好儿"的一些无关正題的話。哲也想：小夜子一定曾談到澁谷家的情况，可是又不便追根問底，恐怕无端地引起老太婆猜疑。只好一声不响地走回了自己的屋子，可是心里总是有点遺憾。心想时子如果能早点回来也好，至少可以从她的嘴里套出一些有关小夜子的情况。这么一来，刚才还不关心妻子去向的心情，竟变成从来沒有这样盼望过她回来的焦急心情，

不知有多少次每当門一响就側耳傾听。

时子終于在快要吃晚飯的时候回来了。当大家和平常一样都聚到餐室吃飯的时候，哲也暗暗在內心里抱着希望，以为能听到一些关于小夜的情况，可是落了空。时子所談的尽是些关于叶村家一些奢侈生活的話。說什么叶村的老婆冬子平常穿的都是什么米澤出产的碎白点花紋外褂和綢衣服；新做的袷袍又是什么加有天蚕絲的灰褐色縐綢，下襯是灰綠色的縐綢，但还是淺灰色显眼啦；又說什么冬子系的一条古代花样的中国織錦如意带，非常叫人喜爱啦；并說她为了应酬每个月至少要看三四次戏，所以有的戏竟連看两次啦；已經有了两个鉆石戒指，本来无須再买，可是因为遇到一个价錢便宜的旧貨，就又买下一个，都拿出来給我看了等等；尽管哲也听来覚得无聊得很，可是她却很羨慕似的說得津津有味。时子把冬子怎样用夸耀的口气，卖弄了一番自己过着多么随心所欲的生活的事讲了一遍，接着就不免怨恨起来，結論是跟往常一样：說什么叶村可眞能干啦；冬子虽然那么不中用，可是他还那么爱她，眞是幸福啦等等。既然女儿話里話外在諷刺着哲也，也就勾起了老太婆对往昔的回忆，她說："你爸爸在世的时候，咱們家也不次于他們啊！"她忘記了过去的坏处，只管来回念叨好的一面，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出委屈似的叹息。哲也对这些已經听慣了，不管她們怎样諷刺，也不大往心里去，可是正如俗語所說："耳不听，心不煩"，一听見就不可能愉快，于是吃完飯他就猛地站起来走出了餐室。哲也心想，自己离开餐室本来并沒有什么用意，可是这母女俩却一定会誤解我是因为被奚落得受不了才走出来，冷笑着看着我的背影，这虽然不是亲眼所見，但不知怎地就有了这样的感覚。哲也想到这里心中立刻厌煩起来，一走进自己的屋子，就噗咚一下坐在桌子前

边，不由得又想起小夜子来："不知她現在怎样了？"一股怀恋之情，深深地涌上了心头。

十七

餐室里沒有外人，娘儿俩把脸紧凑在一起，悄悄地商量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就听見时子发出很激动的耍脾气的声音，接着又听見老太婆安慰她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也不知道是誰哭了，还听到了抽鼻涕的声音，哭声一住，又变成了喊喊喳喳的密談。足足有两个钟头的工夫，不断地听到这样說話的声音。后来，紙門刷的一声开了，时子的半边身子剛出現在走廊上，就听見老太婆說："等一下！"又把她叫住了。时子"嗯？"的一声回过头来的时候，从屋里漏出来的灯光正好照在她的脸上，只見她紅漲着脸，額头上青筋暴起，眼睛里含着泪水。"这全看你怎样掌这个舵了，你也得仔細考虑一下！"老太婆在屋里象作什么指示似的說，时子沒等老太婆說完，就說："您光那么說，您当他是小孩子吶！"啪的关上了紙門，沿着走廊迈着懶洋洋的脚步走到丈夫臥室前，往屋里看了一下。

哲也正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看剛才收到的信，偶然揚起那毫无表情的脸，恰好和正往屋里探头的时子視綫碰在一起，脸上立刻現出一种說不出来的厌恶神情，急忙把很长的一封信，刷刷地卷起来①。

时子斜着眼怀疑地瞧着哲也，走进屋里在火盆旁边坐下来，

---

① 日本人一般所用的信紙都是成卷的，所以要把信紙卷起。

問道："从哪儿来的？"她把語尾挑得很高。

"家乡来的！"哲也不耐煩似的把脸掉过去冲着一边。

时子的脸上也馬上露出了厌恶的神色，可是立刻又好象把念头一轉，說："家里都平安吧？"

"据說是平安。"哲也依然很冷淡。

时子并沒有現出特别不高兴的样子，温和地說："那就比什么都好！"說着就把火盆上的水壶提起来，撥了撥火，自言自語似地說："啊！都燒剩这么一点儿了！劳駕把炭斗递給我！"

哲也一声不响地把炭斗递过去。时子接过来，添上两三块炭，然后瞧了一下丈夫的脸，問道："喝茶不？"

"不想喝。"哲也只說了这么一句。

"小夜走了，你一定覺得很不方便吧！"她又眼光銳利地瞧着丈夫的脸。

"沒有什么，"他背着脸，象极不耐煩似的皺着眉头。

看来这回可把时子招火了，她死死地瞪着哲也的旁脸，但終于又把念头轉过来，說："我本应該多关心您一些，可是家里人口虽少，这个那个的，事情可不少，所以始終沒能很好地照顾您，抱歉得很，說起来也真是忙不过来呀！"

"沒有什么，反正我也沒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哲也这时候的口气也稍微温和了一些。

"不，哪里沒有事，我也知道您有許多事情，不过我就是忙不过来。虽然有那么个阿福，也不能什么事都叫用人去作；媽又上了年紀，作不了什么；只剩下我一个人，弄得又得做針綫，又得圍着鍋台轉，又得自己出去买东西，来了客人还得去应門。一天到晚手忙脚乱，忙得头昏眼花，事情还是一桩接着一桩，总是做不完。媽看不过去，就来伸手帮一把，可是叫媽帮了忙，馬上就腰

酸肩膀疼的，过后还得給她連揉带捶的，反倒添了麻煩。不叫她做吧，她又說看不过去，非做不可，一到晚上就嚷着腰疼，現在还在那边叫阿福給捶着呢，情形就是这样。所以媽才說：'照这样下去你的身子一定支持不了，哲也大概也覺得不方便，你去請示一下哲也，不管是做粗活儿的，还是貼身使喚的，最好再雇一个女用人吧。'正在手头窘的时候，跟您提这种事我也觉得为难，可是实在是再也支持不下去了，所以才和您商量商量。您看怎么样？能不能再雇一个人呢？"說完，目不轉睛地盯着丈夫的臉。

哲也一想到，早晨比自己起得还晚，躺在被窩里要烟要火的时子嘴里居然說得出这样的話来，嘴角上不由得浮起冷笑来。

十八

"喂，您倒是說呀！"尽管时子这样催促，哲也仍然一声不响。时子有点急躁起来，又說："說呀，不成嗎？我覚得这并不是什么无理的要求。您想，小夜在这儿的时候，家里的事情，除了媽，有我、小夜和阿福三个人做，可是現在只剩两个人了。两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无論如何也得多干出一个人的活儿，要是不再添一个做粗活儿的人，我簡直干不了。"說完，眼睛紧盯着丈夫的臉。

哲也这时候才开了口："那么，你是說要再雇一个人来頂替小夜喽？"

"嗯！也就是那么个意思……"她的話有些含糊。

"要是那样的話，干脆把小夜叫回来不就好了嘛！"哲也装出

很冷静的态度說。

“小夜頂什么事！……”时子一下子就把丈夫的話頂回去，可是丈夫的話也实在出她意料之外，她着了慌，想掩飾也掩飾不住，就气忿忿地駡道：“小夜頂什么事！那种邋里邋遢的女人就是叫回来，又能中什么用！”这样駡还覚得不解恨，接着又說：“您也許不知道才这样說，其实小夜的本事光在嘴上，叫她拿起針来，哼，連件单衣裳也縫不好……”时子显得急躁了。

哲也也气忿忿地說：“針綫活儿我不懂，可是其他的事情我也能看得出来，无論叫她做什么都是誠誠恳恳的。当然喽！她不是用人，不会表面是一样，背里又是一样，所以就叫她照应也覚得舒服。”哲也故意称贊了一下小夜子，但又覚得这样也太孩子气，就換了口吻說：“既然說小夜子不成，那也沒有办法，不过，关于錢的問題又怎么办呢？多添一个人原来的錢还够开支嗎？”

“問題就是这个！”时子也不那么气势汹汹了。“多添人，原来的錢数无論如何是不够的。稍微算一下就可以明白，比如說雇一个能做針綫活儿的女用人——总得雇个这样的人——除工錢以外，一年还得供給两次衣服，平常还得給些零錢，这么一来，往少里估計，一个月也要多費十五元到二十元的样子。”

“怎么会多費呢，雇一个人还不是頂一个人的費用！不然的話，小夜在我們家里就等于沒吃飯。”

“不，是要多費。就拿吃飯来說，小夜吃得非常少，那不能算是吃一份飯。可是用人們可就很能吃了。所以无論如何也得多向你要这一份錢，还得要額外增加一些。”

“还得要額外增加？”哲也吃了一惊。

“是的！”时子理直气壮地回答着，“近来物价簡直漲得吓人，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当然是很清楚的了。去年春天两块五毛一

桶的酱油，近来已漲到了三块五，三块五該是漲了几成呢？”她嘴里念叨了半天，也沒算出来，只得又說：“反正是漲得很厉害。不光是酱油，什么都是一样，再照过去那么些錢无論如何是不够开支的。所以如果把这次雇女用人的工錢也都算在一起，合計起来一个月总得要再加五十元，可是考虑到您的情况，不够的地方只好再想法周轉，这样一个月打算請您給增加四十元，您看行不行？”

她好象把这件事看得很簡单，輕描淡写地說出来后，两頰往里一縮，把吸在口里的烟，噗地噴了出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十九

哲也一直在默默地瞧着妻子的臉，这时候也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他的臉色虽然十分难看，但口气却是沉着的，毅然决然地說：“很对不起，这办不到！我是个零售学問的学校教师，还够不上三口人就得雇两个女用人伺候那样的身分。先不談身分吧，就是有心雇也雇不起。我掙現在这些錢，已經費了很大的勁儿了。”

“那么……”时子猛然轉过头来冲着丈夫說：“那么我怎么办呢？难道我就得老受苦不行嗎？”

“嗯，关于这个，我也不明白应該怎么办！”

“不明白？”时子臉色刷地一变，两眼露出恶狠狠的神色說：“是嗎？那么，我也管不了这个家的开支了，从今天起我就不管，現在我就把剩下的錢結一下帳，和帳本一起交給您。”說着就要站起来。

“你先等一下！你旣然說管不了，那我也不能强叫你管，不过你打算怎么样呢？”

“我嗎？我是这个家里生的，哪儿也沒地方可去，也只有……哪怕是把我擱到厨房的一角呢……”她声音虽然有点顫抖，但只是不住地眨巴眼皮，并沒有眼泪。

“那么，你是說不再管家里的一切事情了，是嗎？”哲也說。

“对了，象我这样的蠢人，不管怎样也当不了家庭主妇。”

哲也交叉着两只胳膊，閉起眼睛，默默地沉思着，过了一会儿当他重新睜开眼的时候，眼睛里已經含着无限的哀愁。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把胳膊放下来說：“时子！你眞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无情无义的人了。我非常明白，你以为这么一說，我就会受不了，哪怕一文錢也好，就会急着想办法去多弄錢，所以才拿这件事来刁难我，是不是？你过去也逼过我多少次，可是我的收入还是沒有增加，你总誤以为是我不够努力。所以这回才变个方法，先提出四十元，你內心却估計着至少也能增加一半，是不是？你的心理我也明白，这一定是你今天到叶村那里去，听人家炫耀了一番闊气，你因为气忿不过，才这样作的。可是，这不是簡直把我看成牛馬一样了嗎？这不就是用鞭子抽着我，叫我拚命地干，想尽量从我身上挤出点錢来嗎？再說这个挤錢的目的，还不是只想穿件漂亮衣裳，买个鑽石戒指，来滿足你那卑鄙的虛荣心嗎？这哪还談得到什么夫妇間的感情呢？我現在正处在逆境，嘴里虽然不說，心里却是相当煩悶的。但凡能有一点夫妻的情义，就是不談安慰吧，也絕不应該再給我增添痛苦呀！你却对我这个万分苦恼的人再給加上一层苦恼，好让自己达到享乐的目的。你多么冷酷无情呀！不錯，我受过你父亲的大恩，我念高等学校，剛念了一半就受他老人家的照拂，我能从大学毕业，也全仗他老

人家的拉扯。爸爸所以在我身上花了一些錢，就是为了死后好把你們托付給我。我始終不忘他这个恩情，不忘托付的情意，所以直到今天，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我都忍受下来了。可是，象今天晚上，拿着这种难題来逼我……”

“什么时候我逼您了？”

“听我說……要是这样，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事到如今，只有好离好散……是应該这么提出来的时候了，可是……”

“好，我明白了！你的心我已經完全明白了。”时子把声音提得很高。

“别着急，好好往下听……”

“用不着了，这就完全明白了！”时子对丈夫的話再也听不下去，連嘴唇都气得煞白，說：“我早就料到要有这么一場。我是这样一个沒有能耐的人，你看不上我也沒有办法，只是一想起这是因为你看中了我的妹妹，我……我……我就不甘心……”她咬牙切齿地說完这句話，突然哭起来了。

二十

哲也不覚一怔，說：“你胡說什么？这和小夜一点关系也沒有。小夜……”

“不！”时子也顾不得用衬衣袖子来擦眼泪了，“你說什么也不成，我早就明白了，你就是想和我离婚，好和小夜一块儿……”說着，眼泪又扑簌簌地流下来，声音顫抖着。“一定是因为这个，你才說出这种絕情的話来……”

“誤解也应該有个限度，我根本沒有那种……”

"不，不管你怎么說，一定是那么回事。小夜沒回来的时候，你不是那样狠心的人，自从她回来，你的态度才完全变了样，光和小夜打交道，眼睛里簡直就沒有我了……"說到这里忍不住哭出了声。"人家到你跟前說句話……也不耐煩地把臉一扭……"她不住地抽搭着，"連一句溫柔的話都沒有……"

过了一会儿，哭声稍微停了一下，又說："好容易她到了澁谷家，我滿以为可以放心了，哪知道她走了以后，您还是惦念着她，成天愁眉苦臉，我一到跟前，您就显出不耐煩的样子。您既然那样討厌我，我心里也怕打扰您，但这是家务上的事，也不能擱着不管，誰知来和您一商量，您就立刻說出这种絕情的話来……"她声音虽有些顫抖，可是仍接着說，"我正在怀疑小夜为什么能那样乖乖地答应上澁谷家去，現在明白了，这都是你俩定好的計。一定是想一个一个地离开这里，另在别处偸偸地安个家……哎，我叫你們騙了，我眞懊悔！……"

"你这話眞叫我吃惊，簡直不知道你想把事情歪曲到哪里去！你要是那样誤解冤枉小夜的話，那么，我就把过去一直不想說的話也說給你听吧。小夜……小夜所以决心到澁谷家去，完全是因为你太多心吃醋，为了想叫你放心才去的。在走的头一天她曾哭着嘱咐过我。"說到这里哲也又想起小夜子那天晚上的可怜的背影，不由得眼睛里充滿了同情的眼泪，說："她哭着嘱咐了我：'别惦念我了，請您爱我姐姐吧！'以后才走的。"

"这个畜生……"时子仰起滿是泪痕的臉尖声喊叫着，"哼，竟拿这样可怜的話来迷惑您，尽想自己假装好人……她既然那样，我也就不管什么姐妹不姐妹了，等她回来先弄死她，我也死掉算了……"

时子連哭带叫的声音和哲也想解釋誤会的声音夹杂在一

起，吵成一片，誰也听不出誰說的是什么，这时候，忽然嘩啦一下紙門开了，带着不安神色的老太婆一直走了进来。她說："哎呀！哲也，时子，你們这是怎么啦！那样大吵大叫的，不怕人家听着笑話呀！"她說着坐了下来。

"媽！我到底叫小夜把丈夫給夺去了。"时子一見母亲，好象突然更覚伤心，也不怕别人听見，哇的一声趴在席上大哭起来。

哲也連忙說："誤会，这完全是誤会！你看，激动成这个样子，說什么也不听，眞叫人沒办法！"

"行啦，我虽然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引起来的……"老太婆的声音也有些要哭似的，"起先，听到你們吵得太厉害，我就来了，可是一听說的是离不离的話，我心想，这可不能輕易进去，我也就沒有进来，后来漸漸才听出点眉目来，我說哲也呀！……"她定睛看着哲也。"現在你要是抛棄了我們，我們娘儿俩可就得要飯去……"說到这里，她也带出了哭声。"时子就是那么个任性的人，一定有很多地方不遂你的心，可是，还得請你……"說到这里，她尽量加重了語气："看在我老婆子的面上，原諒她吧！……"

时子气哼哼地抬起头来說："媽！現在您无論怎么說也是白費，他已經完全让小夜迷住了……"

"得了，你别說啦！"老太婆拦住女儿的話，接着說："哲也！你今天在社会上已經是一个堂堂的学者了，所以象我們这样的老婆子和姑娘也許沒有什么用了，可是，我們当初为了晚年的幸福才把仅有的一点积蓄花費在你身上的，如果現在你抛棄了我們……我們就只好要飯去……求求你，你一定是很生气的，可是，还請你只当救救我們娘儿俩，原諒她吧！你看我給你这样了，"說着她把那毛发稀疏、已經見禿的梳着后室髻[1]的头貼在

① 日本妇女发式的名称。

鋪席上，深深地行了个礼，然后用发顫的哭声說："請你原諒！……"

哲也交叉着两只胳膊，閉着眼睛一言不发。这时候他已經想不出应該說的話了。

二十一

夫妻間的冲突在老太婆的这种喋喋不休、带着挖苦味道的調停下，总算不了了之，哲也每天早晨照常愁眉苦臉地上学校。但是，由于沒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所以在三人之間总还遺留着冲突的裂痕。从那天以后，母女俩对哲也的态度一个是加倍的假殷勤；一个是变得比从前稍微謹愼，不再胡乱显露鋒鋩，但始終鼓着一个不高兴的臉，母女俩动不动就悶在餐室里，要不然就躲在老太婆的屋里，把臉湊在一起竊竊私議，偶尔还能听到哭哭啼啼的声音。

冲突之后总是这样的，这次也不过是厉害一些，并沒有什么特別新奇，可是哲也却覺得再也沒有比这次更不愉快的了。从这件事又引起了他的懊悔：啊！眞不該給人家当养子。

可是，回忆起入贅当时的情况，确也有不得已的原因。那时候，在靜岡县的自己家里，他有个身体瘫痪的老父，还有一个扶养这累贅的老父吃苦受穷、慨叹身世多舛的哥哥。当他們的家业还沒有象現在这样零落的时候，哥哥因为身体虛弱，想把家业的承继权让給他，于是就省吃儉用地帮助他勉强上了一高①。他也立下志願，要在学成之后，把父亲接出来，替哥哥好好扶养

① 第一高等学校的簡称，是日本国立高等学校之一，設在东京。

老父。但是在入学刚一年多的时候，由于迫不得已的一些情况，家中完全不能給他寄学费了。勉强对付了一两个月，正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偶然有人想介紹他去当养子。当时他也的确感到非常为难，不过，首先是因为他想到如果不答应就得退学回乡，那未免有点可惜；其次是因为他自己虽說滿以为了解世道的艰难，其实还不十分了解，那时候他想：只要能从大学毕业，无論如何在經济上也可以对老家有所帮助。抱了这种肤淺的、把事情看得太容易的想法，就說服了犹豫不定的父亲和哥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来到这个小野家当了养子，当然，当时的条件是由小野家負担他直到大学毕业的学費。

在大学毕业以前，总算是平安无事，可是，大学毕业后，到寻找职业的时候，这个家就漸漸地露出馬脚来了。原来，他的养父小野礼造是个好讲排場的人，在他得意的时候，生活相当豪华，表面上看来好象有些資产，实际上并不怎么富足。所以对哲也投下这一笔錢，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女儿的前途，如果說得刻薄一点，还有一个算盘：那就是认为把錢花在他身上比买公債强。因此，哲也刚一毕业，养母就好象迫不及待似的，对哲也提出了能够尽快尽多地去賺錢的希望。那时候养父已經去世，小夜子也出嫁了，所謂家屬只是养母和妻子两个人。如果是一般的人家，哲也負担一家的生活也不至于感到多大困难，但不幸的是，这母女俩都非常好虚荣，爱在不必要的地方摆排場，所以每月的开支大得惊人。虽然并不符合自己的愿望，他却踏进了学校的門，这不仅仅是为了維持家計，实际上还有一件不可告人的心事：老太婆认定哲也从大学毕业以后，她自己立刻就能够摆摆第几等高等官太夫人的架子，不管怎样规劝她，但是她总有自己的主意。因此，哲也就认为：老太婆是个旧脑筋，总想在人前夸耀自己有这样一个

乘龙快婿，所以也就不肯使她过分失望。由于这样一种不願意让人知道的无聊的想法，哲也就担任了学校的教师，待遇虽然不算低，也是有限，但是时間上比較充裕，心想如能利用这个时間，总会有些办法。当然，他根本就沒想把自己的一生埋沒在学校里，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一心一意打算抓个机会跳进企业界，施展自己平生的抱負。但是自从当上了教师，起初家里的开支还可以勉强維持，以后就漸漸不够了。不得已就想出在别的学校兼課的办法。剛开始兼課的时候确实宽裕了一些，但也只是短时期的事，过不了多久又感到了不足，不得已就又找一个学校兼課，結果还是一样，开头宽裕了几天，沒到三个月，照旧又不够了。因为每个月都受生活的逼迫，所以生身的家里虽然时常来信叫穷訴苦，哪里談得上照顾他們呢。

这且不說，象这样受着折磨过日子，簡直是一事无成。前途暗淡，看不到半点光明。一想到这种不幸完全是由于这个家庭的奢侈成习、过于浪費所致，就感到自己好象是为了滿足她們母女俩的虛荣心而被雇来当养子的，心里十分不快。有时候以为夫妻之間容易开口，免不了对时子发发牢騷，偏偏又遇着个从不肯服人的时子，当然不会默默地听着，立刻就拿“你的收入太少了”这話来反駁，这就是家庭不睦的第一个原因。此外，可以认为是第二个、第三个原因的事情，也多得不胜枚举。

二十二

一方面哲也一直对时子母女的行为感到不滿，另一方面她們俩也有同样的心情。在哲也入贅之前，小野家曾經托人了解

过哲也。据説他在学校的成績还算很好，值得造就，所以才下了这一大笔本錢。可是这位优秀学生一迈进社会就不优秀了。和他同时毕业的，成績还不如他的人，現在全都爬得很高，有的当了参事官，有的作了駐外国使館的几等秘书官，有的是銀行的董事，有的当了公司的經理，不論哪一个都高过哲也一头。就以叶村来說，虽然和哲也不是从一个学校毕业的，他在这家住的时候，穿着一件碎白点花紋棉布和服，套着一条皺皺巴巴的小仓出产的厚棉布裙褲，穿一双后齿都磨秃了的木屐，当时看着并不怎么体面，可是現在人家穿的戴的都是金光閃閃，上哪儿去都坐着漂亮的洋車。从来沒有看見过他象某人那样显得那么吝嗇，穿一双后跟都磨歪了的旧皮鞋，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路。同样是个人，有手腕和沒有手腕就相差这么远。家里要是招来个人家那样的，現在不也是願意听多少戏就听多少戏，願意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嗎？那該多好啊！每逢雨夜母女俩凑在一起，比比这个，比比那个，然后再看看这位臉上的气色很坏、胡須还是一星期前刮过的、又骯髒又沉悶的女婿，就覚得万分討厌。所以老太婆只要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就要馬上回忆从前，說：“啊！你爸爸在世的时候，咱們家可不这样，那时候一直使喚着三个女用人，还有自用的洋車，还有車夫。”她罗罗嗦嗦地回味着往日的美梦，不时还唉声叹气。时子听到这些話，尽管是說自己的夫丈沒出息，也覚得象是駡了自己一样很不舒服，所以就拿話来頂撞母亲。老太婆哪里会答应，母女俩常常为这个吵鬧，吵完了总要有半天誰也不理誰。在这种时候哲也要是懶洋洋地从学校回来，时子就会忍不住，忙着如此这般地把老太婆的話詳細地学舌給哲也听。哲也听了，旣感到慚愧又覚得可气，有时候心里也咒駡一句养母，不过由于他那沉默的性格，嘴里总是什么也不說，最多只

是微微地嗤笑一下。时子把母亲的話說給丈夫听，也多少带有激将的意思，以为不管是怎样不爭气的人，一定也会激动起来，就会拚命想办法弄錢了。可是，哲也听了只是付之一笑，这未免叫人太失望了。心想，正因为你这么迟鈍，所以总是出息不了，覚得自己一个人这样焦虑也有点冤枉。原先是怀着好意来傳达母亲的不滿，后来这种好意虽然并沒有变成恶意，至少也变成了一肚子的怨气，也要对丈夫发泄发泄自己的不滿。尽管哲也对养母的不滿足还能忍受，但是听到妻子也不滿足，可就不能那么客气了。他虽然口拙，总算讲惯了課，也就会巧妙地繞着弯子，按照人情大道理，說出她所以感到不滿足的原因。讲起道理来，时子无論如何也讲不过哲也，气极了就拿話来譏誚哲也，于是哲也就用譏誚話对她反击，小冲突也就开始了。

夫妇俩常常按着这种規律发生小冲突，两人一直沒有鬧翻了臉，就是因为双方都沒有离婚的意思。从哲也来說，虽然认为自己是被人家当作公債买来的，算不上得到过多大恩情，可是恰恰象老太婆所說，要是現在把她們扔掉，母女俩势必流落街头。虽然她們尽給他添麻煩，但还不忍让她們落到那样的結果。或許有人认为这是哲也的一种慈悲心，其实，并不是什么慈悲，只是他个性懦弱，作不出那种殘忍的事罢了。从时子来說，虽然感到犯不上对这样的丈夫毕恭毕敬地唯命是从，但她也有一个弱点：怕一旦被抛棄了也是不得了。所以尽管常常鬧小冲突，双方还都顾忌着避免大吵大鬧。可是这次情形大不相同，事情完全是从小夜子身上发生的，因此也就不能象往常那样过三天两日就不和而和了。

哲也对这一切也确实厌恶到了极点，于是也就认眞地考虑起离婚問題来。当他想到要解决这个問題就必須用錢，而筹錢又

并不容易的时候，就深深悲叹自己命运不好："啊！这是什么报应使我遇着这样倒霉的事！"因此，哲也就只好每天愁眉苦脸地从家里出去，又悶悶不乐地回来。在发生冲突后一个星期左右的一天晚上，哲也因为兼課回来得很晚，九点多钟才到家，刚一进門，就听見餐室里老太婆一个劲儿嘮嘮叨叨的声音立刻停了下来。一个人手端煤油灯出来迎接他，他无意中看了一眼，就象遇到了闊别十年的人一样，不由得用亲热的声音喊道："呀！你不是小夜嗎？……"

二十三

哲也急忙换好家常衣服，来到餐室一看，不知为什么时子沒在，只有老太婆板着脸一声不响地正往火盆里添炭；小夜子沮丧地低着头，恭恭敬敬地待在老太婆的旁边。

灯影下虽然看不清楚，但小夜子的打扮和在家的时候完全不同。她里面穿一件家常穿的秩父市出产的黄条紋綢袂袄，外套一件黄綢外褂，可能因为是晚上才换上的，虽然不是八丈島出产的，但也是黄八丈綢子做的。就是胸前系着的淡藍色絲带也显得分外鮮艳。她那微微露在外面的白洋紗衬衣領子，虽然很白，但是还賽不过她那低着头的脖子白。那稍微蓬松的西式发髻虽可以看作是流行的梳法，不解的是上面的三个梳子不知为什么少了一个。哲也对这个虽然沒怎么注意，但看到她左手的小指上纏着绷带，脸上露出一种不安的神色，就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变故。他往火盆跟前一坐，匆匆向老太婆打了个招呼，就問道："怎么了？天都这么晚了……"

哲也蹙起眉头詫異地注視着小夜子。

小夜子端正了一下身子，可是連头都沒能抬就又頹唐下去了。

“怎么了？”

哲也这回很担心地轉过脸来瞧着老太婆。老太婆照例冷笑了一下，說：“她說的話我也沒大听明白，大概是那边的老爷喝醉了或是怎么的，尽管她长得不怎么样，也許只看她年輕，抓住她說了几句开玩笑的話。可是这个死板的丫头，就当成眞事了，大惊小怪地跑回来了。这样一鬧騰，多么对不起人家呀！我剛才正劝她呢，叫她赶快回去，她总是这么磨磨蹭蹭的……”

她尽量想把这件事說成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可是哲也却感到这件事情并不那么簡单。

“就这样簡单嗎？說实在的，我担心的就是这个……可是，就只是說了几句笑話嗎？”

哲也說到“只是”两个字的时候，特别加重了語气，显得挺担忧的样子，回头看着小夜子。

“假若他只是嘴里說說，那也就不……”小夜子用勉强能听出来的細弱声音說了一句，身子也跟着稍微顫动了一下。

“那么說，还动手乱来了？……”哲也吃了一惊，气得脸色也变了。

小夜子刷的一下連耳根子都紅了，头更低得厉害，什么也說不出来了。

“是那样嗎？”哲也再也忍不住，也不管什么体面和架子，馬上回过头来，脸上带着象是求救似的神情盯着直到今天早晨还当敌人看待的老太婆的脸，就好象一个人的命运就在于她怎样回答似的。

老太婆对哲也的态度从刚才就假装不看而又偷偷看着，这时候又照例冷笑一下，說："沒什么，沒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孩子的話好象是有点过火了！"

"不管是不是过火，要不把詳細情况說一遍，我也沒法判断呀……"哲也心中的苦悶明显地表現在脸上，甚至令人觉得可笑。

"大概这孩子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說，那么我就替她說吧，"老太婆使哲也万分焦急之后，才百般地掩飾着，輕描淡写地替小夜子說了一遍事情經过的梗概——

二十四

小夜子头一次拜見主人的时候，那个澁谷老爷架子十足，非常傲慢，坐在那里連头都沒好好点，一切就象对待用人一样。当天晚上，听說老爷叫她，她就到里屋去了。太太鬧肺病，正在大礒的別墅休养，老爷身边只有二号太太阿濱陪伴着。这个人据說連帳房先生都认为比老爷还难对付。他們和小夜子談了許多話，又問了問她的身世，她簡单地叙說了一遍，老爷很表同情，从那时候以后待遇就不同了，先前連个准住处都沒給安排，現在立刻分給她一間屋子，一切待承虽然不到太太的程度，却也已經够得上宾客的待遇。小夜子觉得自己一无所长，能受到这样的待遇，心里十分感激。第二天晚上她陪伴的两位小姐剛剛睡下，里边又来召喚，她进去一看，仍和昨夜一样，阿濱也在老爷跟前，給她沏好茶，又叫摆点心，因为两位小姐都是阿濱生的，所以阿濱又悬切地托付了一番，随着就送給她漂亮的綢手絹和緞带。由于老

爷和阿濱再三要求，小夜子无奈，只得羞答答地拉了一曲連自己也认为不很高明的小提琴，然后才告辞出来。回到自己屋里，仔細一想，沒有比报紙更会胡說八道的了，造出那些沒影的謠言，听說还給他添了不少麻煩。来到这里一看，老爷是个非常和善的好人，阿濱虽說人品不大高，可也不象是个坏人。尽管是因为把心爱的小姐托付給自己，才那样亲热，但是两个人的确都对自己十分厚道，心里觉得这眞是值得庆幸的事。小夜子是个虔誠的基督教信徒，那天晚上就“我們在天上的父啊”，这个那个地禱告了一番，感謝自己运气好，居然来到了这样一个好地方。当天晚上就心稳神怡地进入了梦乡。从此以后每天晚上两位小姐睡熟后，她就被叫到里边，这样习以为常，漸漸也就不觉得有什么拘束了。在第五天的晚上，也和往日一样被叫到里边去，可是这天阿濱沒有在，只有老爷一个人还在喝酒。小夜子一看，有些躊躇起来。老爷看出她的神情，赶忙說：“今天阿濱不在家，我觉得非常寂寞，失礼得很，想請先生来陪陪，才把先生請来的，往这边儿坐吧！”小夜子虽然拒絕說：“我不会喝酒！”老爷哪里肯依，說：“沒关系，酒嘛，喝不喝都可以，陪我聊聊天就成了，只当是給老年人解解悶儿！”因为老爷再三这样說，也不便扭头回去，不得已就走进了屋子，于是女用人在小夜面前也給摆上了飯菜。老爷說了很多的話，又不住劝她吃酒，但三番五次都被她坚决推辞了。虽說是陪着說話，按小夜子那种性格，大半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听着老爷說話。她簡直是无事可做，偏偏伺候老爷的女用人又出去了，她就未加思索地給老爷斟上一杯酒。小夜子自己說这事做錯了，其实我看是应該这样做。以后老爷就对女用人說：“你出去吧，酒就麻煩先生給斟了。”老爷把女用人支开以后，立刻就无拘无束了。大概是喝酒喝得高兴了，說什么：“先生，你的青

春多少啦？”又是什么：“这么年輕輕的就沒了男人，有时候会想吧？”又說：“我給你做个媒吧？”男人家喝醉了酒，誰都会說这些玩笑話，可是小夜子这孩子沒見过世面，一听这类話就羞得滿脸通紅。也可能是老爷瞧着她这种样子很好玩，想再逗她一逗，这就不大清楚了。老爷說：“先生，你的手指长得又白又嫩，簡直象水葱似的，这么美的手指不戴上一个戒指多可惜呀！我送你一个吧！”說着，就站起身来从小橱柜里拿出一个貴重的金戒指，說：“来！我給你戴上。”于是老爷就凑到她的跟前，也不知道是握住她的手了还是想要握她的手，也許人家并不是要調戏她，只是不客气地眞打算把戒指給她戴上。可是这个丫头也不管人家是个将近六十岁的老头子，认为只要是男人一挨近她身边，就一定不怀好意，她就不顾一切，很冒失地把好心好意的老爷推开，急忙地跑回自己屋里。那以后老爷又打发女用人去叫她好几次，可是說什么她也不肯去了。

二十五

人家絲毫沒有歹意，只是拿她不当外人才这样作的嘛，再不然，就是一时拿她开个玩笑。可是小夜子这个丫头太死板了，給人家一个老大沒趣，幸亏老爷始終是寬宏大量，也沒怎么生气，第二天晚上照样招呼她，她竟无礼地装病不去。那位阿濱还好心地亲自出来看她，可是一看她并沒有躺下，就劝她：“既然这样，到里边去还不是一样嘛！今天我还想請你吃点东西，快跟我一块儿进去吧！”你听听，給的面子可眞不小呀！小夜子这才磨磨蹭蹭地随着到了里屋，那里果然摆着許多珍饈美味。老爷看見

她来了，也分外地高兴，大概是碍着阿濱的面，并沒有公然地逗她，只是背着阿濱和她挤眉弄眼、作怪样。話是这么說，也許是覚得小夜子太孩子气了，才故意逗着她玩儿的。小夜子說从那以后，老爷一看見小夜子，就很有趣似的，做出那种挤眉弄眼的神情。小夜子心眼儿窄小，觉得十分討厌，她只是忍耐着，作着事。正好今天傍晚，来了西洋客人，老爷派人来叫她到前边洋楼里的客厅去給作一下翻譯。小夜子当时覚得有些奇怪，因为听說客人带着翻譯呢。但一想这不是什么大事情，又是起初讲下的工作之一，也就不便推辞，她只希望不要讲什么难翻的話就好了，女人的心理总是先担心这个。她忙着只换了一件外褂，一个人惶恐地来到人家指給她的富丽堂皇的西式客厅里，只見好几个电灯照得亮晃晃的，虽然在一边的桌子上放着两三只空咖啡杯，桌前摆着两三把椅子，可是只有老爷一个人躺在长沙发上，連个客人的影子都沒有。小夜子正覚得奇怪，不知怎么办好，老爷也够坏的，故意一本正經地說："客人上厕所去了，到这边来等一会儿吧！"小夜子信以为真，心想：正好趁这个机会問一下老爷，如果是难翻的話就推辞掉，于是就按照老爷的招呼走进了屋里。就在这个时候，老爷忽然站起来，走向刚关上的門那边，冲着門撥弄了一下，只听卡达地响了一声。小夜子不知道是什么响，就貿然地断定：啊！是把門鎖上了！只見老爷已轉回身来，脸上現出一种說不出的令人害怕的笑容。这么一来，她就完全明白了老爷的意图，吓得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不过，看来这地方是說得太过火儿了。后来，老爷就嘿嘿地笑着一步一步往小夜子跟前凑，小夜子赶紧閃到一把椅子后面，瞪着眼睛說："你要作什么？"老爷說："不作什么呀！"还是嘿嘿地笑着一步一步地往她跟前凑。她就在椅子和桌子中間来回地轉了一会儿，躲来躲去終于

被逼到屋子的犄角，再也无处可躲了。她吓得把身子縮成一团，說："請你饒了我吧！"老爷哪里肯听，張开两臂向前摟她，就在这万般无奈的时候，小夜子拚命地把他一推，老爷就一个趔趄摔在附近的沙发上。趁着老爷呲牙咧嘴的当儿，小夜子就連磕带碰地从桌椅中間好容易跑到对面的窗前，她心想只有这一招儿了，隔着窗帘使勁一推，沒想到，玻璃窗戶也沒有碰坏，嘩啦一声就开了。小夜子好象絕处逢生一般，跳上了窗台，只听后面說："糟了，糟了！"好象也追了过来，吓得她舍命猛然往下一跳，幸亏客厅在楼下，窗台也不太高，沒受多大的伤，但也摔倒了，被石头把小指碰破了那么一点儿，当时她也沒覚出疼痛。她說老爷从窗口探出头来好象还說了句什么，她也沒听进去，爬起来就跑，想繞过洋楼，逃回自己屋里去。猛一抬头，不知什么时候老爷又站在客厅前停車的地方了。他借着从窗戶射出来的灯光瞧見小夜子站下来了，就說："我和你逗着玩儿呢！再不鬧了，到这边来吧！"小夜子說她一听見老爷的声音，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又折回去，从大門跑到大街上，恰巧遇着一輛洋車，不顾一切地跳上去，連价都不讲就跑回来了。眞划不来，从紀尾井町到这儿还被敲去三角五分錢哩。

二十六

老太婆替小夜子轉述这段話的时候，也不知是故意还是偶然，往往把要紧的地方漏掉或說錯。按她的說法，就全成了老爷的理了。小夜子虽然覚得难于启齿，也顾不得羞怯，在旁边尽量加以补充或更正。因此在談的过程中，常常把話糾纏得糊里糊

途。哲也听后，把这些話作了分析、归納，又重新加以組織，才大致弄清楚象上面所写的情形。

老太婆說完这些話后，接着又說："大致的情形就是这样，就算是今天晚上老爷的玩笑多少有点过火，可是也不能只怨人家不好，小夜子也有不对的地方。哼！当然有！我可不是凭空这样說的。你看，无論是上一次，或是今天晚上，她不是連一次都沒喊过嗎？你想想，她一声也不吭，只是漲紅了臉来回躲，当然会引起人家的錯覚。再說她也不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了，就是叫人家逗一逗，也值不得就跑回来呀！反正一个年輕女人出去作事，无論是誰，也免不了多少要被男人們調戏。要是因为人家用奇怪的眼神瞟了一眼就跑回来，或者拍了一下肩膀就走开，这年头还怎么出去作事。所以我才对这丫头說：老爷要是逗你，就应該随和着点，要做到既不使老爷难堪，自己也别吃亏，巧妙地对付下去才成。听見沒有，女人的弱点也就在这里，女人也正是靠这种弱点来处世，所以就是吃点苦头也要忍耐着，还是回澁谷家去吧……"

"不过，"哲也这时候拿出从来沒有过的坚决态度說："您方才說的可能是一般作女用人的情形。小夜并不是当女用人去的！对于一个称作家庭教师的人，竟說出那种下流的話，作出那样猥亵的事情，就是說鬧着玩，也簡直是侮辱人！"他憤怒到了极点，已經失去了克制自己的能力。"既然知道了这种情形，即使小夜自己說愿意回去，我也不答应！"他毅然决然地說完之后，就用眼睛死盯着老太婆。

老太婆也刷地变了臉色，說："是嗎？那就随你的便，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是因为考虑到正当时子心情不好，变得象个瘋子的时候……就拿今天晚上来說吧，她一看見小夜，就气得站

起来回到里屋去，說什么也不出来了。假使在这个当儿，小夜回到家来，一定又要惹出許多是非，不但小夜不好过，我也得夹在里面左右为难。再說澁谷那方面，剛才仔細一打听，我认为也并不是就到了眞待不下去的地步。所以我剛才正在跟她說：‘今天晚上你先回去，然后再好好想想，如果实在待不下去，再来和你姐夫商量，另找个好地方去作事。’現在你既然說无論如何也不能叫她回去，那也就沒法商量了，一切你瞧着办好啦！”

說完，啪的一声，带着气把烟袋往火盆沿上使劲一磕。

哲也顏色稍微緩和了一些說：“还是这样啊！您說的虽然也很有道理，可是这件事不比寻常，到底是件有敗坏女人节操危險的事！不管时子有多大意見，我也不忍再叫小夜回到那样的地方去。我覚得再叫小夜去受那样的折磨，就对不起故去的父亲！”

老太婆听到哲也这句无意中說出的話，忽然恶狠狠地瞪起眼睛，盯着哲也說：“那么說是我有偏有向了？我覚得：如果因为小夜子不是我亲生的，为了尽情义，光向着她說話，反倒显得疏远了她，有偏有向了。我对她俩是一样看待，为了她俩都好，所以我才……”

“啊！这是我不对，也許我的說法不好，所以才使您誤会了。我是說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多少会伤害时子的感情，我也不忍打发小夜回去。”

老太婆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說：“好吧！那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象我这样的人，怎么說也沒用。”

“那么，就这么办吧！”哲也的話說得很果断，想不到他也能下这样的决心。說完，他回过头来瞧着小夜子說：“那么，你不必回去了，就住在家里吧！”

“是！”小夜子应了一声，然后两手扶在席上說：“尽給姐夫添麻煩，实在……”紧接着深深地行了一个礼，連“对不起……”几个字也是带着哭声說的，头也抬不起来了。

“唉！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哲也看見小夜子这种可怜的样子，也不住地眨着眼說：“你也受够了委屈啦！”

老太婆忽然站起来走出餐室，也許上厕所去了。

二十七

第二天早晨，哲也剛到学校，叶村就打来了电話，說：“我晚上到你家去，請等着我！”哲也虽然沒問什么，心里也就明白是为了小夜子的事，于是就稍微提前一点回家等候着。七点左右，叶村果然来了，可是一进門，就被請到老太婆的屋里去了。过了差不多一个钟头，才把他放出来。他来到哲也屋中，往預备好的坐垫上一坐，就毫不客气地大骤大叫着說：

“哎呀呀！听够了，听够了，把两只耳朵都灌滿了！这娘儿俩你一嘴，我一嘴，滔滔不絕地尽是埋怨，可真受不了……可是，想不到象你这样一个一本正經的人，”他好象煞有介事似的，眼睛滴溜溜地盯着哲也的臉說：“还有这一套，你这家伙也眞不簡单呀！这回我可全听說了！”

“听說什么了？”哲也先反問了一句。

“还什么呐！”叶村冷不防伸出一只手朝哲也的大腿啪的打了一下，說：“别装蒜了——到現在还舍不得呐？”

“你說的是小夜的事嗎？”哲也紧皺着眉头說：“幸亏是你，听了还沒关系。这两个人可眞沒办法，就会胡乱猜疑。”

"又来了!"叶村开头就嘲笑地說。"可是，时子那股凶勁儿，好象要吃人似的，你可小心点儿，要放在一块儿，用不了半天工夫，还不把小夜子給咬死！啊？我看你这个情郎哥可怎么办?"

哲也仍旧皺着眉头說："即便是說笑話，也請你不要說得太难听，因为小夜子以后还得嫁人呢！"

"是，是！对不起您啦，嘿嘿！反正人嘴两張皮，怎么說怎么有理，自己早就把那个还得嫁人的人給那么了，現在还……"

哲也板起面孔說："你这么胡說可太不象話了！你信她們的話，也跟着胡扯，我倒沒关系，可让小夜多难堪呀！"

"这么一說，你們是玉洁冰清了？"

"当然啦！"

"眞的嗎?"

"这样盯問，你就太沒有礼貌了！"

"好！太好了！"叶村不知为什么抖擻起精神来，說："那么我問点正經的吧！那么說来，你是沒有把住小夜不放的意思喽，如果有合适的地方就把她嫁出去，对吧？"

"对，只要找着个好对象，就想把她嫁出去。"

"是嗎？那么，我替她找个好地方，可以不可以？喂！怎么样?"他揚了揚下巴頦，說："索性把她嫁給澁谷，你看怎么样?"

二十八

哲也有些气憤的样子，說："你不要胡說，提起澁谷我的意見可大了。今天你要是不来，我还正要去找你呢！"

“我早就料到你可能会这么做，”叶村满不在乎地接着說：“好啦！你别这么开口就責备人，听我告訴你。是这么回事：今天早晨老头子打发人找我去，我就去了，他把昨天晚上弄砸的事一五一十都說給我听了。这种事在他是家常便飯，算不了什么新奇。新奇的倒是老头子完全迷上了小夜，尽管他鬧了那么大的沒趣，还象沒事似地說：‘那个女人真有意思，实在有可取的地方！哇哈哈’！”叶村說到这里，还故意閉着嘴学澁谷笑的样子，接着說：“你听听，有可取的地方，这話說得多妙呀！簡直象公司采用新职員的时候口試的評語一般。老头子又說：‘无論如何也得弄到手，請你好好想个主意。’嘿！我一瞧，机会来了，我就替她大吹了一通，我說：‘那可办不到！人家小夜子无論怎么說也是法学士的妹妹，和那种随随便便就能搞上的可有本质上的不同！’我这么一說，老头子就說：‘所以我并不打算娶她作姨太太呀，我是想要叫她当候补人！’‘候补人’，可能你不明白，这里有这样一个来由：太太不是有肺病，現在很危險嘛，她本人也知道快要不行了，听說是对老爷这么說的：‘我死后你一定会把阿濱扶正的，’——阿濱就是澁谷老爷現在的姨太太，她頂坏了，我最討厌她，不过表面上一点也沒表示出来。太太說：‘阿濱这个人，我劝你别要。这并不是我嫉妒，我认为活一天你就是我和阿濱共有的丈夫，我也不是舍不得你。’你听，太太說得多漂亮！‘不是舍不得，’太太說，‘只是想起咱們俩从卖杂燴摆酒攤搞到这种地步，可不容易，要让那种不三不四的女人把这份家业給糟蹋了，我死也閉不上眼睛。所以索性趁我还沒咽气，咱們預先定下一个候补人好不好。’你瞧！真不愧是澁谷夫人，說得多高明！所以老头子才說：‘要是小夜子，那就沒問題了，准保合格。不过，現在也不便立刻就去征求太太的同意，得慢慢等机会再設法提

升为候补人。'所以目前想先找个地方給小夜子安置个舒适的小家庭。并且老头子还有意供小夜子重新上学，你看，重新上学好不好？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呀。怎么样？問問小夜子的意見吧。"

叶村說完，偷偷地瞧着哲也的顏色。

哲也冷笑了一声說："对不起，这用不着再征求小夜的意見，我就替她拒絕了！"

"啊！"叶村睁圓了眼睛說："为什么？这有什么不好？"

"为什么，你說的这些話都是扯謊！还不是澁谷要把小夜作外家嗎？"

叶村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笑完又說："可怜啊，哪儿至于这样呀。喂！咱先不說开玩笑的話，这个事儿可值得你好好考虑一下！"他連連地挤了挤眼睛，又說："喂！这可是大有考虑的必要呀！"

二十九

哲也用完全不同意的态度說："你别胡說了，你說是值得考虑的事，有什么可考虑的余地？我怎么穷也不能叫妹妹去給人家当外家呀！"

"所以說……"叶村臉上的神情好象在表示"这个傻瓜眞不好对付"，他說："唉！誰也沒說让她当外家去呀，是在太太死后立刻就扶正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呀！好好听我說，目前只是想办法叫老头子出錢供小夜子上学呀！至于以后的事，那是他俩互相之間的問題，咱們装作不知道，不就完了嗎？一点也影响不着你

的体面呀。"

"怎么能办那种胡塗事……"

"怎么是糊塗事呢？只要是让小夜上了鈎，那就太好了。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和老头子結上亲。然后就只消把你介紹給老头子，你和他立刻就成了兄弟什么的，不管是什么，那时候你們同心协力，里外互相呼应，这样再要搞不出一番事业来，那就只能怨你自己无能啦。"叶村看見哲也始終在那里冷笑，又說："一提到放小夜出去，我总覚得你不太起勁儿。依我看，小夜就算是归了老头子，也用不着发愁。以小夜来說，也絕不会看中那个干癟老头子。你又是她的哥哥，什么时候都能随随便便出入內室，还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嗎？"叶村說着，露出一副奇妙的笑嘻嘻的嘴脸說："我这样說，你总該明白了吧！"

哲也緊皺着眉头說："你的心也太骯髒了，我不是再三对你說过嘛，沒有那种事！象那种乱倫的事……你想想也应該明白的呀！"

"对！对！算你說得有理……不过，你这个人可太不干脆了！我这样掏出心来和你說話，你也該說几句眞心話了……不过，这些事儿倒无所謂，我也管不着。可是到底怎么样？是成，还是不成？"

"沒有什么成不成的，这根本沒有考虑的余地！"哲也仍然非常坚决。

"是嘛，那就随你便吧！我可不管了！我以为你多少总能开点窍，所以这回我才費了不少的心机。說句老实話，老头子确是說要把小夜子作外家，可是我一想，要是那么办，你实在不好答应。为了使你容易接受，好容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說服了老头子，让你也好答应。話是这么說，我可沒有一点貪图，别以为我一

向是个利己主义者，就誤解我呀。唯独这一回，那种心思可是一点也沒有的。可是我也毕竟是个人嘛，看着你穷得連一般人的起碼生活都不能过，我覚得也太可怜了。你虽然沒有直接和我談过，可是伯母和时子时常到我家去，讲給我听，所以你的家庭情况，我可以說差不多全都知道。你也覺得很苦吧！喂！是不是很苦？”哲也无可奈何地“嗯”了一声。叶村又說：“据我看，这叫作自寻苦恼，这都是因为你不开通。上次我也說过，你太固执，总是在什么理想啊、人情啊里边繞圈子，干起事来不痛快，这都是受了‘古书精’的害。所以你应該清醒过来，象个活人似的好好想想，那样一来这次的事情不費任何力气就可以办好。小夜毕竟是个女人，又加上年輕，总免不了会說什么：‘我可討厌那么个老头子’这一类的話。在这种地方，就需要你劝她了，使她打消那种年輕人的想法。她一打消那种想法，就会覚得只要有錢，越老越好，早死了早干净，以后一个人还不是願意怎么享受就怎么享受嗎？小夜要是能想通这一点，她自己立刻就会得到幸福，你跟着也会好起来；你好起来，伯母和时子自然也就可以舒展开她們的眉头了。这中間的道理是很奥妙的。你要是始終拘泥着什么人情啦，面子啦，以后决不会有什么好結果。世界是活的，旣然想要在活的世界上生存，死板板的作法是絕对不成的。話虽然这么說，恐怕你还是想不通。”

說到末尾，語气变得誠恳起来，不象是从叶村嘴里說出来的。哲也也誠恳地側起了耳朵听着朋友的話，这时候才无精打采地揚起那沮丧的臉說：“謝謝你！旣然你能这么热誠地、率直地对我說，我也不願意假意敷衍，也坦白地說吧！不管怎么說，你的作風和我是格格不入的。不錯，生活这种东西也許是象你所說的那样，可是，就說能使全家都得到物质上的滿足，我也不

忍心在精神上……折磨小夜。”

叶村突然仰天大笑起来，說：“不好办，不好办！因为你恋着小夜子，所以不好办！”

說着，站起身走出門去。哲也以为他是上厕所，等了好久不見回来，覚得奇怪，就拍手叫来阿福一問，阿福說：“叶村先生嗎？剛才已經走了……”

三十

不知道过去怎样，在电車声嘈杂震耳的今天，要提起本乡[1]一带每天的夜市，自然得推櫻木神社前的大街。从四条口拐角的派出所附近起到富坂上，三四百公尺之間，每月三次的“药王庙会”自不必說，就是平常，每天日落前馬路两旁也都摆滿了夜摊，当电灯的光辉照亮了天空的时候，在街头蹓躂的欢乐的人群当中，也掺杂些因事奔波的人，眞是熙熙攘攘，往来不絕。这时候馬路右侧中間的某某浴池的玻璃門嘩啷一声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一只手拿着用湿毛巾包着肥皂盒的人，这正是剛洗完澡、显得格外美丽的小夜子。今晚她好象失去了素有的宁靜，精神有些仓惶。連四五个学生說些什么“比尤提[2]！”“朔恩[3]！”公然地加以贊賞，她也沒理会。她穿过来往的人群往西走了二三十尺光景，停了一停，惶恐不安地四下張望了一下，她并沒有从对面餅干鋪的横巷走向回家的道路，反而躲在一个背着孩子、拿着小包袱的妇

① 东京都文京区內的一个地区。

② 英語 beauty 的譯音，意思是“漂亮”。

③ 德語 schön 的譯音，意思是“好看”。

人身后，走进相反的一条横巷里。从这儿一直走就是菊坂，左边原来是个医院空場，如今从大街直到这条横巷，新建的商店已經是櫛比相連。建筑物后面还剩有一小块空地，上面长着疏疏落落的野草，現在仍然还有旧日的景象。

小夜子好象討厌街头的灯光，低着头从店鋪前走过，到了横巷尽头，順着街口的山貨店往左一拐，走上了一块黑暗的空地，停下脚步往四下望了望。这时候，前边不远的墙边有一个黑影立刻向这边走来。小夜子一瞧見那个影子，赶忙迎上前去，两个人面对面地站住了。

“让您受等了。”小夜子輕輕点了一下头，又說，“您等了很久吧？”

“沒有，并沒有多长时間。”这正是哲也的声音。

“我眞急得不得了！偏偏遇着一个街坊，也不好意思剛进去就出来。”

“是隔壁那位一只眼嗎？又說起来沒完沒了吧！好了，咱們慢慢走着談吧！”

两个人影挨着向前慢慢走去。

“喏，你几点从家里出来的？”

“七点剛过，我就……”

“啊，那么現在……”哲也停住了脚步，他今晚穿的是和服，从怀里掏出表鏈扣在腰带上的怀表，借着星光看了一下，說：“太黑，一点也看不見。你的眼力好，也許能看見，你看看！”

“嗳！”小夜子凑到跟前看了一下，也看不清。“您給我！”她把表接在手里，可是因为表鏈扣在哲也的腰带上，所以看起来很费勁儿。对付着看的时候两个人的影子不知不覺地变成了一个，小夜子的束发緞带，在哲也的鼻子前头飄动了一下。他被一股温

暖的肤香熏得簡直有点飄飄欲醉了。他瞧着小夜子白皙的臉，心里捉摸：她今天晚上也許擦了粉才这么白，可又沒有粉味儿，还是皮肤白。正在这时候，小夜子說："七点三十……三十二或是三十三分！"她突然从哲也身边离开，又自言自語似地說："我洗了那么大的工夫嗎？"

"那么，談到八点可以吧。"

"嗯！"

"那么咱們就快談正事吧！"

說着两个人又往前边走着，談起了今晚特意在这里約会要談的事。事情很簡单，哲也听說某女子中学可能采用女职員，問小夜子願不願意把那里作为离开家庭的临时安身之处。当然沒有反对的道理，小夜子一口答应下来說："只要是我能作得了的事就成。"要談的話就是这些，实在不能尽兴。旁观者也許要說："眞沒意思！就这么点事，在家里也能談呀。"可是当事者的两位并沒有这种想法。

三十一

談完了这个事，两个人一时都沉默无言，緩步从眞砂街的大街上走过来，前面有个小水坑，哲也輕輕一跳跳过去，然后向小夜說："姐姐还沒和你說話嗎？"

"嗯！"小夜子点了点头。

哲也叹了口气說："这个人可眞沒有办法！可是媽不那样吧？"

"嗯，不过……也……"

"也不和你說話嗎？"

"不是，話倒是說，就是尽說些刻薄話……"

"这种情形我也料到了……都說些什么？"他轉过头来看着小夜子，可是小夜子不肯再往下說。"大概是怀疑你和我的关系，才拿話奚落你吧！"

"是！"回答虽然是这么簡单，可是她的脸上已經显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

在黑暗中，哲也当然也看不見这种情形，接着又問："你在家里总被她們奚落，一定很难过吧！"

"我倒沒什么，我总想姐夫不知……該多么发煩呢！"

"我沒什么，我是个男人，一点都沒关系，可是对你就不太好，因为你将来还得出嫁！"

"不过，我已經决定不再嫁人了！"

"你虽然那么說……"

話說到这里忽然停住，两个人好象各有所思似的，默默地走到富坂大街。这里的行人稍多，他俩不約而同地避开人多的新坡，走向寂静的富坂旧下坡口。这时候，有四五个木工打扮的人背着工具箱从旁边过去，其中有一个故意"嗯哼"地咳嗽了一声，同时还飞过一块小石子，恰恰落在两人的脚下。哲也猛然回头一看，那几个人哄笑了一陣走过去了。

"这群无聊的东西！"哲也喃喃地說完，又慨叹着說："不过，可也难怪，連家里人都誤会嘛！身为兄妹，都不能随便在家里說話，哪有这种不合理的事！"

象这样約好了在外边見面，这已經是第三次了，哲也每次都有这种感慨。小夜子似乎也充满了同样的感慨，默默地低着头，这时候忽然揚起脸說："这都怨我不好……索性我去千叶好了！"

"是上次說的那个'Bible woman①'的事嗎？算了吧！到乡下去也沒意思。"

"可是……"

"好啦，你也不必那么过慮。一切都交給我办好了！反正家里已經是那个样子，也不能长住下去，这一点我很清楚。如果今天說的这个工作办不成，我再另想办法，无論如何在这个月里也要給你安置个地方。然后，再考慮我自己的事。"

"啊？您也要考慮？"小夜子反問了一句。

"嗯……"哲也稍微迟疑了一下說："这只能对你說，我也不能永远这么忍受下去，如果不想个适当的办法，我也是……"

"那么說，姐夫也要离开家嗎？"她仰起头来注視着哲也的臉。

"嗯……是这样，总之不想个办法……"他說到这里就含糊下去了。

三十二

两个人只顾說話，不知什么时候已經走下了这段坡路，等到发觉的时候，已經来到春日町大街。馬路的一面是炮兵工厂，一面尽是些商店，从店內射出星星点点的微弱灯光，使这一带显得那么暗淡，但是时候还不晚，来往的人絡繹不絕。两个人默默地加快了脚步，在壹岐坂的前面拐过一个分不清是胡同还是横巷，馬上就是个陡坡。走上这个陡坡就是弓街的高台。这个高台的

① 英文，基督教会里管誦讀《圣經》的女人。

后面是一排連檐房屋，还保留着封建諸侯的第宅的風格；前面是个断崖，从脚底下向一片波浪似的屋頂远望过去，可以望見水道桥。虽然風景相当美丽，可是这个时候当然也沒有人来欣賞。两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談心处所，走到这里就不約而同地停住了脚步。

“姐夫！”小夜子先开了口，但哲也把臉一轉过来，她又很快地把头低下去了。她說：“您方才說的那件事……”

“是說我要离开家的事嗎？”

“嗯……您不能再重新考虑一下嗎？”

“为什么？”

“那，那么一来，姐姐該多可怜呀！”

“可怜，那是她自作自受！又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說起原因来，还是怨我！”

“怎么，哪有那种事，这和你絲毫沒有关系。”

“不过，要是沒有我，姐姐一定不至于那么猜疑，也許家庭会和睦呢。”

“不！这是你的过虑。家庭不睦，是因为我和你姐姐的性格过于悬殊，你不过是受了牵連罢了。”

“是那样嗎？”

“那还有錯！”

小夜子叹了一口气說：“实际上姐姐的确有不对的地方。也許这样做显得有些狂妄，可我还是想好好規劝她一下，您看怎样？”

哲也連連搖头說：“沒有用！沒有用！你要是不痛不痒地說，她更要猜疑了。”

“那么，我該怎么办好呢……”

"你用不着那么担心，这也不是說我已經下定了决心。"哲也象安慰她似的这样說了，但仍然有些不胜感慨地加上几句："对那样一个冷酷的人，你还拿她当作姐姐，这么关心她，但她对你怎么样呢？她簡直把你当成了仇人。同胞姐妹，为什么性格会这么不同呢？"

小夜子对这些話沒有回答什么。她沉思了一会儿，好象非常哀伤地小声叫道："姐夫！您說什么也不让我到千叶去嗎？"

哲也赶紧掉过头来說："你又說这样的話，我不是已經告訴过你这些事和你沒有关系嘛。如果你現在硬要离开，反而更加速我和她的决裂。"

"可是，不管怎么想，我觉得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

"你这个人，可眞沒办法！那么，索性我就說明了吧！我所以到現在还沒能断然下这个决心，并不是对你姐姐还有什么留恋。就是和你姐姐离婚也并不觉得有什么遺憾，只是想到要是那么一办，和你……也就成了陌路人了！"

哲也这話虽然是无意中說出来的，可是听到这話的小夜子脸上却刷的一下失去了顏色。只是在黑暗中，哲也似乎沒有察觉。

說到这儿，两个人又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小夜子忽然抬起头来問道："現在有几点了？"

"对了！"哲也拿出表来一瞧，因为附近比較明亮，立刻就看清了。"啊，已經八点半啦！"

"哎呀！那么晚啦？"小夜子吃了一惊。"呀，我可得赶快回去了……"

"可不是嘛，"哲也显得无可奈何似的說，"那么，一块儿走到那边的拐角吧！"

尽管是回到同一个家里去，但也好象是舍不得分手似的，所說的拐角其实就在眼前，还沒来得及說話就到了。总覚得沒有尽兴，哲也于是又恋恋不舍地說："再往前走走到那条横街的拐角吧。"他們来到这个拐角站住了，小夜子弯腰行个礼，說了声："那么我先走了！"剛分开走出五六步，哲也又把她叫住："等一下！"她"嗯"地答应了一声，又轉回来走到哲也的面前，恰好也沒有行人，哲也就紧紧挨近小夜子說："明天晚上……"他无意識地摆弄着她的外褂的絲縧紐結，"能不能再出来？"

小夜子默默地任凭他摆弄着絲縧，說："要想出来也不見得出不来，不过，这么每天晚上都……"

"她們能怀疑嗎？"

"嗯！"

"那么……"哲也情不自禁地握住小夜子的手，搖了一下，笑着說："再見吧！……"

小夜子只是嫣然一笑，什么也沒說，就消失在横巷的黑暗中了。

三十三

小夜子一面走一面苦恼地盘算着：自己洗澡一向沒花过这么长的工夫，唯独今天回来得这样晚，姐姐是不是要怀疑呀？母亲是不是要嘮叨什么呀？急急忙忙回到家里一瞧，她心里嘀咕的这两个人正凑在餐室里，面对面认真地不知在議論什么，随着开門的响声話音突然停住了。小夜子进門后总覚着有点畏畏縮縮，心想，最好是一直回到自己屋里躲起来，可是又不能这样作，

只得怏怏地走进餐室，打完招呼，刚想起身退出去，老太婆沉着脸叫等一下。小夜子暗暗一惊，身子一缩，心里就砰砰跳起来了。她无可奈何地剛往那里一坐，老太婆照例用她那銳利的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小夜子說："你这个澡可洗了不少工夫，一直洗到現在嗎？"

"嗯！……还……我还稍微，"小夜子有点儿慌張地說："散了一会儿步。"

"你一个人嗎？"老太婆的眼睛瞪得更亮了。

"不是，……嗯，出了澡堂子……遇着一个老同学，"說着把头低了下去，因为她不願意被人看出在她脸上表現出来的苦悶。

"别問了，媽！"时子冷笑着說，"她怎么能說实話呢？可别把她当作老实人！"

"你别說話！"老太婆摆了一下烟袋制止了时子，又冲着小夜子問："老同学？是男的，还是女的？"

"嗯……"

"是什么呀？到底是男是女呀？"

"是女的！"小夜子声音有些顫抖。

"啊？女的？……可是剛才你不是和一个奇怪的人……"

"媽！叫你别問，你就别問啦！"时子很不耐煩似的发起脾气来。"和誰一块儿走来着，不用問不也是明摆着的嗎？反正象一对发情的狗似的，还怕别人看見，还不是在大街上手拉手靠在一起走。"說完猛然站起身来。"这种不害羞的事簡直叫人听不下去！"她自言自語地說着，走出了餐室。

"总是这样！簡直象个瘋子，眞叫人沒办法！"老太婆在时子出去后嘴里嘟囔了几句，但也并不象眞正生气的样子。又把脸轉向小夜子說："再靠过来一点！"說完，一看小夜子还在那里畏

縮不前，就立刻发起脾气来，声色俱厉地說："叫你靠过来，你就靠过来嘛！"

小夜子不得已只好往前蹭了一蹭，在灯影下悄然低着头。老太婆先抽了一袋烟，压了压自己的气头，說："躲躲藏藏的并沒有什么好处，听見了沒有？干干脆脆地說出来吧！是不是跟你姐夫上哪儿去了？"說完，恶狠狠地盯着小夜子。

啊！撒謊的确是件痛苦事，这虽然不是她現在剛知道的，但对于有宗教信仰的小夜子来說，沒有比这个再痛苦的了。小夜子心想：約会也不是为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索性就明讲出来吧。但轉念一想，要是說出来就要越发給一向关怀自己的姐夫添許多麻煩，即使有点痛苦也不应該說。于是她就下定决心死也不說出来，尽管渾身出透了冷汗，还是一口咬定說："沒有！"

"是嗎？"老太婆当然并沒有相信的样子，可是意外地她也沒往下深究，接着說："要眞是这样还好，因为你回来得太晚了，你可不知道你姐姐是多么担心来着。我虽然一再安慰她說：'不至于有那种事情！'可是她就认定了会有，气得坐立不安。我在一旁瞧着覚得又可气又可怜。姐妹吵架倒是件平常的事，可是，打的不是正經架，也不知是有这么回事儿，还是沒有这么回事儿，一个說把丈夫搶去了，一个說沒搶去，这不就成了猫狗畜类的爭吵了嗎？你叫你姐姐那样駡也不在乎嗎？說呀！也不覚得气忿嗎？你說，小夜子！你倒是說話呀！"她越說声音越粗暴了。

三十四

小夜子仰起忧郁的脸說："我回来晚了叫您惦記着，实在对不住。但是……我也并沒有作出什么見不得人的事，姐姐也用不着那样……"說到这里就又低下了头。"說呀！……"最后变成了哭声。

"叫人家駡成狗，就連你也覚得气憤吧！"老太婆恶毒地又重复了一句。

小夜子忍受不了，終于嗚嗚地哭了起来。老太婆定睛看着她这种样子，說："既然那样气憤，自己就行得端做得正，不叫姐姐駡出那样話来不就成了嗎？不能尽怪姐姐那样說，这都是你自作自受。你想想，好容易找到个好地方去作事，沒干几天就想家往回跑，回来也不想再找工作，这叫誰瞧着也只能认为是死守着家不願意离开。你根本就沒有死守在家里的理由，可是你偏死守着。你姐夫也是，一提起叫你走，他就急得变顏变色，大吵大鬧，这样一来，从你姐姐的立場来說，当然是要多心了。这是一面，再說你如果眞沒有死守在家里的意思，我想也并不是沒有可去的地方，眼前不就明摆着一个很好的地方嗎？"

"很好的地方？"小夜子不明白，仰起脸問。

"澁谷家不就很好嗎？"

"可是，那个……"小夜子吞吞吐吐地說。

"那个又怎么的啦？"老太婆虽然气势汹汹，但看見小夜子不言語，就又解释說："你又要說作妾这个那个的，挑肥拣瘦吧，上次不是詳詳細細地对你說过了嗎？并不是作妾，只是暫时先拿

出錢供你上学，将来把你扶正当太太。这样的便宜事，打着灯籠也找不着呀！当然，你也許会想，他那里还有个阿濱，就是太太死了，也不見得能把你扶正，但是，你忘了还有个足智多謀的叶村先生呢，他不象你姐夫那样傻，他絕不会叫你吃亏的。从年岁上說，虽然差得多了一些，可是，哪有那么十全十美的呀！这点地方无論如何也得将就些。象这样的好事，要依着我們早就答应了。可是你姐夫呢，就凭自己的主見，一开头就給拒絕了，你呢，又那么含含糊糊的，这不用說你姐姐，无論是誰，对这种情形也要怀疑的呀！”老太婆先讲了这样一番大道理，接着又說：“所以，你要是眞沒有見不得人的事，那就不愁沒有地方去。你就应該求求你姐夫，請他答应你到澁谷家去，不就好了嗎？”她看見小夜子听完这番話仍然沒作声，就又說下去：“我說，就这么办吧！要是我們去說，你姐夫又該瞪起眼睛来了，他喜欢你，你要去說他也許就能同意的——要是你眞的沒有見不得人的事，”她又絮叨地加上一句。“家里的情形你是每天都看着的，我想你也应該明白，自从你去澁谷家以后，为你的事家里就鬧起糾紛来。打那以后，你姐夫和姐姐虽然是夫妇，鬧得都不到一起睡觉了，連句話也不輕易說了。如果就这么下去，不知要落个什么結果。我本想請誰从中給他們和解和解，可是原先的媒人梁瀨先生又上长崎去了，你叔叔也不在这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叫我有多么为难啊！”說到这里她的語声有点发顫，就停住了。过了一会儿，从袖子里掏出迭得方方正正的一条手帕，嗤地擤了一下鼻子，又擦擦眼睛說：“所以說，現在你多少委屈点儿，就象是出于自己的心願似的去請求你姐夫，叫他答应让你到澁谷那里去。如果能够这样，不但你自己可以有前途，同时也能消除誤会，你姐姐也就放心了，就是对你姐夫来說，你那样作，也絕对沒有坏处，一定

沒有坏处！"她特意把这句話重复了两遍，接着說："真的，如果借你的光，你姐夫也騰达起来，就是你姐姐也不敢再輕視你。到了那时候，她就要后悔現在所說的話，一定会要向你道歉，她如果不道歉，連我都不答应。喏，只要你一个人的心情一轉，四面八方都能圓滿，大家都好，所以，請你好好想想，是有利还是有害。我說，你就答应到澁谷家去吧！喏，好不好？……"老太婆問了好几声，小夜子还是一言不发。她重复了又重复，可是她虽然这样不厌其煩地絮叨着同样的話，小夜子依然默不作声，老太婆終于又恶狠狠地瞪起眼睛来："这么掰开揉碎地和你說，你还听不懂嗎？"

老太婆正要大发雷霆，忽然外面的便門嘩啦一声开了。

"嘖！"老太婆咂了一下嘴，說："你姐夫回来了，那么你好好再想一下吧！也用不着現在就答复我。"

小夜子仍然沒开口，只是默默地低着头，身体动也沒动。

三十五

这是个所謂十月小阳春的天气，暖和得很。据說这是老年人出門的好日子，老太婆剛过中午就出了門，到現在还沒回来，阿福也正好出去有事不在家。小夜子就悄悄来到里屋一看，姐姐时子正做着紙門，面向那边坐在靠近廊沿的地方，一心做着很久也沒动过的針綫活儿。小夜子心想：这正是好机会，趁这个机会把昨晚想了一夜的事情完全說出来不是正好嗎？但一到了眞要說的时候，她又照例胆虛起来，心里不住地怦怦直跳，总覺得有些躊躇。于是极力鼓励着自己，悄悄地走进屋里，輕輕关好紙

門，走到姐姐身后規規矩矩地跪坐下来，叫了一声："姐姐！"时子轉过头来，馬上鎖起眉头，就象估量小夜子的身长似地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一言不发地又把臉轉过去，一心做起針綫来。

"姐姐！打攪您，我想和您說几句話，"小夜子說了这么一句，想等姐姐說句什么，可是时子竟象沒听見似的一声不响，小夜子又往前凑了凑，張望着时子的臉又叫了一声："姐姐！"但时子却說："眞討厌！我用不着你这样的人来叫我姐姐啦！"說着，縫得更快了。

"您不要这样，請您先听我說說，昨天晚上媽对我讲了很多話，我連覚也沒睡，整整想了一夜，我覚得过去一直叫您担了不少心思，实在是对不起您。我有錯处，深深向您道歉，請您原諒我吧！姐姐！您以往对我虽然有很大的誤会，这全怨我一直沒有对您开誠布公地說清楚，今天我打算毫不隐瞞地都說出来。姐姐！請您听一下吧！"小夜子說了这些話以后，心里也就消停下来，語气也漸漸平静了。但是姐姐依然不作声，她又叫了一声："姐姐！"

"你願意說，你就尽量地說吧！"时子臉仍旧朝着那边，說："我也长着耳朵，你在那儿說，我就是不愛听，自然也得听啊！"

小夜子就順着这句話，很溫和地說："那么，我就什么也不隐瞞地都說出来，姐姐也別生气，請您听一下吧！"稍微停了一下，又喊了一声："姐姐！"就說："我眞冤枉……"她低下头，眼泪扑簌簌地落到膝上。"这跟别的事情不同，說我和姐夫……眞的！我是那种沒品行的人嗎？您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吧，姐姐。一来有媽的吩咐，二来我又覚得我总是要受他照应的人，所以对姐夫的事我才分外留心，多照顾了一些。我可有什么就說什么，我实在覚得您对姐夫的态度是不大好的，因为您对姐夫……太不关

心了！我实在覚得过意不去，所以我就想不使姐夫过分感到这一点，才替姐姐伺候姐夫，以致有时候也許我就把姐姐应該作的事情也給作了。現在想起来，我覚得这样作太不对了。那些事情应該告訴姐姐去作就对了……”她稍微思索了一下又說：“我实在不对，請您原諒我吧，姐姐！正因为我那样过分地去服侍姐夫，結果自然使姐姐和姐夫不知不覚地疏远下来，实在是太对不起您了。那时候我太糊塗，心里就沒想到这里，反而覚得姐夫挺喜欢我去伺候他，对我又很客气，我就越发得意起来，更过分地留心去伺候他……”她想了一想又說：“嗯！这种情形确实是有，从别人看来也許会怀疑，但是我实在沒有象姐姐所想象的那样下流……”

剛說到这里，时子忽然站起身子从屋里走出去，把小夜子特意想来好好解釋一下的机会給打断了。她不覚楞住，臉上不由得也現出了气忿的神色，定睛望着走出去的姐姐的背影，最后把两只手重叠搭在膝上，悄然低下头去。过了一会儿，时子手里拿着好象是找来的一块小布片回来，依然面朝着那边坐在原来的坐垫上。

小夜子凝視着姐姐的背影，說：“姐姐！我实在不願意說这些話。可是我要是不把它說出来，又始終受着不清不白的怀疑，姐姐連話都不肯和我說，我一想到連骨肉相連的姐姐都和我鬧成这样，就覚得太难过了，所以……”小夜子簌簌地流下泪来。“这話我眞是誠心誠意地說的。所以，姐姐您也……”停了一下又說：“您也应該认眞地听一下呀……”

“别来騙我啦！”时子回过头来怒視着妹妹說：“我还沒有老糊塗，我才不认眞地去听你那套用来迷惑你姐夫的甜言蜜語呢！”說完把下巴頦一伸，馬上又背过臉去，說：“想把人欺騙到什

么地步啊！”

三十六

小夜子一肚子委屈看着姐姐的侧臉，时子也許是因为綫乱了，急躁地使勁把綫扯断，揉成一团扔掉，然后又重新穿上綫继續做活。小夜子一看她好象下定决心說什么也不理睬自己，就深深地叹一口气說：“姐姐，无論如何也不能消除这个猜疑嗎？”时子依然默不作声，“如果这样的話，我也沒有办法，那么我只好謝謝您的長期照顾，明天就离开这个家！这样姐姐或者也可以安心了！但是，姐姐！”小夜子的話变得更懇切了。“您和姐夫之間鬧成这种样子，您以为都是因为我，可是，依我看您也有不对的地方，您如果不好好同情姐夫，体貼姐夫，就是我走了也……”

“用不着你說这些廢話！”时子把一張凶狠的臉轉过来，說：“体貼不体貼他，用不着你管，我不象你那样会献媚，反正你姐夫也不喜欢我，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哼哼！”她用鼻子冷笑着說：“离开家！那随你們的便。反正在家里，几乎連句話也不能說，如果到了别处，就可以早晚厮混在一起，随便調情耍笑了。”

“哎呀！我离开家也不住在东京，我要上千叶去。”

“千叶？那从东京当天也可以打个来回呀！”

“您要是那么怀疑起来，可就沒有边儿了，姐姐！”

“要不往远点想，就更得上你們的当了，你的花招实在太高明啦！”

小夜子又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語似地說：“可眞沒有办法！”接着又問：“为什么姐姐要这样怀疑我呢？那样怀疑我，难道有

什么确凿的証据嗎？"

"提起証据，我看你还是不要証据的好！"

"啊？为什么呢？"

"要拿出証据来，你臉皮再厚怕也要羞死的。"

小夜子稍微有点慌張，但是一想也不可能有什么証据，就說："沒有关系！如果有就請您拿出来吧！我与其不清不白地受着猜疑，不如看看証据，也好解釋。"

"是嗎？你如果那么想看，就給你看看吧！"时子說着就从針綫匣子的抽屜里拿出一个叠成四折的皺皺巴巴的紙条，一下子扔过来，說："这是什么？"

小夜子吃了一惊。她果然記得有这么一回事。那是从澁谷家逃回来的第二天自己偸偸交給姐夫的紙条。要說是秘密，也可以算是一封秘密信。但信的內容只不过是写着：对头一天晚上的事表示一下謝意；而且是有母亲的吩咐，同时为了避免姐姐的怀疑，今后我不再象从前那样伺候您了；除了不得已的事情外，也要尽量不和您說話，請您不要見怪。她一想只是这一点，即使姐姐因此而怀疑，其实让她知道了也沒什么不好，想到这里也就放下了心。可是她正在捉摸怎样辯解的时候，时子冷笑着問道："这是什么？住在一个家里，早晚都要見面，还非要写信不可，真不理解你們为什么要出这样的洋相！"

"可是，这也只是那一次，并且还有媽的吩咐。"

"嘿！媽叫你給他写信了嗎？"

"不，虽然不是那样，但是不把媽說的話告訴姐夫，只是我一个人知道也沒法遵守呀！"

"如果那样，用嘴还不能說嗎？"

"可是，因为媽剛說完絕对不許上姐夫屋里去，我也不能跑

去告訴他这样的話呀；而且也不能当着媽和您的面向姐夫說这个話，除此以外我还有什么办法呢。”

“怎么說，你怎么有理，”时子額头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

“我叫你嘴硬……”說着她又从同一个針綫匣子的抽屜里，拿出一張类似剪下来的报紙条似的东西，突然冲着小夜子一摔，說：“你再看看这个！”

小夜子一看这个，臉上刷地变了顏色。她心里納悶：这件东西怎么也会到了她的手里呢？这張紙条就是昨天晚上为了約定时間在外面見面臨时写的，而且上面除了“七点去洗澡”几个字，什么都沒写着……

“怎么样，你还有什么可說的？”时子恶狠狠地瞪着妹妹。

三十七

时子怒視着臉色蒼白、默默无言的小夜子，继續說：“昨天晚上你去洗澡的时候剛打七点，时間和那張紙条上写的完全一致，虽然是鉛笔写的，可是完全是你的字体。你写的东西怎么会跑到你姐夫的袖子兜儿里去了？要是有理由你就說說吧。喂！說呀！”她一个勁儿地逼問着小夜子，她看小夜子依然一声不响，嘴角上浮起冷笑說：“沒說的了吧？尽管你的嘴再巧，也編不出理由来了吧！哼！說‘遇見了什么老同学’！真难为你編得出来。还不是白天把时間約好，到晚上假装去洗澡，从家里出去在約会的地点会齐，然后到小旅館开了房間。准是那么回事！这叫什么事，自己干着那样的勾当，还以为别人不知道，难为你还恬着臉說什么‘姐姐对姐夫照顾得不周到，我是替姐姐服侍姐夫’。”

这話是时子学着小夜子的口吻說的，接着又說："可不是嘛！替姐姐伺候得都沒边儿啦！我眞得謝謝你呀，有劳你把我的丈夫都給服侍沒啦！"她喘了一喘气，又恼恨似地說："这算什么，象他那样的人我一点也沒有什么舍不得的，你要那样喜欢，就送給你吧，你把他領走好啦！"

小夜子也顾不得擦眼泪，說："姐姐，怨我不好……請您原諒吧，背着姐姐去和姐夫約会实在怨我不对，可是我絕对沒有做那种卑鄙的事……"

"怎么的，到了如今还說这样的話，誰信哪！"話越談越远了。

"因为事情是我作錯的，所以您怎么說我也沒有办法。不过，我只是和姐夫一起散步，商量了一下关于我的工作的問題，怎么能說出什么开房間去了……姐姐您說得太过分了……"

"要想辯白，就說点前后合縫儿的話！又說什么談工作的問題，簡直是騙鬼，哼，要眞是談工作的事情，在家里当着大家的面不是可以光明正大地談嗎？"

"可是，那……"小夜子再沒有往下說。心里本想說："在家里商量，自己的意見一向是被漠視的，很明显又得由媽和姐姐随便給决定下来。姐夫出于一片好心，才到外面去跟我談的。"但是这話又不大好公开說出来。唉！这該怎么說好呢？小夜子心里非常焦急，但是……

"連个理由都說不出来，你还有臉再說沒有那种卑鄙的行为嗎？"

"嗯，唯独那一点，我絕对……"

"沒有？背着人偷偷地在外边約会，还說沒有那种卑鄙的关系——这种騙人的話，你可也眞有臉說得出来！"

这样被时子一个勁儿地責問，也就不能不把事情解釋明白。

唉！事到如今虽然对不住姐夫，但也沒有办法，索性都說出来吧……小夜子心中想到这里，但仍下不了决心，总是有些躊躇……

"我可不听你这一套！你还有什么合道理的理由，你就說說看，如果說不出来，那你就是一定和你姐夫通奸了！"

小夜子一听，实在感到有点逼人过甚，就說："那么我就把事实說出来。要是在家里談，姐姐对我有誤会，恨我，我的意見根本行不通，所以姐夫才庇护我……"

"得了，听到这里也就够瞧的了！"时子勃然暴躁起来，說："反正你姐夫总是偏向着你，大閙一气。你姐夫喜欢你！討厌我！"說着，她忽然扑簌簌地落下眼泪，好象很委屈似的，說："哼，这种話，用不着你說我也明白！"

"啊！我不是那种意思！我只是……"

"得了，我不听，我不听！你說你要讲理，我还以为你能讲出什么理来呢，沒想到你竟把自己惹起的事情，还那么得意洋洋地……眞不知害羞！"时子咬牙切齿地痛恨着。

小夜子战战兢兢地叫了一声："姐姐！"情不自禁地偎靠在时子身上，說："您别那么生气！我絕对不是那种意思……"

时子破着喉嚨駡了一声："畜生！"啪的一下一支裁尺抽在小夜子的脸上。小夜子"哎呀！"一声用手捂着脸，也終于怨恨似地瞪着姐姐說："姐姐！你好狠心！……"

"什么叫狠心，把人家的丈夫都給勾搭上了，那不叫狠心？忘恩負义的东西……你这个狗！畜类！……"

小夜子趴在鋪席上，哭得悲悲切切，两肩不住地抽搐着。

三十八

正在这时候，老太婆回来了。听見里屋吵鬧，急忙走来一瞧，姐妹俩鬧得乱七八糟的样子，她吃惊地跑进来，安慰这个，申斥那个，又順便駡了一陣直到这时候才呆头呆脑探头向屋里看的阿福，把她和小夜子一齐攆出去以后，母女二人面面相对密談起来，很长时間連点声音都沒有。

小夜子从时子屋里出来，一直走进貯藏室，阿福跟在后面唧唧咕咕地說这个道那个的，小夜子今天头一次不耐煩地申斥了她几句，把她攆到厨房去了。然后自己靠着出嫁时买的那个五屜柜，垂头丧气地站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取下挂在那里的鏡子照了一下自己的臉，剛才被打的地方已經腫起来，变成了一道青印。她看見这样子，就用袖子捂着臉，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过了好久才勉强止住眼泪，毅然下了决心抬起头来，望了一下擱板上边放的帆布提包，蹬着凳子把它取下来，回手一把拉开五屜柜的抽屜，然后又打开柳条箱的盖子，把衣服、带子、袜子……一切应用的东西統統都装了进去，收拾完了，正在沉思的时候，老太婆突然走进来了。她一看見小夜子就說：“你可眞……”然后坐了下来，說：“惹出乱子来了！”小夜子一再解釋她也不听，又是斥責，又是发牢騷，不三不四地叨嘮了半天，最后又問：“你干出这样的事来，以后打算怎么办呀？”小夜子本来要說：“母亲只信姐姐一面之詞，我說的話根本就不听。”心里也感到有些怨恨，但立刻又改变了主意，心想：爱怎样就怎样吧！于是就用連旧脑筋的老太婆也能明白的說法，詳細地解釋說：“我現在打算上千叶去，因为

胜見先生說过，可以介紹我去担任讀《圣經》的工作，就象念經的尼姑那样的工作。”老太婆一听就問：“噢，你說的这个胜見先生，就是你的朋友嫁的那个当什么牧师的，記不得多啰啦，夫妇俩一齐到咱們这儿来过的那位吧！要是那个人我也很熟，那好极啦！”与其說老太婆是因为小夜子有了工作而放心了，不如說她是因为小夜子能离开家而高兴。她好象把昨天晚上逼迫小夜子回澁谷家去的事完全忘到九霄云外的神情，但一听到小夜子說临走还要到学校去找姐夫說一下事情的經过，她臉上立刻露出不高兴的神色，說：“要是見了你姐夫，他不一定让你走，不如从这里悄悄走，以后我再告訴你姐夫，就說：‘今天胜見先生来了，求小夜去帮两三天忙，把她接走了。’等你到了千叶以后不言不語地待下去不就完了嘛！”老太婆到底是老太婆，又耍起她的小花招来了。小夜子稍微思索了一下說：“那么就这样办吧。”老太婆看她順从了自己的意思，立刻就高兴起来，說什么：你比你姐姐又老实又好，你姐姐从小就好耍脾气，一生起气来連父母姐妹都不分，这是我一生的累贅；你挨了打，心里也許很恼火，就算是自作自受认了吧；在那边稍微忍耐一个时期，等我給你找着合适的婆家，立刻就叫你回来啦等等，給小夜子說了一套安慰話，又小声問道：“我才想起来，你手里有錢嗎？”好象很关心似的瞧着小夜子。小夜子告訴她先前和姓关屋的婆家脫离关系时拿到的那笔錢現在还沒有用，她好象才放了心，說：“那么說你不用錢了。”于是又和小夜子商量将来怎样寄东西；又关照她走的时候应穿的衣服，站起来又張罗叫車去了。在这中間，小夜子很快地收拾好身边的东西，又換好了衣服，本想无論如何也得給姐夫留下几个字，但一轉念又改变了主意，来到餐室，沒等說上三两句話，車子就来了。小夜子就两手扶着鋪席对母亲說：“那么，媽，我走了，一向叫您

操心了！”深深行完礼又說：“姐姐正不高兴，我就不去辞行了，姐夫，也請您替我問候吧！”說完就站起身来，老太婆跟在后面送到門口，在这里又作最后告别的时候，不仅老太婆无动于衷，連小夜子也意外鎮靜地沒掉一滴眼泪。可是当她出了門，拿着皮箱坐上洋車，車夫提起車把，阿福犹豫着，不知說句什么辞別話是好，最后終于說了声“再見”的时候，小夜子听了不知为什么一陣心酸，泪珠忽然夺眶而出，她急忙用手帕捂上了臉。啊！小夜子就这样沒等哲也回来，終于离开了弓町的家。

三十九

小夜子坐着車子离开弓町，在本乡大街一直朝前奔跑，这时候正是初冬的黃昏，归巢的烏鴉三三两两不断地掠着电綫从天空飞过。她看到路上的行人个个都是忙着往自己的家走，而自己却是有家不能待，反而不得不漂泊他乡，寄人籬下，她仅仅想到这里，就对那些人的幸福身世感到无限的羨慕。唉！只要是个家，哪怕是一間茅屋草舍呢，也胜过离乡背井的金殿玉閣。尽管自己还沒充分尝过溫暖的家庭的滋味，可是現在就連自己出生的家都不能住下去，孤零零地在尘世上漂泊，将来还不知变成什么样，一想到这里，小夜子就深深悲叹自己的命运多舛！

回想半年前死去了自己所依靠的丈夫，凄凄凉凉地回到娘家来，就成了继母和性情不相投的姐姐的眼中釘，始終处在随时可能被驅逐出去的环境里，可悲的是：由于无依无靠，也只好忍耐着。每当伤心的时候，就怀念起連面都沒有見过的生身母；思念起非常慈愛的故去的爸爸，甚至常常对着鏡框里的照片說起

話来。虽然人多得好象海滩上的砂子那样数不尽，但都与自已毫无关連，沒有一个人肯帮助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即使住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也和住在深山里沒有什么两样。在这种时候，可仰望的只有上帝的恩惠，可依靠的只有上帝的儿子基督的教誨了，可是这些又都过于高超，过于神秘，脫离了現实，因而对于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来說，想仰仗和依靠上帝的恩惠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管怎样祈禱，怎样唱賛美歌，孤独的身世仍然感到孤独，有时候一个人也常常感到寂寞得难以忍受，独自悲泣。但奇怪的是，自从和最初感到非常生疏的姐夫哲也渐渐亲近，得到他那温暖而深厚的同情以后，一向认为是黑暗的生活，就好象东方的曙光那样明亮起来，一想到象自己这样的身世也能有个救星，寂寞感也多少淡薄下来，到了最近甚至有时候还有了这样的想法："有人說人生是煩恼的，其实也不尽然。"尽管受着继母和姐姐的虐待，有时候从內心里也能发出会心的微笑，心境也渐渐地开朗起来。这样一来，就越发覚得姐夫的情誼是深厚的，姐夫是可靠的，因而把姐夫的好处銘刻在心，永远不能忘記。啊！姐姐虽然那样薄情，但能借她的因緣得到这样一个好姐夫是多么幸福呀！自己曾暗暗地庆幸自己命运的否极泰来。但沒想到竟遭到姐姐无稽的猜嫉，鬧得自己如今連他的身边也不能待，竟不得不离开这个情誼深厚的姐夫而变成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再說，对他連句辞行的話都不說就离开东京，日后要是他怨恨自己是个忘恩負义的人……这么說也許太自負了，要是他因此討厌起自己来，那可怎么办呢？在母亲劝自己不要去見姐夫的时候，自己也覚得匆匆忙忙見上一面又要难舍难离的，所以才同意了她的意見，可是这样也太不近人情了，那么，把車子轉回去吧？不！还是就这样不辞而别好，免得彼此都……

“啊！那不是姐夫嗎？……”

車子通过柳原大街的时候，小夜子不由得在車上探起身子，定睛望着在馬路右側行走的一个穿西装的人。

四十

被小夜子当作是哲也的那个人，論身量和走路的样子都和哲也一样，可是等到一看見他轉过来的脸时，才看清是一个絲毫也不象哲也的陌生人。小夜子非常失望，但又一想，在此时此地根本就不可能遇到哲也，自己也覺得自己傻得可笑。可是又想万一要能在这里遇着他呢！于是她在无望中就又产生了一种僥幸心理。这时候洋車已走过了柳原大街，她的心虽然象有扯不断的絲在后面拽着，而身子却被洋車拉着不住地向前奔馳。不知在什么时候洋車已跑上了两国桥，她忽然听見不知从什么地方傳来一个非常耳熟的声音，喊了一句：“小夜！……”可是，她挺起身来向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却連个象他的人影都沒发現，心里正在捉摸“这又是听錯了吧”的时候，洋車很快地就拐出了横街，已經看得見前面車站上耀眼的电灯光了。唉！一切都沒希望了！她无可奈何地只好断了这个难断的念头，这时候車夫已很快地把車拉到站前，剛把車把輕輕地放下，就听見一陣刺耳的汽笛声，火車开走了。她这才知道，已經来晚了，心里一方面感到无可奈何，一方面又好象有点高兴似的，所以当車夫在她面前因誤了火車連声道歉的时候，她內心里却覺得有些不好意思。然后她叫車夫把行李搬进候車室，給了車錢，然后往长椅子上一坐，除了等下一班車以外什么办法也沒有了。

下班車是六点半钟才开，还有一个多钟头的时間，車站里除了几个稍得清閑在那里踱步的站务員以外，沒有什么人，在耀眼的电灯照射下显得空蕩蕩的。小夜子用手絹托着腮，无精打采地靠在皮箱上沉思着。她总覺得这样不辞而别，終究有些遺憾，心想：哪怕是打个电話向他辞一下行也好呀！她虽然这样想，但还犹豫，恰好有一个車站搬运工人从她面前走过，她把他叫住，打听了一下，据說車站前边就有公用电話。小夜子虽然特意詢問了一下电話在哪儿，但还不想去打，只說了一句："是啊！"就又沮丧地靠在那里，不知又沉思起什么来。过了一会儿，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仰起臉一看那里的钟，已經六点了。她心想要打电話可就得趁这个时候了，可是还犹豫不決，站起来又坐下去，不住地折騰着，时間过了五分，过了六分，啊！已經过了十分了。她一想到只剩二十分钟了，就再也沉不住气，急急忙忙地把行李托付給坐在旁边的人，跑得衣服的下襬都張开了，出了站一头就钻进电話室，过了一会儿，就听到打电話的声音。

"您是姐夫嗎？我是小夜呀，是啊，喂！我沒听您的話……喂，喂，我沒按照您的話作，很对不住您。說什么我也不能不去千……千……千叶了。是，終于非去千叶不可了。嗯，現在就要走，所以特意向您告辞……什么？不是，不是那么回事，无論如何我也得……喂，喂，无論如何，因为有点緣故，已經沒法在家待了，詳細情况等到千叶后再給您写信吧……什么？是的，我現在已經来到两国車站了……什么？什么？"她听不清楚对方的話。"您說的什么我一点也听不清楚，請您慢一点說！"好容易才听清楚了。"不过，您来也赶不上了，火車馬上就开……嗯？最末一趟車嗎？最末一趟是九点来钟，不过，就是和您見面也沒有用了，索性就这么……什么？什么？"又听不清了。"請您再小一点声

說。什么？您也到千叶去？随后就来？”她微微一笑。“那么我就在这儿等您，不，我不騙您！嗯，您放心吧！”她又微微一笑。“那么，請您快一点儿！再見。”

四十一

沒过三十分钟，哲也已經乘着洋車赶到两国車站，沒等車夫把車把放好，就颼地跳下車来，用顫动着的手，从口袋里也不知掏出了多少錢扔給車夫，看样子是多給了，車夫說了三四句謝謝，不住地在那里行礼。哲也連看也不看，一直闖进車站，慌慌張張地四下里看了看，但沒有发現小夜子。他連忙又跑到三等候車室的門口，探头往里一瞧，忽然听見一声“姐夫！”一看离开对面的椅子走过来的正是小夜子。哲也忙着想跑到她的身边，也不知踩了誰一脚，只听到有人嚷了一声：“哎呀，好疼！”他也顾不得看是誰，只管連声“对不起，对不起”地道歉，接着又迈过一把伞，險些被絆倒，偏偏又遇到几个站在那里說話擋住去路的人，他无可奈何地說声：“真碍事！”——从他們背后繞过去，好容易才来到小夜子跟前。

“啊！我真怕你走了！”哲也这才松了一口气。“我真怕你說了不算就那么走了，哎呀！……”他一眼看到小夜子行完礼剛抬起来的臉，問道：“那是怎么啦？臉上那块青？……”

“这个嗎？……”

他一看小夜子連忙把头低了下去，心里就知道一定有什么緣故，又說：“这儿說話不方便，我們找个地方去談談吧！这个，是你的吧？”他伸手就想提那个皮箱。“就这点东西嗎？”說完望

着小夜子的臉。

小夜子吞吞吐吐地說："是，就是这一点。我拿吧。"

"不，我来，我来！"哲也說着提了一下。"哦，好沉！这个你怎能拿得动呀！"

"那么劳您駕了。"

两个人一起出了車站，哲也在一个稍微暗些的地方站下，說："这……話說起来就要長了，小夜！"他回过头来說："你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晚上你先住在这儿，我們慢慢地談一下？"

"住下嗎？"小夜子含糊地反問道。

"对，总不是三言两語就能說完的，另外还有很多要和你商量的事情。"

"不过，我……我还是想……今天晚上走。"她稍微表示了一下反对的意見。

"有那么非馬上走不可的急事嗎？"

"事情倒是不怎么……"她显然說不出什么必須走的理由。

"那么就住下吧！咱[1]也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晚上哲也把"我"这个字眼变成了"咱"。"咱想听一听你不能在家待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些要跟你說的事情……也有要問你的事情。"接着他又补充一句說："談了以后，如果你还是非去千叶不可的話，咱也就不再留你了，干干脆脆地分开！"哲也斬釘截鉄地說。

"不过，再談什么也沒用了。"小夜子露出非常失望的神色。

"不管有用沒用，先慢慢地談一下不好嗎？喏？就这么办吧！"哲也带着独断独行的样子，說完就匆匆迈开脚步往前走，小夜子好象万不得已似的跟在后边，約走了六七十步，在路旁有

① 原文作"僕"，日本男人对亲近的人說話时称呼自己作"僕"。

一家不太讲究、可也不象一般小贩住的孤单单的旅館，哲也心想只要是个能够說話的地方就成，于是走了进去。这时候小夜子不知怎地忽然产生了一种想要脫逃似的心情，站在門口剛一躊躇，哲也回过头来催促她說："怎么啦？"她这才不由自主地跟了进去。

哲也要找一間特别僻靜的屋子，他們被領到二楼背面尽头的一間非常簡陋的房間去。这虽然是一間在白天看去一定会令人作嘔的房間，但可取的是一面有墻，在这里說話隔壁屋子看来是不会听見的，因此便将就下来。进屋后他就向小夜子說："我已經吃过飯了，大概你还沒吃飯吧？"小夜子說現在不想吃，于是就决定过一会儿再說。哲也本来不喝酒，不过，什么也不要又覚得不合适，因而就要了啤酒和水果。等女服务員出去以后，哲也就急不可待地問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小夜子看到哲也还蒙在鼓里的臉色，不覚一陣心酸，一句話也說不出来了，急忙用手絹捂住臉，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四十二

小夜子哭了半天，好容易才止住了眼泪，就把昨天晚上和哲也分手回到家里以后，母亲如何逼她到澁谷家去，不許她再犹豫的情形，以及今天自己决心破釜沉舟地向姐姐解釋誤会，被姐姐用尺子打了一下的經过，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

哲也从头至尾地听完，說："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我全都明白了，"点了点头。"不过，时子也太岂有此理了！不管多么生气，也不应該拿尺子打人呀！实在太可恶了！"說着气忿起来，

"好！慢慢地我一定也得叫她知道知道……"哲也瞪起了眼睛。

小夜子慌忙解釋說："这也不能单怪姐姐不好，在我被打的时候，我也认为她有点过分，可是仔細一想……"她忽然又沮丧起来，声音也变低了。"也怨我不好……"

"不！你有什么不好！"哲也急忙反駁說。"你总是喜欢那么說，可是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全是时子不好。好了，这先不說，不过，你要是因为这事离开家，那无論如何我也不能叫你上千叶去的。如果叫你去了，那对我的面子也太不好看了。既然对家里說出了到千叶去，那就在表面上装作到千叶去好了，暂时在这边住住公寓怎么样？今天晚上先住在这里，明天我再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然后搬到那里先住下。你看怎么样？这样不好嗎？"

"嗯！"

小夜子只是深深地低着头回答了这么一声，就再也沒有說什么，只是沉思着，哲也覺得有些奇怪，就問道："这样办你不同意嗎？"

"实在对不起姐夫！"她吞吞吐吐地說。"不过，我还是到千叶……"話說了半截就停住了。

"你願意上那儿去嗎？"哲也睁大了眼睛。

"并不是願意去，不过，不論怎么想，还是去……"

哲也接过来說："好一些？"

"对！"她的声音更小了。

"为什么？"哲也問过这句話以后小夜子仍然默不作声，就說："說来，我这个計划就是叫你去作你不喜欢作的鬼头鬼脑的事儿；而且万一被她們知道了，事情就要更糟，所以你才說还是去千叶好一些，是不是？"

"也有这种想法，可是……"

“你是說也有这种想法，但另外还有別的想法，对不对？”他想了一下，半开玩笑地說：“那么，你已經不願意再受我的照顾了，是不是？”

“不，哪有不願意的道理。”小夜子有点着急起来，“只要姐夫不嫌麻煩，我一輩子都希望受您的照顾，不过……”她把話又咽回去了。

“啊！我明白了！”哲也拍了一下膝盖說：“你是說怕对不起姐姐吧，对不对？”

“也有这种意思，也不仅仅是这个。”

“这可就奇怪啦！”哲也歪着头又猜了一下說：“那么說，要离开这里还有別的什么緣故了！”他想了一下，說：“我实在猜不着了，你別尽让我着急啦，快快說出来吧！”

“实在对不起，唯独这一点……”她好象很难开口。

“你觉得不好說嗎？”

“嗯……”小夜的声音已經变成了哭声。

哲也定睛看了半天她的臉，說：“嗯，差不多我也明白啦！”他有点急起来。“你是不是在担心怕我提出什么乱倫的事情来逼你呢？”

“不，不是那样。”她扑簌簌地落着眼泪。

“如果不是这样的話，还有什么不能对我說的呢？以前在我們之間根本就沒有什么秘密，現在你旣然說无論如何也沒法說，那只能使我想到这一点上。”

“姐夫！請你原諒！……”小夜子用手絹掩着臉，終于哭出声来。

四十三

"那么，你还是担心这件事喽，"哲也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我是那种强迫你做出——乱倫那样事情的人嗎？"他好象非常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小夜子仍旧用手絹掩着臉連忙搖头說："不是！不是！不是为这个，您这是誤解……"

"不过，我只能这样想嘛！"

"您只能那样想，那也……"她說这話时带着撒嬌的語气。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还有什么不能对我說的話呢？"

"我沒法說……"她仍然搖着头。

"哎呀！对你也眞沒办法。"哲也有点不耐煩地說，"那么就是說，无論如何也不能說清理由，就这样分别了，是吧？"

小夜子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唉，你也眞是……"說到这里，下面就变成了叹气，"那么，这就算完了，虽然有点难过，也只好算了吧，除了这样分手以外是沒有别的办法了！"哲也好象非常遺憾似的又重复了一遍。于是把方才女服务員給送过来的、一直还沒有动的啤酒使勁拉到跟前，自已往玻璃杯里咕嘟咕嘟地倒了一杯，一口气把它喝干，急忙用手絹擦了擦胡子，很痛苦似地呼地吐出了一口气，紧跟着又倒了一杯，一飲而尽。小夜子以为他不会再喝了，誰知他又伸手去拿酒瓶，她实在忍不住，急忙从旁边一把夺过了酒瓶說："呀！要喝，我給您斟，但是，您喝那么多能行嗎？"

小夜子知道他素日的酒量，所以很担心地問着。但哲也已

經有些自暴自棄的神情，說："哼，要不在醉里分别，也实在难过得沒法分别哩！"

"不是我不說，要是我能說的事，我早就說了……唉，还不如不見您好了！"她說完也叹了一口气。

哲也已經不再理睬她，掏出怀表一看，說："呀！已經八点过十分了。"他自言自語似的說完，把表收进口袋里。"要是快点現在还能赶上，是不是坐最末一趟車呀？"

小夜子还是默默无言。

"不，还是明天走吧，坐最后一趟車，到那边就太晚了。"哲也停了一会儿又說："那么，店錢我临走的时候給你付清。你还沒吃飯呢，一定餓了吧？回头吃完飯好好休息一下！"他慢慢地把帽子拉到跟前，說："我回去了。"嘴里虽然这样說，却还在那里磨蹭，又过了一会儿，这才毅然地說了声："再見！"驀地站了起来。

小夜子一看，也急忙站了起来，当哲也正要伸手去拉門的时候，她一下子紧紧地攥住了他的手腕，喊道："姐夫！"她仰起非常严肃的脸說："不，請您等一下，我无論如何也不能就这样和您分别。"

"可是，你不是希望这样分别的嗎？"

"不，我……我不願意……"她搖着头，把脸一下子伏在哲也的胸前說，"要是怀着这样难受的心情分别，还不如一狠心死了呢……"她那紧紧地攥着哲也手腕的手一使劲，一股热泪扑簌簌地落在哲也的手背上。

哲也感到一陣头昏眼花，情不自禁地猛然从旁抱住了小夜子，也不知是他拉着她还是她拉着他，两个人一块儿坐了下来，哲也用哀伤的声音叫了一声："小夜！你眞是好不明白啊！……"

四十四

“你也眞是好不明白啊！”哲也竟忘記松开抱着小夜子的手，定睛望着她那滿是泪水的脸。“当然，在你来說，也許认为瞞着家里叫我照顾什么的，到后来說不定我……咱要向你提出什么要求，因此就想不顾一切地甩开就走，不过……”

“可是，我不是已經說过不是为那个緣故嘛！”小夜子也因为心情激动，忘了松开攥着哲也手腕的手，用了渾身的力量說：“我絲毫也……沒有想离开您的意思……”

“那么，那就应該听我的話，留在这里不就成了嘛！”

小夜子无言可答，自然而然地松开了攥着哲也手腕的手。哲也也醒悟过来赶忙松开了抱着小夜子的手，但是，脸上激动的神情并沒有消失。

“我說，小夜，你不能再重新考虑一下嗎？我不让你走，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野心，我……我实在是因为失掉了你，就会感到空虛。”他神色显得十分頹丧，但又仰起脸来說，“我說的話也許象是沒出息，但好在你也不会笑話我，我把一切都說給你听了吧！說实在的，家里是那个样子，我总是别别扭扭地不愉快，沒有一件事情能够称心如意。要是說到失意，那个环境也太令人失意了。一个人一帆風順得意的时候，他的志气也是雄壮的，就是外界稍微有点刺激，也能抵抗；但是，在意志消沉失意的时候，正如俗語所說：‘时衰鬼弄人’，哪怕是对极小的刺激也非常敏感，即使不大严重，也象病态似的感到生活苦恼。到了这种地步，就把世界上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殘忍刻薄，感到无比的厌恶。虽然

感到厌恶，但自己还生活在这个人类社会上，免不了要和人类交往，因而也就必須和那些殘忍、刻薄、自私自利、卑鄙不堪的家伙混在一起去謀生活，这是一件多么不愉快的事情呀！如果我有一个美滿的家庭，也許也就能为了家庭，忍受一切，可是我却沒有这样一个家庭，想起来簡直是无聊极了。本来是想生活而生活着的，但这个生活除了痛苦之外沒有任何东西。簡直等于为了受罪而活着。再也沒有比这种生活更无聊的啦！尽管如此，自己却又不願意因此而死，这实在是个极其矛盾的事情。象我这样懦弱的、沒有忍耐力的人，到了这种地步，馬上就要产生自暴自棄的念头。所以我也曾常常这样想：豁出去了，反正一切全完了，酒虽然不好喝，但也学着喝，喝它个烂醉以了此生吧！可是在这种时候一想起你来，慌乱的心情自然就宁静下来，又想忍耐下去。究竟这是什么緣故，我自己也不明白。再仔細一想，你也非常不幸，簡直象是个孤儿，我不帮助你又有誰能帮助你呢？我也不知道是出于一种正义感呢，还是为了什么，一想起是为了你，我这个毫无意义的生活也感到有意义起来，沮丧的勇气也振奋起来，又想奋斗下去；而且奇怪的是，越是和你有直接关系的事我就越有勇气。而且更有一种奇妙的感情，如果只把它說成是同情或是恋爱我也无話可說，但是我总覚得这里面还存在着超过一般的同情和恋爱的某种东西。当然說不出这个东西究竟是……先不提这些，总而言之，对目前的我来說，只有你才是我唯一的安慰，同时也只有你才是維系我生活上的那个……嗯，如果直截了当地說，就象是一条鎖鏈似的东西。你是我的鎖鏈，又是安慰我的人，如果連个道理也不讲清楚，就硬要上千叶去，那我今后不知要变成个什么样子了。"

果然，在注視着小夜子的哲也的眼睛里，似乎閃耀着他所謂

的某种东西的影子，但是，仔細看来，恐怕仍不外乎是一种寻常恋爱的火焰吧！

四十五

哲也又接着說："所以，我要照顾你，其实一半也是为了我自己，其中决沒有一点点施恩图报那样的野心。当然，我也是个人，老实說，有时候我对你也有超过兄妹关系的心情，每当这样想的时候，我就想：要是你能和时子調换一下該多好啊！"哲也一看小夜子渾身哆哆嗦嗦地顫抖起来，就慌忙改变話头說："但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你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吧？所以，我也不抱那种非分的想法。嗯，只要能保持兄妹关系就行。我只是希望能一輩子保持着我們現在的兄妹关系。但是，我一点也沒有束縛你身体的意思。所以，将来只要有了相当的人家，就叫你出嫁……"

"姐夫！"小夜子有些焦急似地說，"我不是已經說过，再不嫁人了嘛！"

"不过，那样一来我就覚得好象妨碍了你的幸福，于心不安。"

"不过，姐夫……"小夜子小声說，"您既然那么說，我还能嫁人嗎？"

"也是！"哲也一时无話可答，"不过我只把你当作妹妹来看，倒也沒有什么关系！"

"但是，您剛才不是說，有时候已經有了超过兄妹关系的心情了嗎？"

“对，但那也只不过是心情呀，不是也沒有什么关系嗎？”

“虽然只是心情，也是一种罪恶呀！”

“对，也許是那样，不过……”哲也又窘住了。

“所以說，我实在是为难，”小夜子很激动地說，“在和您說这些話以前，我本想什么也不說就离开这里，然后在上帝面前懺悔，可是姐夫又……”

“懺悔？”哲也叮着問，“这么一說，怎么，你也那么想过嗎？”

小夜子默不作声了。

“是这样啊！”哲也这才象大梦初醒似地說，“怪不得我那样叮問你，你老是不說，一个劲儿地要走，原来是这样呀！”說完深深地沉思起来。

小夜子也亲密起来，說：“过去我始終沒有覚察到有这种心情，只是刚才在車站給您打完电話以后，好象才发現这个心情，所以我覚得姐姐打我也是应該的。所以我就想，虽然难过一些，还是这样分离好，这样不但在姐夫身上不留什么污点，就是对姐姐……”

“不，我不在乎那些！”哲也有点急躁起来，“在我身上留不留污点那都沒有什么关系。”接着又象带些埋怨似的口气說，“你只要一感到是罪恶，就打算逃避……”

“不过……”小夜子好象很难过似地說，“我总覚得这和别的罪恶不同嘛。我們虽然是姐夫小姨，但毕竟还是兄妹，所以我一想到自己为什么要产生这种心情，实在……”說到这里，她又加重語气說，“感到太难为情了！”

“那么，如果不是兄妹呢？”哲也忽然又兴奋起来。

“您說的如果不是兄妹，是什么意思？”小夜子莫名其妙地看着哲也的臉。

"假如我和时子断絕了关系，那么我和你也就不存在什么兄妹关系了，那就成了吧？"

"可是，对我来說，姐姐毕竟还是姐姐呀！我还是不能安心。"

"哦！你还是那样想啊！"哲也好象很失望似的又消沉下去。"那么，我也就沒有什么办法了，还是满足于兄妹关系吧，那么，你还是留在此地吧……"

"可是，如果这样办……"小夜子显得更痛苦似地說："心里就更永远沒有忘掉的时候了，那就等于继續犯罪。"

"你是个教徒啊！"哲也好象抱怨她不应該是个教徒似的，又默默沉思起来。正在这时候，从隔着一間屋子的房間里，忽然傳来一陣好象有人在喝酒似的哄笑声。哲也听到这个声音，忽然又感到煩躁，說："那么，沒有办法，就这样离开吧！"

"什么？"小夜子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算了，实在沒有法子！象你那样只顾保护自己的身体……"

"倒并不是那样，不过……"

"好了！再不用說了！"哲也越发焦躁起来，"我也不能回家去了，流浪吧！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反正我的前途是一片漆黑！哈哈哈！"哲也发出奇妙的笑声，說："那么，再会吧！可是，我……尽管和你离开，可是我对于你……"哲也不由得扑簌簌掉下眼泪，"一輩子也忘不了！……"

"姐夫！"小夜子情不自禁地抓住哲也說："您那样怀念着我嗎？"

"我怎能不想你呢！"他的眼泪还沒有停止。

"眞的嗎？"她目不轉睛地瞧着哲也。

"叫你为难嗎？"哲也用手背擦着眼泪。

"如果是那样的話，那么，我……我的身体……"小夜子呼吸急促地說："怎么样都行，姐夫！"她那抓住哲也的手一用力，哆哆嗦嗦地顫抖起来。

"啊？"哲也猛然回过头来，突然把手搭在小夜子的肩上說："怎么样都行？"他兴奋地又追問了一句，但是，小夜子已經說不出話来了。她默默点着头，哲也的臉猛地貼到她那蒼白的臉上，啊！一个火热的嘴唇和一个冰冷的嘴唇，終于接触到一起了……

就在这时候，从車站附近傳来一声尖銳的汽笛声，末班車剛剛开出去了……

四十六

今天是星期天，也是小夜子离家的第三天。天气晴朗，从早晨起客人就陆續不斷。等第三个客人吃完午飯走后，已經是一点多了，哲也把客人送到門口以后，回到自己屋里，踱来踱去的，这时候听到时子吩咐女用人說："阿福，别在里边抖落那个啦！也許还有客人来哪！拿到餐室的廊沿那边去弄吧！"一面說着，一面刷地把紙門拉开，走了进来。一看，她端来一盘剝了皮的柿子，放在那里，自己也坐了下来說："剛削好皮，想拿給客人，客人就走了，削了这么多，您尝一个吧，可好吃啦！"

"我馬上还得出門呢。"哲也仍然站在那里不动。

"啊？今天也出門？"她稍微抬起头来望着，"也不至于忙得連吃个柿子的工夫都沒有吧！好容易削的，您吃一个吧！"

哲也勉勉强强地坐下来，尽管柿子上都插着牙签，他却用手抓着吃，一声不响，但也不象难吃似的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

"最近您好象眞忙啊！前天晚上回来已經过一点了，昨天晚上也过了十一点，今天晚上还得很晚嗎？"

"嗯，說不定。"哲也含糊地答应着，嘴里还不住地嚼着柿子。

"还是学校方面的事情嗎？"

"嗯！"哲也只答应了这么一声，然后噗的一声把柿子核吐了出来。

时子不知为什么定睛看着哲也吐出来的柿子核，說："家里也有很多事情要跟您說，今天办完了事情您早一点回来吧。"說着把眼光从柿子核轉到哲也的脸上。

这时候哲也正拿起也不知是第四块还是第五块柿子，剛要送到嘴边，一听到时子这番話，就停住手，翻着眼睛看了看妻子的脸，但只是看了看，并沒有說什么，又把柿子送进嘴里，一边咔嚓咔嚓地嚼着一边吐着核。时子又催促着說："您听見沒有呀？"他这才把嘴里的柿子囫圇吞下去，說："多咱不是事情完了就回来的！"

"虽然是那样，"时子好象不知說什么是好，脸上露出不愉快的样子，說："您眞是这样不高兴和我說話嗎？"

哲也表現出"沒有必要回答你这种事情"般的神情，仍不作声。

"以前为了小夜的事我确实有些說得过分了，您直到現在还記着那个碴，态度总是这样冷淡，可是拿当时的事情来說，能完全怨我多疑嗎？就是从那以后，也还有許多事情叫我放心不下……"

"好啦，这样的話以后再說吧！我現在还得出門呢。"

"我并不是說現在要跟您談，請您今天尽量早点回来，只要能使您心情开朗，您不論什么都讲出来吧！然后我也把我要說

的話說出来，我錯的地方我就认錯，总让您那么不高兴，我也很难过的呀！”时子說話的时候眼里已經噙着泪水。

这样一来，哲也好象也有些心軟了，就温和地說：“那么我就早一点回来吧！不过，現在我必須出去，請你把衣裳給拿出来吧。”

“穿和服去嗎？”

“嗯！”

“穿哪件？”

“沒什么，只是出去一趟……哪件都成！”

在时子到貯藏室去取衣服的时候，哲也急忙站起来，伸手往挂在臥室正面的画框后面摸了一下，把藏在那里的鱷魚皮錢夹拿出来，打开檢查了一下，放在抽屜里，然后坐在那里出神。过一会儿，时子拿过来一套衣服和新袜子，一面帮着哲也更換，一面忽然想起来說：“剛才小夜来了一張明信片，还問您好吶。”說着滴溜溜地瞧着丈夫的脸。

“哦？”哲也在脸上装出不知道的样子，一面在想她一定认为昨天早晨母亲已經把小夜子被胜見带到千叶去这件事和自己談过了，一面把放在桌子抽屜里的那件东西揣在怀里。

哲也穿好衣服，匆匆忙忙往外走，时子也跟在后面送到門口，并且还亲手拿出木屐給他摆好，又拂掉了帽子上的尘土遞过去，然后又两手扶在地板上行礼說：“請您早点回来！”哲也看到她这种从来沒有过的殷勤，甚至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似地走出了家門。

哲也的后影被門遮住馬上就看不見了。而时子呆呆地望着他走出去的后影，悵惘地在門口呆立了很久。看她那样子，說是她在想什么吧，又不象在凝思，可也不象是坦然无事；肯定是在

想着什么东西，但又好象找不出准确綫索，只想些不着边际的事……

“太太，太太！”忽然听到阿福刺耳的喊声，她好象才清醒过来，説：“什么事吵吵嚷嚷的。”説着快快地朝餐室走去。

四十七

哲也匆匆忙忙从家里走出来，在壹岐坂大街的十字路口叫了一輛在那里候客的洋車，連价也沒讲好就跳了上去，在車上一路心煩意乱，走过了御茶水桥，來到駿河台对过的慢坡頂上的淡路街口，哲也説了一声“到了”，就跳下洋車。順着坡路走到半坡附近，前后看了一下，很快地走进右側的連檐楼房的一家山貨店里。

“喲！您来了。”一个四十来岁的胖女人，大概是这家的老板娘，一面説着一面用圍裙擦着手，从里面走了出来。

哲也瞧見老板娘就微笑着問道：“来了嗎？”

“嗯！”老板娘也微笑着跪坐下来説，“早就来了，等您半天了，快請吧！”

“那么，打扰了。”哲也説着就往鋪子里面走去。

老板娘机灵地从楼梯口仰着脸朝上喊：“可来啦！”喊完就让开了路，哲也接着就在楼梯上踏上了一只脚，但一看，这可不是一个能够咚咚地走上去的楼梯。又窄又薄，不习慣的人走在上面感到十分危險。他就小心翼翼地一級一級地往上走，尽管这样，还一个劲儿地吱吱响。

“小心点啊！”老板娘在下面喊。

“不要紧！”哲也嘴里虽然这样說着，但他的神色却并不是那么不在乎的样子，弯着腰好容易才走上了楼。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早已站在屋門口的……正是小夜子，两个人一見面，首先相对一笑。

“难得您这么快就来了！”小夜子略微弯了弯腰，側过身子把哲也让过去，随后輕輕地拉上了門。

这是一个六鋪席的小房間，北面是格子窗，可以看見下面的街道；南面是个矮窗，爬过去好象就能到房頂；紙門上面滿都是破洞，不知是什么盆栽的花影正好模糊地照在上面；另一面是和隔壁杂貨鋪的楼房共用的墙壁，薄得敲一下就能互相听得見；对着門的那一面是紙隔扇，虽然沒有敞开，不过可以知道紧接着就是壁橱，房間构造得相当别扭；因为是作为出賃房屋建造的，所以木料也很粗糙，所幸房子是新修的，还不那么令人感到討厌。

这是哲也昨天自己来看好决定的，应該是熟悉的了，但他今天站在房子的中間，仍然象很新奇似的向四周一个劲儿地端詳着。小夜子把从房东那里临时借来的一个劝业場出品的又薄又旧的印花布座垫，放在和座垫同出一处的一个假黑柿木制的、带边的、斑痕点点的粗糙的火盆旁边，給哲也設好了坐位，然后稍微后退了一下，规规矩矩地两手扶在鋪席上，一面嘴里不知含糊地說着什么，一面行着礼。

哲也点了点头，也坐了下来，一看小夜子还沒抬起头来，觉得可笑，就噗哧地笑起来說：“总那么规规矩矩的太难受了，以后咱們誰也别拘束了。”哲也大声笑着就盘腿坐起来。

这样一来，小夜子也稍微随便了一些，但还是說：“不过……”象害羞似地歪着头把袖子放在膝上，那种一面合攏着衣袖的开口，一面嫣然微笑着的姿态，很容易使人想起她处女时代

的姿容，她那种羞怯怯的态度好象和前天夜里的小夜子完全是两个人。

哲也一直微笑着，問道："什么时候到的？"

"一点多钟。"小夜子仍旧低着头。

"那么，是按照預定的时間来的喽！我本想早来，沒想到从早晨就来客人，始終脫不开身。"哲也解釋了一下，又說："这个地方很不好找，来的时候很費事了吧？电报太簡略了。"

"沒有，立刻就找到了。"她看了一下哲也的脸，忽然又把双手扶在鋪席上說："事事都麻煩了您……"接着又行起礼来。

"行了，行了，不是說过不許再行礼了嘛！"哲也笑着責备了一句，又說："这个屋子太簡陋了，因为你今天就要回来，沒有充分的时間多看几处，才临时决定在这里。等稍微安定一下，再慢慢找好的吧。"

"不，这就很好，我住这地方都有些过分了。"她說着向周圍打量了一下，可是不知为什么总是迴避着哲也的脸，尽量不打照面。

"你覚得很好，我可覚得不好，家庭是由两个人組成的，我也得有发言权呀！"哲也說完这句跟他的性格一样生硬的笑話，就笑了起来。

"哎呀！你尽說那样話……"小夜子說着抬起头来向他瞟了一眼，正瞧見哲也笑眯眯地用热情的眼睛在注視着她，又慌忙地把头低下，脸已經脹紅了。

哲也看見她这种样子非常愉快地大声笑起来，笑了半天才止住，擦了擦笑出来的眼泪說："眞可笑，值得你那么害羞嗎？"

四十八

正在这个时候，老板娘亲切地给他們送上香茶来，打断了两个人的談話。老板娘說了几句客气話就下楼去了。

“你呀，”哲也微笑着小声說，“来到这里的时候，老板娘沒說什么奇怪的話嗎？”

“嗯，說了，”小夜子也仰起了微笑着的脸。

“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嗎？”哲也脸上带着逗人发笑似的样子。

“也不知她說些什么，我簡直不懂。”也許是有过什么可笑的事，小夜子說到这里用手絹捂上了嘴。

哲也也忍不住，一下子噗哧一声尽情地大笑起来，說：“这个，你大概是听不懂的，我怕老板娘怀疑，和她們这样讲的。”

說着哲也就把他編造的一套話扼要地对小夜子讲了一遍。大意是說小夜子是哲也的未婚妻，为了求学才来到东京，等毕业后就举行婚礼；在那以前为了避免别人說閑話，所以分着住等等；是一套相当令人发笑的假話。小夜子听了也微笑着領会了他的用意。哲也一看她听懂了就又大笑起来，但忽然收斂住笑容郑重地問她：“可是，昨天到千叶还是坐第二趟車去的嗎？”

“嗯！”

“胜見先生說什么来着，答应了沒有？”

“嗯，虽然費了点勁，好歹总算是……”

“不管費勁不費勁，只要他答应就好了。这样，作出你象是住在千叶的样子，就不必担心被她們发觉了。”

“是！”小夜子点了点头，但这时候好象又想起了什么不愉快

的事情，忽然脸色有些忧郁起来。

“胜見先生說了什么叫你討厌的話了嗎？”哲也問。

“不，沒說什么。”小夜子毫无表情地說。

但是，哲也仍覚得有些放心不下，又說：“当然，这样在各方面說謊，你一定覚得很不愉快，但是，目前也沒有别的办法。前天晚上我也和你說过，过些日子我一定想办法，不用强硬手段，是用諒解的方法和你姐姐脫离关系。你可能不痛快，但也只是暂时的，所以，請你先忍耐一下吧！”

“是！”小夜子虽然又点了点头，但嘴里却說：“不过……”說到这里，稍微迟疑了一下，“不过，我总覚得有些对不住姐姐似的……”

“你还說那种話哪！”哲也脸上立刻显出了不安的样子，“我不是一再說过，沒有什么对不起的！”

“可是……”小夜子稍微歪了一下身子。

“沒有什么可是不可是的！”哲也有些急了，“前天晚上我不是已經說过嘛，假使你姐姐多少有一点替我着想的地方，不用說你覚得对不起，那我就先对不起她。如果那样的話，我也不会作出这种不近人情的事。但是你姐姐只把我当成一个謀生的工具，絲毫沒有夫妇的情义，即使离了婚，只要生活上沒有困难，她就不应該有什么怨言。”

“不过，姐夫要是跟别人結婚，那倒沒有什么，但是和我，姐姐一定要感到气憤，我一想到这里就覚得非常难过。”小夜子意气消沉地說。

“当然，她多少是会不愉快的，可是那也沒有办法！現在你要是还顾虑这些，我和你就始終不能到一起了！如果那样，我的一切也就全完了……”哲也有些焦躁起来。

小夜子一眼看到他这种神色，立刻道歉說："啊，請您原諒，請您原諒，我連自己的身体怎么样都不管了，还怕什么姐姐怨恨，我也太沒决断了。"說着，她臉上露出凄凉的微笑。

哲也也立刻高兴起来，說："你这样一說，我簡直不知道应該怎样感謝你才好。"稍微停了一下又說："那么就这样吧。"接着又无緣无故地大笑起来，說："好了，以后再不要談这些，叫人发煩，咱們出去吃飯去吧！"

"吃飯去？"

"对。"

"不浪費嗎？

"沒有关系，現在还用不着象居家过日子那样。"哲也这才眞的高兴起来，愉快地纵声大笑。

小夜子也明朗地微笑着說："那么您带着我去吧！"她連說話的語气也变了。

"那么，走吧。"哲也天眞地高兴起来，騰地跳起来說："小夜！"說着回过头来，"今天咱們都要回到学生时代，痛痛快快地大玩一場！"

小夜子圍上絲絨披肩，胸前扣上一个蝶形的别針，微微一笑說："嗯，好！那我可要变成个野丫头了！"

"野丫头？"哲也立刻兴奋起来，喊着說："太有趣了！你要是个野丫头，我就……我就……"他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詞句来，就說："那我就胡来啦！"

四十九

这天晚上，在一般人看来不过是些平淡无奇的事情，但在哲也来說却覺得从人間到了天堂。首先在临走的时候，哲也提議說："今天晚上一切都照夫妇的派头来作。"还以为一定要遭到小夜子的坚决反对，但沒想到小夜子很容易地就同意了，这就首先揭开了愉快的第一幕，哲也立刻把那个錢包交給了小夜子。

两个人几乎是手拉手地走出了寓所的山貨店，商量的結果决定去吃西餐，就走上了一家西餐館的曲折的楼梯，两人在輝煌的灯光下，隔着鋪有雪白台布的餐桌，带着温和的笑容在椅子上坐下来。这时候，心情愉快得簡直无法用嘴来形容。哲也把茶房放在他面前的菜单故意扔給小夜子，以为她一定要扔回来，沒想到小夜子接过去瞧了一会儿，用手指着說："这个！"尽管点的是用不了多少錢一份的份飯，不过在腼腆的小夜子来說，这却是不能不使人惊訝的大方态度，哲也不由得也暗自欽佩。茶房問："喝什么酒？"小夜子就大模大样地瞧着哲也問道："您喝嗎？"哲也也随和着很随便地說："嗯，来点葡萄酒吧！"但是，他感到小夜子方才所說的"您"字和平素所說的"您"字，虽然发音相似，而其亲热勁儿却有天淵之别，心里舒服得快要飄飄然了。他把这种高兴心情藏住，只是很起勁地談着一些山南海北的話。恰巧在这时候，吵吵嚷嚷地走上来四五个商人模样的客人，占据了紧挨着他們的一張餐桌，也不管左右前后就高声說笑起来，还死盯盯地不时投过来不礼貌的眼光，这使他們两个人很扫兴，尽管哲也故意装作不介意的样子，还是和小夜子搭訕着，小夜子却不那么

自然地說笑了。一会儿湯来了，葡萄酒也来了，两人默默地吃着。哲也心里想看看小夜子是什么样子，偷偷地溜了一眼，原来小夜子对于餐巾的用法、湯匙的拿法，出乎意料地都非常得体，哲也不由得暗暗称贊。但又一想，她在教会学校念过书，当然是懂得这些的，不过，就連这一点小事也使他喜欢得不得了。只是默默相視地坐着也覚得无聊，为了略解等待下一个菜上来以前的寂寞，哲也就想出一策，偷偷在餐桌底下用穿着拖鞋的脚四下活动，等找到小夜子的脚，剛一踩，对方的那只脚就抽回去躲起来了。哲也又找，但却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正在躊躇的时候，不知从哪里那只脚又忽然出現，踩了哲也一下，馬上躲开。这是在餐桌底下鬧的把戏，餐桌上面两个人都正正經經的，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突然間，彼此相对一看，覚得說不出来地十分可笑，小夜子低下头去咬着餐巾好容易忍住了，哲也再也忍耐不住，終于噗哧一声笑出来。邻座的四五个人不約而同地把惊異的眼光投向这边，这样一来，特地想出来的餐桌底下的捉迷藏游戏也只好停止了。过了一会儿，吃完飯付款的时候，哲也默默地注視着小夜子在餐桌旁边从皮夹子里拿出几張紙币交出去的动作，覚得以后与其自己支配金錢，莫如放棄这个权利倒有趣。茶房拿着錢到賬房去結賬，哲也悄悄地告訴小夜子說，等他回来要給些小費，小夜子問給多少，哲也說三角，小夜子說，那太多了吧；等茶房找錢回来，哲也一看她給的是两角銀币，就知道自己的意見沒有被采納。但是仔細一想，就覚得不采納自己的意見，反而比采納有意思。

两个人付完錢走出餐館。小夜子因为有許多东西要买，想和哲也分手，哲也认为晚上不至于遇見熟人，就带着她在附近的商店逛起来，于是就买了一些当前要用的必需品，能拿的就尽量

拿着，携带不便的就托付店里随后給送到家去，以后就走向了归途。这个脸上长着胡须、戴着眼鏡的男人，肩上扛着小飯桌，一只手拿着煤油灯；后面跟着一个女学生打扮的女人，双手提着沉重的包袱，身穿箭形花紋外褂，脚下穿着一双草履。这种情景簡直象一幅大津画① 或者什么上的画。虽然不十分雅观，但是两个人一同买回来了家庭日常用具，这一点他們覺得非常有意思。

五十

那天晚上也是不知不覺地过了十点钟，馬上就要到十一点的时候，哲也才从里面打开早已上了鎖的山貨店的門，一直走出門外，来到皓月当空的馬路中間站住，回头瞧了一下剛才鉆出来还敞着的門，小夜子也从那里忽地出来，把門关好，小跑着走过来。

"叫您受等！坐电車走嗎？"

"对。"說完又改变了主意，"不，月光很好，我想朝駿河台那边蹓躂着走。"

"那么，我送您到那个郵筒附近吧。"

从这里望去，还可以望見淡路町的大街那边車輛仍然来往不絕，广告灯还在閃閃放着耀眼的光輝，但是这个小巷里，已經是靜悄悄地沒有一个行人了。哲也一面和小夜子肩并着肩慢慢地往坡上走，一面說："說实在的，今天晚上太痛快了！你也挺快活呀！这自然是因为今天你又变成了原来的小夜了。"

① 日本元录时代（1688—1704）在近江国大津創始的一种粗糙的水笔画，专画一些故事人物等。

“乱閙一气，太放肆了，可就是今天一晚上啊！从明天我还得要规矩起来。”她說这話时，仍然带着些高兴的語气。

“不！规矩是可以的，但偶尔也得天眞地玩一玩。过去我以为你过于沉悶，今天看来，恐怕多少是因为受了姐姐和母亲的压迫的关系吧！你在家里从来沒有露出过这种活潑的样子。”

“嗯，也許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是个有名的野丫头哩！”小夜子說着笑了笑，“不过，今天晚上我……”停了一下又說，“有点举止失常！”

“举止失常？嗯，对！确实也有些奇怪的地方。比方說，正在玩得高兴的时候，忽然又叹起气来，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哲也說到这里一看她还是那个老脾气，一声不响，就又問她：“怎么啦？”

“不，沒有什么。”小夜子假装沒有事的样子。

这样一来哲也就好象非常担心地說：“絕对不能沒有什么，一定有原因，你别让我着急了，說給我听听！”

“不过，您又該說人家了。”小夜子說完微笑着停住了脚步——因为他們已經来到了約好的那个邮筒跟前。

哲也也停下脚步說：“不，不必担心这个，喏，告訴我！”

“好吧，那我就說啦！就是，我……我还是不說吧！我总覚得您还是要責备我的。”

“不說？你眞不說？好，那我可就要隔肢你了！”他一边笑着，向前凑过来。

“啊！您别！”小夜子笑着把身子一縮說，“我就怕隔肢。”

“那么，你就快点說吧！”

“好，我就說，今天您来的时候，沒看出我臉上有什么变样的地方嗎？”

“沒有，这我倒沒注意，怎么啦？”

“那时候我正哭来着。”

“哭来着！”

“嗯！”

“为什么？”哲也立刻显出非常关心的样子。

“我想到种种的事情，心里总覺得有些别扭……”

“种种的事情，是什么事呢？”

“好了，再往前面走走吧！从这儿这样走……”小夜子用手指指着方向，“从那边往左拐再一直走，就是御茶水桥了吧？”

“对。”

“那么，我就从那里繞回家去。”

“那可就繞得太远了呀！”

“繞一点也沒关系……”說着她就走起来了。

“那么，就再走走吧。”哲也也随着走起来，問道：“你說的种种事情，究竟是些什么事情？”

五十一

小夜子幷沒說她所想的种种事情是什么，只是說：“你別看我那样乱鬧一气，但有时候忽然不知怎地就难过起来，心里总想要哭似的。”

哲也幷不在意地答道：“这是由于你思虑过度，刺激了神經的緣故。”

“也許是那样吧！”小夜子有些不同意的样子，“在我和您这样說話的时候还沒有什么，可是一剩下我一个人，就覺得姐姐的

脸总在眼前，立刻就会难过起来，刚才也是为着这个哭的。”

哲也皱着眉头說：“你为什么痛苦到那样程度呢？”

“所以說，我一提起姐姐的事情，您立刻就要生气嘛。”小夜子的語音里好象含着一絲怨恨。

“是嗎？那可对不起了！其实，我并不是生气，只是一提到你姐姐，我就不知道应該用什么話来安慰你，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說得过火一些。”

两个人一时都沉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哲也搭訕着說：“脸上的那块青好象已經消下去了。”

“嗯。”

“我一看見那块青，就气得不得了，可是你被她那样欺侮，对那种人还……”說到这里再沒往下說，只是叹了一口气。

“那都怨我不好，又有什么办法呀！”小夜子也同样叹了一口气，然后叫了一声：“姐夫！”仰起脸来說：“我有一个要求，您能答应我嗎？”

“要求？什么都成。为了解除你的苦悶情緒，不論什么，只要是你的要求……”本来想說就是命都可以給你，一想这有点象小說上的味道，就改口說：“我什么都答应。”

“那么……哎呀！不是該从这儿拐弯儿嗎？”

“噢！对！”

两人只顾說話，在这里差一点走过了头；他們从紅梅町的一个横胡同拐了过去。

“姐夫！”小夜子继續說，“我把我自己一个人舍掉是可以的，但是，我可无論如何不能把姐姐舍掉呀！……”稍停了一下又說，“这样說好象太不自量啦，眞有点怪不好意思的。”說着露出一种嬌羞的样子。

"别說这些了，还是把你的要求說說吧！只要是你說的事，不管什么我决不会往坏处想。"

"那么我就說了，假使有冒犯您的地方就請您原諒吧。喏，哪怕是当一个电話接綫生也好，我盼望早点能够独立生活，不再作您的累贅。您呢，也不要向目前的困难屈服，打起精神，能够早日作一番事业，那个……姐夫不是說我象个孤儿嗎？"

"嗯！"

"但是，世界上不是还有許許多多比我更不幸的人嗎？我希望您能为那些人去做些事情，您說好不好？我想姐夫只要能振作起来，不論什么事情都沒有作不成的。所以說，如果您能同情那些不幸的人們，为他們做些事情，那么，我虽然是做了很对不起姐姐的事情，但是借您的光我也就等于間接做了很大的好事，这样一来，我想是可以减輕一些我的罪恶的。如果不这样，姐夫只为我一个人尽力，那就等于我夺走了姐姐的心上人，无論如何我也是不能安心的。"說完沉思起来，好象已經把不好意思什么的心情都忘得干干净净了。

小夜子的話，在哲也听来虽然觉得有些幼稚，但是对她那种热誠也不能不深受感动。他听完小夜子的話，先鞠躬道了一声"謝謝"；他与其說是对她这个人表示感謝，不如說是对她那难得的热誠表示感謝。他說："我完全明白了，实际上也只有你才能对我这样說，謝謝你。"說着又鞠了一个躬，"不用說，我大致也和你有同样的感觉。不錯，要是不照你的話去做，我們就打不开一条出路，我老是沉溺在你的爱情里，恐怕也不是你的本意，完全明白了，我一定不辜負你的好意。"

"我跟您說了这些不自量的話，太失礼了。"小夜子停住脚步輕輕地鞠了一个躬。

“不，哪有的話！”哲也也随着无意識地站住說，“实在感激你！”

“那么，太晚了，我在这里失陪了。”

“噢！”哲也象从梦中剛醒过来似地向周圍一看，不知几时已經走过了御茶水桥，来到了桥头，他一路确象作梦一般，也不知是怎样走到这里的。他說：“不知不覺地走到这儿了，你一个人回去太孤单了，我往前送你一段！”

“不用了，还有电車呢。”

“好，那么你小心点走吧！”

“好，再見！”說完輕輕地行了一个礼，小夜子就一个人順着土堤向前走去，草履发出輕輕的声音。哲也还有些留恋地目送着她。忽然，看見一副白色的面龐向这边回过来，在她那可爱的嘴边上准是泛起了微笑，但已經看不清楚了。她第三次回头的时候，哲也高高举起手帕来搖晃，也看見了对方翩翩搖晃着一件白色的东西，大概就是她的回答吧。轉眼間，小夜子的倩影終于消失在夜霧中了。哲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轉过身来，在月光下踏着自己的黑影走向归途。但是，他覺得魂灵好象跟着小夜子回到了淡路町那个山貨店的二楼上去，現在只剩下一个形骸走向弓町的家。突然一股冰冷的夜寒浸透全身，不由得肌肤都覺得一陣冷颼颼的。

五十二

哲也嘩啦一声拉开自己家的門，进来后又順手把門关好，无意識地来到还以为是和平常一样漆黑的二門的格子門前，不覺

吃了一惊。不但那里还点着灯，而且妻子也不是穿了睡衣扎根細带，而是衣着整齐地迎了出来。不但这样，当哲也若无其事地拉开格子門走进二門的时候，她双手扶席輕輕行个礼，随后就下到脱鞋的地方收拾了一番。他感到有点奇怪，来到自己的屋里一看，要是往常，自己早晨上班以后扔得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还照样散乱在那里，就是阿福忙着睡觉，天一黑就把被褥給鋪在那里。但是今天晚上不但看不見被褥，就是屋里各处也收拾得干干净净。火盆上的水壶也正开着，旁边还准备着茶具等等，沒有一件不是出人意外的。哲也怀着不可解的心情，先在桌子前面坐下了。不一会儿，时子也走了进来，隔着火盆和哲也面对面坐下，把水壶拿下，撥弄着火說："已經很晚了，外面冷吧！"

"不，不太冷。"

尽管哲也沒有要，时子也象招待客人似地沏好了茶，斟了一杯放在哲也面前。时子看到哲也不知为什么茫然地交叉着胳膊坐在那里，瞧也不瞧，就提醒似的說了一声："您喝茶！"哲也这才毫无表情地拿起茶杯，只喝了一口就放下，仍然一声不响。

"这么晚了，您不想吃点什么嗎？这儿有点心。"时子說着，就要去打开点心匣的盖子。

"不，什么也不想吃，我倒想睡觉，阿福已經睡了嗎？还沒給我鋪被呢！"

"被窩今天叫阿福給鋪在里屋了，还不成嗎？"

自从鬧冲突以来，哲也借口备課忙，就一个人睡在这个六鋪席的屋子里图些清閑。时子虽然口头上沒有說什么，老太婆却十分放心不下，遇着机会总想設法使他們重归于好。但哲也这个那个地支吾搪塞，总算敷衍着固执到現在。这时候一想到又被

她們出其不意地这样一搞，心里就非常不愉快，不由得板起脸說："还不成。"

"是啊！我不知道还不成，因为媽說您近来每天晚上回来都很晚，好象备課也不是那么忙了，所以她叫从今天晚上把被窩給鋪在里屋，我覚得总让老人操心也不好，所以就照老人的話給鋪在里屋了。您旣然說还不成，那就給您重鋪吧！"她想了一会儿又說："可是，您……"她直勾勾地瞧着丈夫的脸，"您到底为什么总那样生气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您总那样生气，住在一个家里，早晚見面連句話都不輕易說，总是那样板着个难看的脸，您这样，我心里也不会好受啊！如果有什么不滿意的地方，請您爽快地說出来！您說好不好？您老是不言語，象我这样的笨人到多咱也明白不了呀。"时子說完，看到丈夫还是不言語，又說："如果是因为前些日子，为了小夜的事情，我的話冒犯了您，这样生气的話，也請您明白地讲出来，您要說出来，我也把一直沒弄明白的許多事說出来。"

一直交叉着胳膊，閉着眼睛，象泥胎似地一声不响待在那里的哲也，这时候睁开了眼睛，用沉着、然而带着气忿的語调說："我明天还得去上課呢，不能陪着你熬夜，快点把被褥鋪在这屋里吧！"

"好吧！"时子突然脸色一变，站起来就出去了。轉眼間一个人抱着被褥把紙隔扇碰得嘎噔嘎噔乱响地回来，把被褥給鋪上，就站在一边含着眼泪，怒視着丈夫說："这就行了吧？"

哲也用眼角扫了一下說："只要把被窩鋪好就行了。"

"好！"时子說完，气哼哼地走出屋子，啪的一声把紙門一关，立刻用袖子捂上了脸，終于发出了嗚咽的哭声，好久也沒能离开那里。

五十三

哲也听到門外妻子的哭声，惊訝地抬起了头。这时候的哲也，已經不是过去那个滿腹不平的哲也了；尽管表面上生气，但內心里却是非常愉快的。因为內心里充滿了愉快和悅的情緒，所以好象是只适于欢笑，不适于发怒，只能寬恕人，而不能憎恨人。在这种时候，从人之常情来說往往会連百年的宿怨深仇都会忘掉的。因此，即使是对感情破裂的妻子，在內心里也不象在表面上那样厌恶。况且一想起背着她和她的妹妹发生了那样的关系，心里也实在覺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是再一想迟早总要和她离婚，也不能輕易給她一个笑脸。因此，一半由于事实需要，一半由于事态的演变，对待她的态度就好象表現得比內心所想的更冷淡了，可是現在一听到她的哭声，的确也感到有些可怜，側着耳朵听她抽抽搭搭地哭了好久才止住，似乎好容易才快快地走了。这样一来他算是放了心，站起来上了一趟厕所，当他漫不經心地走回来一看，沒想到剛才走了的妻子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悄然靠着臥室門口的柱子站着。哲也虽覺得有些膩煩，但也无可奈何，只好板起面孔从她身旁走过，剛要迈进自己屋子，一直站在那里动也沒动的时子，猛然扑向前来，一把抓住哲也說："您太……您太狠心啦，您……"发出了低沉而带着顫抖的哭声。

哲也吃了一惊，想要掙脫，可是被她抓得很紧，很难脫开。要凭着男人的力气使勁掙脫也不見得掙脫不开，但是听到哭声，他已經心軟了，現在又被抓住，心更軟了，已經不忍得和她动武，只是說話的口气还是怒冲冲的："做什么？放开手！"

“不，我不放，我不放！……杀了我也不放！……”

女人发起狠来，气力也不可輕視，时子在抓着的手上一用劲，哲也不由得被她拉得打了一个趔趄，好容易才站稳了，然后說：“不要胡閙，有話不会慢慢地說嗎？叫你放开，你就放开！”

两个人糾纏在一起，一个硬要掙脫，一个拉着不放，忽然嗤的一声，也不知道是撕破了还是綻了綫，拽得袖子要掉下来了。哲也也不顾这些，拚命往房間里一掙，时子也被拖着进了屋子，一块儿拉扯着都坐在那里，时子仍然紧紧抓住哲也，委委屈屈地盯着丈夫說：“您太狠心了，您也太狠心了！”她推搡着哲也說，“您那么討厌我嗎？您要是那么討厌我，还不如狠了心……”这时候变成哭声說，“把我弄死吧！沒有我，您就可以随便和小夜到一块儿了。来吧！狠一狠心……”一面把身子杵在丈夫身上一面哭着說，“把我弄死！……”

五十四

不管怎样推搡，哲也还是交叉着胳膊、閉着眼睛不理睬她。时子越发憤恨地說：“您索性狠起心把我弄死吧！把我弄死以后您再和小夜到一块儿也好，怎么也好，我就不管了。叫我这样活受罪，还不如死在您的手里痛快！我說，您听見沒有？”她推着哲也，“您倒是說話呀！我在叫您哪！”又推着哲也。

哲也的身子每被推一下就激烈地搖晃一下，甚至有时候都感到有些头暈，可是哲也仍然忍耐着，閉着眼睛一声不响。

他閉着眼睛也并沒有什么用意，只不过是想不出应付的办法而已。当他被激烈地推搡着感到头暈的时候，也曾想过还不

如就此和她决裂，但一想到决裂以后，至少也得把他以前从高等学校中途到大学毕业之間用过人家的两千元左右的錢，筹出一半，一五一十如数还給人家。可是，拿現在哲也的处境来說，无論如何也筹不出这笔款子。如果該还的錢不还硬要离婚的話，那就只有蛮不讲理地离开这个家。但是象哲也这样一个人，是无論如何也不忍心对一个軟弱女子作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的——因此現在还不是輕率地提出离婚的时候。不过，看妻子今天晚上这种气势汹汹的样子，不是輕易能摆脫了的，然而又不願意說些虛情假意的話来敷衍一时，正在他不知如何是好，想不出主意的时候，时子还一个劲儿地推搡，他这才忍耐不住，說：“好了，你先放开！”

“不，我不放，您为什么那么恨我，您不把理由說出来，說什么我也不能撒手。”

“那么，我說，你撒手吧！”

“好，您說，我就撒开。”时子說着放开手，目不轉睛地盯着丈夫的脸，咽了一口唾沫。

“現在再說这些事情也沒有用了。”哲也象是无可奈何似地說：“我和你的性格相差得太远，你喜欢浮华，我喜欢朴实，所以，无論作什么，想什么……”

“您动不动就說我爱浮华，其实我也不是从心里願意那样，我是因为不願意听到亲友們閑談起来就說什么‘小野家在父亲活着的时候非常兴旺，到了哲也这一代就衰落下去了’，所以我才对內尽量地儉省，外表上尽量作得体面一些，这不都是为了您的名誉嗎？”

“这就是性格不同的地方，依我来說，你担心这些事情都是多余的。”

"那么說，您叫人家說沒有出息，也不覚得难堪嗎？"

"对，如果实际上眞沒出息，就是叫人家說沒出息也沒办法；如果眞有出息，别人要說他沒出息，那是說的人不对，所以我对别人的評論一向都不太介意。"

就这样，那一位越激动，这一位就越沉着，甚至捋着胡須作出悠閑的样子。

时子气憤得直勾勾地看着丈夫的脸說："就算是性格不同也不是現在才不同的呀！你現在說这个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并沒說什么呀！"

"那您为什么总板着个难看的脸？"

"那是因为我不高兴嘛！"

五十五

哲也并不一定有捉弄人的意思，但实話既不好說，又不願意用些虛情假意来敷衍，所以不知不觉地說話就好象故意在捉弄人。但在时子来說，因为自已的态度非常认眞，就覚得对方这种話大大地伤害了她的感情，于是很气憤地說："您这是說什么！因为不高兴就板着难看的脸，那不用您說我也明白，我并沒問您那些，我是問您不高兴的原因！"

"現在說那些也沒有用。"哲也脸上带着极不耐煩的样子說。

"不管有用沒用我也要問明白，說吧！"

"你一定要我說的話……"哲也稍微想了想說："首先家庭不圓滿，就是最使人不高兴的吧。"

时子一听到这句話，立刻生起气来說："是誰破坏圓滿啦？

不都是您破坏的嗎？如果您規規矩矩地不和小夜发生关系，誰还願意象个醉鬼似的又哭又鬧，瘋瘋顚顚的呀！这不都是您造成的嗎？”

哲也被时子用申斥一般的語气一說，气得連一句話也不說了。

时子瞪着眼睛瞧了一会儿丈夫的脸，才接着說：“您把我說的話都当成嫉妒，可是不管您怎么說，我再也不受騙了！”

在她所說的再也不受欺騙的理由中，提到了那件并不是情书的秘密信，又提到了在外边約会的事情，再一听，时子心中还郁結着許多疑团。时子首先断定小夜子决不会不告訴哲也她离开家庭的情形，再把从車夫那里听来的小夜子沒赶上火車的情况，和哲也那天晚上过了一点多钟才回来的情况联系起来，她几乎嗅到了个中形迹可疑的眞相；后来收到了小夜子寄来的上面盖有千叶邮局邮戳的明信片，才使她有些迷惑起来，因而她錯誤地认为昨天和今天哲也都到千叶去会小夜子去了，而且哲也回家的时間，和最后一班火車到达两国車站的时間恰好相符，就越发使她深信这件事是不会錯的了。但是使她更为惊異的是，今天早晨打扫屋子的时候，不論在桌子的抽屜里或在其他地方都沒看見錢夹，可是在哲也临出門的时候，忽然又从桌子抽屜里拿出来了，从这一点来看，想必是哲也把錢夹藏在什么想不到的地方，再分析他所以要藏起来的理由，一定是里面装着哲也从哪里通融来的、准备送給小夜子的錢——果然这是事实。另外，时子最怀疑的、使时子最伤心的，就是独守空閨这件事，可是，这只能在心里想，实在无法說出口来。

时子一一列举了这些并非怀疑、几乎可以当作証据的事实，脸上微微露出一种夸耀的神色，仿佛自夸观察得頗为机警。她从

头至尾說了一遍，才說："您說，这也能怨我嫉妒嗎？不管怎么能說，您还有什么可說的呀？"她首先夸耀了一下自己的胜利，又說："这件事起初也許是您一时的荒唐，可是弄到这个地步，也沒法摆脫了！小夜可能也在哭着責备您！您一定也在为难！您究竟打算怎么办呢？您干脆都說出来好不好？只要您干脆說出来，我也不至于尽說些不近情理的話。"

她說这番話的用意，好象是在說：只要你肯低头认錯，咱們就来商量善后的办法。可是，不知哲也是怎样理解的，仍然閉着眼睛，一直象个啞巴似的默默不語。

五十六

"那么您眞想要离开家嗎？"时子的脸色变了。不管怎么說，哲也已經横了心，仍然板着臉一声不响，她除了能作这样的結論以外再也找不出别的解釋，簡直不知說是出乎意料之外呢，还是說什么好。

直到現在，也就是直到剛才說出这些話以前，时子虽然在口头上說什么叫小夜子搶去了，被哲也遺棄了等等的話，但是內心里并沒有眞那样想。总是认为："还不至于吧！"所以尽管在表面上由于嫉妒，才精神苦悶，有时候怨恨，有时候哭泣，可是內心里并沒认为这是自己的切身大事，发生惊慌。她总认为錯誤完全在丈夫身上，如果經过一番爭执，是可以使对方承认錯誤而言归于好的，沒想到自己讲了千言万語的道理，都被他当了耳旁風，絲毫无动于衷，冷冷地象个木雕泥塑的偶象。这不能不使她感到，仿佛突然和那个在預料中而又完全出乎預料之外的自己的

切身大事——离婚問題，打了一个照面。她一想到这里，說也奇怪，就感到周圍的一切东西忽然燦烂地一閃，放了一下異样的光彩，馬上都改变了原来的样子，什么过去的怨恨，未来的不安，都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理智和体面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什么嫉妒和憤怒也沒有了，一瞬間，一切都变成了悲哀。她什么也顾不得地抓住了丈夫說：“这样，您也太……太狠心了！”說着就趴在哲也的膝上哭起来。这时候的时子已經不是平日的时子了，甚至令人感到时子如果改变了过去的态度，也許能变成这样吧？但是她哭了一陣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在她那单純而沒有杂念的悲伤心情上，又加上了利害之心，于是又变成了怨恨，含着泪水直勾勾地对丈夫瞪着眼睛，說：“您簡直是一个魔鬼，我过去沒想到您是这样一个人。我总认为您脾气虽然别扭，但总还是一个感情深厚、可以依靠的人，現在竟討厌起我来，什么性格不合啦，家庭不睦啦，拿这些話作借口，想抛棄我这个相处八年的妻子，离开家一走了事……”說着又哭起来，“您不覚得太殘酷嗎？当然喽，自从小夜回来，家里始終不和，当然您也不会痛快，可是，我完全是依靠着您活的呀！正因为您是我唯一的依靠，所以一看見您和她之間有些可疑，我才着急。我不是那种伪善者，再說得明白些，您越說小夜‘可怜，可怜’，对她表示同情，我就越气憤，越覚得她可恨。您对她越好，我就越恨。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我也幷不願意骨肉相残，可是，妹妹到底不能和丈夫相比呀！在这些地方您哪怕能体貼一点点，也不会光怨我不好啊。因为您迷上了她，所以看她作的事情什么都好，我作的事情什么都不順眼，終于才下了这种狠心。我一想起这些，就恨她，恨她！恨死她了！”說完又趴在那里哭起来。

尽管是討厌的妻子所說的話，可是，今天晚上却破例地打动

了哲也的心。把她說的这些話仔細一想，他們的确已經相处了八年，而且在这中間他也并不是始終討厌她的。尤其回忆起結婚当时的心情和現在完全不同，甚至要怀疑現在的自己和当时是不是換了个人。时子平时任性，虽然看不出什么表示，但她所說的一生依靠着自己活着的这句話，恐怕不是什么假話，所以如今要抛棄了她，她一定要感到无依无靠，想到这里，哲也就产生了非常怜憫的心情。尤其看到她这个好强的人竟不顾体面拚命哭訴的姿态，就越显得可怜，因而想到要是抛棄她而离开家庭自己也的确是个魔鬼，想到这里終于产生了一种忘掉一切想向她认錯，說句“我錯了”的心情。但是，正在这时候，时子由于自己的話已說尽，泪已流干，而哲也仍然默不作声，她那天生暴躁的脾气就突然爆发了，气冲冲地說：“我这样仔仔細細地跟你說，你也别总那样默不作声，你也应該說一句什么呀！”她一看哲也仍然有些犹疑不决，就說：“好！那么我也豁出去了，可是有一样，只要我有一口气，不管你怎样想和小夜到一块儿，我要破坏到底，决不叫你們到一块儿，記住吧！”說完猛然站起来。这样一来，哲也也立刻改变了方才的心情，随着也站起来。时子走出去以后啪的一下把門关上，这时候他已經一面低低地吟起不知是誰的詩，一面解下了腰带，过了一会儿換上睡衣鉆进被窩，过了十来分钟，别以为他已經睡着了，其实他正在抽抽搭搭地哭着！

五十七

第二天早晨，哲也破例地穿着和服和裙褲从家里走出来，在十字路口坐上了洋車，还以为他到学校去，沒想到他一直来到了

淡路町小夜子的住处，打发車夫給学校送了个假条，然后才带着阴沉的臉色对小夜子說："小夜，我想喝点酒，你給买点啤酒来好嗎？"

小夜子还不知道詳情，但从剛才哲也一进来就覺得他的神色和往常不同，心里觉得很难过，就說："您要喝酒啊！"她有些奇怪似的直勾勾地看着哲也的臉，有点不大願意站起来。

"嗯，不可以喝嗎？"哲也两眼通紅，露出一种气哼哼的样子。

"并不是不可以，可是……您怎么了？"小夜子忍不住，問了一下。

"你不必問这个。"哲也急躁地說："你还是赶快去买来吧！"

"是！"小夜子不再逆着他，接过一張紙币，无精打采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买来了啤酒，还有四五个柿子，从楼下借来个玻璃杯，給哲也滿滿斟了一杯酒放在那里，默默地一边捉摸着，一边削着柿子皮。

哲也也是默默地拿起酒杯，一口气喝了半杯，很苦悶似地呼出了一口气，放下酒杯，精神十分頹唐，一会儿又象想起来似地拿起酒杯，把剩下的酒一飲而尽。

"小夜！"

"嗯？"小夜子停下削着柿子皮的手，把臉仰了起来。

"你也要拿定主意了！大概她們已經知道了。"

"啊！"她立刻把柿子和刀子放下来，"她們已經知道我在这儿了嗎？"

"不，她們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她們好象还以为你到千叶去了……是这么一回事，昨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哲也接着把第二次冲突的情形，时子如何哭訴，自己如何有些心軟的情形，除了把时子揚言要破坏他和小夜子結婚那句話故意漏掉以外，其

余全都扼要地說了一遍，然后說："就是这样一个情形，我也沒有明确地表示她說的对还是不对，但是，由于我也不願意說一些虛情假意的敷衍她的話，所以終于就象是默认了。現在已經沒有办法，我也回不去家了。"哲也好象对他不能回家这件事感到了遺憾似地說："从今天起我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只好同居在这里。然后找一个中間人进行談判。可是，首先需要的是錢……"他又愁起了那两千圓錢的問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小夜子在听哲也这段話时，曾一度把臉漲得通紅，不久就又变得象死人般的蒼白，当他把話說完的时候，她已經深深地低着头，眼泪象断綫的珍珠一样扑簌簌地滴在膝上。

哲也一眼看到她这种情形，就說："怎么了？事到如今你又后悔了嗎？"气冲冲地瞪着小夜子。

"不是。"小夜子摇了摇头，仍旧哭着。

"那么为什么哭呀？"

"因为我觉得太对不起姐姐了！"小夜子不住地流着泪。

哲也臉上带出不愉快的样子說："这样說，我还不是一样嗎？相处八年的夫妇，眼瞧着就要分离，我心里也不是那么好受的，但是，現在再說那些話又有什么办法。"

小夜子一听，不知为什么立刻止住了哭泣，沉思了一会儿，仰起臉来說："已經沒有办法了嗎？"

"当然沒有办法！"哲也觉得她問的有点奇怪。

"如果沒有我呢？"

哲也这才明白了小夜子的心理，立刻慌張起来說："那可不成，那……那……現在如果沒有你，我就沒有存身之地了！"

"不过，假使我得个急病什么的死了，那还不是一样嗎？"

"你尽想那种傻事，想那种……那种沒意义的事可不好，"他

愈发慌張起来。“你要是死了，我……我也沒法活下去！”

“所以，我也并沒說自己要死呀！……”

“可是，你剛才不是說了那种叫人不愉快的話了嗎？說实在的，你可不能办出那样的胡塗事啊，我是不惜牺牲家庭、名誉以及一切来这样作的。到如今你要作出这种事来，那不是太叫我白費心机了嗎？”哲也这个話，也許沒有向小夜子示恩的意思。

“所以，我并不希望你牺牲家庭！”小夜子总好象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难过。

“那么你是說我发瘋了，才牺牲的？”

“不，不是那样，可是……”

哲也有些急躁起来說：“太沒意思了，不讲这些話吧！还是上哪儿去玩玩吧！把一切都忘掉，今天还是痛痛快快地玩一天！这样好嗎？小夜！”

“你說去玩嗎？”小夜子好象有些不大起劲。

五十八

这一天和昨天相比是非常沉悶的一天。哲也提議为了散心去野游也只是一时心情冲动，小夜子根本就不想出去，于是这个提議也就无形中作罢了。两个人哭丧着脸，面对面地待了一整天，商量了一下今后怎样安身的問題，但也沒想出好的办法；到了沒話可談的时候，哲也就不住地长吁短叹，小夜子就哭哭啼啼，始終也沒得出一个結果来。到了傍晚，小夜子終于忍耐不住，劝哲也今天晚上回家去住。尽管哲也好象对离开家这件事有些伤感，但一听小夜子叫他回家，又立刻显出很不愉快的样子，

說什么你太无情啦，你太殘酷啦，你爱我的程度还不到我爱你的十分之一啦……最后甚至又說了許多自暴自棄的話，鬧得小夜子也只好哭泣着听凭他了。这样一来，晚上虽然只有他們两个人对着一个小飯桌吃飯，吃得也沒有旁人眼中看起来那样香甜快活，总是有一种說不出来的空虛和悵惘。

第二天，哲也虽然仍沒精神，但是为了維持生活，勉强到了学校，当天也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但在哲也离开家的第三天早晨，他照常到学校，正在教室里心不在焉地讲着課的时候，校役送过来一張像草紙那么粗糙的灰色洋紙名片，說："这位先生想見您。"哲也一看，原来是养母的叔伯弟弟来了。这个人尽管有体面的姓，可是人們都把他叫作"老好人久兵卫"，在淺草附近做小买卖，是个有名的气量小的人。养母在故乡的水戶也有本家和亲戚，虽然都过着貧苦的生活，还有名正言顺的娘家，但在东京只有这么一个亲戚。哲也心想他一定是受了托付来的，就产生了旣想見面打听一下情况，又不想見面的犹豫心情，最后还是决定見他，于是在下了課后来到会客室。一看，这个久兵卫今年虽然才四十七岁，可是脑袋却可怜地秃得象个葫芦似的。他看見哲也进来，慌忙离开坐位，一边笑着一边嘴里不知說了些什么，象不好意思似地行了个礼。哲也早已猜透了他的来意，却故意又問了一下。久兵卫起初吞吞吐吐地似乎不好开口，后来才拙笨地說了一套，如果不仔細听簡直不知他說的是些什么。哲也一半听一半判断，才弄清养母和时子都哭哭啼啼地担心着。哲也說："我听明白了，那么你是为什么来的呢？"久兵卫很惶恐似地說："实际上是因为我借了阿瀧姐十五两体己錢。"哲也說："我不是問你那个，我是問你为什么事情来的。"久兵卫說："因为我欠她的錢，她来托我，尽管覺得麻煩，也不好拒絕，所以我才听她的

吩咐来接您来了。"說完又行了一个礼。哲也告訴他說："如果是为了接我的事，我很快就托人到那边去談判，您先回去吧。"久兵卫显出很不好办的样子对哲也說："那样叫我太为难了，因为上个月就到期了。"他还是提錢的事，"她們告訴我无論如何也要陪着您回去。"說完了又行礼。哲也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恰巧上課的时間到了，于是对久兵卫說："上課的时間到了！"心里虽然觉得有些对人太冷淡，也沒有办法，只好先站起身来，久兵卫也实在无可奈何似地站起来，嘴里不住地說着："一切都拜托您了，"也不知他現在拜托的是什么，只顾說着拜托拜托，接二連三地行着礼，东倒西歪地走了出去。哲也望着他的背影，想到这固然是养母的主意，可是时子居然也不加阻止，让养母作出这种愚蠢的事，可見不管怎样要强，女人毕竟是女人，到底还是糊塗的。想到这里，他觉得这都是些討厌的人，可是又想到时子母女除了象久兵卫这样的人以外連个可靠的亲戚都沒有，如果自己硬把她們抛棄，离开了家，想想后果也总有些于心不忍……

哲也回到淡路町，一瞧見小夜子委靡不振的样子，就忘掉了一切地說："只剩下你一个人，一定很寂寞吧！又哭了嗎？我不是告訴你用不着那么伤心嘛！我早就抛棄了你的姐姐了。好啦，好啦，不許再哭了！这儿有好东西，是你最喜欢的东西！"說着从和服袖子里拿出来一个紙包，里面包着五六块奶油蛋糕……

五十九

因为久兵卫沒办出头緒来，于是叶村又受到托付，給双方进行和解。但叶村說："这个差事費力不討好。"他发这样的牢騷也

是有道理的。据叶村对哲也說，自从哲也离家以后，时子母女的情形非常凄惨。有几个亲戚都住在遙远的外地，东京除了久兵卫外别无一人，那些平常比較亲近的人，到了这个时候也都袖手旁观。現在母女两个走投无路，一天到晚面对面商量些根本不着边际的事情。老太婆一边嘮叨着一边哭，时子也一边气憤着一边哭，眞是慘不忍睹。因而自然只有去求叶村，虽然时子沒有来，老太婆几乎是每天都来。来倒是不要紧，但她又說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嘮叨一陣哭着回去。这就使得叶村也感到棘手了。

"老年人虽然都好嘮叨，但象你母亲这样的也可眞少見。"从叶村詳細誠恳的話語里，透露出：原来老太婆討厌哲也，这次哲也說要脫离关系，正中老太婆的下怀。她本想趁这个机会向哲也把过去花在他身上的錢全都要回来，另外再多少出一些，可是又一想，时子已經二十七岁了，即使再嫁人，对方不是个老头子，也得是个有孩子的。如果要想再招女婿，沒有較多的财产，恐怕也沒有人肯来，所以末了还是得把时子嫁出去。又說，只是因为想招女婿才不好办，要是出嫁的話，象时子这样的人品，有的是好人家。有好些人再嫁都嫁給了很好的人家。即使前妻留下一个孩子，那也沒有关系，反正时子恐怕一輩子也不能生孩子了。但这样一来老太婆自己又无处安身了，想来想去，結果連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于是就又发起牢騷来；一方面托叶村帮忙，想把哲也叫回来，一方面又罗列些哲也的短处，哭着說："我根本就不想叫那种人給我送終。"

至于时子，她心里也許不象嘴上那样，还是那个老脾气，賭气賭到底，說什么："我对那种沒出息、性情坏透了的人，沒有一点留恋，爱走就让他随便走好了！可是无論如何也不能叫他和小夜子那个东西成为夫妻。那个东西大約已經不在千叶了，多半

在哪儿躲藏着呢。不管她藏在哪里，我也要把她挖出来，带回家来处置她。"叶村說："我虽然沒問她究竟想怎样处置，可是那种气势汹汹的样子，恨小夜比恨你还要厉害，一个勁儿地畜生、畜生地駡着。她所以要把小夜子找回来，目的是要叫你落个一場空，无非是进行报复的手段。如果你决定回家，反而就不会把小夜子找回家来了，这是当然的道理。"

仅仅听了叶村的这一段話，哲也就好象亲眼看到了时子母女的痛苦情形，心里也不大好受，觉得她們有些可怜，因而那种极端的恶感也自然而然地淡薄下来，就想即使是离婚，也想好好地离，事后不至于受良心責备。可是老太婆始終不干不脆的，說不出个准主意，所以談判一点也得不到进展。叶村也不耐煩了，就劝告哲也說："目前只有和小夜子断絕关系回家，最为上策。"这虽然是哲也把一切都公开了以后，他才說出来的，但是，这个办法哲也至死也不能应允。

哲也的这种心理也是人情之常，因为哲也不論在什么时候回来，小夜子沒有不哭肿了眼睛的。关于談判的經过，他虽然掩掩盖盖地对她說了，但她也覚察了一个大概，因而非常不安。哲也在家的时候还好，他一出去，她就想起种种事情，不由得哭起来。不过，这也难怪她，因为这种时候，哲也虽然总是說些安慰她的話，想办法叫她放心，說什么："用不着那么发愁，很快就会办好的。"但是……

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办好呢？哲也万想不到会这样左右为难，因而感到了无比的痛苦。

六十

“姐夫！刚才您不在家的时候，来了这样一份电报，怎么办好呢？”小夜子很担心似地把小桌上的电报递給了哲也。哲也刚从叶村家回来，接过电报看了一下，就沉思起来。

电报是从弓町家里打給还当是住在千叶的小夜子，又由胜見給轉到这儿来的。电文是：“母病速归。”

小夜子看到哲也沉思起来，好象更感到不安了。

“是眞的嗎？”小夜子問。

“哪里，当然是假的，昨天晚上母亲还到叶村家去来着！肯定是扯謊，不过……”哲也又想了一会儿，忽然拍了一下大腿，說：“明白了！”說着把电报一扔，“这回我全明白了！我刚才听叶村說……”哲也把听来的話向小夜子叙述了一遍。据叶村說：昨天晚上老太婆来了，死乞百賴地打听哲也的住所。叶村就先搪塞說：“伯母，在沒談出眉目以前，就是見面也沒有用。”可是老太婆追問得很紧，說：“我打听并不是要和他見面，只是不放心才打听的。”叶村一想如果再推托的話，老太婆又該說：“你尽偏向哲也！”又要发起牢騷来，哭个沒完，于是就含糊其詞地說：“好像是住在学校附近。”說完还假装找了一下写着哲也住址的紙条也沒有找着的样子，然后对老太婆說：“下次見着了詳細給您打听一下，”这才敷衍过去。叶村主張索性把住址告訴給老太婆，以防老太婆鬧到学校里去。哲也也覚得有理，同意这样作，但是，这样一来就不能和小夜子住在一起了，于是就决定明天自己搬到别处去住，告訴叶村等自己搬完之后再把住所通知給老太婆。哲

也就是这样和叶村約定好了的。

“看来，打听住址的目的并不是母亲要找我鬧，一定是时子为了要找你才这样作的。这个电报大概也是估計你准和我在一起，虽不見得在千叶，但用这个先試探一下，万一你在千叶，就用这个把你釣回来。哼哼！这就是时子耍的花招啊！”

小夜子因为还沒有听到姐姐要把自己抓回去处分的話，所以依然莫名其妙地說：“姐姐那么样急着找我，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那就是打算把你找回去，好叫我落个一場空的一种策略。”

哲也无心地这样一說，小夜子馬上显出了惊訝的样子說：“那么說，姐姐还是……”小夜子把話止住，不往下說了。

“姐姐还是什么？”哲也詫異地問着。

“姐姐还是认为如果沒有我，就不会鬧成这种样子吧？”

“嗯！她也許有那种誤解……”

“是誤解嗎？”

“当然是誤解。”哲也心想事到如今还說这些干什么，就詫異地看着小夜子的臉問道：“为什么？”

小夜子沒有回答这个問題，只說：“不管誤解不誤解，既然来了这样的电报，总得想个办法……怎么办呢？！”

“已經沒有什么办法，管它怎么样呢！”

以后話就岔开了，只顾商量小夜子怎样赶快隐藏起来，以及不得不公开哲也的住处等事，哲也終于沒能問明小夜子所說的“是誤解嗎？”这句話的意思。

六十一

第二天，哲也的心情更不愉快了，但是他又沒有悠閑度日的造化，只好无精打采地照常上了班。虽然并不是今天一天的事儿，哲也深深感到讲課的苦楚。他尽量压抑着不安定的心情，带着一副不耐煩的面孔，在既不紧張又不生动地讲着一些空洞理論的过程中，也不知多少次掏出西服坎肩里的怀表来看，暗暗叹息着时間过得太慢。好容易盼到了午休时間，吃完午飯正在休息的时候，校长派人来叫，他就趿拉着草履很不耐煩地向校长室走去。校长某法学博士是哲也上大学以来的恩师，哲也并不是不念校长平日的恩情，唯独今天对这个恩师也无法收斂起自己臉上冷淡的表情，只淡漠地行了一礼，就坐在校长让他坐的椅子上。校长知道他平常就是这个样子，也沒有特别在意，就說："怎么样，小野君，想不想到中国去呀？"哲也一听，不得要領，先皺起了眉头。校长接着說："这次……"他用輕松的語調把話告訴哲也：原来中国准备在直隶省的某府創办一所专科学校，新任的提調蔡某为了招聘教員，特意来到日本，校长就是受托为他物色人选的，又說待遇当然是非常优厚的。哲也听到这里，眉头不由得舒展起来，禁不住在嘴角上泛起了微笑。因为近来哲也特别厌煩这个狹隘的日本，正在幻想着索性带着小夜子到巴西或者是秘魯那种遙远的地方去，住在生疏的外国乡間，哪怕是种点苹果也好，以了此生。小夜子也抱有同感，因此两个人时常談論着这种梦幻般的事情，聊以慰借現实的苦悶。可是这个千載难遇的好机会現在竟忽然到来了。他心想：如果能趁这个机会离开

日本，纵然一东一西，去的地方和自己所想的方向不同，同时作賦人的雇佣教师也不如作农民那样安閑，但是能摆脱身边的一切糾纏，走上自由的新生这一点却是再好沒有了。啊！我也要时来运轉了！哲也內里高兴得心花怒放。但是臉上只是略展眉头，微微含笑。在这一点上，哲也的矯揉造作的情形絲毫不亚于时子。但尽管只是臉上如此，而內心的过分喜悅，在举动上就是想掩飾也掩飾不住。他連稍加考虑再作答复的自尊心也沒有了，虽然自己也觉得未免有些輕率，却又急切得連明天都不能等待，于是情不自禁地当場就說：“請您多帮忙吧！”

往常只要功課一完，不管多么委靡，哲也也好象立刻有了勁，精神起来，急急忙忙地往家走，今天更是精神焕发，把內心的喜悅不时流露在臉上，独自微笑着，連預定在下班后找公寓需要搬家的事也忘到九霄云外，象个有什么急事的人，头也不回地一直奔回淡路町的寓所来。平常来到寓所附近时，总是要前后看看，是不是有人跟在自己后面，然后再很快地溜进山貨店的屋里。今天因为一心想要早点把話告訴給小夜子，看看她高兴的样子，就把应該注意的这件事情也疏忽了，毫无顾忌地走进了店。

哲也从校門出来的时候，在离校門前面不远的街角那边，站着一个头戴鴨舌帽、身穿布衣服、看上去象个小商人的五十来岁的人。他一瞧見哲也出来，就急忙闪在一边，藏藏躲躲地跟在哲也后面，等看清哲也进了山貨店以后，他也来到店門口，鬼头鬼脑地向屋里窺探。老板娘从里面瞧見，以为是个小偷，急忙来到店門口，那个人立刻把臉一扭，匆匆走上坡道，消失在駿河台那边去了——这是以后才知道的。当时哲也絲毫沒有察覚，进了店以后，因为走熟了，也就不覚得那个楼梯有多么危險，踏得屋子嘎嘎直响地上了楼，嘣的一声拉开紙門，滿面含笑地喊着

說："小夜，小夜！有好消息，好消息……"他忽然瞧見小夜子趴在那里，立刻惊惶得睜大了眼睛問道："怎么了？嗯？哪儿不舒服嗎？"

六十二

"啊，臉色也不好！"哲也瞧着懶洋洋直起身子来向他行礼的小夜子說："如果覚得不舒服就别勉强支持了，鋪好被躺下吧！"哲也一面說着一面脫裙褲。

"不用，沒有什么！"小夜子勉强用若无其事的口气說，把哲也脫下来的裙褲拉过来叠着，但在哲也看来，也許是心理作用，总覚得小夜子手的动作是那么有气无力。小夜子叠完了裙褲，叹口气說："公寓找到了嗎？"

"沒有，今天不找了！"

"是啊！"她只說了这么一句，也沒进一步追問原因，把裙褲收在壁橱里以后，就坐在哲也斜对面的火盆旁边，拿起旁边的毛綫活默默地織着。

小夜子从来沒有过这种情形，平素她总是盼着哲也回家，一瞧見哲也就欢天喜地起来。今天为什么这样消沉呢？哲也心里納悶，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說："小夜！你是不是还在发愁？"一看她沒有回答就又接着說："我虽然不知道你心里想着什么，竟那样发愁，如果不願意暫时分开的話，那就住在一个公寓里也沒关系，只要分一下房間就成了。"

"不，我并不是为那个……"

"那么，你是在想些什么呢？不要一个人悶在心里，說出来

让我帮你想想不好嗎?"

小夜子听到哲也这种有些埋怨的口气，才說："那么我就告訴您吧！今天早晨，姐夫走了不多工夫，俊子姐就来了。"

"哦，是胜見的太太嗎?"

"嗯！"

俊子是胜見的老婆，和小夜子是最要好的朋友，哲也也見过两三次，所以一听，他就大概地揣度出其中的情形。

"她接到了那份电报，不放心才找上来的吧！"

"嗯！她說到牛込区的娘家还有点事情，今天就住在那里，明天她还来。"

"她一定又說什么了吧！"不知为什么，哲也微微地笑了。

"嗯！"小夜子凄凉地微笑着說，"上次我去的时候，不是什么也沒告訴她，硬托付了一下就回来了嗎？所以，她很挂念，今天把我說了一頓。"她說着显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說，"我終于把事情都告訴她了！"

"只好这样，也不能总瞞着。以后呢?"

"以后她把我狠狠地責备了一頓！"

"她說什么啦？責备你什么啦?"哲也因为知道小夜子是把俊子当作自己的姐姐那样尊敬的，并且也很受她的熏染，所以有些着急起来。

"她說我是被肉欲征服了！"

"什么叫作'被肉欲征服了'?"

"她說我所說的：'只要对姐夫有好处，自己怎样都成，'这句話不过是一种借口，实际上是拿姐夫当幌子，拉着您走向堕落。"

"这不象話，这太不象話了！"哲也为难地皺着眉头。"因为俊子不知道詳情，所以她才那么說！"

“但是，我覚得自己也确实是那样！”

“为什么？哪有那种道理！”哲也有些急了，“如果說我和你姐姐还保持着原来的关系，而又和你这样的話，不論人家怎么說我們也沒办法，可是我和你形成这种关系以前，我早就拋棄了你姐姐！当然喽，如果这是我們一时的感情冲动，那也許是一种墮落，但是你說只要对我有好处就成，我也有同样的想法。我們之間已經有了夫妇的眞情，才結成了夫妇的关系，要把我們和那些乱搞男女关系的人相提并論，說我們是墮落，那未免太刻薄了。”

“我也是对她那么說的，可是她說：‘那恐怕想錯了吧！’我問为什么，她說：‘即使你姐夫自己想和你姐姐断絕关系，但在你姐姐那方面沒有同意以前，事实上就不能算是离婚！’我覚得她說的也很对！”

哲也无言可答，臉上現出一种沮丧的样子，沉默了一会儿問道：“那么，俊子叫你怎么办呢？”

“她說这种不正当的事，无論怎样辯解也是沒有用，只有痛改前非，赶紧劝姐夫回家，叫我随她到千叶去。她是那么誠恳地流着眼泪对我說的。”小夜子悄然地低下了头。

“那么，你打算照她所說的那样做嗎？”哲也用很激动的眼神，目不轉睛地瞧着小夜子。

六十三

“小夜！她这么一談，你就想要离开我嗎？”哲也看到小夜子默不作声，有些焦躁起来，逼着她回答。接着他又这样重复了两遍，小夜子也不能再沉默了，才說：“我現在眞不知道怎么办才

好……"說着把身子一扭，显出了一种忸怩的样子。

"你眞叫我沒办法！"哲也叹息着說。"你始終是三心二意，下不了决心，实在太不可靠了！"

"啫，姐夫不是也……"她瞟了哲也一眼說，"拿不定主意嗎？"

"我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

"处理家庭的問題！"

"不是拿不定主意，而是沒有办法呀！"他象斥責似地說。"对方是那样的糊塗虫嘛！"

"說是那么說，其实还是因为您和姐姐相处八年，一旦要离开，感到有些勉强了。"說时，小夜子微低着头，臉漲得通紅，話也說得很快，看样子，象是要把平日悶在心里的話一下子都說出来，不管是好是坏，只求赶快得到解决。

哲也稍微带些自暴自棄的口吻說："什么勉强不勉强的，事到如今，难道还能后退嗎？"

"可是，那就成了騎虎难下了，我总覺得过去的事情也都象是在騎虎难下的情形下做的……"小夜子叹了一口气把头低下去了。

哲也似乎不以为然地說："因为事情都是人为的嘛，当然是有些騎虎难下的地方。可是，尽管是騎虎难下，也不是作了什么違背心願的事情，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不，我不願意！"小夜子显出从来未有过的急躁，說："您抛棄姐姐，要是有一点点騎虎难下或是别的原因，那我也不能这样待下去。"

哲也很想用一句什么話駁倒她，但当时又想不出适当的話来，只是一声不响地气忿忿地瞪着眼睛。

小夜子仍旧低着头，用很快的語調接着說：“俊子姐也那么說，她說相处八年的夫妇，姐夫还留恋着姐姐也是……”

“根本就沒有什么留恋！誰还留恋那样的人！”

“可是，前些日子您不是說过：‘一旦到了要离的时候，心里也不是那么好受的’嗎？”小夜子說完，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哲也。

“話也許是說过，”哲也有点慌張起来了，“可是那并不是什么留恋！”

“不是留恋是什么？”

“不是留恋！”哲也坚决地說，可是只顾煩躁，沒能够充分說出自已的心情。

“虽然我不知道应該把这叫作什么，总之，姐夫到了紧要关头总还是感到难过吧！据俊子姐說：‘那是人之常情，局外人不应該在旁边說三道四，因此她再三劝我应該主动地退出来，好让姐夫能尽到人情’。”

“总是說什么留恋，留恋的，可是……”小夜子方才所說的話，哲也好象根本沒有听見，只顾惦記着这句話，說：“就是一个罪犯，当他一旦要被处死的时候，人們也要感到可怜，这就是人情。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即使有应該抛棄她的理由，一旦到了眞要抛棄的时候，多少也要产生一些奇怪的感情，这不是很普通的人情嗎？”

“所以，我所說的不也就是这种人情嗎？”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那样絮絮叨叨的？”

“这并不是我絮叨，正象俊子姐所說的，这是人之常情，我是想不要違背人情，您还是回家去好！”

“这样把我撵回去，你打算怎么样呢？”

“我嗎？”

“是想再嫁一个好的嗎？”

“您太刻薄了！姐夫！”小夜子气憤地瞧着哲也。

“可是……究竟离开以后你打算怎样呢？我簡直不明白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如果和您分开……我一个人怎么也能混下去……”小夜子說的时候，两手捂着脸，搖晃着头。

六十四

“如果那样的話，小夜，你也不要一个人混下去了，不如和我一起到中国去，你看怎么样？”

哲也这时候才把今天在学校談的要到中国去的事告訴小夜子，并且說：“現在和时子母女还沒談通，如果勉强离婚，就得用不少錢，可是現在又沒有这笔錢，只好我們两个人先一起到中国去，每月往家里汇回足够的生活費，再耐心地等待时子母女死了这条心为止。”他在說这段話的时候，还摻杂着什么前途是如何光明远大，好象两个人就要担当起为人类創造幸福的重担等近乎空想似的梦話，說时两眼放光，揮舞着拳头，精神抖擻。哲也以为小夜子听了这些話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沒料到小夜子却好象不感什么兴趣似地說：“那么說，也就是想要巧妙地逃跑喽？”

哲也的一团高兴頓时被这盆冷水澆凉了。

“嗯！”哲也現出不自然的样子，“要說逃跑，这太难听了，倒可以說是巧妙地分居吧！”

“巧妙地分居，姐姐还是会始終想念着您，您也同样……我

該多么无聊呀！”她边說边搔着头。

“又說这种話了！”哲也象申斥似的說着，瞪了小夜子一眼，但內心里却是十分高兴。他突然一把抓住她的手，把她使勁拉到身边說：“你还說这种糊塗話哪！我不是对你說过嘛，我一点都不想你姐姐！”

小夜子被哲也一拉，尽管歪倒在那里，两膝分开，歪扭着身子，显得有些嬌羞，可是她也不去掙脫哲也抓着的左手，用右手扶在鋪席上支持着，仰着脸注視着哲也說：“瞎說！您想的！”

“我說不想就不想！”

“瞎說！”

哲也心想这样辯論也沒有用，又把小夜子拉到自已的身边，两个人腿挨着腿，他一声不响地就想去吻小夜子的脸，但小夜子把脸一扭躲开了，說：“不！姐夫！因为您尽說謊！”

“哎呀！真沒办法！”哲也就是这么个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就显得无可奈何似的，說：“不錯，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也有过一些奇怪的心情，可是現在一点也不那么想了！我无意地說了那么一句話，你一定很不高兴，但是小夜，請你原諒我，啱！”

小夜子并不回答他这句話，只是說：“姐夫是那个样子，姐姐又沒有离婚的意思，到底还是……”又提高了声音說：“沒希望！”

“什么叫作沒希望？”

“我們終于还是不能到一块儿呀！”

“根本用不着那么失望嘛！当然，你姐姐現在存心鬧別扭，事情还談不妥，但是，咱們如果到了中国，耐心地等着，不久你姐姐就会死了心同意离婚的。”

“不会的，姐姐一旦橫了心，說什么也不会同意的。”

“如果硬要那么說也只好算是沒有希望了，不过，不也是沒

有办法嗎？事到如今，我怎么能和你离开呢！……”

“所以說，請您干脆离开我不就得了嗎？”

哲也登时急了起来，說：“我不同意！”

小夜子也急了：“无論如何您也不同意嗎？”

“我不同意！”

“那么，您和我鬧到这种地步，您不后悔嗎？”

“当然啦！我怎么能后悔呢！你后悔了嗎？”

小夜子摇头說：“不，我也是一样。但是，現在除了和您分开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我不同意！”这时候哲也巳經象申斥似的嚷起来了。

“那么，我……”小夜子把两只手扶在哲也的腿上，滿眼含着泪水，仰脸瞧着哲也，用哭泣般的声音說：“我巳經下了决心了！”

“什么决心？”哲也瞪大了眼睛問道。

“姐夫！除了一死还有什么办法呢？”小夜子用好象肝腸都碎了的声音說，說完，就伏在哲也的膝上哭起来。

六十五

哲也听她說出“除了一死还有什么办法呢？”这句話，神色立刻頹丧下来。心想：也难怪她要刨根問底，就連自己对前途也沒有个一定的估計，只是认为“車到山前必有路”，一天天往前推罢了，何况又是一个仰仗爱情来生活的女人，当然更要感到前途渺茫，想到这里，他越发覺得小夜子可怜。

虽是这样，但他也沒有和小夜子一齐死去的心意。在社会上一提到情死，就有人一概把它看作是愚昧的行为。凡是說这

样話的人，往往都是一些不敢殉情的淺薄的人。如果說恋爱是痴情，那么殉情就更是痴情的极端，聪明人当然觉得这沒有价值而不去作。但哲也不是聪明人，所以他旣不絕对贊成殉情，也不絕对反对。而且他也充分明白：沒有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凡是能够抛棄自己宝貴的生命而殉情的人，多半都有局外人的冷淡心情所不能推測的痛苦原因；再說，他每当听到社会上发生情死的消息时，都感到同情，所以小夜子产生了这种心情，他絲毫沒有輕視她愚昧的意思。他认为从两个人的目前处境来說，无論从道义上来看或从利害上来想，都应該馬上分离。旣然不願意离开，那么小夜子这种把一切道义利害置之度外，而想以死殉情的心情，在哲也看来，不能不說是坚强的。以这种心情来对照一下自己，就覚得自己不但肤淺而且也沒有她那种眞摯和热情，不由得感到有些慚愧。当小夜子說出“除了一死还有什么办法呢？”这句話的时候，他虽然也不是沒有受到很大的感动，但不知怎地却沒有情死的心思。这恐怕还是和一般的聪明人一样，总覚得死是沒有价值的吧！

因此，他认为只好先劝阻，于是劝阻了一番，但那种劝阻的話連自己也感到說得太拙笨了。說什么你性子太急啦；还須要忍耐啦；要以不怕死的信心来突破这个难关啦；应該把心放寬一些啦；应該鼓起勇气啦……所說的話，都是一般人在这种場合用得不爱用的陈詞烂調。社会上一些不敢自杀的胆小鬼，往往也是借用这种似是而非的話来遮丑的。想到这里，就更覚得慚愧得无地自容了。无論說得怎样婉轉巧妙，也不免叫人看出在言語之間流露着一种无緣无故地怕死的心情，而讲出来的道理也都象是后来加上去的。

不知道小夜子以什么心情来听他这些話，恐怕絲毫也沒受

感动吧！她痛哭了一陣，止住了哭声，坐起来擦了擦眼泪，低着头也不知是眞在听哲也說話呢，还是茫然地听着。她只是嗯、嗯地点着头，連个对与不对也不說。

哲也知道連自己都不信服的道理当然也說服不了別人，就急着想找出些什么能适合这种局面的話来挽回自己的面子，可是越着急，說出的話越不順耳。他就改变了一下方式，說了說自己对小夜子的眞摯爱情如何感激，但又覚得这好象是拿到祭死人的饅头后說道謝話似的，連自己也覚得俗不可耐，只好閉上了嘴。这样默默相对了一会儿，竟覚得在两个人之間好象有了十万八千里的距离似的，一想起剛才还是那样如胶似漆的感情，就感到非常难过。但在这种时候，再要勉强說些不关痛痒的話，反而更不妙了。哲也心想："遮羞唯有这一着了，"他就滿脸堆起毫无理由的笑容，又想把小夜子摟过来接吻，小夜子却尽力地挣扎着不使他接近，趁空忽地站了起来。哲也慌忙扯住小夜子的衣服下襬，問道："你生气了嗎？"小夜子回答說："沒有。"哲也說："那么你先坐下！"小夜子說："我还得做晚飯去呢！"听見这一句冷淡的回答，哲也覚得好象受了什么侮辱似的，不愉快地把小夜子的衣服下襬撒开了。說起来哲也也够可怜的，从来还沒有象今天这样現丑过。

六十六

"啊，姐姐来了！您来得眞早！"小夜子急急忙忙地迎到了屋門口。

这个好容易才从那个危險的樓梯走上来的客人，是一位肤

色不大光潤、身体較瘦、服装朴素、梳着西式发髻、容貌远不如小夜子的二十七八岁的妇人。

“嗯，因为有点事情……”

她一面微笑着一面走进屋来，放下手里拿着的手提包，从从容容地摘下鑲边的手套，坐在小夜子送过来的坐垫上，这才在形式上微微行了一个礼，說：“昨天打扰了！”

“太慢待了！”小夜子也向她回礼，問道：“昨天从这里出去到那儿去了嗎？”

“沒有，一直就回家了，只顾在你这儿說話，搞得太晚了！”她微笑着說。

从这些話也可以听得出来，这个人就是胜見俊子。

“啊，是啊！”小夜子說着就要去倒茶。

俊子連忙举起手来制止她說：“茶我可不喝了！方才在你家里已經喝得很多了。”

“啊？”

“我到你弓町的家里去了。”

“喲！”小夜子惊異地說，“去干什么？”

“你吃惊了吧！”接着她又微笑着說，“今天还有許多要叫你吃惊的事情呢！是这样的：昨天我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家又收到你姐姐寄去的这样一張明信片。”說着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張往复明信片，“你先看一下！”她的言行举止始終是那么从容不迫的。

小夜子接过来一看，是时子寄給俊子的，信上說：“因家母偶患急病，曾打电报給小夜，既不見归来，又沒有回信。小夜于本月某日离家，声称前往貴府，不知現在是否仍在府上，如果不在，她現在在何处？电报并未退回，可見您是知道她的詳情的，务請您詳示她的住址。”这封信写得确是抓住了要害，叫人无法推托。

“你看看信上写的这些話！你想，我們旣然有轉寄电报的嫌疑，怎么能說完全不知道呢？所以我丈夫也很担心，来信囑咐了我許多話，但是他还不知道詳情，說的都是些文不对題、不合实际的話！呵，呵！”說着微微一笑，“因此，把我也难住了，怎么也想不出主意来，后来和我父亲商量了一下，請他給指敎了个办法，今天我才到弓町你家里去的。結果还是去对了。如果不去，那可就不知道要鬧出什么事了。我去的时候，你姐姐正要闖到你这儿来呢！”

“哎呀！”小夜子睜大了眼睛說，“她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儿呢？”

“那是……所以我說不要作背人的事嘛！”

于是俊子把在弓町所来的話，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一遍。

六十七

俊子所談的內容大致是这样：

时子为了查明小夜子的秘密住所，实在是費了一番心机。起初是叫她母亲去逼問叶村，沒想到叶村的嘴很紧，于是又去說服心軟的叶村的妻子——冬子，好容易才打听出小夜子住在淡路町的山貨店。但是淡路町地方很大，山貨店也很多，要叫不中用的阿福去找，也决不会弄出个头緒来。时子非常着急，她明知道小夜子不在千叶，还是打去了个試探性的电报，后来感到这太費工夫，于是就急忙把以前家里雇用的、現在在芝区金杉町做小买卖的車夫找来，叫他暗中跟着哲也，到昨天已經跟了三天，好容易才費尽心机查明这个住址。这里的老板娘那天怀疑是小偷的

就是这个車夫。时子一知道了这个住所，就急不待地馬上想要抓小夜子来，后来一想，不成，如果哲也在家，无論如何他也不会把小夜子交出来。于是咬着牙一直忍耐到今天早晨，为了要趁哲也不在的时候，来把小夜子抓走，正在焦躁地等着那个在金杉住的車夫来的当儿，恰好俊子去了。于是性急的时子就和稳重的俊子展开了一場辯論。当时俊子試探着問她，如果把小夜子带回来打算怎么办，时子回答説，在台灣有个叔父，打算把小夜子送到那里卖給中国人当小老婆。俊子一看时子气势汹汹，无法接近，就千言万語地劝解，好容易在保証小夜子一定和哲也断絕关系，由俊子把她带到千叶去的条件下，才阻止了这一場風波。

“但是，”俊子接着説，“这是实际情形。你要是因为形势所迫，才断了这个念头，还不能算是眞正地死了心，必須出自內心才行。”説到这里，她脸上現出一向特有的悠閑的笑容，説：“昨天我和你説的話你仔細想过沒有？还沒下决心嗎？”

小夜子低着头不出声。

“这样可不好。”她又笑了一笑，“你簡直懦弱得超过了我的想象，应該拿出勇气来！”

小夜子痛苦地説：“不过，他不答应嘛！”

“我説，那是你不答应。你要是説：‘我虽然不願意，咱們还是离开吧！’那么，誰也不会答应的！”这时候俊子竟笑出了声，説：“这件事必須由你下决心才行。你不覚得离开他，对他是有好处的嗎？”

“現在我倒是这样想，不过……”

“那么还有什么可躊躇的呢？”

“但是……”她默默地沉思起来。

“你又犹豫了！”俊子微笑着説，“可眞懦弱呀！你那么懦弱的

話，我可要强迫你啦！好了，收拾东西吧！咱們馬上就到千叶去，快收拾！”

“那么，就請您等到明天吧！今天晚上我再好好和他談一下。”

“你和他再談一遍，他有答应的可能嗎？”因为小夜子不作声，俊子継續說：“沒有把握吧！据我看你和他說多少遍也沒有答应的希望。”

“可是，不辞而别，我总覚得心里过意不去……”

“那么你就給他留一封信吧！——只要不写和我到千叶去就行。”

“留一封信？……”

“对了。”

俊子一看小夜子不作声，就把桌子上的紙笔拿起来，硬推給她說：“来，快写吧！我这就求老板娘給叫車去。”說着站起来就要出去。

小夜子也慌忙站起来，扑过去一把抓住俊子，說：“您等一会儿！”她带着怨恨似的样子直勾勾地看着俊子說：“姐姐！您太殘酷了……！”

俊子立刻板起脸来說：“嗯，我殘酷！我对精神上的小夜子是爱护的，对肉体上的小夜子是殘酷的！和自己的姐姐争姐夫，又明明知道离开对他有好处，只是因为自己爱他就不想和他离开，我对这样自私自利的小夜子一点也不爱。”

小夜子仍旧抓着俊子，低着头默默地沉思起来。一会儿，她仰起失去了血色的蒼白的脸，用沙哑低沉的声音說：“姐姐，我錯了！請您原諒我吧！您說得的确对，只要我能够下决心，他也会得到幸福的！”

“对呀！”

“我姐姐也能够放心了！”

“是呀！”

“那么，我就……下决心了！”她猛地把脸臥在朋友的肩上，沉痛地哭了起来。

俊子合着眼睛，紧紧地閉着嘴，但終于忍耐不住，也哭起来了。两个人拥抱着哭了很久，还是俊子先止住了眼泪，說：“我很了解你的心情，你那么爱他，如果可能的話，我也願意設法成全你們。但是，那样作不但对你姐夫和姐姐沒有好处，就是对你也不利。现在也許痛苦一些，还是忍耐着和我一起到千叶去吧！喏，喏！”

小夜子默默地点着头，但还是不住地抽噎着。

六十八

当天下午三点钟左右，蒙在鼓里的哲也兴冲冲地回到寓所一看，小夜子不在。这是从来沒有的事，正在納悶，忽然看見桌子上一本还沒有看完的杂志里夹着一封信。心里覚得奇怪，赶忙抽出来一看信封上的字，就惊住了。原来信封上是小夜子亲笔写的“夫君”二字。难道这是遺书嗎？想到这里心里就象打鼓似地砰砰地跳起来，用顫抖着的手，急忙把信封撕开，只見上面写着：

临行匆匆，給您留下这封信。未得同意就不辞而别，您一定要生气，但是明知这段姻缘不能成就，这种眷恋您的情爱，只有增加您精神上的苦恼。依恋之情虽然难以割舍，也只好狠着心腸与您永别。

我私下祈禱您能早日回家，同姐姐和睦相爱，白首偕老。您素日对我的深情厚爱，我至死难忘。我虽然愚昧，也有些恨您，那就是您意志不坚，用情不专，只有这一点是……

此致

我怀恋而怀恨之夫君！

小夜

某月某日

再启：小夜絕不寻什么短見，以免影响您的名誉。只当我已不在人世，請您可怜我，千万不要追寻我的行踪，如果追寻我，我将永远恨您。

这个再启似乎是以后匆忙添写上的。

哲也讀完了信，馬上顏色大变，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怀恋而怀恨”——这是什么意思？“千万不要追寻”——我怎么能不找呢！嗯！就是天涯海角也得找到。他匆忙下了楼，首先捉住老板娘打听，据說：今天早晨，昨天来的那个客人又来了，在中午的时候，两个人一起出去，隔了不久，您太太一个人又回来，过了一会儿，她又坐車走了，是带着皮箱走的。哲也已經料到大概如此，这肯定是和俊子一块儿走的了。他匆忙收拾了一下，走出寓所，从两国車站跳上了火車。等他赶到千叶的时候，已經是万家灯火了。他很容易地就找到了胜見的家，見着俊子一打听，俊子却“哎呀！是嗎？”地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还說：“我們一齐吃过午飯就分手了呀！”哲也一看老狐狸不說实話，心里就想：“糟了！我当初还不如暗中探寻呢！”照旧是事后聪明，后悔万分。但心里又一想：“好吧，既然这样，咱就将計就計！”于是他对俊子說：“那么說，看情形她还在东京，我还是回去找找綫索吧。”說完故意装出了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从胜見家一出来，順脚就在附近找了

一家旅館住下了。从当天晚上开始暗中偵察，直到第二天費尽心机探听了一天，仍然沒有踪迹。傍晚无精打采地回到旅館，吃过晚飯，坐下仔細一想，小夜子可能已經不在这里了，他們当然知道自己会到千叶来找她，一定是叫她事先悄悄到东京的什么地方躲起来了。他心里虽然大致已經这样肯定了，但为了解除疑心，决定再监視一夜。于是又从旅館走出去，来到胜見家附近一看，正好有两輛洋車从胜見家門口出来。哲也心想："难道还在这里？这回可不能让你跑掉。"于是跟在后面就追，但是洋車跑得飞快，不管他如何焦躁，拚命地迈动着他那两条疲倦的腿，也追不上，轉眼之間就踪影不見了，只急得哲也搓手頓足地沒有办法。再想旣然是順这条路走去，一定是奔車站去了。他向周圍寻找了一下是否有洋車，偏偏一輛也沒有。沒办法只好徒步前往，当他跑得滿身大汗赶到車站的时候，七点钟开往东京的火車正要开車，随着一声震耳的汽笛声，火車已經咯噔咯噔地蠕动起来。这时候有一个梳着西式发髻的妇人，臉冲着火車，在剪票口那儿站着，忽然揚起手帕来一搖，就看見从相隔数丈远的車窗里探出一个象是女人——不，臉很白，一定是个女人——的头来，她剛搖起手帕来，不知为什么，忽然把头縮回去了，这个动作过于突然，不論怎么說也只能认为是故意躲起来的。如果是在白天，或者眼睛不是近視的話，哲也就一定会看清那个女人的臉龐。可惜視力不佳，又是在夜里，能映入眼帘的也只是这一点点而已。尽管只看到这一点点，哲也还是不由得喊出了一声："啊！小夜！……"同时感到周身的血液好象一下子都涌上脑海，沸騰起来，勉强支持住踉蹌欲倒的身体，等他再凝神往前看的时候，那个車窗已被桥梁遮住，看不見了。

六十九

哲也突然感到有人要偷偷摸摸从自己的身旁走过的样子，急忙回头一看，喊道："这不是胜見太太嗎？"

"哎呀！"不知俊子是故意做作，还是眞的才看見哲也，停住了脚步說："原来是小野先生呀！昨天太慢待了，"說着輕輕弯腰行个礼。"您还沒走哪？"

哲也摘下帽子，也慌慌張張地行了个礼說："是，因为我另外还有点事……"随着就急不可耐地問道："剛才的那位……是誰？"

"啊？"俊子皺起了眉头。

"剛才那位女的——和您搖手帕的那位？"

"哦！她呀！"俊子微笑着說，"是我妹妹。"

"令妹？"哲也瞪大了眼睛說，"可眞象小夜呀！我还以为是小夜呢！"說着悄悄打量了一下对方的臉色。她却裝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說："不，一点也不象。"

"是上东京去了嗎？"

"是的，回家去了，昨天一起来的，在这儿住了一夜。"

"那么說……"哲也精神貫注地盯着对方的臉說，"是回到东京的什么地方去了？回您的娘家嗎？"

"呵，呵，"她奇怪地笑了笑說，"不，舍妹已經結婚了，这次和她丈夫一起从名古屋来到东京，是住在别处的，她回那里去了。呵，呵！"說完又笑起来。

"哦，是啊！"哲也覚得有些不好意思，本来不想再追問了，又

一想，如果放过这个机会，就更找不到綫索了，于是仍裝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說："您的娘家是在牛込区的什么地方？"

"在山伏町。"俊子已經有些不耐煩似的吞吞吐吐地說，"对不起，我还有点急事，失陪了，如果您不走的話，請再来談吧！"說着行个礼就要走出車站。

哲也着起急来，赶忙从背后追問道："您娘家貴姓？……"

"什么？"她回过了头。

"您娘家貴姓？"

"你是問我娘家的姓嗎？"她一边說着，一边坐上了等在那里的洋車，先告訴車夫說："喏，到××街还有点事，往那边繞一下吧！"然后才回答說："姓篠，那么我失陪了。"

洋車呼呼地跑走了。

哲也一面怒視着她的后影，一面心想："哼！难道同胞姐妹离别也搖手帕嗎？"

哲也又寻找了一下两輛洋車中的另一輛，但这也不知去向了。不得已先回了一下旅館，終于坐下一趟上行火車赶回了东京。大概由于他从旅館出来的时候喝了点酒，在車上醉眼蒙矓地环視着周圍的人們，举止非常粗野。而且还不时地也不知是笑啊，还是哭，抽搐着鼻子，但急忙又用干咳来掩飾，引得車里的人都注意起来，不住地打量着他。

七十

哲也自从回到东京的第二天起，只要有空就到牛込区的山伏町，向人打听姓"篠"的。他就象大海摸針一般費尽心机寻

找，好容易才弄清楚自己听錯了，不是姓“篠”，原来是姓椎野①。于是他暗暗在附近留神査訪，但連小夜子的影子也沒发現。为了愼重起見又跑到小夜子从前寄宿过的赤坂教会学校去詢問了一下，恰巧有人說知道小夜子的住所，于是哲也高兴地向那个人一打听，原来那个人所說的住所是本乡区弓町小野哲也的家……

哲也自从再也想不出好办法找到小夜子，失去一切希望以后，就不分昼夜地喝起以往并不怎么爱喝的酒来，这样一来，他的性格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曾經是那样一个仔細謹愼的人，現在竟变得放纵粗暴，簡直不象从前的哲也了。尽管到中国去的事情早已决定，可是看哲也那样子，已經不那么起勁了；同行的人都忙着准备行装，他却悠閑地連件新衣服也沒有做。对于回弓町家里的問題，过去曾那样固执着不肯回去，可是这一次說是由于老太婆的哀求，連个必要的条件也沒讲就曖昧地搬回来了。而且尽管对一切事情都抱着听其自然、放棄不問的态度，但有时候对一些无聊的小事却动不动就激动起来，作出了从来沒有过的粗暴的举动。例如靜岡县的同乡們最近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是近来几乎每天都有的餞別会中专为哲也一个人举行的。对这样的一番盛意，哲也本来应当謙虛謹愼，但沒想到，他因为同乡会干事的致辞不合心意，竟毆打了那个人，虽說喝醉了酒，也太粗暴了，以致事后不得不向对方作书面道歉，鬧得十分难堪。尽管他性格变到这种地步，对小夜子似乎仍然沒有忘情，隔不上三天就要到淡路町的山貨店去一次，借問候作掩飾，抱着一种“万一能有小夜子的来信呢！”的幻想。但他每次都敗

① 在日文里，“篠”的发音是“shino”，“椎野”的发音是“shiino”，容易和“篠”相混。

兴回来，小夜子仍然是杳无音息。

哲也是由于老太婆的苦苦哀求才回来的。时子在起初对这件事虽然覚得有些不光彩，但哲也和小夜子断絕了关系的事已經由胜見的来信証实了，听到哲也答应回来，心里也并不是不高兴。尽管母亲不让再提往事，可是她要对哲也說的話可多得很，她一个人决定这回要把憋了一肚子的話向他說出来。誰知一瞧見被叶村領回来的丈夫，已經不象从前那个样子了，看上去不知在哪里已經喝得醉醺醺的，一进門却又大声嚷着要酒。于是把本来就給他备好了的酒端上来，他連个回来的寒暄話也不說就一口一杯地大喝着，直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本应該直接由丈夫嘴里听到的話，反而由叶村代他說了，这实在使时子失望。可是一想，这也許是哲也覚得不好意思才这样作，于是改变了心情，臉上也沒有表現出不高兴的样子。当天晚上就那样过去了，但在第二天早晨再瞧醒过酒来的丈夫，好象是出了一趟門剛回来的神气，一点也不在乎，吃完早飯就匆匆地从家里出去了。时子心想等晚間回来再說吧，于是磨拳擦掌地等着他回来，結果夜半更深他才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不管和他說什么，也是迷迷糊糊，不得要領。就这样也沒有正正經經地談話的机会，糊里糊塗地过下去，后来也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一大笔錢，不是今天带着全家出去吃飯，就是明天請叶村夫妇看戏，后天又在家里招待至亲好友举行临别宴会，时子一向是好摆排場的，只要家里能够热鬧，就覚得挺高兴。尤其每次都是夫妻俩并肩坐着招待客人，哲也在大家面前也不能板着面孔，也温和地叫着"时子"，时子不由得也就高兴地"嗳，嗳"地答应着，这样一来，她心里就覚得总算又恢复了原来那样的夫妇关系。但是，一想起还有一件无法明言、終未能称心如願的事，就仍覚得丈夫的心腸冷酷可恨，小夜子更是个可恨

的东西。

七十一

这是哲也即将在第二天晚上动身的头天晚上的事。时子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丈夫。今天早晨丈夫临出門的时候她还再三嘱咐說："哪怕只是今天一个晚上也好，請您早点回来吧。"可是到了十点、十一点，哲也仍沒有回来的迹象。她早就叫阿福去睡了，母亲等得够累的，也睡着了，只剩下时子一个人，一面冷冷清清地等待着丈夫回来，一面仔細思索着："傻子虽然那样答应下来，也照样作了，但都是一丘之貉，沒法保証不再搗鬼。也許在我面前裝作断絕了关系，在背后仍然秘密地使他們幽会。尽管丈夫老老实实地回来了，但如果不加防范，还会上大当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始終这样討厌我的呀！"想到这里，所謂疑心生暗鬼，可疑的事越来越多。想来想去又怀疑是不是两个人要一块儿偷偷到中国去呢？万一是那样的話，那我怎么办呢？时子的杞人忧天的想法使她心里七上八下，也不知是懊恨呢，还是悲伤，不由得泪水沾湿了衬衣袖子。餐室的钟已經打了十二点了。大約又过了二十来分钟，忽然一陣轱辘辘的車声在門前停下来，紧接着就听到車夫的一声冲破深夜寂靜的响亮喊声："老爷回来了！"

时子急忙站起来跑到門厅里去迎接，一瞧哲也照样是臉色蒼白，睜着一双直勾勾的醉眼，晃晃悠悠地走进了門厅，噗通一声往那里一坐，象一摊烂泥似的，从嘴里噴出一股熏人的酒气。

把哲也送进屋来的車夫，剛伸手要給老爷脫鞋，时子急忙拦住他說："我来好了，謝謝你啦！"她向車夫道了辛苦，把他打发

走了。然后，不象刚哭过的样子，急急忙忙走到脱鞋的地方，刚要伸手給丈夫脱鞋，哲也却驀地抬起头来説："不用，我自己脱，还沒醉到那个程度。"

誠然，这酒是勉强喝下去的，身体虽然不能自主，但心里却意外地清醒。只是头象要裂开似的一陣陣地痛得难忍，如果老老实实待上五分钟，心就会被全身的酒勁冲昏，神志恍惚起来。

"哎呀！看您醉的这个样子还説什么……"时子説着就硬伸过手去，"請您不要动，我好給您脱。"

哲也搖搖摆摆地把脚往回一縮，嘴里説："不，用不着，哪能让时子干这种事情……"

"喲，哪儿的話，就是討厌我，也用不着象对待外人那样客气呀！"

"不，倒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

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説着，两个人一起动手把鞋脱下来，然后哲也搖搖晃晃地站起来。

"呀！小心点！"时子从背后扶着哲也説："您抓着我的肩膀。"

"不要紧！"

哲也嘴里这样説着，脚步却一点也不稳，踉踉蹌蹌地往前走去，忽然咚的一下撞在紙隔扇上。

"您瞧，是不是撞上了！"时子説着，从后面攙扶着哲也，好容易才把他扶到里屋里。

"您稍等一等，我去把門关上，回来給您换衣服。"

説着吧噠吧噠地跑出去，把大門和格子門关好，急忙跑回来一看，哲也連大衣也沒脱，四肢伸成个"大"字躺在那里，已經打

着呼噜睡着了。

"哎呀，睡在那里可不成，起来！把衣服换换。"时子說着跪在那里連声喊："您醒醒，醒醒。"一連搖晃了两三次，一看哲也还是不醒，时子皺着眉头自言自語地說："眞沒办法。"

但是，說也奇怪，尽管时子伺候的是这样一个醉汉，却看不出她有什么厌煩的地方。

七十二

不管怎样搖晃也搖晃不醒，时子只好笑着用手扳着丈夫的脖子，用力把他拉起来，好容易哲也才微微睁开眼睛，勉强坐起来，換上了睡衣，然后又一声不响地鉆进被窩，把头往那边一扭，又要睡去。时子一瞧这种样子，就扔下要收拾的衣服，急忙跑到枕边来說："我有許多話想要和您說呢，虽然您正在困的时候，有些对不起，請您忍耐一下，先別睡吧！"

"明天再說吧！我困得要命。"

"可是，您……"时子略微带着哭声說，"明天准又是从早晨就有客人来，哪里还有时間安安靜靜地和您談心啊？能和您这样在一起，还不是只有今天一个晚上了嗎？"說到最后，語声已經有些发顫了。

"不錯，"哲也无可奈何似地坐起来，披着睡衣說，"那么就这样說吧，一躺下又要睡着，但是，我希望你簡单点說。"說着交叉着胳膊，板起脸来。

时子盯了哲也一眼，說："簡单！我可不能說得那么簡单，您如果那样厌煩，那就算了吧。"不知不覚地她又犯了老毛病。

哲也瞪大了眼睛說："是嗎？那么就算了吧，我也并不是想听。"

說着又要一骨碌躺下，时子一看連忙說："啊！您先别睡。"她目不轉睛地瞧着丈夫的臉說："您是不是还想着小夜的事？因为有我妨碍你們到不了一起，所以您才恨我，对吧？如果是那样，就别让我活受罪啦，索性干干脆脆离了婚再走吧！"因为哲也不作声，时子又继續說："怎么样？和我离了婚領着她走不好嗎？您要找也許不容易找到她的住所，但我要去找，馬上就可以找到的，就这么办吧！我已經下了决心，您既然是那样地爱她，那我也就沒办法了。象这样当着人的面是夫妻，背着人連仇人都不如，那还不如离了婚，我也覺得痛快。"时子叹了一口气，隔了一会儿又說："外人不知道內情，所以从母亲起人人都用什么这次可出息啦、太好啦、恭喜啦的話来祝賀我；可是我想，就是穷点，只要夫妇的感情能好……"

哲也晃晃悠悠剛要倒下去，又勉强坐好，但硬睜开的眼睛又要閉上了。

"哎呀！"时子无可奈何地說，"您坐着睡覺哪！人家这样誠心誠意跟您說話，您可真……"說着哭起来了，"您有多么狠心呀！……"

哲也听到哭声，吃惊地睜开眼睛，很奇怪似地定睛看了一会儿啼哭着的妻子，說："哎呀，困得太厉害了，实在对不起！"說着头又低了下去，但立刻猛地抬起头来說："完了，我已經完了！叫我死又死不了，总是……"話說了半截，咬紧牙关，把眼睛鼻子都皺到一起，热泪扑簌簌地順着双頰流了下来。然后用手背胡乱一擦，激动地說："这算什么！我也是男子汉大丈夫！从此一刀两断！等着吧！来年暑假，我一定要变个样回来！現在請你也

不必多說了，你心里一定很难过！这都是我不好，請你原諒我！我給你行礼了！”說着两手扶在席上，倒也似地伏在那里，說：“眞不明白，我的心腸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啦！……”說完就大哭起来。

时子眞沒想到哲也能說出这样斬釘截鉄的話来。听到他这番話，倒覚得比听多少敷衍安慰的話都要称心舒服，不但一肚子气忿和懊悔云消霧散，反而覚得悲伤，也跟着哭了起来。好半天夫妇俩連句話也說不出来，一个用袖子捂着臉，一个俯伏在面前，互相抽抽搭搭地哭着。过了很久，时子好容易才先收住了眼泪，說：“您既然这样說，我也沒有什么可說的了！只当这也是前世的报应，不再去想它吧！但願明年暑假您能够高高兴兴地回来，我在这里高高兴兴地等着您！”說着又用衬衣的袖子擦着夺眶而出的眼泪，突然改变了一下心情說：“那么躺下說吧！穿的很薄，总这么坐着恐怕要着凉的，好嗎？”

时子探头向他臉上一看，剛才还在哭着的哲也，尽管眼窩里还汪着眼泪，带着痛苦的样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經哭着睡着了。

七十三

終于到了动身的那一天。老太婆也要去送行，被哲也坚决地謝絕了，到車站来的只有时子和久兵卫以及另外两三个至亲。哲也来到新桥車站，已經将近晚上六点钟了。因为是同行的五个人在同天同时出发，所以光是这些送行的人就把候車室挤得水泄不通，他們坐的又是开往神戶的快車，車站上显得十分混乱。同行的几个人都匆匆忙忙地張罗着，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

忙着道别。哲也也并不是那样悠閑稳定。他心神悵惘，若有所失，若有所感，样子十分忧郁，甚至叫人瞧着可笑。时子虽然也待在旁边，但她也是一副不高兴的面孔，一言不发。当送行的人一个一个輪流着向哲也道别的时候，他每次都象无可奈何似的站起身来还礼，对方要不說話他也就默默无言，以致窘得人家只好走开。尽管周圍是那样热鬧嘈杂，哲也的周圍却是冷冷清清，从他的神气来看，仿佛給人一种护灵动身的丧主似的感覚。

过了一会儿，車站上喊起了："去神戶的剪票了，去神戶的剪票了！"同来的人无論是送行的还是被送行的，都振作精神匆匆忙忙走出候車室。哲也却象万般无奈似地跟在后边，从两边挤得水泄不通的人們当中走到剪票口前边，正在这时候也不知他发現了什么，忽然停住脚步，惊異地睁大了眼睛，目不轉睛地朝右边的人堆里望着，一动也不动，直到从身后来的送行人奇怪地問着："怎么啦？"他才默默地又向前走去。走进月台，他还恋恋不舍地回过头来看了两三次，直到同行的人招呼："小野先生，在这边，在这边！"他才身不由己地走进了二等車厢。

这时候，一向繁忙的叶村刚刚赶来，和哲也握手，哲也說："我跟你說几句話！"叶村把耳朵凑了过去。

"你刚才来的时候，沒看見有个象小夜的女人嗎？"

"沒有，我沒注意。怎么啦？"

"在剪票口前边，我看見了一个长得特别象她的人，我刚要仔細瞧瞧，就叫别人給擋上了，我想一定是她……"哲也非常惋惜地說，仔細一看，眼睛里已經是热泪盈眶了。

"不会的！她不在这里呀！"

"啊？"哲也瞪大了眼睛說。"那么，她在哪儿，你知道嗎？"

叶村險些要喊出："糟了！"慌忙搪塞說："那个什么，不是，那

个……現在，不是在千叶嗎？"

哲也臉上現出一副奇異的神色一声不响了，叶村为了掩飾，还在一个勁儿地說着什么，但哲也已无心去听，他轉过头来又想往剪票口那边張望，沒想到竟和半天沒看見的、現在站在窗外的时子的視綫碰到一起，哲也有些不好意思，立刻把視綫轉到別处了。过了一会儿从衣袋里掏出一小瓶威士忌，也不顾有很多人在面前就嘴对着瓶口咕嘟地喝了一口，蹙起了臉。

"嗬！小野先生眞行！这就喝上了嘛！"站在窗外的一个朋友瞧着他这种样子笑着說了一句，哲也只是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沒說。

沒过五分钟，外面忽然嘈杂起来，他也走出車厢，和站在月台上的送行人一一話別，有时候还說几句很生硬的笑話，但是到了即将开車、大家一齐喊出"万岁！"的时候，哲也从窗口探出头来，好象听到喊万岁也无动于衷的样子，心神恍惚，連向送行人点头致意都忘了。

火車还沒有开出月台，为了应酬才来送行的那些人，就早已轉过身去陆續往回走了。只有时子一个人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漸漸走远的列車。叶村走到她的身旁笑着說："还在恋恋不舍嗎？"

她听到叶村的話只是微笑了一下，并沒有回答，但是說："叶村先生，剛才在那边的剪票口，我看見了一个奇怪的人哩！"

"奇怪的人？"

"很象小夜呢！"

"你也看見了嗎？"

"嗯？什么叫'也看見了'？"

"剛才哲也也那么說来着，但是小夜不是已經到名古屋去了

嗎？”

“应該是在那里呀！可是那些人說的話，誰能保准啊！表面上說是到名古屋去了，实际上也許就在这里。旣然他也說看見了，那一定是小夜了。”

“那么說，今天是悄悄地来送行的了，这正是叫人吃醋的地方嘛。”

“瞧你这个人說些什么！我倒不吃醋，不过这多討厌呀！”

“为什么？”

“多让人膩煩呀！”时子皺起了眉头。

七十四

哲也到达中国以后，最初每月都按时往家寄錢，因此小野家的老太婆也就始終是很高兴的。但是，不到半年，忽然汇款中断了。于是老太婆昨天的笑臉变成了今天的哭臉，虽然再三地去信催促，也沒有任何回音。正在沒有办法的时候，忽然从天津寄来一封渴望已久的信，上面写道：“因故辞职，現已离开某府，今后不能再继續汇款，因恐相累，請求离婚。”接着詳詳細細地写了一些沒人爱听的离婚手續。信里寄来一張二百元的汇票作为目前的生活費，还有估計到大学毕业所花的三千元学費的一張借据。时子母女覚得这簡直是拿人开心，但是又鞭长莫及，气呀，哭呀，也不能解决什么問題。一想到平素不知节省，沒有积蓄，仅仅二百多元又能支持多久呢？母女的命运可怜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恰好叶村为了公司的事情要到天津出差，时子母女高兴得好象絕处逢生，就哭哭啼啼地哀求叶村，叫他无論如何也要

找到哲也，哪怕用绳子拴也要把他拴回来。

叶村虽然觉得有些麻烦，但也无法推辞，就答应下来。来到天津一打听，据說在一个多月以前到烟台去了；也有人說，在山海关見过他；又有人說，在营口曾看見他穿着一身襤褸不堪的衣服在街上走。簡直是一点綫索也沒有。

过了几天，叶村已經把公司的事情办完，他始終沒能打听到哲也的下落，不得已只好决定搭后天由大沽开的輪船归国。这一天晚上在某处参加了宴会后，剛回到利順德飯店，坐在自己的房間里的沙发上悠閑地吸着雪茄，茶房进来說：“有一位小野先生要見您，見他嗎？”“正好，我正想見他，快把他让进来吧！”但茶房为了愼重起見又追問了一句：“您見他沒有什么关系嗎？”叶村心里虽覚得这句話問得有点奇怪，还是說：“沒有关系。”茶房臉上显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神气从屋里退出去，过一会儿叶村一瞧他領进来的那个人，不覚吃了一惊。

不知有多久沒有理发了，头发长得几乎遮住了耳朵；从臉頰到下巴頦长滿了稀疏骯髒的胡子，臉和手都晒得黝黑，只是額上有帽子遮盖的地方显得特别白，这說明了他在阳光下走路也不打伞。两頰原来就瘦削，現在顴骨高高聳起，更显得瘦骨嶙嶙；在深陷下去的眼窩里，两个旣无神又无力的充滿血絲的眼睛，含着模糊不清的目光；不知在什么地方还泛着一种凄凉的微笑。这种情形令人感到十分可怜：难道这样枯瘦的身体也能有維持生命的余力嗎？先不說他的容貌憔悴，衣服更是襤褸不堪，华北的秋天本来很短，街上的行人早晚已經沒有不穿外衣的了，他还穿着一件薄薄的沾滿汗漬的夏季紧領制服，連件外衣也沒有；再加上胸前缺少两个扣子，露出穿在里面的白細布衬衣，簡直象用醬油煮过似的已經变成了土紅色；无論上衣还是褲子都是皺皺

巴巴的，两肘和膝盖部分都鼓成了一个包；皮鞋不但落滿了尘土，从鞋面折縫已經磨出窟窿的地方，还能微微看到光着的脚背，連袜子也沒穿。

他还沒进屋，就先飄进了一股臭味，他走进屋里，显得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行了一个礼，就連头也抬不起来了。

“啊！”叶村只这么招呼一声，就呆呆地望着他那落魄的样子，連第二句話也說不出来了。过了半天才說：“哎呀，还是你，沒有錯！因为变得太厉害，我还以为是另外一个叫小野的呢！”

“实在沒臉見人！”哲也又行了一礼。

“也用不着那么道歉！不过怎么竟变成这个样子了？好啦，請坐吧！”

叶村說着就把椅子推过去，哲也謙让了两三次才靠椅子边輕輕地坐下，并着腿，低着头，他那畏縮的样子，簡直可怜得叫人不忍看。

七十五

叶村一面定睛看着哲也的样子，一面問道：“你究竟是为什么辞职不干的？我到这里来听人說，好象是因为你把教务主任給打了，是真的嗎？”

“实在是太丟人了。”哲也一搔脑袋，头皮就象粉末似的紛紛飞起来，虽然是在夜間也看得淸淸楚楚。

“实在是想不到的事！这都是你自暴自棄的結果呀！可是，你現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呢？”

哲也显出忸怩的样子，沒有回答这个，却說：“实在对不

起……能不能先請我喝一杯？"他一面很难为情似地微笑着說，一面偷偷观察着叶村的顏色，继續說："我沒有酒，簡直說不出話来。"

"你要喝，当然我可以請你喝，不过听說你近来一喝酒就要鬧事，在这儿鬧起来可不成呀！"

"不要紧！对你哪能那样……嘿嘿嘿嘿！"說到这里，哲也怪声怪气地笑了笑。

"不要紧嗎？"叶村担心地又問了一句。

"不要紧。"哲也依然笑着。

"不过，現在时間晚了，可沒有什么下酒的菜……"叶村說着按了一下电鈴，把茶房叫来。哲也一听他要的是啤酒和一些水果，就連忙說："既然請我，索性就請我喝白兰地吧！"

"白兰地？"叶村吃惊地轉过头来。

"啤酒，簡直太不过瘾了。"哲也說完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别那么讲究啦！"

于是就要了白兰地，茶房聆命出去以后，叶村又問道："那么你現在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哪？談談你的近况好不好？"

哲也依然低着头說："也沒有准地方，临时看情况，有时候在烟台，有时候在营口，最近在山海关。"

"干什么呢？"

"干什么，也沒有一定的职业……反正都是一些无聊的事。"

"这样混下去，将来是有什么指望嗎？"

"什么指望也沒有！"

"那不太沒有意义了嗎？"

"嗯！是沒有意义。"

茶房把要的东西送进来，放在桌子上，在各人的酒杯里斟上

了酒就退了出去。哲也象急不可待似地伸手拿起酒杯，看样子好象已經中了酒精毒，手直发顫，酒也洒出来了，他急忙用左手掌接住說："那么，祝你健康！"說着一口喝干，然后又用嘴把洒在手心里的酒吱地吮了进去。

叶村見他这种样子，也不免皺起眉头，把脸轉到別处去了。过了一会儿才說："瞧你这种样子，簡直让我沒法跟你談話。"但又說："說实在的，这次我来的时候，你的家里曾托付我很多事情。"

"是啊！"哲也对这种事情好象并不关心似地听着，忙着自己又斟了一杯。

"怎么样？能不能跟我一齐回去啊？时子和伯母都和我說一定要把你带回去……"

"是啊！"哲也歪着头想了一下，很快又說："已經沒有希望了！"又急忙把剛才斟上的酒一口喝下去，用手掌擦了一下嘴角說，"我已經沒有希望了！"說完搖着头。

七十六

"为什么？为什么沒有希望了？你只用一句'沒有希望了'就把时子和伯母抛棄不管，她們怎能受得了呀？"

叶村和过去一样，費尽唇舌指出他不該胡来一气；这当儿，哲也只是把白兰地酒瓶拉到跟前，咕嘟咕嘟自斟自飲地默默听着，等到叶村的話說完，哲也已經有了几分醉意，馬上兴奋起来，样子和沒喝酒时完全不同了。

"你說的都很对，其实我虽然堕落到这种程度，也常常想起家里的事，放心不下。我早就从报紙上知道你来的消息，本想早

一点来打听一下家里的情况，并且也想拜托你給办一下善后的事情，总还沒失掉人味吧，哈哈哈！但又覚得这种落魄样子也太丢人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才来見你。”

“是啊！那么說，你还不象我所想象的那样。可是，你所說的要托我办理的善后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呀？”

“嗯，那就是……根据你的話，时子到現在还沒有死心，我也料到可能是这样，可是我实在是沒有希望了，所以我想求你說服时子，赶快死了这条心，早一点另嫁别人吧！”

他說到这里，看样子好象是相当醉了，身体晃晃悠悠的。

“当然，你要眞是沒有希望了，也只好那样作，但是，你根本就說不上是沒有希望了！我默默瞧了你这么半天，你还是这样精神勃勃的，酒不是也相当能喝嗎？”

“对！酒是經常喝的，哈哈！”又怪声怪气地笑了笑說，“我的身体全仗着酒精維持着呢！”

一点也不錯。如果把他这句話和他进来时候的样子对照一下，倒也不象是假話。

“只顾那样喝酒，你将来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說起来，也沒有什么打算，也就是說在还能呼吸的时候就活着，呼吸停止了就一死了之，哈哈！”說着又怪声怪气地笑起来。

“这是自暴自棄喽？”

“也許是那样吧！”

“我还是头一次看見，这就是所謂失恋的結果嗎？”叶村很不痛快地冷笑了一下，突然大喝一声說：“这成什么話！頂多也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为了一个女人沒到手，就糟蹋了男子汉大丈夫的一生，怎么能愚蠢到这种程度！”

“非常对，我也不是不这样想，可是……”哲也說着又頹唐下去，“不知不覚的就成了这种样子，又有什么办法呢！哈哈哈哈！对吧！又有什么办法呢？”

哲也的醉态越发严重了。

“你那么說，是因为你沒有志气！”

“对！”哲也啪的一声用手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一点也不錯！我太沒志气了！”說完又委靡下去，搖着头。

七十七

哲也神情頹丧地搖了一会儿头，突然仰起脸来說：“我沒有志气的証据，就是我优柔寡断，做不出极端的事情来。这我自己也覚得很奇怪。比方說，在喝醉了酒打架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从弘道館学来的拳术，在这种时候很有用处，如果对方不是个会武术的，我就很容易地把他摔到，只要我再进一步勒一下他的脖子就算結束了，但是，在这种时候我无論如何也下不了死手。尽管我的境况越来越坏，自己干的也不完全是好事，但还是干不了杀人搶劫的事。你不是常批評我，說我做事好三心二意嗎？这一点也不錯。我从以前就好象有两个中心点，总覚得自己始終是徘徊在这两点之間，所以遇事总是迟疑不决，一点也不果断。时子也只是表面上剛强，一到了紧要的关头却意外地懦弱。說到这方面还是小夜行。她是个外柔內剛的人，口头上說得柔和，但內心却非常坚强，干起事来是能达到极端的。”也許是想起了当时的事情，他呆呆地凝視着半空，話停頓了一会儿，又好象怕誰听見似的悄悄間道：“小夜現在作什么呢？”

"小夜嗎？"叶村把削着梨皮的刀子咔嗒一声放在盘子上說，"听說在什么地方，好象是在关西的一个孤儿院里作媬母呢！"

"是岡山嗎？"哲也很想知道小夜子的住所。

"是什么地方来着？……"叶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是啊！"他失望地頹丧下来說："嗯，可能是那样吧！她一定是决心想以那样的工作了此一生的吧！这一点实在不是我这样的人所能比得上的。"哲也虽然是醉了，但本性并沒有变，好象不胜感慨似的长叹了一口气。

叶村斜着眼睛盯着哲也說："怎么样，回去再来个重头作起好不好？"

"什么叫'重头作起'？"

"就是和小夜結婚呀！現在时子也准能答应了，这一点是已經看得出来的，我可以保証。"

"但是……"哲也想了一下說，"不成！小夜不会同意的……"

"不，只要时子答应了，这是关系着挽救你一生的关鍵問題，小夜也会答应的。"

"那可能嗎？"哲也只說了这样一句，就低下头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仰起脸来，发出絕望的声音說："还是不成啊！我已經完了！我已經不能够真誠地爱人了……我一想起来这个，就……"說到这里，哲也也不管旁边有沒有人，就象个孩子似的嗚嗚地大哭起来。

叶村皺着眉头把脸歪到一边，好久沒有說話，直等哲也止住了哭声以后，才說："你喝醉了吧？醉成这个样子，也不能正經地和你談問題了。今天晚上你先到哪里去住一宿，明天早晨十点钟左右再来一次。"

“好吧。”哲也用衣服袖子擦了擦眼泪，急忙又喝了一杯酒，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說：“那么我失陪了。”

叶村也站起来說：“明天早上来的时候，不能把衣服想法换一下嗎？这种样子也……”他皺起眉头說，“太难看了。”

“好吧！”哲也歪着头想了一下，忽然微笑着說，“我除了这件衣服以外，再也沒有了。”

“所以叫你想个什么办法借一件来嘛。”

“已經沒有人再借給我了，因为我借了就不还！哈哈！”

“眞糟！”

“不过，我在此地的当鋪里，倒是还当着两三件冬天的衣服，可是……”

“那么，就把它贖出来吧！”

“沒有錢啊……”哲也說完又笑了笑。

“錢，我給你，需要多少？”

“嗯……”他想了一下說：“有二十块錢就够了。”

叶村把錢交給哲也。

“让你破費，眞对不起！謝謝。”哲也接过錢，慌忙站着又喝了一杯說，“那么我失陪了，”說完話，他晃晃悠悠地走了出去；看他那背影，也实在令人怜憫！

过了一会儿，叶村从窗戶往外望去，只見在月色皎洁的租界地的街道上，他东倒西歪、踉踉蹌蹌地走着，不久就被东西遮住，瞧不見了。叶村想：“难道这就是当年以毕业論文博得高材生之名，多少人曾矚望他将来不知要作出一番什么事业的法学士小野哲也的下場嗎？”想到这里，不由得勾起一陣心酸，急忙拿起白兰地酒瓶，一瞧，哎呀！剩下的連一寸都不到了。

第二天早晨，叶村出去办完事情回来，看到哲也来了一封

信。信里先謝了一下昨天晚上的款待，然后写道："經过仔細考慮，认为即使归国也是徒然无益，茲以惠借之二十元为旅費，立即前往中国东北，至于荊妻时子万望多方劝解为盼。"此外再沒有詳細写什么。問了一下送信的人，据說小野已經走了。

叶村无可奈何，只好搭第二天的船回国，从那以后有关哲也的消息就完全断絕了。后来在日俄战爭的时候，曾傳說在著名的花大人的麾下有一个翻譯官，是个叫作小野的法学士，这可能是傳聞的錯誤。又傳說在第二軍的販卖部里有个售貨的很象哲也，但这恐怕也不見得眞是哲也。至于小夜子，据說在病院船"滿洲丸"上当了白衣护士，这倒可能是事实。时子和她的母亲自从退居于水戶的故乡以后，也断了消息。唯有叶村愈发飞黄騰达起来，現在他已有四五个某某公司的专任董事啦，或某某公司的顾問啦等等的头銜，住在麴町平河町天神庙旁边的一所非常讲究的房子里。据說他是由于作投机生意而发財的，而且本人还立下志願說："四十岁以前一定要坐上馬車！"总而言之，声势是很可观的。

一

平　凡

一

我今年已經三十九岁了，如果人生一般的寿命是五十岁的話，那么我还不至于一半天就会入土，可是来日虽然好象很长，毕竟是短促了。如果就这样无声无臭地結束这一生，也未免太可惜了。在你还认为“不忙、不忙”的期間，不知不覺地这一生就算过完了，而到了該說句“再見吧！”的时节。那时候你就怎样地頓足捶胸，也来不及了。要是想下决心，就得趁現在下。

不，我已經老了。也許有人要說三十九岁就报老未免有些过早。但如果能认識到一个人的心情最好比实际年龄显得更老一些，也就无可爭辯了。

我虽然不知道心情为什么会变得这样老，但恐怕也不是由于备尝艰苦的緣故吧！因为象我这种程度的艰苦誰也尝过。世上，有的人虽然飽尝艰苦，但不为它所屈服，而始終是精力充沛的；也有的人对于艰苦滿不在乎，不往心里去，永远保持着童年的天眞和稚气，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象我这样，屈服于艰苦，未老先衰，被家庭累得一点銳气也沒有了，只想在下班回来的路上，买上两块鮭魚，用竹皮一包，提着回家，聊以自慰。

到了这个地步，前途也就算看穿了。不管再怎样挣扎也是枉然。心里也并非不覺得可惜，但也毫无办法。冬天也快到了，与其想这些，倒不如抓紧时間，多搞点业余翻譯，好給家里的人添件棉衣。

我已經沒有多大的欲望。只求在儿子中学毕业以前，能平平安安地在衙門里工作，在这个期間多少也积攢下一点錢，无論在什么时候，我要有个三长两短的，也不至于叫妻子流落街头。但这一点点願望究竟能否如願，也是毫无把握，怎不叫人胆虚。

回想起来，以往自己并不是这样。当年我血气方剛，不亚于任何人，所以見到比我岁数大的人，在社会上奔波十年、二十年以后，一百个人中倒有九十九个，都被家庭累得一点銳气也沒有了，自己在背地里就嘲笑他們："沒出息的东西，与其过那样平凡的生活，还不如自己吊死倒好呢！"但是，正在嘲笑别人，不知不覚間自己也被家庭累得失掉了銳气，成了被人嘲笑的对象了。

我深深感到，这样看来，"人生如梦"这句話說得真好。人的一生根本就是一場梦，而且身在梦中不知道是梦，直到醒后才知道是梦。可是，等到知道是梦的时候，梦已离去十万八千里，已經是毫无办法了。

"要是能早知道十年嘛……"誰都可能这么想，但如出一轍似地都是晚十年才知道。人生就是这样，現在嘲笑我們的青年，不久就同样地要受到后起青年的嘲笑，而怀着遺憾的心情进入坟墓去；我一想到这里，就觉得人生是那样无常、乏味、奇妙，甚至想要哭出来……

哈哈哈……我是真的老了。从說出这些糊塗話来看，无疑地我是日益衰老了。

三

近来只要稍微有点閑暇，馬上就回忆起往事，从这一点来

看，也証明我是老了。而且所回忆起来的，都是些毫无回忆价值的往事，沒有一件出色的事迹，甚至尽是些无聊瑣事。可是，这些失敗的往事，对自己来說，总覚得有些可怀恋的地方。尽管有后悔、慚愧和断腸之感，但偏偏又要被它吸引。

星期天把妻子打发出去瞧亲戚以后，我在长火盆旁边呆呆地坐着，半生以来悔恨的事、悲哀的事以及高兴的事，象看走馬灯那样眼花繚乱地从脑海里掠过。起初，一半是覚得挺有意思，閉上眼睛玩味着，但不知什么时候就魂魄脫壳似地卷入其中，恍恍惚惚象徬徨于梦境的时候，突然从隔着一层紙門的厨房門口，傳来酒鋪推銷員尖声尖气的声音：

"您好！梅屋酒店的来啦！"

我这才如梦初醒，用含糊不清的語調回答說：

"还够用哪！"

把酒鋪推銷員打发走了以后，我自言自語地說着："哦！光这么呆着也不成！"把桌子搬出来，搞起补助家用的稿酬很低的翻譯。为了一个外国儲蓄銀行的什么条例，我拚命地絞着脑汁，起初的一两頁，还能不費难地順利地譯下去，可是，不久就遇到了疑难的句子，一下子憋住，就只有拿起旧式烟袋抽上一口。但突然間，在眼前又浮現出所怀恋的往事，不知不覚地又陶醉在回忆里，倒把紧要的翻譯給丢在脑后了。因此往往本来打算到晚上要譯出二十頁来，可是，結果却連十頁也譯不出来。

总是这样沉湎在往事的回忆里，那就只有妨碍副业，說来好象叫人瞧不起，但确实也換不来錢。以前也曾想过："反正一个劲儿地回忆往事，就干脆尽情地写一下吧！"后来終于有了写的机会——正好有一个时期业余沒有稿子翻了。我覚得这个空暇时間白白度过未免可惜，不管怎样，先写一下試試看。

說句私心話，我現在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落魄的小职員，想当年要提起我这个某某来，还是某文学小組的知名的作家呢！就在現今的文坛中，也不是沒有过去的熟人。如果厚着脸皮去求求他們，也不見得就沒有人助我一臂之力，把我的稿件送到某个出版社去出版。这樣，今年过年，就不至于象去年那样窘了吧。一切都是为了亲爱的妻子，我无論如何也要写下去。

可是，书名的問題……用什么书名呢？这件事过去就是使我感到头痛的……考虑的結果，忽然拍了一下大腿：平凡！只能叫平凡！平凡的人，用平凡的笔，叙述平凡的半生，題名为《平凡》是再恰当也沒有了。书名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其次就是写法的問題了。这也不值得推敲。据說，近来流行着一种什么自然主义，就是把作者所經驗过的、甚至是不值一談的事情，按照事实，絲毫不加修飾地、象牛的口水那样拖拖拉拉地写下来。流行这样的东西倒不錯。我也决定采取这个办法。

于是书名就叫作《平凡》，用"牛的口水"式来写。

下面就要写到正文，我认为从这里另換一章要好一些。

三

我生在外县。这里也不必詳述我的籍貫，只定为某县的某市吧。我就是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的。

幼年的事情，几乎都忘了，但奇怪的是，凡是我还記得的，就象昨天的事情那样，历历在目。其中，尤其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一輩子难以忘怀的，就是当我十岁那年死去的祖母的面龐。

直到今天，只要我一閉上眼睛，她老人家的面容就立刻清晰

地出現在我的眼前。长长的脸，因为是老人，脸上当然带着皺紋，紧閉着的嘴。高高的鼻梁，相貌挺端正。但是，对女人来說，那双大眼睛的表情未免太严峻了。古屋（这是我家的姓）家的老太太的眼睛据說是很出名的。的确是这样，我現在还記得，要是祖母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把眼睛一瞪，就連孩子的心里也会产生一种害怕的心情。

据說眼睛可以代表一个人的性格。祖母也是那样。她的性格和她的眼神一样，好胜、銳敏、机警，口才也好手也巧，一句話，是一个比男人还要强的人……所說就是这样的性格——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当然并不太清楚这些事。

长大了以后听亲戚們說，祖母所以这样，有些地方可能是环境促成的——因为祖父死得很早，从年輕的时候她就作了寡妇。作了寡妇的人，无論在什么时候总是容易被人在背后議論的，处境非常不利。好胜的祖母，对这一点感到万分不平，于是她就鼓起勇气，覚得越是女人，就越得要强。因为她自己要强，处处留心，所以她一生沒有做过叫人在背后議論的錯事。可是另一方面，也不大招人喜欢，就这样，不知不覚地上了年紀，一直到了父亲这一代。

父亲和祖母迥然不同。甚至叫人怀疑象祖母那样的人，怎么会生出这样忠厚的人来，相貌也完全不象祖母。胖胖的、招人喜欢的大圓脸，一笑眼角就显出微細的皺紋，身材高大，总是給人一种容易相处的感覚，性情也挺随和。为人直爽，一点也不固执，爱聊天，爱下棋，一有閑空就到街坊家去串門，是个連打个大嚏噴都要自鳴得意的无忧无虑的人。据說祖父也是这样的人，这大概是继承了祖父的性格。

父亲是这样的一个人，母亲——我小时候的母亲，头上經常

蒙着手巾，用攬袖带束起和服的袖子，总是手脚不停地干活儿。无論向誰打听当时的情况，都說母亲是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人，别的什么也不說，所以留在我的記忆里的当时的母亲，永远是头上蒙着手巾，用攬袖带束起了袖子，辛勤劳动的人，此外幷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因为是这样一个家庭，自然祖母就掌握了一家的实权。家里的事情，不拘大小都是根据祖母的意思来决定，母亲就象一个女用人似的被使喚着。父亲一向不管家事，有时候祖母为了做做样子跟他商量一些事情，他也只是回答个："好吧！"他是怕我麻煩，因为不那样說，祖母就会不高兴。

我有一个舅父，在家乡做村长。不知道为什么，和祖母感情不好，直到祖母死后，始終沒有說过祖母一句好話。在說閑話的时候，他曾告訴我：母亲在祖母手下可沒少哭。母亲确是常常躲在一边哭，父亲平常总是快快活活的，母亲一哭，他就露出为难的脸色和母亲喊喊喳喳說着什么。我虽然还是个孩子，心里也觉得有些奇怪，大概这就是舅父所說的母亲被祖母逼哭了的情况吧。

总之，祖母的脾气就这么大，但是，脾气大得出了名、死后还有人議論的祖母，不知道为什么，一遇到了我，就变得那么軟弱无能。

四

我不明白为什么祖母一遇到我，就变得那么軟弱无能。但这却是事实，这个脾气大得出了名的老太太，总是得順从着我。

比方說，我想要什么东西吃，偏偏要家里沒有的。家里有好点心不要，偏偏要家里沒有的粗点心，向母亲要，母亲不給，就向祖母要，祖母先是不給，于是我就摟着祖母的脖子撒着嬌磨菇起来，于是祖母馬上就心軟了，說：“阿由(这是母亲的名字)！他一个勁儿地要，就給他买来吧！”因为是祖母的吩咐，母亲只好勉强站起来，即便是下雨天，也得打着伞出去給我买吃的。这么一来，虽然說父亲是那么一个老好人，这时候也忍不住要責备我几句，我哭了，祖母也就不高兴起来。

“这么小的孩子，就这样苛待他，万一要弄得象俊儿那样可怎么办呀！多可怜呀！”

她就这样开始嘮叨起来。俊儿是我的哥哥，我的身体瘦弱，哥哥身体也很弱，据說是六岁的时候死的。并且是患急性胃炎死的。也許是因为祖母过于溺爱，乱給东西吃而死的呢。但祖母却說对体弱的儿童，如果多給东西吃，身体就可以强壮起来。父亲是一个沒有主見的人，当然也就注意不到祖母的矛盾。于是就用这样一句俗話来对付祖母的嘮叨：“不能总那么慣着孩子呀！”祖母心里也并非是不以为然，可是自己越覚理屈，心里就越生气，話也就越来越粗暴。如果再惹她生气，不免又要鬧一場風波，三天不說話，一甩身出去到乡下的亲戚家，一去不回来。父亲一看風头不对，就不再說下去了，母亲也一声不响地出去了。不到二十分钟，祖母看見我两手拿着豆面麻花，嬉笑顔开跳跃着的样子，也就高兴起来了。

就这样，我这小而无止境的欲望，总是通过祖母来得到满足的。我虽然小，对这种情形也大致了解，所以在家里我最喜欢的是祖母，总是“奶奶、奶奶”的跟着。只覚得祖母是袒护自己的，所以祖母在家的时候，我就任意撒嬌，淘气得厉害，要怎么着就

怎么着，祖母不在的时候，我虽然不是害怕什么，但总是非常听話。

尽管这样，我还是沒把祖母放在眼里。我已經摸透了祖母的脾气，不管祖母說什么，我一点都不怕。

但这个好胜的祖母对这些都毫不介意，反而把我对她的調皮引为是很得意的事，誰来了就跟誰讲。还乐呵呵地笑着說：“这孩子才可恶呢！”

父母也是一样，尽管我跟他們纏个沒完，他們却毫不介意。只是背地里埋怨着奶奶，說这都是奶奶給慣坏的。

我不論到哪儿，都是受欢迎的。

五

俗語虽說：“溺爱者不明”，但是，再沒有比能得到长輩的溺爱更幸福的了。祖母不用說，即便是父母也并不糊塗，这些并不糊塗的人，为了我却变成了糊塗人，这真不能不使我感激。

我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父母把用血汗換来的金錢，毫不吝嗇地花費在我的敎育上，当然是为了好好地把我培养成个杰出的人物，但是，我現在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員，沉淪在人生的阴暗角落。我活着，对社会上旣沒有一点好处，我死去，除了妻子而外，任何人也受不到損失。从社会上来看，我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多余的人。如果一个人在財产上、学問上和技能上比别人高出一籌，可以依仗他这些比别人多的东西，驕傲得不可一世，人們也会趨炎附势拜倒在他的脚底下。而象我这样一无所有的人，即便为生活折磨得倒在路旁，也沒有一个人看我一眼，

全都熟視无睹地揚长而去。即或偶尔有人停住脚步，注意地瞧我一眼，如果是个富人，他就要說："哼！这是个穷小子。"如果是个学者，他就要說："哼！这是个不学无术的东西。"如果是个詩人，他就要說："哼！这是个凡夫俗子。"然后揚长而去。平素摆出一副亲近面孔的所謂亲友們，瞧見我这种下場，也就圍攏过来，接二連三地数落着我的缺点說：所以你才落得这样的下場！这都是自作自受！认命吧！认命吧！指点三遍以后，也是掉过头揚长而去。我就是这样一个沒有价值的平凡的人。从我生下来到現在，我遇到过不下几万人，而不顾别人在背后議論，把我这样一个人当作独一无二的宝貝来爱护的，还只有我的祖母和双亲。一些大人物往往把这个說成是什么舐犢之爱，而加以指責，可是，对于平凡的我来說，再沒有比这个更值得感激的了。

如果我的双亲也有所謂教育的話，也許对我就不是这样了。他們一定也要把这种舐犢之爱悄悄地隐藏起来，端出那种所謂什么灵性的爱，用那种令人畏惧的眼神，凝視着悬在天空上的那种莫名其妙的理想的宝珠，表面上装出不是利用父母威严的样子，其实还是利用了父母的威严，而企图巧妙地把我推进某种模子里去。孩子的天性，使我不肯钻到那种无所事事的一生当作消遣而根据古书做出来的、极端狭隘的人的模子里去，抓个机会就想逃出来。父母說声："哪里跑！"又把我抓回去，尽管我不願意，仍强迫着要用削足适履那样的方法，把我推进这个模子里。我挣扎着要突出这个模子，他們装作沒听見。我哭着，喊着，挣扎着要出去，他們仍不理睬。我想要个花招出去，他們不上我的当。智拙計穷，沒有办法，只好想开了，于是改变性格，約束感情，活生生的人就变成一个木偶似的沒有生气的人了。到了这种程度，当父母的才算滿足，才认为：漸漸有了善良的傾向。社会上所謂

的家庭教育岂不都是这样嗎？所幸我的父母是沒有理想、沒有教育的，因此我才幸免被推进那种模子里的災难，而自由地成长起来。因为是自由地成长起来的，所以自己生来具有的很多缺点，就毫无忌憚地暴露出来，而使那些所謂有教育的人們为之皺眉。可是另一方面，童年时代幷沒有象現在这样虛假。这都是父母沒有教育的好处。我认为这是值得感激的，眞是值得感激的事情。

可是，自古就有句俗話："在家英雄汉，出門窩囊廢。"这种說法，在平凡的我听起来，比哲学家深奧的道理，比詩人透徹的見識，都容易接受。奇怪的是，沒有理想的庸俗的人所說的話，听起来都很生动。

我也是那种在家里逞英雄，到外边就窩囊的人。

六

我常被小朋友們嘲笑为："在家炕头王，出門挾尾巴狗"，因而气得直哭，可是，实际上我就是那样。

不知为什么，在家里奶奶把我当作掌上明珠似的百般愛护，我却一点也不高兴，反而覚得討厌，常常从擋着不让我出去的袖子底下鉆过去往外跑。

可是只要一迈出家門，就刮着尘世間的風暴。儿童时代的風暴，就是那到处都有的"野孩子头"，我家附近就有这样的孩子。

他叫阿勘，比我大两三岁，长着一个獅子鼻，皮肤黝黑，唯独这样的孩子，是分外粗暴的。他爸爸是个邮递員，大酒鬼，他媽

媽是个懶婆娘，所以阿勘經常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趿着一双破草鞋，一支手提着破酒壶，一个小孩子家竟大声唱着靡靡的流行歌曲，蹦蹦跳跳的打着把势去买东西。当然阿勘也不是总去买东西，但是我一想起他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他去买东西时候的那种样子。

阿勘在家里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只要看見別的孩子拿着东西，他就一定想要，馬上坦率地說："給我点！"如果乖乖地給了他还好，不然，他就伸出下巴頦来說："好啊！ 好啊！"那个孩子觉得有些可怕，再想給他的时候，他就不要了。"好啊！ 你說过不肯給啦！ 好啊！"反复嘟囔着走去。那个孩子听了这話，不免有些胆虛，但毕竟是孩子，只顾貪玩，就忘了这件事，不定什么时候，阿勘买东西回来的路上，也不知道在哪里撿来一条死蛇，悄悄地繞到那个孩子背后，突然啪的一声打在他身上，那个孩子哇的一声哭着跑去，阿勘用白眼望着孩子的后影得意地說着："給你点厉害瞧瞧！"

我被阿勘百般地欺侮过。起初不服气，也和他打过架。可是阿勘是打架的能手，立刻被他脚下一絆，就摔倒在地上。阿勘騎在我身上"啪啪"地打着。在家里，我因为有奶奶做靠山，我的这个头連父亲也沒有輕易打过，可是，这个宝貝一样的头，却被阿勘毫不留情地打着。

自从尝到一次苦头以后，我对阿勘实在怕得不得了。阿勘一到我身旁，我就胆战心惊，不等他要，就立刻把我手里拿着的东西給他。还拿一些多余的話向他討好："阿勘！ 那个阿賢还說你是小偷来着呢。"这样几乎就可以相安无事，可是当他从我身旁走过的时候，經常无緣无故地朝我那宝貝一样的脑袋上打一下。

外面虽然好玩，阿勘却很討厌，可是在家里守在奶奶身边也覚乏味，于是就把隔壁的阿光和对門的阿芳找来玩。阿光是个长着包牙、大脑門，像水虎① 似的孩子。阿芳肤色白皙，长着一双大眼睛，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在“过家家”玩的时候，我最喜欢做阿芳的丈夫，阿芳手托着一个烟灰碟，一本正經地說：“請您吃飯。”我就答应一声：“嗳！”于是阿芳就教給我說：“什么‘嗳’呀‘嗳’的，多可笑呀！你应該說：‘嗯！”于是我就改口說：“嗯！”說完又覚得可笑，不由得就笑起来。这种玩法，比叫阿勘打脑袋有趣得多。同时，女孩子懂事懂得早，虽然是小孩，到别人家里也知道客气。这样就可以由我一个人来作威作福。即便出点小偏差打起架来，也总是把对方弄哭。这么一来奶奶就来替我陪不是。

和女孩子們一块儿玩，旣安全，又有趣。可是，人家并不能每天都来玩。于是我因为感到无聊，就无事生非地犯别扭，瞎找碴，大哭大鬧，好叫奶奶来哄我。

七

且慢！尽管說是自然主义，如果这样拖拖拉拉地写下去，为了叙述半輩子三十九年的事，說不定就得用三十九年呢。話要从簡。

可是，突然祖母病故了。

当时的情景到現在我还記得。一天，我还跟平常一样，无忧

① 原文“河童”，是日本人想象中的一种两棲动物。形如四五岁的兒童，臉长得象老虎，身上有鱗，很頑强。

无虑地从外面回来，一看母亲脸上带着奇怪的表情从里面走出来，用跟平常不一样的小声对我説："你到哪儿去啦，奶奶去世了！"我有点不懂什么叫"去世了"，后来一听説是死了，在吃惊的同时，立刻觉得有些怕起来了。当然，那时候还不太明白死究竟是怎么回事，只认为那是走进一个黑暗的无底深坑，平素就觉得可怕。孩子也是人，免不了产生矛盾。奶奶死了虽然可怕，可是又想要看看那个可怕的情况。

母亲叫我来，我就跟在母亲后边，战战兢兢地到里面一看，父亲正和还留在那里的大夫説着話，一看見我就説："上哪儿去了，再早来一步就好了……"好象非常遺憾似的，叫我到这边来給奶奶行礼。

因为一向很少特意叫我給奶奶行礼，我心想：人死了怎么就得作这些怪事。我怀着恐怖的心情，走到跟前一瞧，祖母躺在倒过来放着的小屏風后面，脸上蒙着一块白布，父亲輕輕把白布揭起来，就看到了閉着眼睛，微張着嘴，好象睡着了似的祖母的脸……我一看就觉得她的脸色很难看。因为长期卧病，她那枯瘦的面容倒是看惯了的，可是还从来沒有見过这样的顏色。那脸白得厉害，沒有光澤，罩着死亡的灰气，給人一种説不出来的暗淡的感觉。我觉得她好象已經不是我們家里的奶奶了，但也不是别人家的奶奶。总觉得似乎产生了一种阴森可怕的界綫，这一边又明亮又温暖，那一边却是又暗淡又冰冷，我不由得感到挺可怕的。

"还不行礼！"

被父亲这样催促着，我就微笑起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微笑着扑通跪下去，在离祖母很远的地方行个礼，急急忙忙就跑到另一个屋子里，依然是微笑着。

不久，亲戚們都来了，庙上的和尚也来了，那天晚上守灵，說是第二天举行葬礼，家里非常忙乱。可是我却因为所見所聞都是些新奇的事情，只顾看热鬧，沒有任何感覚。不久葬礼也举行完了，从庙上回来，帮忙的人們也都一个一个陆續地走了，最后剩下的又只是家里的人，聚集在暗淡的灯影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少了奶奶。唉呀！奶奶剛才已經进到那个无底深坑里去了，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想到这里，我忽然伤感得哭了起来。

看見我哭，母亲也哭了，父亲終于也哭了。我們三个人相对哭泣了好久。

八

与祖母死别虽然也感到悲伤，但那时候毕竟还是小孩子，还不能够充分体会到死别的悲伤。我深刻体会到那种悲伤，是在父母去世的时候。

按一般的道理来說，人是应該和死者一天天地疏远，但是象我这种尘世的落伍者，对死去的父母的怀念之情，却似乎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来越深厚、加重起来。

那是去年的事情了。我为了扫墓，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庙址原来是在很冷清的村边，庙門前的白薯地，当时是凄凉满目。可是現在已經发展成了一个不次于一般村鎮的地方。过去常在那里休息的庙門旁的茶棚連影子也不見了，現在已經变成了理发店，挂着独出心裁的招牌，上面用白油漆写着“Barber's Shop”①。

① 英語，意思是“理发店”。

相反地，庙已經荒廢不堪，山門虽然沒怎么变，但正面的大殿和配殿，因为受到多年的風蝕雨淋，有些地方墻皮已經脫落，露出了里面的磚块，屋頂上杂草丛生，显得分外凄凉。我在厨房买了四五根僧人作为副业卖的蜜香，把蜜香放在井边上，一面担心着吊桶的腐旧的绳子会不会断，好容易打上一桶水，然后一只手提着水桶，一只手拿着蜜香，繞过了大殿，来到后边墓地一瞧，好象是又有了新坟，在地头上的高大的杉树下，有两个白紙灯籠随風摆动着。因为脑子里对于祖坟的位置还留着模糊的印象，认准了方向，就順着被夜雨淋得泥濘的坟道，向前走去，泥点四濺，木屐时常被泥粘着拔不起来，虽然这样，我并沒有迷路，一直来到了祖坟跟前。

坟地的費用也都交了，为数虽然很少，但也不断寄些謝礼来，为什么把坟地弄成这般模样了呢？从来也沒有打扫，碑座上长滿了青苔，墓碑上也生滿了一层白色的斑点，并且上面两三个地方还粘着白色的鳥粪。更不用說落叶成堆，杂草丛生，就連插花的竹筒也无影无踪了。

我想打扫一下，也无从下手，我瞧着这种情景，悵然佇立了很久。

自从祖母死后不几年，父母也相继去世，埋在这块墓地里已經有好几年了。碑石上由于长滿了青苔，連戒名也辨认不清，碑石虽然是默默不語，現在来到这里，站在它面前，我却有一种好象和活人見面似的感覚，使我不断回忆起自己所怀恋的人們的生平往事。祖母坐在廊沿上，弯着腰晒太阳的姿势；父亲把眼睛和鼻子都挤到一起打着大噴嚏的脸型；母亲用攬袖带束起了衣袖、浆晒衣服的样子，宛然都在目前。

一陣風颼的刮过去。树叶子嘩啦嘩啦地响着。心里明明知

道是树叶声，但静静地听去却好象那听惯了的沙哑的声音，愉快的高声，低而纖弱的声音，交織在一起，忙忙叨叨在談論着什么。过了一会儿，突然一停，登时又恢复了寂静。

我的心情也寂静起来。从这个寂静的心的深处，忽然涌現出强烈的思慕心情，我不知不覺地眼里充滿了泪水。啊！如果可能的話，我也願意就这样进到坟墓里，再也不想回到人間去。

九

刚才来了一个过去的朋友。他現在仍置身于文坛，是一个遇見人就"自然主义长，自然主义短"讲个不休的人。

这个人竟能以神經衰弱为得意，可眞叫人无可奈何。一来了就象吃糖似的津津有味地談起自己的事情来。尽說些什么我的理想是多角形而有光芒啦，又說些什么我的神經象錐子那样尖銳，我打算用它来打开神秘的門啦。要不然就是讲些文坛的軼事，对于别人的成功燃起嫉妒的火焰，总想鸡蛋里挑骨头，指名道姓地提到某个新近出了名的作家，并問道："你听到他通奸的事情了嗎？"我心里想，又来这一套了，感到厌煩，就回答說："不，我不知道那些事。"尽管我說得很不客气，可是他是个文人，不懂得别人的心情。听别人說不知道，他反而越发起劲地說："这可是秘密呀，你不要告訴别人。"其实我也許是第十个听到他說这种話的人，但是他仍不放心地叮囑一番，然后开始讲叙某某人和某某朋友的妻子通奸的事。說什么：誰誰在垃圾堆的墙角如何如何，正在如何如何的时候，被狗吠咬一陣，吓得仓皇地逃跑了……說出来的那种污穢丑陋的情况簡直不是笔墨所能形容的。話也就

是这些，也并沒有什么下文。“喂，你說这不正象莫泊桑所要描写的体裁嗎？”談到这里就算結束了。

我正以为这回可該走了吧，沒想到他还是不走，“喂，我說，”又談起自己的事情来。一会儿又談到他不把社会上的一些庸俗的人們放在眼里，想要完全根据自己的想法写些东西。又說这样一些不堪入耳的話：“一个作家是要穷一輩子的，可是无論如何也得在后世留个名声呀！”烏烟瘴气地吹噓一陣，令人万分生厌之后，又說什么：“我对你抱着万分的同情，今天想对你进一句忠言。”旣然他这样說，我以为他要說什么呢，原来是說：“你也别这样被家庭累得未老先衰，应該打起精神来，給后世留下一些东西。”

象这样的人，在文坛上恐怕也是个渣滓吧！但不幸的是，我的朋友大多数都是渣滓。我一点也不爱听这种人的亲切忠言。这种亲切的忠言象綉花枕头一样，表面上很漂亮，里面却是一包草，空有其表，毫无內容。我的希望是，再想听一听从父母嘴里說出来的那种平淡、无聊、毫无意义的話：“不要穿得太少了，小心着凉；你餓了就开飯吧。”

可是，双亲已經不在人世了，如果还活着的話，我就……“子欲养而亲不待”，平凡的人說出的話是有道理的。啊！不論是高兴的时候，还是悲伤的时候，想起来的总是父母……再就是小花的事。

十

小花当然是狗。

我明年就四十了，已經是两鬢斑白。也許有人会説："已經是滿嘴髒胡子的老头子了，在回忆起双亲之后，接着又想起狗，这眞是荒唐得不象話……"可是在我来說，小花虽然是狗，它却超出了狗。說它超出了狗，差不多象……弟弟，不，在弟弟以上。这应該怎么說呢？……对了，它是我的生命，第二生命。常言道："不暴露短处，不足以說明道理"，所以我为了說明道理，而不惜揭揭短处。小花簡直是我的第二生命。不过，起初也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才要来的。而是不得已才……不，也許应該說是天賜給我的。

我还記得，那是祖母死去的第二年，在一个春雨連綿、微有寒意的夜晚。貪睡的我，照例是天一黑就睡下了，父母是几时睡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偶然睜眼一看，灯光朦朧地照着枕边，昏暗的屋子里寂靜无声。这时候耳边忽然听到一陣奇怪的声音；一会儿咕咕，一会儿又嘶嘶地，忽高忽低地响着。虽然十分单調，却很有节奏，象用大鋸鋸木头的声音。我詫異地側着耳朵听去，那个响声不时地就好象对自己单調的声音感到厌倦了似的，打破老調子，突然发出嘎的一声，猛烈得把窗戶紙都震响了。这个声音好象要一下冲到哪里去，但又象被什么东西擋住似的猛地停住了。于是就寂靜起来——一会儿从一边立刻又发出一种安稳的嘶嘶的声音。这个声音最初听来好象距离很远，但逐漸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又在耳边响亮地咕——嘶、咕——嘶地响起来。

我夜里輕易沒醒过，所以起初覺得很害怕，仔細一琢磨，明白了这是父亲的鼾声，才放下心，本想再睡下去，可是这个咕咕、嘶嘶的鼾声，在耳边响个不停，怎么也睡不着。沒有办法，只好一面听一面想象着相似的各种声音：有时候象远方的雷声，有时

候象波浪的声音，又好象風箱吹火的声音，有时候也使人感到象大車在石子道上走着的声音。接着又想起了白天看过的連环画上的妖精的宴会的情景。心想：是不是爸爸也成了妖精在那里伴奏哪？立刻覚得有些害怕起来，于是用被子把头蒙起来縮作一团。可是妖精的伴奏声，却从我的被縫里钻进来，縈迴在我的耳边不肯离开。我一声不响地側着耳朵听着，不知是从什么时候，伴奏声更复杂起来了，中間又插进了远方的微小的汪汪声。在刺耳的咕的声音的时候，这种声音就被盖住听不見，可是到了叹息一样的嘶的声音的时候，就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我覚得很奇怪，就尽量側耳静听，这个插进来的汪汪声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終于脱离了鼾声，好象是在門前单独响起来了。

这么說来，毫无疑問是小狗的叫声了。它不时象被扼住了咽喉似的，猛烈地汪汪叫着。过了一会儿，它嚎叫的尾声变成非常微細的悲鳴，逐漸低沉下去，消失在远远的地方——正在这时候，忽然又在很近的地方拚命地叫起来，有时候从鼻子里发出一种吭吭的声音，有时候嘔一声打着呵欠。

十一

我本来就喜欢动物，尤其是喜欢狗，附近的狗差不多我都很熟。可是在我的記忆中，还沒有一只用这样纖弱而可爱的声音叫喚的狗。我覚得很奇怪，就悄悄地从被窩里探出头来。

“怎么啦，睡不着嗎？”

母亲翻过身向着我說。我并沒有回答母亲的話，却問：“媽，那不是小白吧？好象是头更小的狗的声音，怎么回事呢？”

“丧家狗唄。”

“什么叫丧家狗？”

“丧家狗就是人家扔了的狗。”

我想了一会儿，說：“这是誰扔的呢？”

“大概是什么地方的……反正是誰扔的。”

“是誰扔的狗？”我反复地念叨了两三遍，仍然想不出来是誰扔的。“他为什么要扔呢？”

母亲不是开口就責备“真討厌”的人，始終是耐心地和我說着，給我解釋完了以后，温和地說：“太晚了，別說話了，睡吧！”說完才翻过身去。

我也重新盖上了被。也許是狗离开了門前，叫声漸漸远了，父亲的鼾声又在耳边响起来，令人感到厌煩。我趁着沒有睡着，就在被窩里反复地琢磨着剛才母亲对我的解釋。假想是誰家的狗，在房檐下生下了小狗，又小又胖，一头压着一头聚在一起，正仰着脑袋寻找媽媽的奶头的时候，母狗从外面回来了，一下子躺在它們的身边，把小狗都摟在怀里，用舌头舔着，因为狗太小，用舌尖一碰就骨碌一下滚倒了，滚倒了以后再掙扎着爬起来，然后又蹣跚地走回来，用圓圓的黑鼻尖在媽媽的肚子上各处寻找着，好容易才找到了合意的柔軟的奶头，就急急忙忙一下子含进嘴里，用两只小爪子按着，用嘴一咂，又甜又热的奶水就滚滚地流出来，流进喉嚨，咽进肚里，簡直有說不出来的香甜。还有沒含上奶头的兄弟，从媽媽的腋下出来猛地把脑袋钻进来。吃着奶的怕被夺去乳头，使勁叉开生着胎毛的前爪，互相爭夺着，終于被夺走了，就又寻找着，含上另一个奶头。不久肚子飽了，挨着母狗，身体也暖和过来了，舒服得全身都要溶化了似的，不覺要昏昏睡去，含着的奶头也要掉出来了。虽然已經是在睡梦中，但又急忙

地含起来拚命地吸吮着，然后又无忧无虑地昏昏睡去。奶头終于从嘴里滑出来，滑出来也不知道，依然張着嘴，伸着小舌头，睡得很香……这时候，忽然从黑暗中伸过来一只生着茸茸的黑毛、骨节很粗的大手，正在甜梦中的小狗被一把抓住，提到半空。正当它吃惊地睜开眼睛悲伤而凄惨地叫着、四肢不住地掙扎着的当儿，好象被什么东西連头給包了起来，眼前立刻就变得漆黑一团。憋得喘不过气来，想出又出不去，掙扎了很久，忽然脚可以自由地活动了。可是又被提起了脖子，从高高的地方一下子扔下来。晃晃悠悠地四下里一看，原来是一个陌生的、寂靜而黑暗的地方，一个同伴也沒有。正在茫然不知所措，又被雨淋得湿透了，冷得要命。抖落了一下身上的雨水，又汪汪地叫了一下媽媽，哪儿也沒有。小狗沒有办法，独个儿在雨夜里蹣跚地走去，它那想念媽媽的温暖的奶头而到处叫喚着的悲惨声音，剛才曾一度来到門前；以后又象彷徨到别处，不知在什么时候又轉回来，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怎样鉆了进来的，現在听上去正在門厅前面叫喚。

十二

“媽媽，媽媽，好象是进了大門啦。”

我終于忍耐不住了，又喊了一下母亲，母亲漠不关心地說：

“是吧！”

“出去看看吧？”

“不要出去看了，多冷呀！”

“不过……您听，它叫得那么厉害……”

正当小狗拚命叫着的时候，我不由得猛然坐起来，可是一个

人又觉得有些害怕。

"媽媽，好媽媽，看看去吧！"

"这孩子眞沒办法。"

母亲嘴里虽然叨咕着，还是慢騰騰地起来了，点着了油灯，因为母亲起来了，我也随着到了門厅里——說是門厅，其实就是隔壁的屋子。

母亲下到脫鞋的地方，打开了格子門的鎖，嘩啦一下打开擋雨板，迎面吹来一陣夜風，油灯的火焰被吹得直晃悠。那时候好象有一个很小的縮成一团的东西，突然从房檐底下跑开了。一会儿油灯的火焰不再晃悠了，于是一道光綫登时划破了房外的黑暗，我朝着在一条細长灯光照射下汪着雨水的地面上望去，瞧見那儿有一头生后不到一个月、胖得圓乎乎的赤褐色的小狗，不住地搖摆着有小指那样細的小尾巴，抬头望着这边。个子比我躺在鋪上所想象的稍大一些，果然是被雨淋得全身都濕透了。渾身是泥，从它那搭拉着的較大的耳朵上往下滴着水点，两只小黑豆眼，并排发着光。

"呀！呀！挺可爱的……"母亲也不由得这样說着。

何况我这个喜欢狗的呢！我忍耐不住了，从母亲的袖子底下伸出头来，咂着嘴唤着它。

小狗并沒有怎么害怕，蹣跚地向我跟前走来，它稍微伏下了身子，于是我用手撫摸着它的头，它的身体不住地向上拱着，从下面舔着我的手，也許它是想把爪子放在我的手上，把胖得溜圓的前爪举起来，不住地上上下下地扑騰，然后，用嘴輕輕地咬着我的小手指。

我眞爱极了。我仰起脸来瞧着母亲，多少带点鼻音撒嬌地說："媽，給它点什么吃吧！"

"給它点吃倒沒关系，可是它要是待下不走了，可怎么办呀？"母亲嘴里虽然象拒絕似的說着，却到厨房里去，用一个破飯碗盛了一碗冷飯，拌了一些什么湯拿过来。

我急忙把小狗領到脫鞋的地方，把飯給它，小狗稍微嗅了一下，立刻就津津有味地舔起来，也許是鼻子里汲进了湯，不时地打着小嚏噴。湯立刻就被舔了个干净，然后就开始吃飯，虽然并沒有別的弟兄和它搶，它仍然嘴里不住地咕嚕着貪婪地吃起来。看样子还不太会吃飯，飯总是往上牙床上粘，于是就甩着头，但甩头也很不容易去掉，最后就又用前爪做出擦嘴的样子，焦急地忙个不停。

趁着小狗在吃飯的当儿，我和母亲开始了談判。我攀着母亲拿灯的手說："今天叫它在这儿住一宿吧！"母亲稍微躊躇了一下，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已經沒有別的办法了，嘴里虽然說着："你爸爸該說了！"她还是找来了一个草袋的圓盖子給狗鋪在脫鞋处的角落里。——这固然很好，不过小狗却叫喚了一夜。我虽然是一点都不知道，可是据說，为了这件事，母亲却受了父亲的埋怨。

十三

不喜欢狗的父亲，那天晚上被狗吵得一夜沒睡好，精神非常不愉快。第二天父亲說一定要把狗撵走，我抱着小狗东藏西躲，无論如何也不肯放手。父亲虽然也有些不高兴的样子，但只是短时期的事，不久小狗也习慣了独个儿睡覚，夜里也不叫喚了。这样一来，最初說要把它撵出去的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还

給它起了个名字叫"小花"。小花跑丢了的时候，連父亲也帮着一起找起来了。

父亲所以这样，当然不是因为爱小花，而只是由于我的关系。我之所以无論如何舍不得小花，也并不一定是爱小花，爱和不爱姑且不說，我只是覚得它可怜。正在貪恋着母亲奶头的时候，被那种狠心的人硬把它們母子拆散开，而被抛棄在黑暗的世界上；孩子的心灵里，也覚得小狗的命运是那么悲慘而可怜，不忍把它丢掉。

这个不忍的心，和不忍摧殘这个不忍的心的心，两个不忍的心，溶和在一起，小花才碰上幸运，得免于徬徨在危險的尘世上，受到棍棒、石块的摧殘。它睡在地板底下①的草席上，这里大概是布滿了蜘蛛网，但总还可以不受風吹雨淋，虽然不大好吃，可是一早一晚准可以吃到两次菜湯拌飯，总算得以平安舒适地成长起来。

本来是胖得圓乎乎的非常可爱的小花，随着成长，体寬被长度占去了，变得又瘦又长，臉也特别地尖起来，变成一头有些象狐狸似的狗了。当它伸直了前腿，翘着尾巴，把身体使勁往后伸得象个弯弓似的，張着大嘴打呵欠的时候，誰看着都覚得难看得要命。父亲总是說："討厌的狗，討厌的狗"，故意来气我，但我絲毫沒有那么輕薄的心，虽然狗变了样子，也不会改变感情。根本我也不是把它当作玩物来飼养的，所以，越是有人說"討厌的狗"，我就越爱它。

"媽媽，这样的狗到哪儿去也沒有人爱它，所以咱們才养活它的，是吧！"

---

① 原文是"緣下"，日本房子的地基与地板之間留有二尺高的空隙，叫作"緣下"。

我总是这样說着，硬把苦笑着的母亲拉到自已这方面来，对抗嘲笑我的父亲。

狗是知道誰喜欢它的。我的这种心情，好象小花也自然地領会了。最好的証据就是：当討厌狗的父亲叫它的时候，它只不过是稍微表示一些好感，摇摇尾巴而已，有时候連头都不回就走了。母亲是平常喂它的人，当母亲叫它的时候，它以为又要給它什么，眼睛里就带着快乐的神色跑过来，一看到母亲手里好象拿着吃的，就象小兎似的高兴得活蹦乱跳。可是也不过是这样，在这种时候的小花，毕竟还是一只狗。

那个毕竟还是狗的小花，一見到了我……就不是狗了。也許是我不是人了吧？……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人还是狗，总之，由于相互間的热爱和热情，打破了人畜的界限，渾然成为一体。

正因为成为一体，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把自已当作狗来这样想："啊！如果能随我心願的話，我願意到一个看不到人脸的地方，找碗飯活下去。"

我想狗一定也是这样想的。

十四

我生来就好睡早覚，所以每天早晨三番两次地叫，也总不起来。要总是这样温和地对待就沒有个完，所以母亲終于硬把被子掀开。这样一来，再怎样貪睡，也得勉强起来，但心里却非常不滿。于是就翻着眼睛看着母亲，嘴里象螃蟹吐沫似的嘟囔着。小花却起得很早，当我起来的时候它早已吃过了早飯，玩了一大会儿了，只要一听到我的声音，无論它在什么地方，也要一溜烟

地跑过来。

于是我馬上就高兴起来。我立刻改变态度笑眯眯地急忙跑到院子里去，小花乘机用粘滿了泥土的爪子扑上来，拚命地搖晃着它那象根小細胡蘿卜似的紅褐色的尾巴，高兴地仰起臉来瞧着我。我往下瞧，我們互相看着。我忍不住就拦腰抱起了它。小花被抱起来就开始胡乱折騰，舔我的手，舔我的胸，舔我的下巴頦，舔我的臉，怎么舔也覚得不滿足，一个不小心，嘴也被它舔了。父亲皺着眉头直說："髒！髒！"想起来好象也有些髒……可是，我高兴，也拦不住它。这怎么能拦得住呢？我手里也并沒拿什么好吃的，小花也知道这个，可是还来和我亲近。这完全超越了利害观念，完全是一瞬間表現出的亲切心情。母亲虽然不滿意地說："每天早晨都这样，衣服可受不了。"可是請想一想，我能不能只顾衣服，而不顾小花的这种感情呢？

道理暫且不談。舔臉的一幕完了以后，小花这才好象滿足了，就开始在院子里徘徊起来。它探望着地板底下，那里有一只长滿了土鱉的旧草鞋，小花好象发現了好东西似的，把那只草鞋叼出来，一甩脑袋，草鞋一下子就横着飞了出去。小花馬上追过去，再叼起来又是一甩。它做着这样单调的游戏，玩得很活潑，很起勁。

我趁小花玩的工夫洗臉和吃飯，然后就輪到上学了。但这是我一天最感痛苦的时候。小花跟在后面。如果一时大意让它随便出来，它就一直跟在后面，怎样撵它也不回去。想要悄悄地去吧，它又完全知道我走的时間，一到时間，不知什么时候它早已經繞到大門前边，在那里等着。沒办法，最后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它捉住，关在格子門里再走。这样一来，它就用前爪抓着門上的格子，悲慘欲絕地嚎叫着要跟着我走，直到瞧不見我的

影子了，还在嚎叫不止。我也是有着同样的心情。我臉上带着甚至要哭似的神气，吧嗟吧嗟地跑去，一直跑到听不見它嚎叫的地方，我的心才能平靜下来，再用平常的步伐走着。可是我心里經常这样反复地想着：

"我不在家它感到寂寞，所以才那样在后边跟着。眞可怜呀！……我也不願意上学校去……可是，不上学，爸爸又說要把小花扔掉，我是不得已才上学的呀！……"

十五

放学的钟声当当地响起来了。一直是靜悄悄的校舍里，立刻喧嘩起来，各处的教室門都一个一个地敞开，从那狹窄的門口里涌出一股黑流，一下涌到走廊里，就潰散成一个一个的小孩子，嘴里吵嚷着，一面爭先恐后往正門旁边的出入口跑去。在震撼校舍的喧嘩声中，只能看到无数的圓臉，張着大嘴蹦跳着，却听不出他們叫嚷些什么。孩子們拥到出入口就乱哄哄地挤在一起，这个人的腋下忽然钻出一个大鏟儿头，那个人的包牙又被胳膊肘撞了，有一个人的鞋跟偏巧踩了别人的生了冻疮的脚，胡乱折騰一陣，然后忽地一拥而出，到了門外就各奔东西了。

也有这样的小淘气鬼，看到两个要好的人手搭着肩走着，故意在人家面前把飯盒扔起来，然后又巧妙地接住。旁边的那个孩子一边踢着小石子一边走着。又听見不知是誰嚷着："一会儿找你玩儿去！"还有人嚷着："捕螞蚱去好不好？"前面在"喂，喂！"地招呼着，后面不知是誰和誰又駡起来。"啊，好痛！""你干什么！""哇！"等嘈杂的声音，此起彼伏，小朋友們都在道上玩耍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象要逃跑似的，头也不回地急急忙忙赶回家来。

来到自家横巷拐角的地方，我心里就覺得痒痒的，悄悄地往前一瞧，果然，小花正在門前等着我。瞧見了我，就飞快地直奔过来，往身上扑着，舔着。好象在叫着“哥哥！”似的。要不是我的手里拿着书包、飯盒子、草鞋袋的話，这时候我不定捉住小花要做些什么，可是手里拿着东西，叫我毫无办法。只得笑着撫摸它的头，又向前走去。小花立刻把身子一弯，横着一跳，以为它要跑呢，但它又停在那里，用一种滑稽的眼神瞧着我。我追过去，它又跑，还露出那种眼神。就这样玩耍着一起回家。

从門口就一面大声嚷着“我回来了！”一面跑进屋来，把书包一扔，忙着打开飯盒子，把今天的剩菜——說是剩菜，其实是把自己爱吃的菜，舍不得吃留下来一半——給小花吃。这样还覺得不够，更把給我当点心吃的三块餅干勒索着硬要五块，自己吃两块，把另外的三块又都給了小花。

在院里和小花玩一陣以后，母亲一定要說：“温功課吧！”再也沒有比这个温課更使我厌煩的事了。可是，不温吧，立刻就跟我說要把小花扔掉，我不願意听这句話，只好快快地回到屋里，装模作样地拿出书来，咕噥咕噥念上一陣。这就算完事了。虽然母亲說：“怎么那么快呀！”我也象耳边風一样，就一直跑出去。“小花！小花！”一边叫着，和它一起到附近的广場上玩去。

这就是我的日課，沒有小花我簡直活不下去。

十六

小花很快地一天比一天长大了。虽然长大了，可是孩子气

依然很重，不是在墙脚下扒个大坑，就是把一只木屐叼到門外去，尽喜欢干这些淘气事。

小花非常喜欢跟人亲近。象我这样喜欢狗的人，从我們門口路过时随便叫它几声，它立刻就搖着尾巴跑过去。对于到家里来的人就更不用說了。无論是誰，都高兴地扑过去。初次来的人有时候吓一跳，小孩有的甚至吓得哭起来，这样一来，倒把小花吓呆了，它莫名其妙地瞧着孩子的臉。

对人尙且如此，对于同类就更加亲近。只要門外有狗走过，它一定要跑出去。我正耽心以为它是去咬架，其实它并不咬架，只是不住地搖着尾巴嗅着对方的鼻子。大多数的狗都带着“誰理这个孩子”这样的表情，匆匆而去。于是小花就赶过去挑逗着，直到对方覚得討厌开始呲着牙呵斥它的时候，它才吓得抿着耳朵跑回来。

小花是这样一只天眞的狗，所以很快地就有了朋友。

所謂朋友，是一黑一白的两只狗，都比小花大三四岁。尽管是很好的人家飼养的狗，可是它們都是品性卑劣的东西，除了两頓飯以外，为了貪图零食，每天从早到晚，总是在附近的垃圾堆里东找西找。以前就时常溜到我家的垃圾堆来，所以我对这两只狗很熟。自从飼养小花以后，它們更是时常到我家里来吃小花剩下的东西。

小花很大方，别处的狗即便把嘴伸进自己的食盘里，也不恼怒，一声不响地叫它吃个痛快。有时候瞧着别人吃，自己也想去吃。在这种时候，因为它一向天眞，就毫不介意地凑到跟前想一起吃。当然对方已經忘掉了是在吃别人的飯，就大怒，呵斥起来。小花吃了一惊，就退回来，詫異地歪着小脖子，默默瞧着人家狼吞虎咽。

父亲說小花太傻了。可是，它那种天眞得象傻子似的地方，使我越发覚得它可爱。当然，后来受到坏朋友的熏染，有时候也跟着朋友去干过这样的事：把头伸进附近的垃圾堆里去舔鮭魚头；或者是和过路的生狗咬架；或者是覚得撿破烂的人样子可疑，馬上把他圍起来，咬个不停。可是，这都是見样学样，随声附和，盲目地逢場作戏而巳，小花本身是毫无恶意的。所以只剩下它自己的时候，它依然是原来的天眞可爱的狗，带着十足的稚气作些滑稽的游戏。回想起来，小花是由于受到我們一家人的喜爱，沒遭受任何折磨，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地长大起来，所以才能这样天眞。唉！想到这里，我万分后悔：我为什么沒訓练小花，使它瞧見人就认为是恶魔，并且一生瞪大了眼睛警惕着这个世界呢？因为它在我們的爱撫中成长起来，才成了这样天眞的狗，正因为是天眞的狗，才終于遭到殘忍凶狠的人們的毒手，而横死了。

十七

有一天，說起这件事来也很无聊，那天带的午飯菜是母亲亲手做的酱油煮干魚末。我很爱吃，但也是小花最爱吃的东西，我就舍不得吃，留下来一大半，經心地放在飯盒里。因为心里盼着早些回去給小花吃，所以等到待望已久的放学钟声一响，就匆忙地走出校門，同学們照例还在道上玩耍，只有我匆匆地往回走着。忽然前边一陣喧嘩，在前边走着的孩子們，都紛紛散开，一下拥到路旁杉树的籬笆下去了。我吃惊地往前一看，距离二三十公尺的地方来了一輛排子車，一眼看上去，看不出是什么車子。总之是个很大的箱子車，上面似乎盖着席子，一个脚上穿

着草鞋、象是挖土工模样的年輕人，幷不吃力似的拉着車子，很快地走过来。另外还有一个跟着車子的相貌猙獰的人，也穿着草鞋，土工打扮，年紀在四十左右，方方的臉，滿臉毛茸茸的胡須，后脑上扣着一頂沒有帽簷的、破旧得連褐色或灰色都分不清、沾滿了尘土的帽子，空着两手，一边說着話一边往这面走来。

道旁的孩子們都好奇地睜圓了眼睛，瞅着这輛奇怪的車子，也不知在說些什么，正你一言我一語地乱嚷嚷，忽然四下里发出了一陣特别刺耳的尖叫声：“打狗的！打狗的！”一听到这个声音，就把我吓楞了。好象全身的血忽然一下就停止了循环，脖子也凉了，腿也軟了……然后心臟象要破裂似的跳动起来。“小花呢？……”这个疑問象閃电一般在我那已經混乱了的脑海里掠过，又消失在黑暗中的时候，車子咕嚕咕嚕地来到跟前了。

后来听說，席子底下还露着狗尾巴和狗腿，可是那时候我盯着瞧，只看到車子一上一下顚簸着，席子象活了似的呼搧呼搧地直顫动，此外什么也沒看見。当时可能眼睛已經花了。

“他媽的这些野孩子！又鉆出了那么一大群……”

我听見一个沙啞粗野的声音，准是那个年紀大的家伙的声音。

車子被一个小石块顚了一下，就走过去了。

車子过去了，道路两旁的孩子們又陆續走动起来。周圍全都是乱哄哄的、戴着平頂帽、穿着碎白点子花紋棉布和服的孩子，我仍然一个人茫然若失地站在那里，望着就象用車轅冲开孩子的浪潮往前走去的車子的后影。

这时候，有人到我身边說了些什么，是邻近一个叫什么的熟識的孩子，可是我不知道他說了些什么。我只是默默地望着他，又悄悄回头往車子走去的方向一看，車子好象已經拐过前面的

横巷，只能看到往这边来的許多孩子們的臉。

“哎呀，說不定你們家的小花也給打死了呢！”

这时候，这个声音忽然钻进我的耳朵，我吃了一惊，清醒过来，說：“胡說！才不会把它打死呢，因为带着牌子呢……”

我慌忙反駁了他的話，才明白过来这是跟木村家的阿賢說話呢。

“不……带着牌子也打，哼，我爸爸……”

这本来是好朋友說的話，可是不知为什么，阿賢刚說到这里，我忽然气憤得发起脾气来，嚷道：“瞎說什么呀！不要紧！……”

阿賢吃了一惊，睁圓了眼睛瞧着我，这时候我突然吧嗒吧嗒地跑开了，一下子撞在前面走路的孩子身上。“你这是干什么？”被这孩子一推，我又撞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这样被来回推搡了两三次，險些沒有跌倒，勉强站住了，然后就头也不回地一溜烟跑回家去。

十八

我把門敞开，把草鞋甩得东一只西一只，一只还底儿朝天。我根本也沒注意到这些，就“媽媽！媽媽！”地嚷着进了屋子。母亲沒在屋，她在厨房里答应着。

好象有人来了，在那里說話呢。我也顾不得那些，只管把上学的东西往屋里一扔，跑到厨房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开口就問道：“媽！……小花呢？……”

母亲默默地轉过头来。母亲平素的臉色总是有些忧郁蒼白，可是一看她今天的臉色，却有些紅漲，眼里含着泪，象是出了

点什么事似的。我立刻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忐忑地問道：

“叫人打死了嗎？……”

我直盯盯望着母亲的脸，甚至紧張得气都透不过来。

母亲稍微躊躇了一下，然后脫口說：“叫人打死啦……”

我覚得象是飞快地跑着，忽然噗通一声掉进深坑里一样。听母亲这么一說，我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方才紧張得甚至要破裂的心，一下子冰冷了，仿佛落进了万丈深淵，立刻覚得四面漆黑，連母亲的脸也瞧不見了……

“炭鋪的人說他剛才瞧見来着。”

听見母亲这样說，忽然覚得周圍又亮了起来，眼前出現了一个圓髻。原来是母亲又把脸轉向那边去了。

“那么說，就是在木村家前边給打死的吧？”是母亲的声音。

“对了！”有人这样回答着。我不由自主地把头轉过去一瞧，在紙門外面，看見跟我們认識多年的炭鋪老头子那張鼻子尖旁边长着黑痣、滿脸皺紋的面孔。他說話的时候，不时从脫落的两顆門牙中間露出舌头来。“就是正在木村家的前边，我起初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要干什么。他把棒子藏在背后，从远处哪能看出来。看模样象个土工，那小子把手这么背着，凑近你們那只狗躺着的地方。我心里还想：眞奇怪，这是要干什么呢？你們那只狗是見人就亲的，所以看見他来了也照样什么也不知道地对他搖着尾巴呢！眞可怜！就是拿如今的世道人情来說吧，普通的人瞧見狗那种样子，无論如何也下不去手——您說对不？可是，您看……碰上那种家伙眞叫沒办法，他冷不防地把背在身后的棒子掄起来，我剛想到：‘这可要糟了！’他就迎面砰的一棒子打下去。这时候，你們那只狗忽地站起来，滴溜滴溜轉了两三个圈，然后噗通就倒下去了。仰面朝天，四条腿这么蹬躂着，尾巴打

得地面叭嗟叭嗟直响，大概那就是挣命吧！可是在旁边看来，好象是高兴得搖着尾巴似的，这眞是一种奇怪的样子呀！接着他又往狗的咽喉上打了三四棒，这样連一声也不吭地就完了。您說……”

我不忍再听下面的話了。尽管用不着避諱誰，但我还是怕被瞧見似的悄悄抽身回到里屋，垂头丧气地坐在桌子旁边。一想起剛才听到的“滴溜滴溜轉了两三个圈”那句話，就覚得眼前清清楚楚地浮現出滴溜滴溜轉着的小花的形象。热泪不由得夺眶而出，我不住地用手背擦了又擦，但泪水仍是扑簌簌地流个不停。

十九

小花叫人打死以后，我好象丢了魂一样，第二天連学校也沒去。虽然并不是自己作了什么坏事，但总覚得沒有臉面去見同学……

下午，我跑到木村家前边小花被打死的地点看了一下，四下打听了一陣，可是已經找不到什么痕迹了。我站在路旁悵然若失。

照炭鋪老头子的話来說，小花是糊里糊塗地在地上躺着的时候被打死的。多半昨天也是等我放学回来，等急了才迎到这里来的。一定是在这里等累了就躺在地上，只以为我可能从拐角的邮筒后面忽然出現，正在聚精会神地望着那边的时候，打狗的来了。小花以为人都是象我們家里人一样地爱护它，所以也就沒想到那是打狗的。正在无心地搖着尾巴仰臉望着那人的当儿，冷不防那么粗的一根棍棒，颼的一下打将下来……想到这

里，不禁又悲哀起来。

一陣狂風带着凄厉的呼嘯声刮过去了。一层尘埃卷起的蒙蒙旋渦，順着干燥的道路中央，旋轉着过去。

我望着狂風刮过去的方向茫然若失。忽然不知从哪里傳来两三声汪汪的狗叫声……我側耳仔細一听，可是一点声音也听不見了，只能听到从邻街傳来的有气无力的叫卖声。

我总是放心不下方才的狗叫声。小花已經叫人打死了，当然沒有还在这儿吠叫的道理。这是別处的狗，一定是別处的狗，心里虽然这么想着，可是还覚得就这样不去理睬于心不忍，不由得叭噠吧噠地跑起来了。接着又想到这是別处的狗，沒有什么意思，就又頹丧起来，脚步自然也就放慢了，一步一步拖着草鞋，漫无目的地信步走去。

在漫无目的地走着的当儿，想念着小花，忽然心情一变，只覚得昨天以来的事情，好象都是假的。心想：不是因为我只顾喜欢小花，不知用功，父亲为了教訓我而把小花藏在什么地方了吧？如果是这样，方才吠叫的或許就是小花也說不定。正在我信步往前走着的时候，前面过来一个戴着土耳其帽子、穿着短褂子的老爷爷。心想：这老爷爷看样子頂和藹，向他打听一下，或許他能把小花的所在告訴我。于是我盯着老爷爷的臉，老爷爷也掉过臉来瞧瞧我，微笑着走过去了。

迎面又来了朝山的爷儿俩。身上的坎肩已經破旧了，風尘僕僕，白綁腿已經被尘土汚染得成了黃灰色。据母亲說，朝山的就是为了寻找不知下落的亲人而巡游四方的人。我想到这爷儿俩也許就是为了寻找亲人而奔走着的时候，不知怎地我也覚得想要跟着他們一起到各处去找小花，正站住脚步望着他們的后影，忽然听見背后轰隆隆象打雷似的一陣响，我吃惊地正要回头

去看，咚的一下被什么推开了，一骨碌摔倒在道旁。

"危險！在道中間晃悠什么……，"車夫凶神恶煞地瞪着两眼，气喘吁吁地站在那里怒駡着。

車上坐着一个闊人，戴一頂黑礼帽，穿着看起来暖暖和和的、带黄色領子的大衣。我皺蹙着鼻子眼站起来，他斜着眼瞧了瞧我，从胡須里冷笑一声說："鎌藏，不用理他，走吧！"

"是！……眞吓了我一跳。留神点儿，小崽子！……"車夫說着就拉着車跑起来。

这个体面的人并不是打狗的。可是我总覚得打死小花的那个打狗的，和这个人并沒有什么分别，我眼睛发暈，什么都顾不得了。猛地撿起路旁的石子想打过去，可是車子大概已經拐进前面的横巷，瞧不見了。

小石子从手中叭地落下去了。我忽然打心里感到难受，終于忍不住在道路中央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

二十

小花叫人打死的当时，我甚至連飯都吃不下去，人也瘦削了很多。可是那样的悲伤也擋不住孩子成长的劲头。不久我又每天上学，和小朋友們活潑地嚷着打鬧着玩起来了。……

* * *

今天不知为什么，头暈脑脹，一点也写不下去。随便写写吧：

爱可以統一一切的存在！

爱只能意会而不能言傳！

有了爱，人生才有意义；离开了爱，人生就毫无意义！

脫离生活实际来观察人生、思考人生的时候，就得不到眞正的人生！

认为人生是有目的，或无目的，只在于理智的作用；閉上理智的眼睛不看目的，才知其妙无穷！

理想只是幻影。

凡人生活在现实之中，他的一生就是观念；詩人、哲学家游离于现实之外，观念就是他的一生！

凡人就是圣人的縮影！

人生的眞正意义，在于不受思想之累。能超脫思想的人才是幸福的！

二十世紀的文明是人类想要超脫思想的努力！

这样的話要写多少就可以写出多少，可是，写出来也毫无价値。因为都是空洞的。还是写件眞实的事情吧。

在小花叫人打死的当时，我把所有的人都看成是打狗的了。这一点是千眞万确的。

二十一

从小学到中学毕业这一阶段，包括留級在內，前后十余年間，每天每天上学——回想起来也眞沒有意思，可是也并不覚得无聊。小学的时候，因为不願意在家里叫父母罗罗嗦嗦地处处操心，认为到学校里去和同学們打打鬧鬧，倒还有意思一些，到了中学以后，体会到人生就应該是这样，也沒感到什么苦恼。

可是，所有的課程沒有一样使我感到兴趣。任何一門課程都使我感到枯燥无味，一見就生厌。尤其感到头痛的是数学。

小学时代是这样，到了中学以后，只有这一点仍然沒有改变。下一节輪到代数或者几何課的时候，就覚得心里堵得慌，唉声叹气，感覚到人生悲观。

算术只有四則題好歹还算能懂，可是一到整数、分数就有些搞不清了，到了正比还可以喘口气，可是接着从反比开始又摸不着头脑了，到了配分比就更是蒙头轉向，至于开平方、开立方和求积更是一筹莫展了。总之，算术的課程，总算是稀里糊塗地敷衍过去了，可是到了代数仍然还是一样。一次方程式、二次方程式这样簡单的，虽还能勉强对付，可是一遇到稍微复杂些的，A和B就搞不清，始終和X混在一起分解不开。到了不規則方程式，脑袋里就混乱起来，等到被逼着算无理方程式的时候，簡直是膩煩透了，只能到厠所去松口气。代数旣沒弄懂，几何、三角更是一塲胡塗。最初听到先生一本正經地讲着完全重叠的东西大小相等的时候，心里还覚得先生把我們当傻子看，有些不平。可是后来出現了象切成块儿卖的西瓜似的月牙形，或是象展开两扇屛風似的两面角，接着又到了一大堆大圓套小圓的阶段，我就头暈脑脹了，囫圇吞枣地記下来的生硬定义和定理，在脑子里头僵硬起来，那种难受的心情簡直无法形容。考試一过，如果可能的話，我眞想把手指伸进喉嚨，把这些东西和胃里的酸水一起吐出来，好叫心里舒暢一下。

我簡直不能理解由于什么因果叫我受这样的苦楚，不过，不忍受这种苦楚，学年考試就不能及格。学年考試不及格就得不到最終的目的物——毕业証书，所以实在不得已，就只好用閉着眼睛服毒似的心情忍耐着。

其实不仅数学是这样，哪門課程多少都有点这种味道。簡直沒有一样值得欣賞的，并且也沒有欣賞的时間。因为别的課

程一門接着一門在后面催逼着，所以只好把一門一門的課程象当作及格的符咒一样，囫圇吞下；等到考試一过，就立刻吐出来，忘得一干二净。

二十二

如今回忆起来，确实是毫无意义。如果問我为什么上学，我只能說是为了考試。其实当时在我的眼里除了考試也眞沒有别的东西。为考試而用功，考試的成績可以使我时喜时忧，无論任何事情，只要与考試无关，就完全丢在脑后，听其自然，我几乎把全部生命都放在考試上了。如果从我那时候的生活中把考試去掉，所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些渺如云烟的东西了。

这并不是說只有我个人如此。所有的同学都是这个样子。平素用功的人不必說了，即便是出名的懶鬼，到了考試的时候，也是一律拚命地……学着鸕鶿吃魚，囫圇吞枣地尽量地往下咽。当然，这些懶鬼想到自己平素的情形，也不敢有更大的奢望，只想求个及格分数而已。可是又耽心着是否能及格。于是平日凡事都反抗先生，以为是青年气盛而自鳴得意的人，也不知是怎地忽然摇身一变成了个模范学生，連給先生行礼也特别謹愼，唯恐不恭。这样如果还覚得沒有把握，就开始跑到先生家里，讲些非常可怜的話进行所謂"运动"。

我和一般任性的人一样，好面子，不服輸，所以平常也不是太不用功的。当然并不是說我对什么課程都感到兴趣。虽然对这些課根本不感到兴趣，可是就象被拉进賽馬場的馬一样，到了和同样的青年摆在同一环境的时候，因为不甘落后，就想逞强，

拚命地逞强。

平素尚且这样，何况到了考試的时候，那就更象瘋了似的，头上光是扎湿手巾还覚得犯困，于是就頂上一个冰囊，再用手巾連头頂带两頰一扎，拚命开夜車，囫圇吞枣地临陣磨枪。这个囫圇吞枣大体上还可以应付下来。不好对付的只有作文和数学，可是作文是我在小学的时候最得意的一門功課，用不着担心。担心的就是数学，对于这門也想慌慌張張用囫圇吞枣的办法来硬冲，奇怪的是这样也能冲到某种程度。不过还得几門平均，如果平均分数不够，仍不免留級。在我对考試还沒有經驗的时候，偶尔因为平均分数不够而留了級，当时在父母和同学面前，到底是不大光彩。因而对学校也多少有些反感，唯独在那个时候，我才覚得勤勤苦苦地受学校教育是一种愚蠢的事。可是一看，社会上的人們都在毫无怨言地拚命干着这种愚蠢的事，沒有任何人迟疑不前。看到这么多人当中只有自己一个人怀着这样的想法，也就覚得有些势单力孤，于是急忙扭轉念头，感到虽然有些愚蠢，大概还是有必要，就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打那以后，就发奋一定要雪留級的耻辱，咬紧牙关，磨拳擦掌，瞪起眼睛来，又继續用囫圇吞枣的办法用功。

囫圇吞枣也罢，什么也罢，只要考試成績好，先生就滿意，家里父母也滿意，所以我认为只要能作到这一点也就行了。就这样，在学了很多、但实际上一无所得之間，不知不覚地就中学毕业了。而且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县知事还說："諸君此次幸获毕业的荣誉……"家里也为我做了紅豆飯①，父母也高兴地向我祝賀着，恨不得要把我捧起来似的。这样，自己也认为毕业就是光

① 日本人在节日及喜庆日用小豆和大米掺着做的飯。

荣可賀，因而得意洋洋起来。

二十三

中学也毕业了，可是馬上就碰到今后該怎么办的严重問題。

这还是中学沒毕业以前，就一直在考虑着的問題，也是使我梦寐难忘的事情，可是直到中学毕业还沒做出决定。

沒做出决定的并不是我，我早就决定了，当然是去东京。

东京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只是听人說过，当然不知道詳細情形。可是，因为我也是在外县长大的青年，和其他一般人所想象的一样，认为只要能到东京进入一个学校，不用操心自然而然也会时来运轉，或者能得到去外国留学的机会。如果能那样的話……做着这种白日梦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所以不管怎样也想要去东京。可是有一个难題，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就是沒处筹錢。

父亲那时候在县衙門里当个小职員。他的菲薄薪金只能勉强維持一家人的生活。如果光是靠薪金，連供我上中学也要感到困难，所幸有继承下来的少量土地和两所出租的小房屋，用这个租錢总算勉强維持下来了。所以父亲說实在沒力量送我到东京去讀书，也是实情。可是……我还是想去东京。

父亲那时候还只有五十岁。因为身体好，精力也很旺盛，大家都认为再活个十年十五年是沒有問題的，父亲自己也有同样的心情。所以絲毫沒有象一般作老人的那种希望儿子赶快挣錢，娶个儿媳妇，自己也好抱孙子的心思。可是他說：目前的工作越来越难做，恐怕干不长了。本来父亲所受的敎育，也只是早先的

私塾教育，連讀报紙都是以后用汉語字典好容易才学会的，所以和現在从学校毕业出来的青年在一起工作，想必也是非常苦惱的。纵使我对于这种事一向漠不关心，可是听到这种情况，也不免抱着同情，可是，我听到父亲說：即便我不到县厅去工作，至少也要自謀生活才好，我覺得很失望。他想在我工作以后，自己也找个不費心力的适当的工作，辞掉县厅的职务。并且告訴我："即便辞职，暫时也不靠你养活。"他打算根据我們的財产想个妥善办法。我知道他是为我着想，可是无論如何我还是想到东京去入个学校。

正在我們爷儿俩糾纏着这件事，多少天还沒得到解决的期間，不是听到某某同学已經在两三天以前进京了，就是某某同学将在月底进京的消息。我更焦急起来，于是就不顾一切地逼着父亲，終于任着自己的火性，气憤地对父亲說："您总說沒有錢，把土地卖了不就有办法了嗎？如果一定认为土地比我的前途还重要，我不要学費也成，只給我筹出路費就可以啦！我拿着路費到东京去半工半讀。"我一說出这样离奇的話，父亲就說不能同意我这样作。我說："那是专制！"父亲就說："这就叫不听話！"母亲从旁瞧着我們爷儿俩爭得面紅耳赤；也弄得不知怎么办好。

那时候，发生了一些对我非常有利的事。一个和我同期毕业的同学，是和父亲很要好的人家的孩子，他和其他人一样希望到东京去，因为被父母拒絕，而产生了自暴自棄的念头，一天夜里，悄悄地偸走家中的現款，逃到东京去了。接着又发生了两起同样的事件，于是家里有子弟要到东京去的父母們就起了极大的恐慌。父亲也因为这件事不再堅持自己的意見，四下里求亲告友，終于筹妥了款項。这样一来，起初很担心的讀书問題，竟意外地順利地得到解决，終于能够到东京去了。当时那种高兴的

心情，我到現在也忘不了。

二十四

終于到了启程的日子。虽然这是期待已久的一天，可是現在的心情，却又覚得再延长一天也好似的，行装已經快快当当准备好了，到了眞正要和父母离别时，不知怎地忽然充滿了无限的依恋之情，不由得落下泪来。母亲早就哭了，就連一向快活的父亲，嘴里虽然可喜可賀地說着，也是不断地干咳着擦着鼻涕。

定好的洋車来了。性急的父亲首先忙乱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并且不停地嚷着：“喂，别忘下包袱！”“行李收拾好了嗎？是那个小的呀！”“洋，洋，洋伞我給你拿着！”父亲原定要送我的，也坐上了一輛車，在車上还指手划脚嚷个不停。“……那个什么装上車了嗎？”“什么……啊，那个……就是……”越急越想不起来，弄得很慌乱。

母亲也送到門口来了。当車子要走的时候，母亲悲伤地凝視着我說：“那么，你对身……身体……”勉强說到这里，再也說不下去，已經滿眼是泪了。

我故意振作精神高声說着：“您多保重！”給母亲鞠了一躬，車子就动起来了。我臉朝前面坐着，可是心里总覚得仿佛后面有东西拽着，当車子快要走出横巷的时候，稍微回头望了一下，母亲仍然在門前悵然地站着。

一路上我也是故作鎮靜，望着大街，想要把心情引到其他事物上去。不久，穿过几条熟識的街道，車子已經来到了火車站。

虽然离开車还有很长时間，可是車站上已經挤滿了人，一片

嘈杂，于是父亲又慌張起来。几个亲近的同学也来送行。我一瞧見这些同学，立刻高兴起来，破例地和同学們說个不休。可是仍覚得好象他們都在注視着我的举动。当然，同学們也不会知道我在离家的时候曾哭过……

快要开車的时候，我走进車厢。开車以前心里悵惘得很，有些坐立不安，过了几分钟，汽笛响了。当我从窗口探出头来向送行的人們話别的时候，火車已經开动，父亲那满眼含泪的面龐一閃，馳向后面，看不見了。火車走出了月台，只見塗着白油漆的矮木栅栏在动，隔着栅栏，背面朝着这边的二层楼也在动，平房也在动，等到了只一边有建筑物的街道，不論人和車都开始往后跑，正看着覚得好笑，眼界忽然开朗，出現了一片田园。纵目看去，临城街道的一角，只是黑屋頂、白墻壁混杂一片，在那遙远的后面，可以望見我有生以来十九年間每天瞻望着的城楼，聳立在一片森林中。我一想到："啊！家就在那下面……"这时候才第一次切身地感到离别故乡的哀愁，因而悵然若失。可是在悵然的另一面，却又有一种奇妙的振奋心情。就象从鳥籠那样窄小的地方被放出来，飞向广闊明朗的天空一样，既覚得依恋不舍而又有說不出的暢快，好象忽然得到了舒展。

我怀着这样說不出的心情，正遙望着依稀可辨的家的方向，視綫忽然被什么东西遮住了。一看，火車正駛过一个陡立的土堤下面。

二十五

我要补充說明，我是为了研究法律而到东京的。

那个时期的青年，不是对政治，而是对政論几乎沒有不感到兴趣的。我也是从中学时代就对政論感觉兴趣，政党之中我非常拥护自由党①，所以自由党里的有名人士来讲演的时候，我必定去听。我內心里甚至把板垣②先生当作自己的叔父那样看待。

政界的实际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自由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和改进党又有什么不同，这类事我虽然象是懂得，其实一点也不清楚。只是用幼稚的眼光从局外看起来，一提到自由党的人，就觉得他的妻子一定是在忍饥挨餓。妻子忍饥挨餓——这是人情所难忍受的。忍受着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抛妻离子，并不是为了嫖艺妓，而是四处奔走，宣揚自由民权的大义，受密探的跟踪，即便被捕关进黑暗的监獄也不屈服。这是多么偉大呀！因为心里这样想，所以就喜欢这个党。

喜欢是喜欢，可是不願意象朋友某某那样，馬上就学着作，我想再过一个时期再說。总而言之，理想这种东西，如果远远地望着，对它怀着憧憬，就是好东西，可是一旦要立刻实踐的时候，就有种种难以切合的地方。这样說自己好象是意志薄弱，心里总有些不愉快。有一次，在一个什么学术杂志上看到登載着一篇論文說："現在的青年，竟有放棄自己应該钻研的学业，动輒企图投身政界的風气，这是非常荒謬的。青年应該首先克制意气用事，努力钻研学业，努力加强修养，然后才能有所作为。"我高兴极了，立刻就把这种老成持重当作自己的方針，拿这来責难忙于实踐的朋友，并且暗暗地拿这来作为替自己辯护的資料。

---

① 日本最早的政党之一，成立于1881年。1900年并入政友会。

② 板垣退助（1837—1919）是自由党总理，主張自由民权运动，当时是反对明治維新政府的。

由于这种情况就产生了这种心理，所以在中学毕业以后，还想进而学习某一种专門学問的时候，就不能不傾向于政治学了。当父亲問我到东京去想学什么的时候，我也立刻回答說："学政治学。"父亲认为这簡直是荒唐已极，无論如何也不答应。我想法学和政治学相近，就对父亲說："我想学法律。"法律学旣是当时正盛兴的一种学問，而县厅的大书記官也是法学士；并且在我們亲戚当中也有两个人，虽然是出身于私立的法律学校，可是在我們眼里看来，現在都生活得很不錯。一个是我忘記了在什么县分作着律师的人，娶个艺妓作老婆，过着奢侈的生活；另外一个是內务省的委任官，有一次他回家乡的时候，穿着比外县的荐任官还考究的服装，还戴着金表。从这些情况来看，就可以証明他是在很好的地方工作。这样父亲才同意："那么，就学法律吧！"我为了研究法律就这样坐上火車到东京去。

二十六

我在当天下午三点多钟到了东京。我所要投靠的就是那个戴金表的小狐三平家。小狐三平这个姓名很特别，他和我家是远房亲戚。他家住在招魂社后边一个非常难找的地方，車夫不住地叨唠着，好容易才打听着了。我一看虽然是个有院門的住宅，却是个小門，并不是我在家乡的时候所想象的体面的大門。一瞧門牌正是这家，就拉开小門往里走，进院就是格子做的房門，我招呼了三四声才出来一个臉和手脚都象肿着似的年輕女人。她刚要屈膝行礼，一瞧我的打扮就停了下来，站着問了一声："干什么？"我心想：奇怪！不是找錯了門吧？有些詫異，可是門牌

又明明写着小狐三平，我就报了自己的姓名，并把刚下車的情况跟她說了，这个年輕女人显出惊訝的神气，說了声："你等一下，"就轉身进去了，很久沒有出来。車夫直催着叫我快点儿，我焦急得不得了。可是心想：事先已經用信联系好了請他們关照，并且他們也答应了，我才到这儿来的，尤其前三天就已經通知了他們我今天到东京，我只盼望着伯母——我在家就把这家的太太亲热地叫着伯母——也該出来接待我了。可是过了好半天，出来的不是伯母，还是方才那个女人，她告訴我："进来吧。"我噘着嘴說："还有行李呢！"她說："有行李就拿出来吧！"于是我就叫車夫帮着把行李搬进門厅来，那个女人就一件一件地接过去，也不知拿到哪里去了。

正要按着讲好的价付車錢，車夫却說：特别累了，得多給錢。我心想：别的車都跑得飞快，只有他是慢騰騰地走来的，根本就一点也沒累着，一定是把我当作乡下佬就想欺負。于是就說："不給。"車夫却这个那个蛮不讲理地叨嘮起来，声音越来越大，我被这个声音吓得終于按照他所要的数目付了錢，我感到东京这个地方可太坏了。

站在旁边一声不响地瞧着我和車夫爭吵的那个年輕女人，很不耐煩地等到吵完了以后就說："这边儿来！"我跟在她的后面走进挨着門厅的微暗的房間，年輕女人这时候才跪下，輕輕地把正面的紙隔扇拉开，默默地望着我。我不知道应該怎样才好，犹豫不决地問了一句："可以进去嗎？"

我正在狼狽不堪地求領我进来的那个女人指点一下，这时候听到从紙隔扇对面傳过来一个女人装腔作势的声音說：

"到这边儿来吧！"

我立刻謹愼起来，弯着腰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突然，許多

华丽的家具——衣柜什么的——映入眼帘，甚至感到有些耀眼。可是我也馬上发現了在长火盆的那边，有个女人端端正正地坐在厚厚的坐垫上面，我也沒有那种閑情逸致去研究她究竟有三十岁还是四十岁，总之比我母亲年輕得多，我忙着一下子跪坐下来，臉漲得通紅，毕恭毕敬地鞠了个躬，說："初次和您見面……"

二十七

伯母——这样称呼似乎有些不大相称。太太微微点了点头說："剛下車嗎？"

"是！"我更拘束了。

"啱，你在家乡的父亲母亲都好嗎？"

"是！"

我十分拘束，結結巴巴地把父母的口信学說了一遍，可是也不知道太太听着还是沒听着，她只是心不在焉地"啊，啊"地答应着，只給我倒了一杯煎得已經成了紅褐色的粗茶，以后就什么也不管了，我留神一看，連个座垫也沒給我。

因为坐了很久也沒見主人出来，我无心地問了一句："伯父不在家嗎？"

太太斜着眼睛瞧了我一眼，說："老爷还沒下班呢。"

說的时候在"老爷"两个字上特别用力，我一想："或許不該称呼伯父吧？"于是我的臉又紅起来了。

正在这时候，廊沿上响起了一陣吧噠吧噠的脚步声，紙門嘩啦一声被拉开了，我一抬头，只看見一个年輕女人的白皙面孔——其他的詳細地方都沒有看清楚。总之是看見了和方才領

我进来的那个女人不同的又白又年輕的女人的脸。我一想到这大概就是曾听說过的那个小狐家的独生女雪江，不由得就更拘束起来，忙着把头低下去了。

"媽媽，媽媽！"雪江好象沒瞧見我似的，連个招呼也不打，用她那快活、年輕、嬌滴滴的声調和母亲說："还是我說对了，明天是雅乐①。"

"呀！是嗎？"这种惊訝，立刻使她失去了剛才裝太太的神气，又恢复了普普通通的作母亲的样子。

"煩死我了……我本来說……要在上星期日去的，媽媽偏……"

她一面說着一面走进屋来，大概这才瞧見了我，于是一双眼睛滴溜溜地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跪坐下来，望着母亲的脸問道："誰？"

"这就是那个，你爸爸說过的古屋家的那位。"

"噢！"

說着，雪江小姐就掉过身来冲着我这边，我以为这回她一定要行礼了，我忙着又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遺憾得很，我的脸又紅起来了。

雪江小姐也輕輕地回了个礼，馬上又轉过去說："我不！都怨您那么說着沒去，所以……"

"我也是沒有办法呀！我也覚得与其上那种憋悶的地方去，倒不如听戏去呢，可是被石桥太太硬拉着，我也就沒法推辞了。好了，我跟你爸爸說，叫他給你买个你总想要的那个……"她瞧着女儿的脸，微笑着又說："給你买个那个还不成嗎？……眞沒

---

① 日本能乐舞之一。

办法。"

"眞的嗎！"雪江小姐也立刻高兴起来。我不用看也可以知道雪江小姐的一举一动。"眞的嗎？那倒成，可是……媽媽，媽媽！可得……"又改用小声說："鑲宝石的呀！"

"不成不成！什么鑲宝石的，哪能跟你父亲去要那么奢侈的东西呀！"

"不过……普通的可……"雪江小姐作着撒嬌的样子。

"那就算了吧！你不願意要普通的，我也沒說非給你买不可！"

"喲！……"雪江小姐立刻不高兴起来，說，"所以我才討厌媽媽呢！动不动就这样。誰也沒說不要普通的呀！"

"那就別說那种不知足的話！"

"是，是，我的錯！"她笑着說，"普通的也成，可一定啊，啊媽媽，您可別騙我呀！"

"誰还……"

"啊，好极啦！"她又微笑着，稍微看了看我的臉。

二十八

方才好象沒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所以我就乘机偷偷瞧着雪江小姐的脸。雪江小姐可能比我还小一两岁，或者是三岁也說不定，前額突出，圓鼻子，双下巴頦儿，肤色白皙，长得倒还招人喜欢，然而相貌并不象声音那么美丽。可是年輕的姑娘总是可爱的，正在我呆呆地望着的时候，她的臉忽然轉向我这边来，这使我吃了一惊，就低下了头，眼睛只盯着膝前的一小块地方。

雪江小姐好象在重新打量着我，接着就轉过臉去問母亲：“安置在哪間屋子里呀？”

“什么？”母亲瞧着雪江小姐的臉說，“啱，屋子嗎？就在門厅旁边的那間四鋪席的屋子吧。”

“那样的地方？！……”

雪江小姐有些惊訝的样子，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給她說：“那間屋子最亮。”

“噢！”雪江小姐把臉上的表情完全收斂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說。

“啊！对了，”这位作母亲的太太象忽然想起来似的掉过臉来对我說，“行李还那么放着呢，叫她們領你去，到那边把东西安置一下吧！雪江，你領他去吧！”

雪江小姐站起来，我也站起来跟在后面，到了廊沿上。雪江小姐比我矮，梳着蓬松的西式发髻，发带的那种顏色也許是叫黃褐色吧。少女的背影倒是不錯。

又从来时的廊沿走回去，来到門厅，門厅旁边果然有那么一間屋子。

“就是这儿。”

雪江小姐說着就走了进去，我也就跟着进去了。太太虽然說是亮，其实是一間昏暗的長方形屋子。往里一走覚得脚底下呼搧一下，朝下一看，鋪席已經旧得成了褐色，西面有个透亮的小窗戶，雪江小姐給打开了窗戶，室內稍微亮了一些。我再四面仔細一看：墙，虽然不知道原来是什么顏色，可是現在却污黑得难看，脫落过又修理上的一块墙皮，痕迹明显，圓圓的，黃黃的，象鬼火一样拖着个大尾巴。不消說，滿墙都是斑痕，并且很多地方还殘留着用鉛笔乱画的字迹；为了遮住斑痕，下半截墙上糊

着报紙，有些地方却已經搭拉下来，露出大块的斑痕。再一看頂棚，处处留着漏雨污痕，活象浮現出的妖怪模样，是一間有些叫人毛骨悚然的屋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扫过了，还倒干净了一些呢！”雪江小姐四下里看了看，眼光忽然停在堆在墻角下的行李上，于是毫不腼腆地望着我的臉說：“这就是你的东西吧？”

我慌忙把眼睛瞧着墻說：“对了。”

“还沒有桌子呢！我那里閑着一个，借給你吧！”

“不必了，明天我就去买。”我仍然瞧着墻。

“我不用，你用用沒关系。”

“不必了，我买。”

“眞沒关系，何必那么客气，我这就去搬来。”說着，她象蝴蝶飞舞一般地翩然轉过身去，一出屋就不見影了，然后就听到她那年輕悅耳的声音說着：“可就是小了一点！”吧噠吧噠輕盈的脚步声在廊沿那边响着。

雪江小姐去后，我忘了安置东西，呆呆地望着她的后影——說不定我还張着嘴呢。

二十九

我正在解行李的时候，雪江小姐到底把桌子搬来了。果然很小——既然拿来了，盛意难却，就借了下来，我道了謝，把桌子安放在窗前。雪江小姐却說門口那边亮，比較好。我心里虽然觉得放在門口那边有些妨碍出入，可是又觉得不听她好意的建議也不好，就按照她的意思把桌子移过去了。这样一来，雪江小

姐又說还是窗前較好，就又放在窗前。

雪江小姐瞧見我很快地把书拿出来堆在桌旁，就說：“书箱也沒有啊！我那里有两个，可是都装着书呢，沒法借給你。”

“沒关系，我买去。”

“那么，晚上就到劝业場去买吧！”

“嗯？”我又問了一句——因为那时候我的家乡还沒有什么劝业場。

“你可以到小川町的劝业場去。”

“什么叫劝业場？……”

“呀！你連劝业場都不知道？真是……”

雪江小姐感到很奇怪，突然仰面大笑起来。如果有人认为姑娘都是抿着嘴儿，拿着腔儿，那么嘻嘻一笑的話，那就請你們赶快改变这种想法吧。雪江小姐虽然也是个姑娘，她却張着大嘴哈哈地大笑。起初还稍微仰着臉笑，接着就低下头，弯着腰，捶着胸口，上气不接下气地笑。我羞得滿臉通紅，默默地望着。

后来我才明白，方才迎接我的那个女人，原来是女用人，这时候，她从紙門后边，笑着探出一張大扁臉来說：“什么事把您笑成这个样子呀？”

“因为……哈哈哈哈！古屋先生……哈哈哈哈！……”

“呀！我說，古屋先生怎么啦？”

說着，这个沒有礼貌的家伙大搖大摆地进屋来了，因为雪江小姐还笑个不停，她虽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却也沒来由地跟着呵呵笑起来。

正在这时候，咕嚕咕嚕的車声停在門前，嘩啦一声大門一开，就听到有人精神勃勃地大声喊道：“老爷回来啦！”

頓时形势大变了。女用人馬上装出一副正經相，丢下雪江

小姐，匆匆地走出去。

雪江小姐虽然还止不住笑，可是擦着眼泪，稳稳重重地跟着出去了。

我也察觉到一定是老爷回来了，赶紧站起来……悄悄地从窗戶里向外探望。

回来的人，正从小門往里走，首先钻进一个黑礼帽，接着就是带条紋的礼服褲子，剛剛覚得皮鞋尖在眼前閃了一下，那張蓄着胡子的黑紅黑紅的臉突然一仰，我慌忙把头往回一縮，可是已經来不及，还是被他看見了。

“您回来了！”“您回来了！”从門厅那边傳来一片嘈杂的迎接声。又听見太太（这样称呼也有些不大合适）——雪江小姐的媽媽在說些什么。那“嗯，是嗎？嗯，嗯，”答应着的一定是老爷的声音。一定在談我呢。

糟了！不該从窗口探头探脑的……我正在后悔的时候，女用人来叫我去，这样一来，使我更窘了，但后悔已經来不及了。想到自己既然是立志从乡下出来的男子汉，人生到处都免不了碰上难为情的事情，这又算得了什么，于是就沉住气来到里間一看，回来的人已經換上了便服，坐在方才雪江小姐的媽媽坐过的厚垫子上。我有个毛病，就是一遇到生人一定要臉紅，这时候也是滿臉通紅，因为曾經在家乡見过一次面，照例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說了声：“很久沒見您了。”对方微微地点着头，只用喉嚨眼儿答应着：“嗯！”我說：“我父母都問您好。”他还是：“嗯！”我又說：“請您多多关照。”他就提一提嗓門，还是：“嗯！”

三十

到了晚飯的时候，只有那天晚上，我也在里間作了客。在画有花样的圓形洋灯底下，虽然我是敬陪末座，但总算和大家坐在一起，一面听着年輕的雪江小姐那种天眞的談笑，一面看着她父母的笑容，很热鬧地吃着晚飯，我也感到有一种說不出的高兴……

一会儿吃完晚飯，雪江小姐的父亲又拿出老爷的样子，对我不紧不慢地讲出一套大道理来。說什么：正在物价高昂的时候，你所交的飯費无論如何是不够的。但因为不是外人，你父亲也再三托付，即便有些不足也决定由我給补上，也就是說出于肝胆义气才承担下来的，所以你不能象其他有錢的学生那样，老牛破車地慢慢走，必須拿着苦学的精神，忍耐一切，不但要注意品行，并且还要比別人加倍地用功才成。听起来完全是一套平淡无味的話，因而雪江小姐听到一半打了一个呵欠站起来就出去了，我可并不希望她走开。一会儿，里边的房間响起了古琴的声音，这一定是雪江小姐。她好象还是初学，琴声听着只是"錚，錚，砰，錚，"无韵无律地响着，可是我最喜欢乐器，什么时候听起来都不覚得厌煩。

我一面听着远处雪江小姐的琴音，一面听着主人的柴米油盐的吝啬話，琴声一会儿和飯費混在一起，一会儿又掺进了零用錢，听起来象是"六元錚，三元砰"，簡直乱成一团，也不知在說些什么。可是主人仍然继續往下讲：

"这里只雇了一个女用人，忙不过来。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来

关照你的，所以就不能拿你当客人。这种情形我在信上也和你父亲談过了，你大概也知道吧！”

“是！”

“所以在你課余的时間，你就得帮着干些家里的活儿。喏，虽說是帮着干活儿，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不过是給看看大門。也許此外还有些零碎事情托你，可是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能做吧？”

“是！不拘什么，只要僕① 能做得到的事情……”

“这个‘僕’字就不大好。‘君，僕’，这是跟同輩或同輩以下的人說話的时候用的，对长上是不能这样用的，这些事情也要注意，不要用‘僕’，而应該用‘私’。”

“是……一时沒注意到……”

“还有一件要对你說的，就是对我們的称呼，象你这么大的年岁，再叫伯父、伯母的就不合适了。按照东京的习惯，还是管我叫老爷吧。比方說：‘老爷这位要見您！’‘老爷我去办事去！’——这样就不难听了，你就叫我老爷吧。”

“是！知道了。”

“对我称老爷，那么对我內人不称太太就不相称了，老爷、太太，这是相对的。我是老爷，我內人就是太太——听清楚了沒有？”

“是！听明白了。”

这样对我訓誡了一番以后，接着就談起了过五关斬六将的得意事迹。老爷也是后来才学的法律，最初也是經过一段特别艰苦的过程，由于忍耐了那种艰苦，才有今天，当上了內务省的

① 日本男人对同輩或亲近的人說話，称自己为“僕”，称对方为“君”，对长輩說話，称自己为“私”。

一級屬官，是个什么股长。老爷把这些話讲个不休。我的腿跪得又麻又痛，已經有点忍受不住，簡直要哭出来了。

好容易才算饒了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到了自己的屋里来，女用人送过来一盞昏暗的小油灯，用对伙伴說話似的語調粗率地說："你鋪好了被可別忘了灭灯啊！"說完就走了。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父亲告訴我說，这家的伯父老爷，过去困难的时候，曾受过我家很大的关照，一定不会慢待你。我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投奔来的。可是投奔到这里一瞧，事事都使我感到意外。唉！心里有說不出来的滋味。

我怀念起家来了……

三十一

第二天，我很快地到錦町的某私立法律学校去，办好了入学手續，就成了那里的学生。在起初覚得很新鮮，还努力学习，可是漸漸地就松懈下来了。这也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家里的活儿太多。

这位伯父老爷（我因为懊恼才这样称呼他）当初說：活儿嘛，也沒有什么了不起的。的确不是什么要命的活儿，可是这种沒什么了不起的活儿总是沒完沒了。首先是早晨，几乎和女用人同时把我招呼起来，叫我拉开擋雨板，然后和伯母太太分担着打扫屋子。完了以后，就得干我一个人专門的活儿，从院子、門厅、大門外，一直打扫到厨房的門口。稍微有一点不干净，就得重扫，所以必須仔細扫得干干淨淨。有时候在这种已經是相当繁重的活儿以外，甚至还叫我拔草，这眞使我灰心。

吃完早飯送走伯父老爷上班以后，因为学校是午后上課，在这中間稍微有些空閑。我就利用这个时間做功課。可是就連这点时間，也时常吩咐我赶着做些誊写工作，把时間全部占用了。

晚上放学一回来，伯父老爷早已下班，好象等我回来已經等得不耐煩了似的，馬上就接二連三地吩咐我干活儿。“喂，寄信去！”“喂，要留客人吃飯，赶快到飯館去叫飯！”除掉眞正的厨房活儿以外，什么都使喚我。有时候也不知有什么着急事，毫不容情地叫我拿着信冒雨到很远的地方去跑道，使我感到吃不消。要不然就是在家里看門。这件差事看着好象很輕松，干起来并不簡单。好容易才念上一頁刑法讲义，就該有人来了。又不能装作沒听見，只好慢吞吞地起来去应对，先毕恭毕敬地鞠个躬。我鞠躬的动作时常惹起家里的議論，还受到申斥，可是我觉得太麻煩，还是照样地来。来的人如果是个大腹賈之流，傳达也較順利。伯父老爷在这种时候，总是喜笑顏开地連声答应着，告訴快請。不过，凡是这种客人，走的时候，都一定把带来的东西留下。若是蓄着体面的胡須的客人，也好傳达。这种人都摆着大架子，当我毕恭毕敬地鞠躬的时候，对方連头都不点。可是給这样的人往里傳达，也用不着担心受申斥。有时候伯父老爷反倒慌慌張張地跑出来迎接。最难办的是样子不大闊綽的人，尤其是不戴帽子的人，給这种人作傳达的时候，就得特别加小心。他們多半是拿着一張自己写的名片之类的东西。我把名片拿到里边，伯父老爷一看，必定要皺着眉头問：“你說我在家了嗎？”我心想：“你本来是在家，怎好說沒在家呀。”可是口头上照旧很恭敬地回答說：“是，我那么告訴他了。”伯父老爷“嘖”的一咂嘴，埋怨我說：“誰叫你給这种人傳达的，你怎么看不出好人坏人，就說我沒在

家，把他打发走！"我噘着嘴跪坐在那里，表示不好回人家，伯父老爷最后还是勉勉强强地会了客。会完了客，說是被客人敲去了錢，一連叨唠上三天。

叨唠倒沒关系，可是，照这样子，叫誰看来也会认为我是小狐家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生①。伯父老爷这个畜生，他自己好象就先以这种关系自居了，有一次竟公开对人說：我家的书生如何如何。他既然这样說了，当然也就难怪来往的客人也都把我当作书生来看待。我心里虽然覚得万分气忿，可是也不便一一去辯解。就这样，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干着小狐家书生的活儿，而每月照付着飯費。

現在回想起来，当时覚得不平，那是因为自己还年輕。

既然拜托我来监护，我就承担下来，順便当个书生使唤——这就是所謂厚道，除此以外，世界上也无所謂厚道了。或許也有，可是我还沒見过。

三十二

小狐很巧妙地把我当成了书生，因而我心里怀着无限憤恨，可是，我并沒想要从小狐家搬出去。起初在家信里还有时候透露一些不滿，后来連这些也不提了。这并不是由于小狐对我的待遇改变了，我仍然被他当作书生，任意酷使，后来連过去由女用人担任的擦皮鞋的活儿，也改为由我来干。当然那时候我也非常憤慨，心里很想搬到公寓去住。可是，也只是想想罢了，并

① 一种半工半讀的学生，住在有錢人家帮忙，由主人負担生活費用。

沒有眞搬，叫我擦皮鞋我就擦，而且还对家里隐瞞着这件事。这好象是很奇怪，其实也沒有什么奇怪，只不过是因为我爱上了雪江小姐而已。

我虽然是爱上了她，可是并沒有想对她怎样的意思。因为那时候我还沒有經驗，我还以为一个男子汉一本正經地迷恋女人是耻辱呢。不知为什么我对玩弄女人这件事，虽不覚得是多么严重的罪恶，可是总覚得一个男子汉，因为迷恋女人而神魂顚倒，为人那么腐朽而不爭气，还有什么出息？嘴上虽然說得那么响亮，而心里并沒有那种想法，所以不知不覚地自己也墜入了一直所不齿的情网之中。可是也眞覚得墜入是可耻的，不敢正面承认。如果当时有人当面这样問我，我一定要漲紅了臉，大发雷霆："不要胡說，就凭我还能迷恋女人！"可是，实际上在自己还沒覚得已經迷恋上的时候，不知不覚中已經自己在欺騙自己，悄悄地、恣意地迷恋上了。

已經迷恋上的証据就是：当雪江小姐不在家的时候，我总是盼着她回来。当她在家的时候，我的心就象脫了軀壳似的飞馳在她的身边。虽然里屋和門厅旁边的房間有着相当的距离，可是雪江小姐现在在那个屋里做些什么，我大概都能知道。

雪江小姐是个夜猫子，所以特别好睡早覚，总得母亲再三催促才肯起来，还穿着揉皺了的睡衣，露着腿，就睡眼惺忪地从屋里蹒跚地走出来，用手指使劲把眼睛掰开，翻过来紅眼皮說："不这样就要粘到一块儿了呢，"逗得大家发笑。

那时候，雪江小姐还在一桥的一个学校上学，所以吃完早飯，就得忙着收拾好了上学去。头发总是東着西式发髻，因为个子矮，总喜欢穿高齿的木屐。她那挾着紫色包袱、拿着长把洋伞往外走去的背影，使我无限爱慕，所以每当她上学的时候，我就

若无其事地从窗戶里往外望着。雪江小姐多半都是沒覺察到有人在瞧她，把衣襟理一下，怕把头发碰乱了，深深弯着腰，慢慢从門里鉆出去。有时候在往外鉆以前稍微一回头，和我打个照面。这时候雪江小姐总是露出她那整齐洁白的牙齿，随便地一笑。我本来早就想笑而故意绷着脸，勉强装着一本正經的样子。所以只要被雪江小姐的笑脸一引誘，不由得也微微一笑。这样彼此笑笑是我一天里的唯一安慰，不这样做的日子，就感到說不出的空虛，这該有多么天眞。

三十三

雪江小姐放学回家，总是在午后我上学的时候，遇不到一起。雪江小姐一放学，就到教古琴的先生家里去练琴。記得有一次不知为什么学校早放了一回学，我就特意繞道在那家門前走过。教古琴的先生和教三弦的先生不同，住的房子虽然也是格子門，可是在进門的换鞋处鋪着石板，特别显得雅致。門口挂着一个字体秀丽、写着“琴曲指南山势門人某某”的牌子。悄悄往格子門里一瞧，在那規規矩矩摆列着的紅趾襻儿的或咖啡色趾襻儿的三四双漂亮的木屐当中，有一双深紫色趾襻儿的可爱的木屐謙虛地躲在一角。这怎么能看錯，一定是雪江小姐的。我一想到，木屐的主人大概正在里屋装模做样坐在那里学琴，就想要看一下她那装模做样的样子。可惜不巧，因为紙門关着，从外面瞧不見，只能听到琴声而已。因为都在练习，所以音調很乱，也沒有什么意思，尽管如此，琴声总还是悅耳的。雪江小姐近来已經彈得很好了，所以这不是雪江小姐彈的。我一面心里胡乱

想着大概还沒练完吧，一面只顾往里望，回头一看，一个不知是誰家的約莫八岁的男孩子在我旁边站了好半天了，一面吸着青鼻涕，一面带着詫異的神色仰臉瞧着我。对方虽然只是个孩子，也使我覺得怪不好意思的，就匆匆地离开那个門口回来了。还有过这样的事呢。……

晚上，在忙乱不安之中也有一件好事。擦煤油灯虽是女用人的事，可是点上灯往各个房間里送則是我的活儿。只有这时候我有公然进入雪江小姐屋里的权利。雪江小姐的臥室是靠里边的一間四鋪半席的房間，虽然挨着厠所，却是个精致的房間。书架呀，桌子呀，在玻璃罩的木匣里装着的洋娃娃呀，装在套子里的琴呀，照像册子呀，这个呀，那个呀，排列得整整齐齐，她不在家的时候收拾得井井有条，她一回来可就乱了，书丢得东一本西一本，毛綫团也在鋪席上乱滾。当我因为忙着别的，灯送晚了的时候，雪江小姐就在这个夜色朦朧的屋子里，两肘拄在桌上，手托着下巴頦，在那里出神呢，眉眼已經看不清了，只能依稀看出白白的圓臉，頗富有詩意。

“灯拿来得太晚了。”

象我这样一个粗卤的人，見了雪江小姐，也会不由自主地說着不大习惯的应酬話，把灯輕輕地放在桌上的毛綫灯垫上。

“沒关系，我現在还不用灯。”

雪江小姐一定是这样說。这如果是伯父老爷，一定要噘着嘴說：“下回早些預备好了拿来！”太不一样了。所以我說这家里有人味的只有雪江小姐。

白白地就走出来总覺得有些不足，于是我又說：“今天我从你学琴的那个先生家門口走过，房子倒很好哩。”

“是嗎？”雪江小姐回答着。于是微微地歪着头問道：“什么

时候?”

“嗯……也許是四点多钟吧!”

“那正是我在那儿的时候啊。”

“对了!”不知怎地我有些不大好意思,把头低下去了。

这个談話如果继續下去,不知道該发展到多么有意思的話上去呢,可是在这样的时候总是不巧,伯母太太那个討厌东西又在餐室那边喊我:

“古屋! 快拿灯来呀……磨蹭什么呢?”

虽然还沒待够,沒有办法,我只好就这样从雪江小姐屋里出来。

三十四

我最盼望的是星期天。可是,如果是个好天气,客人从早晨就接踵而来,忙得我头暈眼花;而雪江小姐不是有同学来玩,就是到同学家去,把我忘在脑后,所以我最討厌好天气。最好是下雨,特别是伯父老爷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情从早晨就出去,而雪江小姐一天都在家,这样的雨天最好。

在这样的日子里,雪江小姐总是尽情地睡早觉,直睡到我都快要盼着吃午飯的时候,好容易才起来。洗完臉,吃早飯,然后要費很长时間来梳头。梳完头也就到了放午炮的时間了。她肚子里还飽着,吃不下午飯,就說:“我不吃了。”

雪江小姐在自己屋里坐在桌子前面,随便翻翻当天的报紙。差不多只是看看連載的小說而已。然后把織毛綫活儿的針和毛綫球拿出来,暫且一声不响地精心地織着毛綫活。遇到我有事

从她房間前面过的时候，她就拿起織的东西給我看："古屋先生，你看这能織成什么？"我一看，象个圓圓的奇怪的酒杯似的东西，可是又看不出能織成什么东西来，于是就对她說一声："看不出来。"可是她說："那你猜猜看！"我仔細想了一下說："是錢包吧？"她搖搖头說："不对！"既不是錢包，說是手套呢，又太小，也不象袜子。"啊，我知道了，香荷包！"我以为这回可一定猜着了。雪江小姐惊奇地說："眞糟！什么香荷包，毛綫活儿里就沒有那样东西。""也不是香荷包，我算猜不着了，我认輸了。"我这样一說，雪江小姐連笑都沒笑地說："这是洋娃娃的手套。"

雪江小姐最不喜欢总做一件事情，等我剛剛回到自己房間，她已經放下毛綫活儿开始彈起琴来了。近来已經不是那种"錚，砰"的音調了。我心里贊賞着，认为这回听起来总象个琴声了，可是我正在听得入神的时候，还不到十分钟，就听到一陣把琴乱抓一陣的声音，然后琴声就突然停止了……一会儿就听見雪江小姐在餐室里发出年輕的談笑声。

忽然傳过来一陣叭嗟叭嗟在廊沿上跑着的声音，这一定是女用人阿松；从后面叭嗟叭嗟追过来的一定是雪江小姐。追到門厅捉住了，不知在干什么，嘰嘰咯咯地鬧着。阿松好象鬧不过似的，經过我的房間前面向厨房跑去。雪江小姐又从后面追过去，在厨房里又鬧起来。正鬧着，嘩啦啦地把什么东西打坏了。母亲在餐室里大声申斥着，厨房里立刻灯消火灭似地寂靜下来。

在家乡的时候，我最喜欢阿芳——小时候常在一起过家家玩的那个阿芳。阿芳小时候是个活潑孩子，可是随着年岁增长，漸漸稳重起来，成了个很文雅的姑娘，我非常喜欢她那种样子。雪江小姐和阿芳正相反，可是雪江小姐也不坏。我正手托着两頰坐在桌子前面想得出神，有人哇的叫了一声，在我背上撞了一

下。我吃惊地回头一看，雪江小姐咯咯笑着跑去，我瞧着她那慌張的后影不由得微微地笑了。

我仍然微笑地继續想着雪江小姐的事。反正自己想的事情別人也不会知道，正在心中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从餐室外边的廊沿上“噢——”的一声傳来她那甜蜜悦耳的声音，开始从低音漸漸提高到高音，細到象絲一样的时候，好象穿破了什么又消失在远远的什么地方，然后又漸漸地低下来，最后好象是豁地扩張开了似的变成一种粗音。这是雪江小姐在专心地练习她的歌喉。

三十五

那时候我是吉田松阴① 的崇拜者。旣然自命不凡，将来要成为自由党的名士，就应該傾向于格拉斯頓或科勃登、布雷特② 等人，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却五体投地地崇拜松阴先生，甚至連字体都要尽量模仿，暗暗自許为第几回壮士而沾沾自喜。这倒不关紧要，糟糕的是，这样一来，世界上就沒有偉大人物了。无論見到誰，都先把松阴先生抬出来和他相比，沒有一个赶得上的，全得甘拜下風。本来对方是敗給松阴先生的，而并沒有敗給我，可是我躲在松阴先生背后，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总觉得自己胜利了似的，总是这样气焰方丈地自豪着：“大臣算什么！还不都是后生晚輩嗎？即便是自由党的名士也沒有什么偉大的，何

① 吉田松阴（1830—1859）是幕府末期的志士，别号叫二十一回壮士。

② 格拉斯頓（1809—1898）、科勃登（1804—1865）和布雷特（1811—1889）都是英国資产阶級政治家。

况学校的先生，那也就仅仅是个学者而已，沒多大价值。”我的理想一向是只能損人，而不能利己，这在别人看来一定覺得很討厌吧！总而言之，我非常崇拜松阴先生，甚至把他的《留魂录》都背誦过来了。奇怪的是崇拜松阴这种思想，一点也沒妨碍我思念雪江小姐，所以那时候在我眼里天下只有松阴先生和雪江小姐。

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一向总是想着这两个人。有一天——我記得是个星期六，星期六放学早，三点多钟，我一面心里想着这两个人，回到家来一看，平素主人夫妇总是在餐室，可是这一天不在这里。我心想也許是在书房呢，正要往书房去，从廊沿尽头雪江小姐的房間里，傳出雪江小姐的声音来：“誰呀？”

我不由得止住了脚步說：“是我！”

“古屋先生嗎？”随着說話的声音，嘣地拉开了紙門，雪江小姐探出头来說：“今天都沒在家！”

“啊？”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爸爸、媽媽剛才都出去了！”

“是嗎？”我虽然若无其事地說着，心里可立刻暗暗高兴起来，問道：“阿松呢？”

“阿松洗澡去了，还沒回来呢！”

“那么就你一个人？”

“嗯……你进来！这里有好东西！”

雪江小姐說着向我招着手。这样一来，我这个崇拜松阴先生的人也渾身顫抖起来了。

三十六

正如前面已經說过的，我从来也沒有认眞想过要把雪江小姐如何如何。絕对沒有想过。不过心里时常想入非非，借以自慰，这也是事实。可是，这和买劝业彩票的人，在中签以前，就先盘算得奖以后如何是一样的，完全是癡心妄想。可是，在誰都不在家的时候，竟被这样招着手叫着："你进来呀！"心里就感到："哎呀，机会到了！"同时身体也自然地顫抖起来，这完全是振奋的顫抖。我心想这是千載难逢的良机，万万不可失去，尽量抑制着身体的顫抖，故作鎮靜地应声来到雪江小姐的房間前面。正弯着腰的雪江小姐这时候仰起了脸，我一看，也不知她嘴里塞滿着什么，看着我的脸，不知說了句什么。話虽然沒听清，可是我瞧見她旁边放着的木盘里堆着很多烤白薯，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就道了謝，稍微躊躇了一下，然后鼓着勇气走进屋里去了。

雪江小姐最喜欢吃白薯。我虽然并不喜欢，可是不知为什么总覚得沒吃飽，所以吃完飯也能吃上十来块，可是这时候却顾不得吃白薯了。虽然她再三地劝我吃，但我只是說着："謝謝，謝謝，"沒伸手去拿。我只覚得脑袋脹起来，好象身在五里霧中，判断不出前进的方向和事情的变化，正在徬徨不知所措的时候，雪江小姐却什么也沒覚察到，一边把盛白薯的木盘推給我，一边說："你太客气了，男人不应該那么客气呀！"

我本来顾不得吃白薯，可是又不能再不伸手，就伸手去拿白薯，偏偏手又不住地顫抖着。

"怎么那样哆嗦呀？"

雪江小姐詫異地望着我的脸。我更窘得难堪，脸又漲紅了，也不知自己含含糊糊說了句什么，忙着就把嘴塞滿了。

“哎喲，連皮都吃了……还是剝了皮好。”

“沒关系！”沒办法，我連皮一起嚼着，一面問道：“那誰……上哪里去了？”

“上吉田先生家里去了，”雪江小姐停下了剝白薯的手說，“我过去一点都不知道，据說今天晚上是春子小姐的婚礼，我們家不是媒人嘛，所以爸爸媽媽說得早点去，老早就走了。”

我这才明白。現在我得补充一下，我在不久以前，讀过一部叫《春色梅历》[1]的书。我一向是喜欢小說的，在家的时候，就讀过一些演义和武俠小說，但还不知道有言情小說这种有趣的书。知道有这种书，就是从这部《春色梅历》开始的。我从住在神田的公寓里的同学那里把这本书和《松阴傳》一起借来讀了一下，覺得非常有趣。据这本书里說，在这种时候，男人应該用“你不羨慕嗎？”等等的玩笑話輕輕地挑逗。我也想鼓足勇气說一下試試……可是，又总觉得有些……难为情。

“嫁妆特别好，据說有四个衣柜，还有长衣箱啦、用扁担挑的衣箱啦……”

唉，糟了！一談起衣箱之类的話就算失去机会了，后悔也来不及了。也不知道雪江小姐为什么对这些衣箱感到兴趣，只是一个勁儿地讲个不休，我想把話再引回来也找不到机会。无可奈何，心想一会儿总还能有机会，我就漫不經心地听着雪江小姐的話，只顾等着机会。正在这时候，紙門刷的一声被拉开了。

“哎呀！你們眞高兴……”

---

① 日本江戶末期的作家为永春水(1790—1843)作的小說。

我吃惊地回过头去一瞧，討厌的女用人阿松不知是什么时候回来的，站在那里把那副难看的脸都要撑裂了似的装着微笑。我眞想跳过去，啪的一下，打歪她的嘴巴。眞气坏我了……

三十七

千載难逢的好机会被阿松攪得落花流水。阿松也参加在一起又談了一会儿，不久已是夕阳西下。傍晚三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就散开了。我又是送灯、又是关門地忙乱一陣，然后回到自己屋里吃完晚飯，就又閑下来了。雪江小姐最先吃完飯，回到屋里去，連一点动靜也沒有，只有阿松在厨房忙着收拾盘碗，用水洗涮的嘩啦嘩啦的声音，清楚地傳到我的房間来。

我在屋里独对着孤灯，好像是茫然地坐在那里，其实心里却忙得很。主人夫妇旣然是被請去参加婚礼，就还得过些时候才能回来，最好在他們回来以前，能够再和雪江小姐会一次，究竟見面以后要作什么，我也沒有一定的打算。总而言之，我想和她相会，一定想要和她相会。有沒有上雪江小姐屋里去的借口呢？用什么作借口……焦躁地想着，可偏又想不出来。正在独自焦急万分的时候，忽然廊沿上傳过来一陣叭嗟叭嗟的脚步声。脚步声朝門厅这边来了。这正是雪江小姐！她是要經过我的房間往厨房去呢，还是万一会拉开我的紙門呢？我正屏息着一分一秒地注意着情况的发展，忽然紙門咔嗟咔嗟……打开了一半就卡住了。雪江小姐也不管門卡在那里，一面从門縫探头瞧着，一面問道：“做功課嗎？”

說着把头稍微一歪。雪江小姐无論問什么事情都喜欢歪

头，虽然我已經看慣了，可是我还总覚得这种样子很可爱。她穿着粗条紋的家常服，罩着白点子的套褂，扎着一条漂亮的腰带，那手扶着紙門側身而立的姿态，也十分动人。

啊！这眞是有求必应。我甚至想念一声“阿弥陀佛”……我当然是笑呵呵地回答說：

“沒有……請进来吧！”

“那么，我就进屋說会儿話，一个人待在里屋怪寂寞的。”

貴客临門，哪有慢待的道理。雪江小姐嘴里“哎，哎”地吆喝着，想把門拉开，我一看沒拉动，赶忙跑过去使劲把門拉开了，我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

不巧，我的屋里沒有火盆，我把一直鋪着的叠成四折的紅毡子拿到屋子中間，翻过来让她坐。不知她是客气呢，还是嫌髒，总不肯坐，我就一声不响地从屋里跑出去了。雪江小姐一定在后面惊疑地望着我。我是到雪江小姐屋里取坐垫去的，只有这件事我自己认为是一輩子作得最出色的事。

設好了坐位，雪江小姐說：“你吃下飯了嗎？我怎么也吃不下，因为方才塞得太多了。”

她微笑着，她那整齐的牙齿儿时看着也是那么美丽。

我也微笑着說：“我也沒吃下……”

完全撒謊！实际上我和平常一样吃了五碗。

雪江小姐虽然是在乡下生的，可是是在东京长大的，所以她問我：“你們那儿……也有白薯嗎？”

“当然有！”

“那么，回家乡去日子也好过。”

她还是微笑着。

我也高声笑起来了。这不仅是因为雪江小姐的話可笑，实

际上是由于心里过分高兴，和其他很多感情夹杂在一起，才高声笑起来的。

接着就提起了家乡的事情。問了些：家乡的女学生是什么样子呀？英語的程度怎样呀？是否流行西洋音乐呀？雪江小姐尽是关心这些事。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哪。本来沒心談这些事，可也不得不敷衍着。呸！阿松这个討厌鬼又来打攪来了。

三十八

阿松来了使我非常扫兴。可是雪江小姐却比只有我們两个人的时候，更高兴起来，結果竟掉过身子去冲着阿松那面，只和阿松談起来，好象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在这里似的。开始，我还有些不高兴，不过要是为了看雪江小姐，这样反而方便得多。因而我就象把正房租出去，却心滿意足地住在房檐底下似的，尽情地欣賞着雪江小姐的白皙丰滿的脸，听着她們两个人談話。阿松相当能說，雪江小姐也不次于阿松。所談的也尽是些无聊的事。什么新开張的小百貨店的东西賤，可是东西不好呀；又是澡塘子的老板娘肚子又大了，下月就要临产了呀；又是什么听說菜鋪子的猫生了五个崽子，倒吃掉了两个呀；总之都是些毫无用处的廢話。可是雪江小姐的丰姿却美得很。她說話的时候不断地搖动着头，她每一搖头发带就随着飄动。她有时候还用手比划着。早上束好的洋式发髻，已經有些乱了，她不耐煩地用手撩着散垂在頰边的短发，她那手势也很美。在这种时候，从她那也不知道是印花洋紗还是縐紗，紅黃两色的花样交杂在一起的漂亮的衬衣袖口，露出微微发紅的白皙柔滑的手腕，有时候連胳膊都露出来

了。我正渴望着她再举得高一点，就可以瞧見腋下的时候，她又把胳膊放下来了。雪江小姐虽然还是处女，可是乳房已經发育得很丰滿，大概乳头只是稍微有些发紅，还小得看不出来……我心里这样幻想着，直盯盯地瞧着雪江小姐的脸，不知不觉就脫离了現实，神思恍惚，好象把雪江小姐想做了是我的……旣不是妻，也不是情人……那么一种說不出是什么人，总之想成是屬于我的了。虽然阿松这样一个外人現在也参加着談話，可是时間一到两个人就可以一起到里边的房間去。那里已經鋪好了被褥，被褥都是郡內綢① 之类做的。我把衣服一脫，雪江小姐就从后面輕輕地給我披上睡衣，她嘴里說着："今天晚上很冷啊！"我也答应着："嗯，冷啊！"忙着把带子扎好，钻进被窩里。雪江小姐在叠着我脫下来的衣服。"那些东西随便收拾一下就算了，快来睡吧！"我这样說。"嗳！"雪江小姐一面答应着，一面瞧着我微笑……

"古屋先生，你說是不？"

雪江小姐掉过臉来問我，我吓了一跳，好象剛从梦中醒过来。她一定是在为什么事征求我的同意，我虽然不知道詳情，也帮着說："可不是嘛……"

"你瞧怎么样！"說完，雪江小姐又掉过臉去冲着阿松，又专心一意地和阿松談起来了。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这样丢下方才的幻想未免有些可惜。不管是幻想也好，什么也好，我还想接續想下去，可是已經失去了兴头，再也沒有那样的心情了。无可奈何，只好默默地听着她們談話，不知不觉又出了神，雪江小姐的臉轉向右边，我的

---

① 郡內是日本山梨县都留郡之称，这个地方出产的絲織品相当有名。

臉也轉向右边；雪江小姐的臉向左，我的臉也向左；她向上我也向上，她向下我也向下……

三十九

談話突然停住了。雪江小姐一声不响了，阿松也沉默下来了。远远地不知是什么地方傳来一陣狗叫声。所謂的好机会已經錯过去了。雪江小姐一面打着呵欠，一面伸着懶腰說："有几点了？"

"还早哪！还……"我說。

阿松不理解我慌忙硬說时間还早的心情，她說："大概已經过九点了！"

"都这么晚了，爸爸、媽媽也不知道是做什么呢？"雪江小姐說完又打个呵欠。"哎呀，把古屋先生的学习也耽誤了，我要回屋去了。"

我虽然說一点也沒妨碍，竭力想挽留，可是也挽留不住，雪江小姐已經走出去了。阿松也出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眞无聊……

我忽然看見了雪江小姐的坐墊……一瞧見这个，我就象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一样，一把抓起坐墊，赶快站起来就追雪江小姐去了。

我在餐室前面很黑的地方追上了雪江小姐。

"什么事？……"

雪江小姐的声音带点吃惊的样子，她可能是回过头来了，在黑暗中只能微微地看到她那白皙的臉的輪廓。

"給你送坐墊来了。"

"啊，我忘了，交給我吧！"她說着，好象是把手伸过来了。

我忙把坐墊藏在身后說："不，我給你送去。"

"为什么呢？"

"不为什么……还是我送去吧！"

"是嘛……"

雪江小姐好象有些詫異，說完又在黑暗中向前走去。在黑暗中虽然看不大清楚，可是似乎还能看出她的身形。于是我也試探着脚步跟在后面。不知怎地我心里有些发慌，脑子里好象在叫着："莫失良机！"我覚得不能白白放过这个好机会，而跃跃欲試，可是我又覚得害怕，不敢做。喉嚨干得要命，我不由得咕嚕咽了一口唾沫……渐渐地亮了，雪江小姐的丰姿又显明地出現在光亮里，这时候已經来到了她的房前，她一直走进屋子里。

我一看又有些失望了。一面覚得可惜，不知为什么一面又覚得幸好未敢造次，心里很安然。于是我跟着走进屋里，把拿来的坐墊放在桌子前面，往旁边一退，雪江小姐道着謝，跟着就坐在桌子前面了。

"在这儿玩一会儿吧！"

雪江小姐仰头瞧着我說。我正不知怎样回答是好的时候，雪江小姐又一个劲儿地看着我說：

"哎呀，你到这儿以后，长了那么多呀！現在和我能差一尺来的。"

"哪有那么多呀……"

"嗯……一定有。你先别动……"

說着，雪江小姐忽地站起来了，我正不知这是要做什么，她一直就走过来面对面站在我的面前，前边的头发甚至要碰在我

的下巴颏上，一股香味忽地钻进了我的鼻孔。

"你瞧！差有一尺吧！"她仰起天眞的白脸，若无其事地望着我。

我渾身顫抖起来了，眼睛什么也瞧不見了，心臟跳动得很厉害，呼吸急促得甚至透不过气了，腿也軟了，我实在忍耐不住了。拥抱呢？跑出去呢？两者之中必須采取一种。我終于采取了后者，連話也沒說就不顾一切地从雪江小姐的屋里逃出来了……

四十

那时候我为什么要从雪江小姐的屋里逃出来呢？那就是由于我非常害怕，虽然不明白怕的是什么，可是我就是无緣无故地覚得非常可怕。

生死之間，只有一道界綫，人們就害怕越过这道界綫。这并不一定是怕死，虽然知道"人終有一死"，但总是害怕这个界綫，不敢越过。我所以逃了出来，也就是为了这个。人們把和女人发生关系以前和以后的分界綫叫作"破題儿第一遭"。我受到性欲的冲动来到这一界綫的边緣，虽知道只要越过这一界綫就能滿足自己所希求的性欲，但总是害怕，沒敢越过去。不是不想过去而沒过去，而是想要过去不敢过去。在經过了几年以后，想再要越过这一界綫的时候，也是同样感到可怕，但那时候我借助酒力，在半瘋半癲的情况下，才算越过了这一可怕的界綫。在越过以后酒一醒，就有一种說不出的厌煩心情，于是又借酒力才算勉强消除了这种不愉快。即便有这种厌煩心情，但仍要滿足性欲。这并不是說由于对方是个不正派的人，是个娼妓，才是如此。据

說即使和新婚燕尔的新妇接触，人們大都也是这样。尤其是妇女更是这样。这是什么緣故呢？

我还有一件类似的不理解的事情：人們总是背着人吃伊甸园的果子①，而在人前連談都覺得可耻。象我这样毫不隐諱地用笔写出来，也是下了很大一番决心的。这是什么緣故呢？如果是不可告人的事，不做有多么好呀！既然做了，在誰跟前也不必隐諱！既然敢做，而又怕羞耻，岂不是矛盾嗎？虽然是矛盾，不是也沒有人认为这是矛盾嗎？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灵与肉的矛盾嗎？那么灵与肉一致的时候又該怎样？这样就能对男女相交既感不到害怕也感不到可耻嗎？就能变成和畜生一样的心情嗎？

据說托尔斯泰是北方的哲人。这个哲人說了一些什么呢？

他在小說《克萊采朔拿大》②的跋里写道："完全能实踐的事情，就不是眞正的理想；不能完全实踐的事，才是眞正的理想。戒淫就是基督教的一种理想，所以也是沒有办法完全实踐的，不过基督教徒应該以此为終身追求的理想。"他劝世上的夫妇尽量要象兄妹一般地活下去。

說些什么？簡直一点不懂。如果不能求得完全实踐，岂不叫人悶死？既然以戒淫为理想，而又娶妻生子，这就是比一般堕落更加一等的堕落了。并且不是还說已經結婚的妻子不可抛棄嗎？如果說娶妻是一种堕落，为什么不叫他毅然地和妻子脫离关系，完全成为陌路人呢？所謂一生不要离开又是什么道理？簡

① 見《旧約》《創世紀》第三章，亚当和夏娃違背上帝的命令，吃了伊甸园的果子。

② 列夫·托尔斯泰的一部以婚姻問題为題材的作品，写于1890年，描写一个貴族的年輕妻子和音乐家恋爱的故事。

直莫名其妙。

现在我們正在饥腸轆轆困坐愁城之际，哪里有閑情逸致，象退隐的有錢人那样，醉心道学，过着那种悠閑岁月呢？

四十一

不久，雪江小姐就訂婚了。她一訂婚，我就覚得象被她欺騙了似的，非常懊恼。尽管乡下的父母竭力反对，我終于找个借口，由小狐家搬到公寓里去了。

我也眞傻，我搬到公寓以后，又怕雪江小姐万一感覚愁悶怎么好，还特意地去探望了两三次。可是雪江小姐不单从沒愁悶过，而且訂了婚更高兴起来了。这使我更加气憤了，以后也就不大登小狐家的門了。就在这个期間，伯父轉到某地去做郡长，带着家眷上任去了。从此，我也就把雪江小姐的事情忘掉，結束了这段事情。

有高尙思想的人或者要說："太平凡，太沒有意思了。这只是一种单純的性欲冲动，而不是恋爱。恋爱是一种更高尙的精神的爱。"这話也許是对的。不过，象我这样平凡的人的恋爱，总是这样的。也就是說，先是有意識地或无意識地发生性欲，因为要滿足性欲，理性或志趣就使之决定对象，这样才成立恋爱，如果开始沒有性欲冲动，也就无所謂恋爱。同是異性，而对同胞姐妹不发生恋爱，原因也就在这里。青年的时候，性欲熾烈，有时候就无暇等待理性或志趣的决定，遇上一个，就盲目地作为对象。我之对于雪江小姐，几乎就是这样。我們的恋爱在本质上都是性欲。性欲虽不是高尙的东西，可是也不能认为是低劣的

东西，是中性，是 indifferent① 的东西。我們的恋爱之所以被看成低劣，是反映着我們低劣的人格，并不是因为性欲本身是低劣的。

我的性欲，在恋爱雪江小姐以前，已經开始活动，所以并不奇怪，即便失去雪江小姐这个对象以后，我的胸中依然存着恋爱。这只是一种沒有对象的恋爱；失去对象的彷徨着的恋爱，它的本质，也是一种得不到满足的性欲。露骨地說，說句有伤大雅的話，这种想满足熾烈性欲的要求，虽然不能說要占我那时候的生存目的的全部，却也占了大部分。

不仅我是这样，我的朋友們多半都是这样。所以近来都逐漸地开始了所謂"逛"。如果学費有富余，我或者也"逛"起来了。只是学費沒有富余，我又神經质，不能尽情地乱来，所以想逛也逛不成。

朋友們尽情地"逛"，不顾一切地胡"逛"，我瞧着非常羡慕。可是我的性格既懦弱而又好不服气，因而我从来沒表現过羡慕的样子。年长些的朋友因为約我去玩我也不肯去，就开玩笑地說我是一个人在偷偷地堕落。太慚愧了，因为被人家猜透了实情，我就有些情急，勃然变色，和人家爭辯，最后甚至动武，竟和那个朋友絕交了。

既然和朋友鬧到动武，为了爭气，也更不能去"逛"了。我迫不得已地作了端庄稳重的人，而陷入莫名其妙的苦悶之中。

四十二

啊！今天又头暈了，这种时候总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可是

間断一天也觉得可惜。用手巾扎起头来干！

我因为沒能得到性欲的滿足而煩悶，觉得非常悲观。瞧着朋友們，“逛”的时候尽情地“逛”，学习的时候尽情地学习，无忧无虑愉快活潑地活着，我就暗暗生气。我总认为我的煩悶都是他們造成的。为了泄憤，我就恶毒地罵他們这样公开堕落是意志不坚，行为懦弱，而自己表面上装出超脱的样子，实际上偷偷地堕落着。如果說朋友們的堕落是阳性的，那么我的堕落就是阴性的；朋友們的堕落是明显的、率直的、男性的，而我的堕落就是……啊！应該怎样說呢？用人的言語簡直是沒法表达。我簡直是个畜生……

一个人悄悄地堕落太无味了，这样簡直不能滿足我的志趣。总还是希望有个異性的对象。但这个对象又很难得到，无可奈何只好暫时用文学来补充这个缺陷。文学嘛，說出去也好听，又用不了多少錢。我用文学来代替女人，用文学来粉飾我的堕落。

我所說的文学，当然是指純文学，特别是小說。可是我不知道究竟什么叫作小說。我只知道映入我眼里的小說，就是粉飾人們的堕落的东西。据老于此道的人說：“嫖的最初只是涉猎色相，及至病入膏肓，欲望就逐漸加深，对于涉猎色相已不感兴趣。于是又想用什么钟情呀、傾心呀一类的情交来接近異性，为单純的涉猎色相增加兴趣。”問題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产生文学的道理。至少我是这样的。于是在这种目的下，我又继續热中地讀起在小狐家的时候就爱讀的社会言情小說来。天长日久就逐漸感到不足，看言情小說也觉得膩煩了，即便同样是描写性欲发展的，也想欣賞一下描写得更有趣味的东西。于是就涉猎各种小

---

① 英語，意思是“中立的”。

說，終至讀到了当代名家的作品。眞不愧为明治时代的小說家。他們都巧妙地用人生观来粉飾着性欲发展的描写，旣有趣味又有意思。这样，我用想象来墮落的病，就漸入膏肓，最后竟涉猎到西洋书籍。借着狄更斯呀、薩克雷呀、左拉呀、雨果呀、屠格涅夫呀、托尔斯泰呀这些人的著作，来滿足自己的欲望，硬把中性的性欲想象成不自然的病态的东西，把自己想成克拉夫特—爱平①和福勒尔②的著作中常見的那种色情狂，而自己却自以为很高尙。

不，不单是自己以为高尙，而且在这方面又交了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有一个和我同县的、由預科升到文科的人，我受他的熏染最深。唉！都是自己不好，不应該埋怨别人，可是我直到現在見着这个人，还有說不出来的厌恶心情。如果可能，我有时候簡直想要和他同归于尽。

四十三

所謂熏染过我的那个朋友，比我要大一两岁。他是专門搞文学的，也不过是比我多讀了一些文学方面的书，本来这算不了什么，可是我却覚得他很偉大。在我还沒讀过《浮士德》的时候，他向我讲些浮士德的事情。其实，他所說的都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事。他在这些毫无价值的事情上，装腔作势地加上一些什么人生啊、智欲啊、煩悶啊、肉欲啊、墮落啊、解脫啊之类好象很有意义的詞汇来渲染它。他这样一讲，我就非常感动，覚得談話的

① 克拉夫特—爱平（1840—1902）是德国神經学家。

② 福勒尔（1848—1931）是瑞士精神病学家。

这个朋友很偉大。这实在是太愚蠢了，其实他只不过是比我早讀了几天《浮士德》这本旧书而已。即便是念懂了，《浮士德》这部书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品，除掉一些文字上的技巧以外，究竟还有多大价值呢？尤其是凭他那点肤淺的外文程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丢下跳着讀，讀完了也只是在他那幼稚的头脑里感覺到有趣而已。并且他是被别人說的話唬住了，早就认定这本书有趣才去讀的。所謂有趣味，一半也是跟着人說就是了。书是人做出来的东西，即便讀完以后，能够充分体会了书的內容，也沒有什么了不起，何况他又是跳着讀的，居然还自鳴得意，高談闊論，輕視别人，认为沒讀过的人，就比他低几等似的。如果說这个朋友庸俗可厌，那么傾听他这种話而对他敬佩的我，看来也平庸得很。有見識的人看到这种情形，想必要嗤之以鼻的吧。

这个朋友給我讲了許許多多文学之所以不寻常的道理。現在我已經有些記不清了，当时他好象是說，文学是一种給眞理以新的形态，而直接地具体地使其生命再現的东西，使我感到敬佩。他又說，普通人是不理解宇宙眞相的，等到詩人通过主观思想描写出来，普通人才模糊地明白，而成为人类的至宝，使我再次感到敬佩。他还說爱情里包含着人生的奥义，又使我敬佩不已。另外还讲了很多，每一件都使我敬佩不已。可是，这完全是信口开河，完全是胡說八道。这只是把生命寄托于空想上来观察人生，死守着旧的經典埋头冥想。如果說不把生命寄托于人生而与人生上下浮沉；不接触人生的意义；不能用明晰的見識在毫末之間观察宇宙动态，也能理解人生，那末象这个朋友所說的那种文学，仍不外乎是某些地方、某些人所空想的一种文学，而不是文学的实际。文学的实际，只能把人的墮落加以粉飾，使懦弱的人更加懦弱而已。这能說我的观点不正确嗎？能說我只見

其弊而不見其利嗎？而弊多于利的不就是文学的实际嗎？文学的实际不是已經比我的观点更偏于弊了嗎？

可是，責难文学，責难朋友，还不如責难自己更为恰当。象我这样无用的人，即便讀了圣賢之书，也許仍然不免受害。我在口头上虽然又是自然、又是人生地說着，其实只不过是从书上記下些詞句，并沒有充分理解它的意义。我玩弄着連意义都不懂的詞句，不，被詞句所玩弄着，梦幻似地度过了宝貴的人生。我过去认为只要叫作詩人，就都比普通人优秀。我曾认为小說，特别是外国小說，就仿佛人生的眞相，都活現在它的字里行間。我曾认为西洋的詩人都比东洋的詩人优秀。我是根据作品的新旧，評論它的价值。自己尽管作些卑鄙无聊的勾当，还要把那些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而不懂文学的人，駡作"庸夫"、"俗物"，而把自己看得比誰都高。却又在唯我独尊的另一面，用想象干着奸淫的勾当，自己墮落着。

啊！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这是多么卑鄙的事。每想起当时的事来，我甚至有願意坐在人多的十字街头，让所有往来的行人用脚踩，用脚踢，用唾沫来啐我的心情。

四十四

中了文学的毒的人，終必自己也染指于文学才罢，我們就是这样。首先是朋友写了一本什么无聊的书来向我夸耀，于是我也立刻产生一种卑鄙的逞强心理，写了一个短篇，反正这也不是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情节我早已經忘記了。記得好象是把自己作为书中的主人公，把雪江小姐作为我的对象的女主人公，把两

个人胡乱描写一陣，而以多次的奸淫作結束。在这种情节上，又加上一些模糊不清的理想和人生观，故意使它显得高雅，其实是一篇十分荒謬的东西。自高自大是我的天性，写完以后，自己先覺得十分滿意；认为这和当代老作家的著作相比，也沒多大逊色，朋友們看了一定要惊訝。誰知給朋友看了以后并沒有惊訝，朋友說虽然也有好的地方，可是还需要再努把力才好。我心里非常不滿。气度越狹隘的人，越不喜欢成人之美，也許是以为贊揚别人就会減低自己的才德，对于别人做的事情，一定要加以菲薄。并且还要别人心悅誠服地接受他的菲薄。我这个朋友就有这种毛病，所以我认为朋友对我的評論，完全是出自这种私心。因而覚得他眞是个卑鄙的家伙。

我要想法堵住朋友的嘴。要想这样就只有把这个短篇登在哪家杂志上才成。如果能登在杂志上，我就可以揚名于世，并且也許还能得到稿酬，确是一举两得。万事都打如意算盘是愚人的常情，所以我心里尽想着这样的好事，背着朋友各处奔走，可是怎样也找不到一个接近文学杂志的阶梯。后来某人接近了一个文坛上已經成名的人，告訴我可以通过这个人再拿到杂志社去。我认为很对，于是急忙托他介紹，拜訪了某大作家。

某大作家是当时有名的小說家，所以我虽然沒想他一定是住在体面的宅第里，可是也认为一定是住在一所别致的洋房里，过着雅静的生活。我这样想着，訪問了他在根岸的家，誰知道这却是一所破旧的房子，无論如何我也想不到这就是文坛上有名的大作家的住宅。家是这样破旧，而主人也是个阴郁而其貌不揚的人，他穿着一身好象是綢子的和服，領子很髒，靠近了甚至都要聞到臭味，戴着一副銀边眼鏡，骯髒的胡須长得很凌乱，面带土色，看去象病人似的，阴沉而忧郁，說話的时候慢吞吞的，

有个只要跟人打个照面就急忙把头低下去的毛病。我被让到二楼的书房里，从这里往下看就可以看到院子里树和树之間系着绳子，象布幔似的晒着一排尿布，还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下面屋子里婴儿呱呱哭的声音。

我起了非常輕蔑的念头，尤其是院子里的尿布，我覚得它已經減低了主人的七分人格。可是因为是有求他的地方才来的，就做出一副誠恳的样子，一面說些誰都会用的那套奉承話，同时表明自己是讀了他的近作，非常欽佩，特意来請教的。先生两眼盯着舖席，好象很遺憾似地說："那是仓促之間写出来的，还沒写多少，就遇到亲戚家里办丧事……"言外之意就是說，如果能消消停停地写，就会更好。我心想："眞是个无聊的家伙，"可是表面上仍然装作欽佩的样子，說着奉承話。看起来，先生并不太討厌这种話，倒似乎有些高兴起来了，接着就談了很多文学上的事。毕竟是大作家，旣有惊人的淵博学識，也有充分的独到見解，想不到这样沉默寡言的人，談的話却很有趣，无論在哪一点上都値得后起的我們欽佩的。尽管如此，可是仍不能去掉我輕蔑他的心情。最后我拿出那个短篇小說，只是求他看一下，一个字也沒提起請他向杂志社斡旋的事，把它放在那里就告辞了。回到公寓以后，我还覚得这个人簡直无聊得很。

四十五

某大作家毕竟是大作家。我还是年幼无知。我为什么要輕視这个人呢？虽然他穿着衣領很髒的衣服，虽然他院子里晒着尿布，在我这个一向以超然于名利之外为高雅的人的眼里，应該

是沒有貧富之差的。可是实际上是因为看見先生那种貧困景况，而产生了輕蔑念头。矛盾！虽然是矛盾，可是我这一輩子就是矛盾构成的。

俗語說：医者不会保养。越是平素以思想当性命，为思想服务的人，他的思想就越薄弱，偏在必要的时候不起作用。我的思想也就是这样。

可是，理想理想的說得那么冠冕堂皇，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說差不多都是从平素爱讀的书籍中蒐集来的旧思想。我观察这种陈腐的、沒有生气的旧思想，盘据在意識的表面上，模糊地开辟着新天地的时候，看見又是理想又是人生观之类的各种观念，带着空想的美丽色彩浮游于其中的时候，就覺得它要比肚子餓了、希望有錢的現实世界美得多。輕浮而不踏实的我，立刻就如魚得水似地跳进了这个新天地，并且从这里望着現实世界，指駡着。我把生活的中心思想寄托在旧的思想上，而自以为清高。我的所謂新天地，就象漆盘上的哈气一样，当它接触到現实世界而得到实感的时候，就被无情地擦掉，擦掉之后漆盘的本质就露出来了。旧的思想，虽然能掩飾本质，可是它沒有侵蝕本质的能力。本来能深入本质內部而磨炼自己的才是实感，我却先輕視了第一現实，所以得到这种实感的时候很少；偶尔得到实感也处理不当，所以就不能有助于磨炼本质上的眞我。因此无論怎样积累这种旧思想，本质上的眞我依然是虛假的、墮落的、卑劣的我。

由于新天地和本质上的眞我不能統一，所以在游逛新天地的时候，和覺醒的时候，势必矛盾。言行始終不能一致。对于某大作家也是一样，在沒有見面以前，虽然还多少有些敬意，可是当我一旦看見他那带有土色的脸，骯髒的衣服領子，看見尿布，

因而想象中的人物成了現实的人物的时候，本质上的我就认为他穷，所以就无聊，用这种在新天地里行不通的推理方法来下定論，于是就輕視他了。

不过当时我还年輕，眞我虽然是卑劣的，可是多少还有些活力；能够多少抓住一些生机。要是成了文坛的大作家，这种旧思想就已經根深蒂固了，他的眞我就压在这种思想之下，仅能苟延殘喘，这样的人大有人在。这种人一接触到現实，叫人看来甚至就成了淺薄得可怜的人。某大作家就是这样。所以尽管他有論人生、談自然、闡幽洞微的头脑，可是他始終也沒看出就在他眼前的我这个未經世故的人正在輕視他。

四十六

过了两三天我又去了，先生和朋友的說法一样，他說："虽然也有好的地方，可是还得再下工夫。"这是胡說，并不是有什么好的地方，只是他們不好意思直說"不成"而已。先生是个不明智的人，我也是涉及到自己的事，就利令智昏。所以对先生的話就认了眞，修改之后又拿去了。先生象是有些于心不忍的样子，叫我再把大意改一下。我就照他的話，把大意稍微改变了一下，这一次先生也无可奈何了，只好說这样就成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成了，而是先生心地忠厚，不好意思再叫我拿回去。据先生說，这就是对于后起的人們的同情。哪里有什么同情！如果有一点同情，就应該一声棒喝，使我对文学打消念头。如果这样就是同情，那么同情也就成了順情說好話的别名了。反正都是拘泥于思想、不明世道的人的所作所为，如果剝下伪装思想的外衣，随

时都可以暴露出这种令人生厌的东西来，这是并不足怪的。可是我也不好，絲毫看不出这种情况，眞以为这算成了，順着他的話，我就請求他代我向杂志社斡旋。这大概就是所說的"瞎猫碰死耗子"吧！由于我先說出了口，先生也就无可如何地答应下来。我和先生的交談，活人簡直沒法听下去。

过了一个来月，我的处女作刊載在某杂志上了。因为描写的是初恋遭受霜冻而失败了的一段故事，所以就題为《初霜》；为了記念雪江小姐，署名就用了雪江。虽然是由于先生的加笔修改，有很多地方面目已非，但毕竟是自己的著作已經鉛印出来，使我覺得万分高兴。因为等不及杂志社送，自己就跑到附近的书店买来一本，反复地不知讀了多少遍，仍然是爱不釋手。如果是一个老实人，这时候就应該感到自己的拙劣，可是相反地我却得意起来，认为这样下去将来也可能声震日本文坛呢。

虽然为数不多，却也得到一些稿酬，于是我就邀請了两三个知己朋友，在附近的牛肉鋪举行了一次賀宴。那天晚上我終于去"逛"了。正如前面已經說过的，那一次是出乎意料地非常不愉快。当时我已經高兴得冲昏了头脑。

这既是我写小說病的开端，也是破題儿第一遭去"逛"，这两桩事之間并不是沒有关联的。我的身上只要撕下一层思想的外皮，露出来的就是文心，也就是淫心，所以也沒有什么奇怪的。我正在双管齐下，迷恋这两方面的时候，就被学校开除了学籍。被开除学籍本来就是因为沒交学费，所以想要恢复学籍并沒有什么困难，可是我想："索性就作小說家吧，即使学了法律，如願以偿地当了政治家，又能怎么样呢。与其作个政治家，把宝貴的一生献給物质文明，不如作个小說家，把生命貢献給精神文明还要高尚些，还是这样好……"簡直是沒办法。我不能用透彻的眼光

来观察人生的真象，仍被那种古老的、旧式的思想束縛着，所以才有这种想法，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可是，即使这样，即使同是受着思想束縛，似乎也应該有个接受束縛的办法。我虽然不是說应該去受那种带着印度气味的“物即是心”的思想束縛，可是，为什么沒想到，所謂物质文明，就是支配本世紀的人的精神动力呢？为什么沒想到还有个和物质世界互为表里而为詩人和哲学家所不睬的精神世界呢？为什么沒想到这种精神世界，和浮現在人的意識表面上的新天地的精神世界有所不同，这个精神世界既实在而又有力，和我們的生存有极大关系，政治家就是以它为对象而工作的呢？如果是考慮到了这个道理，然后再决定去就，那才能說是认真的决心……啊，无論怎么說，被思想束縛住了是不成的。我虽然用思想来欺騙自己，想着那种肤淺的事，可是沒有浮現在思想上的真正的我，却在想着完全相反的事。想的是哪些事情，只凭我說是无法理解的，請看我今后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明白了。

四十七

我后来虽然对人說：“我从那时候才决心要作个文学家，”但这并不是事实。我是个有生以来从沒下过决心的人。我一向是到了事情已成定局的时候才在局势的压制下下决心的。其实单凭被开除学籍，还沒能下定决心，只是无所事事地躺在公寓里，心里傾向于当文学家。

不知怎地我的不規矩的行为被家里知道了，父亲大吃一惊，写来了一封信，我还是在接到父亲的信的时候才头一次下定决

心的。由于形势所迫，使我无法再迟疑下去，所以才下定决心这样作，然后說明了事实，征求家里的同意。父亲来信大怒，母亲来信哭哭啼啼，我仿佛在字里行間看到了父母失望怨恨的面孔。可是这样一来，我却无緣无故地倔强起来，冷笑白发老人的老脑筋。后来有个亲戚因事来京，想顺便把我带回去，可是我頑强地不肯走。于是父亲停止了供給学費。

这样一来，我完全陷入了窘境——虽然这是最初就預料到的事。沒有办法，我只好去央告那个某大作家，求他留我在他那里作个书生。先生仍旧是“迟疑不决”，沒有明白表示，太太却說什么也不答应，撇开了先生就自己断然拒絕了。这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本以为只要一求，他就会毫不躊躇立刻答应下来，所以当那个亲戚想带我回去的时候，自然也是說着大話拒絕了。可是，被这样一拒絕，就仿佛是被先生夫妇两个人欺騙了似地气得不得了。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的人都好象是为我活着似的。

事情已經到了这样的地步，也沒办法了，不管能写不能写，也只有靠笔杆吃飯了。临到生死关头，我也急了，拚命地写，大写而特写。对某大作家虽然是心存芥蒂，可是仍得硬着头皮每次都拿到他那里，求他給潤色，甚至有时候要求他給卖稿。因此，为了方便就把自己叫作他的門人。这样熬了一两年以后，总算可以独立写作了。我立刻又想起来以前某大作家的太太拒絕我的旧恨，从此再也不到他在根岸的家里去了。現在已經不大用得着先生了。这样也許有些伤先生的感情，可是，我可从来沒有想过：“伤了先生的感情，不等于伤所有的人的感情……”我决沒有起过这样輕薄的念头。可是后来一看，我的行为就和那样想了結果是相同的。

虽然用不着先生了，可是还有用得着文坛的地方，所以我就

开始了广泛的交际。差不多的杂志社都有了一两个知已。这样一广泛交际，我的作品問世，这些知已就不至于过苛地批評，当然也沒有一个欽佩我的。因为欽佩我这样的人，是会影响人家的体面的，所以无論怎样也要挑些毛病，借此显示自己的高見，然后再說：“还算是不坏的作品。”贊揚的时候，一定要这样說。我的气量小，所以一看到評論家們并沒得到任何人的同意，就高高地坐在作家之上，对于别人費尽心血的作品，竟用那含糊不清的判断力，輕率地加以批評，好象在說：“我的判断絕对沒錯，你記住好了。”那种高傲的神气，簡直把我气坏了，可是我要是爭辯起来，又将受到指責，說我气量小。这虽然是事实，可是我又不願意受这个指責，所以心里就始終暗暗气憤。虽然如此，我却留心揣摩評論家所說的風气，尽量迎合这种風气趣味，竭力使自己不落在它的后面……不，我沒留心这些！这是不体面的事，是我最反对的。可是后来看看我的行为，还是和留心了一样。

四十八

我在文坛上鬼混了一个时期，也終于写出了一部僥幸成名的作品。評論家們一致贊揚說这是近年来的佳作。我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也沒想到有什么了不起，可是被别人一說，我也覚得果然是佳作，也許超过了佳作而是杰作也說不定。我平常总装作置身于評論之外的一副超然面孔，其实我一受到批評，就怒不可遏，而稍受贊揚就眉飞色舞。

自从僥幸成名的作品問世以后，杂志社和书店都自动地来向我約稿。我当时覚得仿佛成了紅人……其实不过是两三家的

約稿湊巧都碰在一起罢了。

因为心里高兴，乘兴又写，又获得了好評。于是我就覺得仿佛是社会上的注意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了，簡直高兴得不得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顾虑，认为不保持住这个好評可糟了。因而，我在平素嘴里虽說是并沒把評論家們放在眼里，却一心一意地盼望着能获得他們的好評，于是更热心于文学了，一天到晚总是談論着文学，眼里簡直是除了文学之外什么也沒有。怀着一种不是有人生才有文学，而是有文学才有人生的心理，对于文学界以外的人生，几乎是毫不注意。无論有什么国家大事也无动于衷；相反地，文坛上只要老鼠叫一声，我也感到象大地震一样，大惊小怪的。在广大的社会上，和我臭味相投、把我这种态度說成是眞摯的态度而敬佩的也頗不乏其人，因而我就象老人信奉宗教一样，越发醉心于文学了。“政治算得了什么？还不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工作嗎？文学是人类永久的工作。我們就是从事这种高尙的永久的工作的天之驕子。”我說着这种仿佛永久是能够脱离当天而单独存在似的話，驕傲得不可一世。

在文学上，我采取了写实主义。这也并不是由于研究的結果，认为写实主义对，而采取了写实主义，而是因为我的性格势必傾向于写实主义。

对于写实主义，我怀着有些接近現在的自然主义的見解，說过这样的話：

写实主义并不是眞实地描写現实。如果眞实地描写現实，那就成为照象了，而是一种眞实地描写現实（我沒說眞）眞髓的东西，詳細地說，也就是作家把主观地摄取的現实眞髓，眞实地表現出来。

人生有目的嗎？有归宿嗎？这些事情不是人所能理解的。

想以智力来究明人生意义的人，不瘋也終必自杀。如果单是人生的滋味，人也可以品味，品来品去品之不尽。并且越品越有滋味。味道很美。苦中也有无限的美味。如果品不到这种美味的时候，人就要自杀。人生的滋味是无穷的，可是品这种滋味的人的能力却是有限的。

不过，也不一定人人都能同样地品味人生的滋味。善于品味菜肴的人叫作知味，善于品味人生滋味的叫作艺术家。正如知味的并不一定是厨师一样，善于品味人生的艺术家，即使不能很好地掌握人生也沒关系。

道德在掌握人生上，虽然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并无助于品味人生的眞味，艺术和道德終归是沒有关系的。

这就是我的見解。淺薄姑且不論它，因为我說着这种話，始終受着言詞的支配，所以我对人生还沒有普通人看得多。

四十九

虽然我对文学的見解是有些言过其实，可是在文学方面我却怀着这种肤淺思想，不期然而然地露出头角。按照我的想法，被品味的是人生，而品味的是作家的主观，所以由于作家主观能力的高低，在品味人生的程度上也有深淺之别。因而作家就必須培养他的主观能力。

我一生最大的願望是将来成一个大文豪，所以就必須深入地体驗人生而培养主观。可是，含含糊糊地說着“体驗人生啊，培养主观啊”的时候，仿佛是充分理解了这話的意义，其实到了实行的时候，还不免茫然不知所措。政治啦，实业啦，虽然也是

人生的一个現象，可是这种东西是不会有什么意思的。教育也沒有意思，文坛又是經常接触的，好象还是社会現象最有兴趣。它之所以有兴趣，就是在那里可以玩味到濃厚的人生滋味。社会現象之中，好象是男女关系最有趣，为充分尝試这种趣味，就必須亲自去体驗。然而不易找到对象也是一件困难事。如果只是旁观着别人恋爱，那就和瞧着别人吃炸大虾，而自己在心里想象着大虾的滋味是一样的事。在不能亲身体驗的期間，也只好滿足于旁观的办法。可是报紙上的記載，只是一个輪廓，而不能詳細知道它的內容。要想詳細知道它的內容，就只有插足于正在恋爱的男女之間，亲自观察他們的恋爱。正在恋爱的男女，也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找到的，暫时只好滿足于观察有可能恋爱的青年男女。可是只观察年輕男人也沒有意思，对于年輕男人的心情，自己大致也可以理解，因而观察有可能恋爱的年輕女人就是当前的急务。从我这种想法看来，我的人生研究，結局也就是对于年輕女人的研究。

虽然得出了結論，实行起来还是困难。虽說是研究年輕女人，也不能站在大道上，一个一个地去拉扯来往的女人，除非从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着手研究，是沒有别的办法的。然而我力所能及的首先是公寓里的老板娘和使女。公寓的老板娘大多数年岁都較大，而輕率地对年輕的老板娘进攻是很危險的。这样剩下的就只有女用人了。可是女用人又总不能使人滿足。在她正忙着的时候，乘机剛談上三言两語，不知是几号房間的人已經在拍手叫着了，女用人用尾声很高的声音答应着"来啦!"連門也顾不得关，就从屋里叭噠叭噠地跑出去，这样太沒有意思了。女用人沒有意思，按我的身分，那就只有接近妓女来研究了。可是上等班子太貴，只好将就普通的。然而普通班子又尽是一些

越后国[1]蒲原郡某村的有着塌鼻子一类的女人，連方言土語还沒改，开口就是："俺那地方……"什么的，往往还不如使女。不过因为也有其他要求，我就秉着办这些事，不断地接近这种地方，但是无論怎样，无論怎么想，总是不能滿足，因而总想接触一下良家的有趣的女人。如果处在今天，那就一定想要找个女学生了。可是在当时是很难接近这种人的。因而我非常苦悶。

眞糊塗！还說这样的話哪，其实我是想老婆了。

五十

研究人生的这种高尙事业，一經我的手，也就成了想要接触年輕女人的那种拙笨勾当。一般人在年輕的时候，也許明知故犯地仍旧做出相当愚蠢的事来，可是我沒有意識到那是愚蠢的。我仍认为那是除掉我們之外，别人做不到的高尙的事业，而正在不住地盼望接触到一个年輕女人的时候，所期待着的年輕女人竟自己送上門来。

那还是我住在小石川傳通院旁边的公寓里的时候，这个公寓虽然不大讲究，却是所謂的高級公寓。房客除了有一两个大学生之外，其余都是些小官吏或者公司的低級职員，这些人早晨带着飯盒子上班去，下午四点多钟才回来，所以白天公寓里寂靜得鴉雀无声。

我租了在这家公寓里算作最好的、二楼的一間八鋪席的房間。虽說是最好的房間，其实房屋根本就是为了开公寓建筑的，

① 越后国在日本的中部地方，屬于新潟县。

所以工程非常粗陋，紙門时常是紧得拉不动。但是总算应有尽有，也有壁龕，一年到头挂着不知是鉄舟① 先生还是什么人的书法的复制品，花瓶里总沒断过花……这样說似乎是很讲究了，可是另一方面，三伏天也插着寒菊，原来是假花。这些設备，跟其他房間也都大同小異，只有一件是这个房間所独有的，也就是形成这个房間的特色的东西，那就是穿衣鏡。虽然是件从劝业場买来的便宜貨，假紫檀框上浮雕着蔓草花样，方臉也能照成长臉，不管怎样，还是作为上等房間的标志，規規矩矩地放在壁龕里。楼下也有个八鋪席的房間，那里就沒有穿衣鏡。都是一样的房間，这間房租要比那間貴上三成，可能一半是因为有这个穿衣鏡的关系。

房間就是这样，虽不算很好，但可取的地方就是朝南，冬暖夏凉。并且在最里边，离楼梯較远，所以也不必顾虑有别的客人走过門前斜着眼睛往屋里瞧。

除了房子的事以外，另外还有个好处。那就是这家公寓收房錢的时候比較厚道。老板是个不管事的人，几乎是老板娘一个人料理着。她是个快活的、胸襟寬大的人，对于长住的熟人，拖欠一两个月房錢，总是說："沒关系，等您方便的时候再說吧！"不那么小气，这对于我这个沒有固定收入的人，是絕大的方便，所以我在这里住了两年多。

有一天我从早晨就出去了，午后回来的时候，瞧見賬房里坐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她脸朝里坐着，虽然瞧不見脸，可是她低低地梳着銀杏髻、穿着一身黑色带小花縐綢的外褂，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里，那背影非常好看。我和老板娘說話的时候，她也并沒

---

① 指山岡鉄舟（1836—1888），又名鉄太郎，擅长書法。

有掉过脸来瞧一眼，只是一声不响地背着脸在那里吸烟。

我回到房間以后，正好女用人送炭来了，就把她叫住，打听了一下。据說是今天早晨我剛出去不久就来的，仿佛是老板娘的亲戚，用車把行李也拉来了，看样子可能是外地人。女用人只說了这么一点，她的話簡直叫人摸不着头脑。

“长得什么样？”

“呀，您不是看見了嗎？”

“因为她背着脸，我沒看見。”

“可漂亮哩！”女用人笑嘻嘻地說着。

“圓臉嗎？”

“不，长脸……”

“皮肤什么样，白嗎？”

女用人一声不响地望着我的脸，然后說：“您可眞关心啊！那么您再下去瞧瞧好了……”

无論被誰一嘲笑，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只好苦笑了一下就再也不作声了。女用人大声笑着走了出去。

五十一

不久，到了吃晚飯的时候。走廊上响起往房間里送飯的忙乱的脚步声。“×号房間快一点！”二楼上这样尖声喊了一声，就听到两个女人叭噠叭噠跑着的脚步声，来到我的房間門前停住了。

“这就是一号，那是二号，三号，都挨着，請……”这是已經听慣了的小女僕的声音，照例是說完半截話又叭噠叭噠地跑回

去了。

然后，剩下的一个人，仿佛是在紙門外边蹲下了，紙門輕輕地拉开了，我一瞧，是那个女人，一定是那个女人。因为我忙着把脸掉过去往别的地方看，沒能看清楚，我觉得她似乎和女用人說的一样，是个长脸、脸色苍白、多愁善感的漂亮女人。年紀也就是二十五六……也許是二十七……不，或者是二十八……女人的年岁我簡直看不出。她已經脫去了外褂，穿着一身也許是綢的、或者是更讲究的和服，我也不懂那是什么料子做的，总之是在衣領上安着衬領的柔軟的衣服，仿佛还扎着圍裙。她把紙門拉开以后，翻着眼睛瞧了我一眼，輕輕地向我行了礼，然后就拿起放在門外的餐盘，毫不忸怩地輕快地走进房来，一面說着："叫您久候了！"把餐盘放在正在不知所措的我的面前。我一瞧她的手，又纖細又苍白，无名指上戴着一个閃閃发光的东西，是赤金的戒指。总不至于是鍍金的。

她把飯桶送进来以后，說："还有开水沒有？"一面把火盆上的水壶拿起来看了一下，"好象还有，那就等一会儿再說吧！您慢慢吃吧……"

瞧着她那行完礼輕輕地站起来的背影非常苗条。我正在心里想着："啊，模样不坏！"她已經走了出去，稍微弯着腰把紙門关好，然后就叭嗟叭嗟地往走廊走去。

并沒有什么出众的地方。因为她已經不是小姑娘了，也許有很世故的地方，这是当然的事。也許她长得有些漂亮，那也不过是只能打动輕浮的男人的程度，并不是什么絕色女子。可是，我已經为之傾倒。話說回来，我平素所接触的女人，不是过分地故作嫻靜，就是过分地表示亲昵，一看就是极其无聊的女人。一定是因为看慣了这样的女人，所以才覺得她有些与众不同。

我猜想了一下她的出身，可是猜想不出。我想也許她是妓女出身。不过又想到，在商业区长大的人，和在住宅区长大的人不同，听說这里的老板娘就是在商业区长大的，这么說她們的風度的确也有些相象的地方，她也許是在商业区长大的。

虽然不知道她的出身，但总是个有趣的女人，我想，品味一下这样的女人，也許就能了解女人的真正滋味。过一会儿等她来收拾餐盘的时候，可一定要鼓起勇气来和她說話。如果照我这样一声不响，到几时也接近不了。我正在这样想着，从隔壁的房間傳过来一陣女人的笑声。这不是女用人的声音，一定是她。隔壁的俗物！看样子似乎已經在和她开玩笑了。

五十二

那天晚上，我一心地等待着以为她能来收拾餐盘，不料来的是女用人，她却沒露面。第二天早晨她虽然送餐盘来了，可是到了紧要关头我又心不由已地气餒了，心想現在正忙，等中午有空的时候再說吧。于是把想說的話都想好了，坐立不安地等待着中午。到了中午，果然是不忙，因为不忙，别人就都閑起来，只由小女僕把飯送来了。

三四天过去了。她一向只在早晚忙的时候才出来帮忙，中午不出来。我一想，因为她不是用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感到很失望。因为时常見面，我才看出，她的臉上有雀斑，鬢角不大好看，头发也嫌稀薄些，尽管如此，她的臉确有一种說不出来的俊俏，我覺得还是很美。听說她叫阿糸，是老板娘的侄女——这都是女用人告訴我的。

我总想赶快接近她，可是一見面就說不出話来了。白天在走廊遇見的时候，她微微地弯着腰，用似打招呼似不打招呼的含糊态度从我身旁走过。我心想，如果在这时候，臉上絲毫不露出要接近她的痕迹，只是随随便便地說一声："来說会儿話吧！"結果也許她会同意也說不定。这也只是想想而已，我的嘴笨得很，就不会輕松地說出那样的話来。

时常見面总不說話，漸漸地就好象有了一种隔閡，再想說話就觉得有些不自然了。这样一来，就觉得如果不发生什么特别事故，例如失火呀、大地震呀这样震动人心的事情，似乎就无法打破这个隔閡关口来和她接近似的。"唉！当她头一次到我房間来的时候，我为什么沒說話呢？"眞是千悔万悔追悔不及。可是隔壁那个俗物，似乎毫不費力地一天一天和她亲近起来，过去聊上五分钟，不知从什么时候現在已經变成十分钟、二十分钟了。甚至有时候他們还悄悄地、亲昵地也不知談些什么。有一次我看見那个俗物被她在背上打了一下还笑嘻嘻的，簡直叫我焦虑万分……

我簡直是如坐針毡。記得那是她来后一个星期的那天，从早晨就下起雨来，直到午后还沒停。我煩悶得很，无精打采地怎样也写不下去，于是我叹了一口气，两手抱着头，茫然地仰面躺下。但是我又斬釘截鉄、自言自語地說着：

"不赶快想办法不成！"

說完又起来了。我說的"不赶快想办法不成！"并不是关于小說的事，而是指着那个女人說的。

忽然在旣不太远、也不太近的地方响起叮叮的悅耳的声音。隔壁人家虽然时常彈琴，可是沒彈过三弦琴。并且要說是隔壁人家，又显得那么近。这个房子里却沒有彈三弦琴的呀……我

侧耳仔細地听着，一会儿有人唱起来了，这个声音怎么听也是在这个房子里，一定是她！

我站起来緩步来到走廊上。

五十三

我来到走廊上侧耳听了一下，虽然可以听見三弦琴声，可是还听不清楚歌声。現在更可以断定是她了。于是我下定决心从后面的楼梯走下去，繞一个大弯来到厨房一瞧，一个人都沒有。可能是都聚到隔壁那家人居住的房間里去了。我心想："正好！"于是站在廊沿上装作往院子里眺望的样子，傾耳听着歌声。

声音很美。虽然不怎么洪亮圓潤，可是清澈得很，甚至有些冷清的感覚。又有些象水似的，但又不象水那么淡而无味，是一种动人心弦、无法形容的优美声音。一用力就高亢清脆，等到低沉下来就細若游絲，好象要离开人間消逝到黑暗的冥間去，給人一种无依无靠、轉瞬即逝的感覚，听着的人仿佛要和歌声一起消逝似的，眞是使人焦灼，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低沉下来的歌声忽然又高亢起来，頓时使人有如嚶嚶鶯鳴出幽谷而迁乔木之感。啊！歌喉太好了，节奏之巧，声音之妙，眞是难以言語形容，低徊起伏，悠揚婉轉，急轉直下，嘎然而止，眞是如"珠走玉盘"一般。那种趣味……我听得太兴奋了，虽然說着这套自作聪明的話，其实連她唱的究竟是新內[①]派，还是清元派也沒搞清楚。

我不懂俗曲。虽然不懂，我也非常喜欢，不論是新內还是清

① 新內节的略称，淨瑠璃的一种。

元，听到唱得好的人唱时，就仿佛这个似乎应該叫作国民精粹的东西，显現在明朗的歌声和微妙的节奏上，触着潜伏在我心里的什么，使我想起什么，而产生难以言喻的怀恋心情。我认为这是不用間接的思想形式，而直接用人的歌声，不假借任何形象，把日本国民两千年来体驗所得的精华打入人心，把显明的事物也变得不显明，而从那里发現深远的意义。現在听着阿糸的歌声，就覚得是这样，仿佛人生的眞正滋味，明朗的气息，都随着阿糸的歌声，从耳朵钻进我的心房，捉住我的生命眞髓，撼动着我的整个存在。

从廊沿上瞧不見阿糸的面孔，她一定正在漲紅着臉，眯縫着眼睛，处在旣无尔也无我的迷惘境地中歌唱着。从她那傾注了整个灵魂的歌声中，可以听出她已經受到了灵感，陶醉在歌声里。她也可能已經忘記了老板娘和女用人們在她身旁听着。阿糸已經不是本来的阿糸，本来的阿糸已不存在，現在她是俗曲的精灵附体的阿糸了，并且这个精灵利用阿糸的美妙歌喉直接和人打着交道。阿糸現在成了俗曲中的女巫，平素的阿糸怎样我不知道，这一瞬間的阿糸要比本来的阿糸强得多，不，她已經超过了人，快要达到神的境地了。

这样一想，有时候就覚得能够这样脫离人間出入于艺术神境的阿糸，已經不是个寻常的人。阿糸的为人我虽然不知道，可是在歌曲方面，在三弦琴方面，阿糸确是个艺术家。也許她这个艺术家还沒发覚自己是艺术家。总之，她不是一个俗物。

我虽不才，也算是个小艺术家。虽然不知道阿糸的为人怎样，可是只有艺术家才能眞正知道艺术家的心情。这个公寓里房客虽多，能知道阿糸的人恐怕除了我以外再沒有别人了。能够知道我的心的人，除了阿糸以外也沒有别人……这样一想，和

阿糸虽然連話都沒談过，不知怎地，却覺得仿佛和阿糸是前世的朋友似的，我……啊！我……

五十四

这个公寓照例是在房客吃完早飯都出去以后，不慌不忙地扫屋子擦地板。阿糸不是用人，所以擦地板沒有她，可是她帮着打扫房間。平时一到扫除的时間，她就到我的房間里来，說着："給您打扫房間！"我在內心里悄悄地等待她来，可是，她来了，我又急忙躲到廊沿上去。我一面在廊沿上徬徨着，一面装作沒看見的样子时时偸瞧着她。阿糸用紅攬袖带扎起和服的袖子，用白手巾包着头，打扮得很利索，叭噠叭噠地撢着我的桌子或书橱。瞧着她这样，我就覺得阿糸好象是我的什么人似的，心里高兴起来，感到这样也很愜意。

然而，阿糸彈三弦琴的第二天早晨，凡事都比平常慢了，一向来打扫房間的阿糸，今天也沒来，而由小女僕代替她。我不愉快地带着质問似的口吻問："今天怎么啦？"小女僕說是今天阿竹病了，所以顾不得誰管哪个房間了。这就沒办法了，小女僕根本不是在打扫，簡直是在屋里揚灰。所以我把她申斥了一頓，小女僕嘴里不知嘟囔些什么就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想要上厠所去，剛从屋里往外一走，不知阿糸是什么时候来的，跪在門跟前，撩起衣服下襬，下面露着不知是漂亮的衬裙，还是腰巾，低着头麻俐地擦地板。她听見我的脚步声，轉过头来說了一声："擋您的道了，"就躲开路让我过去。阿糸似乎并沒感覺什么，我却覺得怪不好意思地匆匆下楼去了。

我从厕所出来一瞧，洗手盆里沒有水。我正想找小女僕，往四下里瞧着，正好阿糸擦完地板，提着水桶往这边走来，她一看見我这样子，立刻就明白了我要什么，就說："哎呀！这个还……我这就拿来。"她說着，跑过去从厨房提过水桶来，說："叫您等候了！"于是嘩地把水倒在盆里。这时候賬房响起了不知是哪个房間叫人的叮玲叮玲的震耳的鈴声。

老板娘从厨房探出头来，嚷道："沒有人嗎？十号叫了这么半天了！"

"唉，就来……"阿糸也和女用人一样地答应着，一面又瞧着我，微笑着說："新来的丫头手忙脚乱……"接着就作了一个滑稽的手势，然后一溜烟从前面的楼梯噔噔噔噔地跑上二楼去了。

我洗完手回到二楼一瞧，阿糸已經放下衣服下襬，解下攬袖带，恢复了平常的样子，跪在最边上的房間門口应对客人。

我回到房間以后，非常感动。阿糸的歌唱得好，三弦琴也彈得好，虽然是个女人，却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这个艺术家今天又怎样呢？虽說是因为阿竹闹病沒有办法，她簡直是和女用人一样地被驅使着。被人家象女用人一样地驅使着，干着不习慣的擦地板的活，无緣无故地挨人申斥，这样也絲毫沒有不愉快的样子，嘴里还說什么来着？哦，对了对了！"新来的丫头手忙脚乱！"說完还微笑着……眞难得！不是相当有涵养的人，是做不到这样的。如果是阿竹，那就該板起那副不招人喜欢的臉来，嘟囔不休了。可是阿糸却开一句玩笑就敷衍过去："新来的丫头手忙脚乱"，說完还微笑着……眞难得！

五十五

感动之余，我想对这个还沒发觉自己是艺术家的人，表示一下敬意。可是这不能和对待用人那样，把錢用紙包起来塞給她，只有送礼物。不知怎地自己就这样决定了。經过再三地苦心焦虑，絞尽雪江先生的脑汁，第二天下午到本乡区的一个朋友家里，說了一套謊話，慫恿朋友的太太給选购了两副和服的衿領。至于价錢，在我来說也是相当可观的了。

我心里想着把礼物早一点送給阿糸，好看一看她那种欢喜的样子。这种心情，未来的大文豪也和俗物差不多。高兴得不住地露出微笑，正在吃晚飯的时候回到公寓里来，可是来送炭的是小女僕，来送飯的是阿竹，只听見阿糸在别的房間里的笑声，却不見她的影子，我不由得有些失望了。

我正等得焦急的时候，不久心里盼望着的阿糸来收拾餐盘来了，我心想良机莫失，虽然也有些难为情，終于鼓起勇气把礼物送給她了。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誰知竟出乎意料之外，她毫不动声色地接过包去，随便道了一声謝，就和餐盘一起拿走了。这样就完了，我眞感到有点不滿足。

不知是过了几个钟头了，紙門忽然开了。我掉过身来一瞧，不料是阿糸跪在門外边，手扶在地上对方才的礼物又重新說着道謝的話，行着礼。我高兴万分。阿糸問我："把被子鋪上吧？"我就告訴她："請給鋪上吧。"阿糸和平常一样从壁橱里往外拿被褥的时候，才发現她昨天晚上和今天早晨都曾經經手的枕头套（本来她应該早就知道髒了的）已經髒了，說："明天洗一洗吧！"我虽

然說："不必了，叫洗衣房去洗吧！"可是她不答应，說："洗这种东西一点都不費事。"我更高兴起来，心想：早知这样，何不再早点表示敬意。

阿糸鋪完被，跪着走到火盆旁边，一面撥弄着火，一面說："想来您一定覚得很不方便吧，这里尽是一些粗心的人凑到一块儿了。請您不管有什么事情，都只管不客气地吩咐吧。这么說好象有些不大合适，可是别的房間的客人，都那么挑鼻子挑眼的，只有一号(指我)的客人那么客气，什么也不說，对于这样的客人，应該更要加意伺候才成哪。要是客人都象一号那样，开公寓的可就好办了。大家在楼下就时常这样議論着……"

我就是迟鈍也能明白，这当然是两副衿領的好处。本来按照我一向的想法，就应該說阿糸卑鄙，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并沒有看得那么严重，对于阿糸献殷勤只覚得非常痛快。

小女僕叭嗒叭嗒地跑过来，用力把紙門嘩地一下拉开，說："八号的客人說，事情完了叫阿糸来一趟。"

"什么事？"

小女僕冒冒失失地用手指着自己的小扁鼻子說："这个……"

"是啊！"阿糸匆匆打个招呼就从我的房間出去了，可是剛走出去不远，似乎就站住了，說："剛回来？眞晚哪！"

回来的好象是隔壁的那个俗物，他說了句什么以后，又是阿糸的声音說："眞的嗎？眞給我买了嗎？啊，我太高兴了！所以我說您实在……"

看来对阿糸表示敬意的并不止我一人。

五十六

我接近阿糸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人生，表面上和性欲是沒有关系的。可是，阿糸是活人，我虽然被死的思想束縛着，也还是个活人。两个活人在活的世界上遇到一起，这里立刻就要由于人生的各种因素的相摩擦而产生一种机緣，这就是趋势。思想不能掌握这种趋势的人，就不能作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立身于社会。可是象我这样的无能之輩，就很容易被这种趋势所压倒，不由自主地成了任凭趋势摆布的人。糟糕得很，可是又沒有办法。我本来是为了研究人生而想要接近阿糸的，可是一旦要接近她，就成了一个奇怪的局面，不知不覺地卷入什么二号啦、八号啦这些带着号碼的俗物們的竞爭圈里来了。还有不得不卷入这个圈里的原因就是，仅凭两副和服衿領的效用，連三天也維持不到，还是依然故我。两副衿領虽不足惜，可是已成騎虎之势，欲罢不能。我拚命地想了两天两夜，結果，又想出一条計策。这回是想趁着中午阿糸有空的时候，随便找个借口，叫阿糸給預备酒，叫她預备酒她一定給送来，她把酒送来，一定得伺候一会儿再走，喝着阿糸斟的酒，趁着酒兴，我也就能說出心里的話，跟她更加融洽起来。我自己也不明白究竟說出心里的話来，更加融洽以后要做什么，总之是想跟她更融洽一些。于是我就要了酒，果然阿糸来了，这才是正中下怀。

“那么說……”还沒喝上一壶，我已經滿臉通紅地說：“你是上了当了。”

“上了个大当！”阿糸把旱烟袋砰地往火盆边上一磕，“我万

沒有想到他是有妻子的人，听信了他的花言巧語，当他把我带到仙台以后，我知道了他不是独身的时候，我眞懊悔死了。那时候下个决心回来就好了。可是，回来这边也沒有家，当时我想，与其回来給别人添麻煩，自己也得受罪，那还不如当妾呢。您看，多糊塗啊！就那么任凭他随便摆布，待了半年多。一来二去的，我的事不知什么时候被他老婆知道了。看她那种要死要活的鬧法，才知道他是个上門女婿……"

"是个上門女婿呀？"

"嗯！可不是嘛！因为是上門女婿，就不得不撇开我，要不然就得放棄多少万的家私，所以究竟是和家脫离关系还是不脫离关系的問題揉来揉去，最后也許是认为我的問題只要有錢就好办，于是就托人出来和我談，要脫离关系，我被他們这样欺侮着，可把我气的……簡直是气急了，我眞想去跳井死了呀！"

"这也难怪！"

"可是，我死了，娘家的幸手家就要絕后了。那太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死去的父母，所以就沒寻短見。可是我太生气了，虽然他們要給錢，我对他們說：'你們看錯人了，阿糸不希罕这种錢！'大駡一陣，一文錢我也沒要，自己把值錢的东西都卖了，拿着这笔錢回来了，总算还好。可是現在却是光光的了，連梳头錢都得：'大娘……'伸手向人家要，您瞧我多傻呀！"

"不，你的性格很有趣！"

"所以，当着您說这話虽覺得有点失礼，我对于男人实在是够了。当然象您这样和气温柔的人也有，可是，反正想和我这样的人接近的，都是那些薄情的、沒有正經的人。"

"对，你說得太对了。"

"哎呀，光顾自己說話了，酒都凉了，我再去燙燙吧！"

“好吧……”

五十七

趁着阿糸去烫酒的工夫，我把故乡家里的事談談。在我被学校开除的时候，父亲不給寄学费了，主要是以为这样我就能回家了。可是我总算对付着过下去，沒有回家，父母就象失掉了我这个独生子似地伤感着。据說当时父亲的白发在很短的期間就多起来了。伯父不忍看下去，特意到东京来，这回已經不再阻止我当小說家，只是恳切地告訴我无論如何应該回家一趟，安慰安慰父母的心。被伯父这样一說，我也就沒法再推托，于是随着伯父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到了家見了父亲，我不仅沒承认自己使父母耽心的不是，反而和父亲大发脾气，一开口就讲了一套文学怎样可貴的道理，还說我并沒有堕落，而是在文学方面找到了上进的途徑，家里认为我是堕落了，这眞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可是有修养的父亲并沒有生气，只是說：“我这个旧脑筋不懂那些复杂的事，我什么也不說了，你就按照你的意思做吧！可是，你去东京这两年所用的錢，是典地借来的，我旣沒学問，又沒有能耐，所以我自己算是沒法还这笔債了。你想个还债的办法吧！这笔債不还，祖先的遺产就得交給别人，这样就太对不起祖宗了。我始終发愁的就是这件事……”父亲这样說着，不住地眨着眼。当时我也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心情。于是，我虽然并沒有可靠的进項，却立刻說出这样的大話：“这一点债算不了什么，我馬上就可以还淸。”甚至連每月还多少都决定了。然后我就回到东京来了。可是回到东京一看，由于物价昂貴，房錢也漲了，零用也增

多了，結果替父亲还債的諾言，完全成了空头支票。自从我的僥幸成名的作品問世以后，才开始能够稍微实踐这个諾言。从那以后，每逢有稿酬收入，就多少寄家里一些。不过这些錢都完全还了債，絲毫沒能补助家用。父亲早就离开了县厅，以后曾在学校里作了一段职員之类的工作，可是那也很快就被人辞掉，完全断絕了經济来源。听說父亲母亲因为感到生活恐慌，近来开始了副业，拈紙绳。那时候我正作为一个新进作家有了一些名望，所以就胆大起来，又加上天生的爱虛荣，于是和某大作家一样，无論是外褂还是和服，尽管是髒一些，也都是同样的白点子綢料做的，腰上扎着縐綢的腰带；眼睛并沒什么毛病，却戴上了金絲眼鏡。只要稿酬一到手，立刻就覚得公寓里的飯也不合口味了，晚飯总是到附近的西餐館去，嘴巴上沾滿啤酒沫子，簡直是不可一世的气派。所以一瞧見父母都在拈紙绳的信的时候，又引起我无法形容的心情。我心想万一这种情形被文学杂志的社会栏記者們知道了，給这样宣揚出去，名誉上可不大好听："听說雪江的父母都拈紙绳哪，这可眞新鮮！"一面是出于虛荣，立刻就儉省起来。自那以后，收到稿酬立刻就比过去多寄一些錢回去，并且告訴父母无論干什么也千万别拈紙绳。

这时候，正好两三天以前，收到一笔不多的稿酬。上个月就因为沒錢沒往家里寄，我心想这次无論如何也要寄回十块錢，用紙把这十块錢包着，另外收在皮夹里了。因为阿糸和其他的一些事糾纏着，这笔錢还放在皮夹里原封未动。今天听到阿糸的遭遇，我忽然想起来这笔錢，心想晚些日子再往家寄，索性把这笔錢献給阿糸再表示一番敬意吧。可是，心里又覚得这样做对不起家里，有些躊躇不定，想来想去总还是想要……表示敬意。一会儿，阿糸燙好了酒回来，嘴里說着："老爷，您趁热喝吧！"拿

起酒壶将要給我斟酒的时候，我終于忍耐不住，可是不知为什么又儉省起来了，只拿出十元的一半（五元）来，送給了阿糸。

五十八

对阿糸表完敬意以后，錢就只剩一半了，所以就拖延着沒有往家乡寄款。不久就收到母亲催促要錢的信。信里还写着父亲的健康情况很坏，現在正請大夫医治着，处处用錢一类的話。我以为这又是发牢騷，就回了一封信告訴母亲說馬上就設法寄錢去。当时我确是想这样做的，并沒有推托的意思，不过因为一些瑣事又耽擱下了。另一方面，这五块錢比两副衿領的作用更大，从那以后阿糸对我更加优待，这使我非常高兴。我和阿糸漸漸熟識起来，有时候也說上一句笑話。似乎再接近一点就可以有希望了，可是过了很久还是沒能怎样。我有些焦急了，又給她买她所喜爱的东西，領她出去吃些好东西，想尽了方法，仍然是无法下手。不知怎地，我私下又认为：对阿糸这个人如果輕率下手，一定要遭到难堪；可是一旦搞上，就不容易甩掉。因而就沒敢冒險。可是，旁观者对我們的态度可能已經覚出有些奇怪，其他房客們已經对我們議論紛紛，連女用人都探着头，只要看到阿糸不在我的房間里，就調皮地問我："太太呢？"这样一来，老板娘也不能再装不知道了，有一次对阿糸說了一些令人不快的話，使阿糸非常气憤。我看着这种情况，心里有着又是愉快、又是焦急的那么一种說不出来的滋味。于是更不顾一切地花着錢，对家里只是敷衍了事地寄去一笔很少的錢，以后連信也不写了。就在这个期間，母亲已来信說，父亲的病仍不見好，要我寄錢。最后伯

父也来信提醒我，这时候我才多少有些清醒过来，忙着把正写着的小說写完，得到了一些稿酬。就在正想明天早晨就寄款的那天晚上，阿糸不住地和我讲着新富座①轰动一时的喜剧，露出非常想去的神色。因而我也就想满足她这个欲望，脫口說："听戏也不一定就非得花多少錢不可。"听我这样一說，阿糸跟平常不一样，高兴得不得了。阿糸这个女人，不管接受什么东西，从来都是很冷静地道声謝就完，脸上向来不露出特别高兴的样子，唯独这次大概是太高兴了，满脸喜洋洋的神色。

已經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沒办法，只好随便找个借口，两个人分别从公寓出来，到新富座去看戏。那天晚上看完戏以后，我打发阿糸先回来一步，然后我一个人蹓蹓躂躂地回到了公寓。时間大概已經将近十二点了，公寓已經上了擋雨板。門口的大煤油灯也熄灭了。阿竹正在收拾屋子，見我回来，用困倦的声音打着招呼："您回来了！"只是沒瞧見阿糸。

我回到自己的房間里一瞧，煤油灯拈得只剩一点光亮，被子已經都鋪好了。我在包厢里和阿糸并肩坐着的时候，就有一种說不出来的焦急心情，只顾想着今天晚上可一定要达到平生的願望，連戏也沒听进去。有时候心情又忽然一变，又耽心起来和这样的女人发生关系的后果是不会好的；一会儿又产生今天晚上无論怎样也不能放过的心情。现在一瞧，她到我的房間来把被子都鋪好了，我已經是心旌搖搖顾不得一切了，心里只想着这一件事："她一定馬上就来，来了就……"一面忙着换好睡衣，正要鉆进被窩，偶然一瞧桌子上放着一封信，拿起来一看，原来是家里来的。我的心虽然給迷住了，总还是惦念着父亲，急忙拆开

---

① 剧院名。

一看，不由得使我大吃了一惊。

五十九

我一看这封信，知道原以为不关紧要的父亲的病，以后的情况很坏。医生虽然还沒有宣告沒希望了，可是父亲已經感覺到决不会好，一个勁儿地想見我。母亲的字迹露出很慌張的样子，写着："見信后希望馬上回来。"

我虽然把孝順不孝順等蠢話，当作老学究們的老生常談，嗤之以鼻，可是說也奇怪，当我看了这封信，不但吃了一惊，就連今天晚上这些兴奋心情也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不住地怀念起双亲，心里眞想要哭一場。如果能称心如願的話，恨不得立刻动身回去，可是为难的是，今天晚上看戏所花的錢，出乎意外的多，原先口袋里就沒有多少錢，現在就更少了。自从父亲得病以后，屡次催我寄錢，可是我始終沒有寄去，家里的景况一定很窘。这次再不带些錢回去，虽然是亲生父母，对母亲也是說不下去的。不过，自从迷上阿糸以后，花得有些过多，到了今天，眞是一文不名，一点富余也沒有。我愁悶地閉着眼睛，躺在被窩里，正在盘算着：无論如何也得坐明天早上头班車或是二班車走。正在这时候，吱的一声有人悄悄地拉开了紙門，睜眼看时，正是自己方才还在焦急地等待着、現在剛剛忘下的阿糸来了。她向里面探了一下头，小声說："您已經睡了嗎？"她一边說着一边走进来，又輕輕地把紙門关上。也許是因为已經过了十二点，她怕惊动了别人，可是我却有了一种奇妙的心情。

她凑到我的跟前說："眞是謝謝您了，"她一边在我的身旁坐

下，一边說："戏眞好啊！"然后就和我臉对臉地笑了。

今天是洗澡的日子，看样子她好象回来以后洗了澡，薄薄地搽上了一层粉。在一件睡衣一类的夹衣上，套着白地的浴衣，腰上扎着細带，上面披着平常穿的外褂，这种浴后的云鬢蓬松的艳丽打扮，对她来說，更显得相称。

"給我一支烟吧，"她一边說着，撩起衣袖想伸手去够放在枕边桌子上的紙烟，这时候，在仰卧着的我的眼前，看到她那跟雪一样白的胳膊，一股令人陶醉的女人的香味，一下子钻进了我的鼻孔。

"現在我覺得好象还在看戏似的，"阿糸点着紙烟，向外噴了一口烟說。"大娘的那些嘮里嘮叨的話，我听着就象听戏中台詞似的，这多么可笑啊！"她那种微笑的神气，与其說是美，倒不如說是妖艳，所謂"妖妇"，大概就指的是这样的人。

正在說着戏里的情节的时候，楼下的那个嘎噠嘎噠的挂钟，忽然象发起了脾气似的，吱的一声就当地敲了一下。一点了。到了一点钟，阿糸还若无其事地說口乾想喝水，就用我的茶杯喝起白开水来。从她那种悠閑自在的神气看来，好象在等待着我的什么动作。这样一来，我因为母亲的信而一时委靡下去的心情，又振奋起来，一想起从早晨就盼望着今天晚上的好事，就在这千金一刻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用开玩笑似的口吻說："住在这里怎么样？"于是阿糸也开玩笑似地說："也是！家离得很远，要不就住在这里吧！"这样已經心領神会，我就猛地握住她的手一拉，阿糸也就順着我的劲儿，靠在我盖的被子上，看着我的臉，笑着說："您要做什么？"正在这时候，忽然一股"父亲正在害重病"的念头，象个阴影似的在脑中掠过，立即产生出一种說不出的厌煩心情，我因为心里难过，虽然皺起了眉头，可是因为背着光，她也許

沒发覚吧。阿糸輕輕地从我手里抽出了她的手，笑着对我說："您今天晚上可眞有点怪……"她看見我老閉着眼睛，就說："您眞的那么困，我可就不打攪您了。那么我就去睡啦，請您安歇吧。"她一边說着，好象就行个礼，站起身来。"我把灯給您吹了吧，"她正說着，就听見呼的一声把灯吹灭了。这时候我就覚得好象有一样东西压在我的臉上了，一股温暖的气息，輕輕地触着我的臉頰，我的耳边听到了"您眞气人！"的窃窃笑語声，同时我那伸在被子外边的胳膊，被抓得甚至发痛。这时候，我已經神魂顚倒，六神无主，也忘却了什么叫作人类的道德。啊！就在父亲病危的时候，我还做出这……

六十

本来打算第二天大清早动身，可是沒能走成。骯髒的事，也自然有骯髒的規律，所以我不能不考虑到："旣然发生了这种关系，多少也得給留下几个錢。"因为我是个好虛荣的人，沒有錢也要装作有錢，就把所有的錢都給了她，于是連火車錢也沒有了。心想："不要紧，父亲还沒到危險的地步，晚一两个钟头也沒关系。"用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解脫，背着阿糸，从早上就到外边去奔走借錢，結果也沒有借到。午間回到公寓一看，家里已經打来电报。心里扑騰着連忙打开电报一看，內容是："父病危速返。"我一看到电报，不由得急得顫抖起来了。急忙从公寓跑出来，拚命奔走了一陣，好容易才借到一点点錢，也顾不得回公寓，就一直奔車站。离开了东京，在火車上度过了焦急万分的几个钟头，終于在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到了家乡。

从車站雇了洋車，在回家的途中，也非常焦急，不能够安下心来想任何事情，脑子里千头万緒轉个不停，只希望能在父亲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見到一面。一想到这个希望或許会落空，就覚得心如刀割般地难过起来，有說不出的一种痛苦。所走过的街道，虽然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可是也不知道究竟是走在哪里。在車上抓耳撓腮地只催着車夫快跑。車夫象是生了气似的說了些什么，可是，我也听不見，只是催着他快跑。

好容易才到了家，赶忙跳下車来，也不知道給沒給車錢，就急忙跑进大門，一拉格子門，登时就露出了灯光，在灯光中看到閃閃的人影，家里面一片忙乱，这时候就听見在嘈杂声中有人喊道："阿作（我的名字），阿作回来了！阿作！……"我看見母亲不知从哪里跑过来，就赶紧用似乎不是自己的嘶哑声音勉强問道："父亲怎么样了？"母亲脸上很沉痛，只說了句："終于不行了……"就哭不成声了。我忽地一下只覚眼前漆黑，茫然地瞧着母亲用袖子捂着脸哭，我心里一陣心酸，正要哭出来，有人拽了一下我的袖子說："先請到这边来吧，"一看是我的本家弟弟，究竟到哪里干什么去，自己象知道又象不知道似的，气氛有点不妙，我象明白了一切似的跟在他后头，来到了一間有很多人圍成一圈坐着的明亮的屋子里。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好象有什么話忘了問母亲，心想：母亲到哪儿去了呢？剛一回头，就听見在寂靜的屋子里有人喊："啊！阿作嗎？"我又掉过头来一看，好象伯父在那里。然后我就跪下来，好象胡乱地向周圍的人行了一陣礼，不知怎地就湊到了伯父身旁，伯父一边說："你父亲終于也成这样了。"一边揭开躺在旁边的那个人脸上盖着的白东西，我一看，躺在那里的人正是父亲，好象是在閉着眼睛。我正目不轉睛地看着父亲的脸，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已經来到身旁，只听見她

带着哭声說："一直到嚥气，还在盼望能見到你呢……"我忽然清醒过来了。眞如大梦初醒一般。啊！父亲死了……父亲終于死了……那皮包骨的瘦削的死人的臉，就在我的眼前。我一看到他，頓时就感覺到："啊！太对不起您了……"在这一瞬間，旣沒有什么大道理可讲，也沒有什么非凡和平凡。恢复到不带什么文人称号的、单純的普通人，脑子里只有这样一个念头："啊，太对不起了！"忘了自己，忘了人世，我……我終于哭起来了……

六十一

事后漸漸知道，父亲差不多是沒經过什么医治就死去了。不知道內情的人，虽然說什么"人生有命"来安慰我，可是我无論如何也不能这样想。这完全是由于我的过失，本来还能再活三四年的父亲，竟这样活活地給弄死了，我深深懊悔这几年来沒有孝順父亲，心想：不管怎样，再也不能叫剩下来的老母亲受罪了。于是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以后，就带着母亲来到东京，成立了一戶。在我心情轉变以后，我已經无心再和那样的女人发生关系了。我給了她一些錢，就算断絕了来往。这时候，我也知道了她的本来面目，她所說的一切都是虛构的。可是，这样的事情已沒有再在这里叙述的必要，只說到这里吧。

从那以后，我才算是有生以来头一次老老实实地过起日子来，想要重新拿起笔杆来从事写作，可是对小說已經感到厌煩，一点也写不下去。就是看泰西的名家著作，也覚得乏味。因为有这种心情，当然也就写不出好东西来，于是我的声誉也就漸漸低

落，生活也就困难起来。我已經是“明日黃花”了。心想：这应該是当机立断的时候，于是在某年，就决心脫离文艺界，經友人介紹，开始到如今的衙門里供职，以后，我接受母亲的意见，娶了妻子，又生了孩子，不久，母亲也追随着父亲故去了。

这就是我直到今天的經驗。

細想起来，眞是如梦的一生。我本来是个注重实感的人，如果不始終用这种实感来苛責自己，就要变成空虛的人。同时我这个人如果不用实感来試驗，就連自己的性质也弄不清。尽管这样，我还偏偏很早就插足于文学，始終沉溺在空想之中，所以人也堕落、散漫起来，沒能成为一个老老实实的人。現在稍微能变得老实一些，我认为那完全是在父亲死的时候我所体驗到的沉痛的实感的好处，也就是說，那是死去的父亲所給与我的。如果沒有那次实感的体驗，我不知要堕落到什么地步。

文学究竟是什么，我不懂。据別人說，仿佛那是一件以空想为生命的东西。在文学作品里所出現的自然和人生，即使是作家亲自体驗的人生，亲自体驗的自然，是由实感而得来的东西，可是还是用空想来使它再現的，所以那就不是眞东西。不管写得怎样逼眞，也不是眞东西。那只是眞东西的影子，含着空想的成分。接触这样的东西所得到的感覚，总好象在什么地方存在着一种游戏的味道。也就是說，在文学作品里无論如何要含着游戏的分子。当然也就不能給人以象接触到現实人生和自然的那种切实感情。我因为始終沉溺在这种感情里，沒能用实感来約束自己的心，所以人就堕落散漫起来，本来就是个无用的人，越来越变得无用了，这岂不是必然的結果嗎？然而即使是高尙的純正的文学，如果只顾沉溺在里面，也一定会誤人子弟。何況在古今文坛中，还是堕落的人来写堕落东西的………………

……………………………………………………………………………………………………

……………………………………………………………………………………………………

…………………………………………

（完）

二叶亭声明：这部稿子本来是我晚上逛书摊得来的东西，下面被撕掉，沒有了，恰如正說着的电話断了綫一样，可是也沒办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叶亭四迷小说集 ［日］二叶亭四迷 巩长金等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ｃａｆ／ｃａｆ７３／０３／ｆｏｗ００１．ｐｄｇ
页数＝４６２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６／ｄｉｓｋｃａｆ／ｃａｆ７３／０３／！００００１．ｐｄｇ